

# 念 润 涛

跨  
时  
空  
众  
生  
冥  
思  
录

润  
涛  
读  
书  
会

浩瀚的寰宇之中，有一个充满魔力的蓝色星球，它孕育着五彩斑斓形态各异的万亿生命。蓝色的星球围绕着上亿公里之外朝气蓬勃的恒星高速飞转，历经正负、阴阳、春夏和秋冬，周而复始。星球上的生命诞生、成长、绽放、凋零，绵延不绝，生生不息。

曾几何时，这个地球上多了一个平凡而又与众不同的生命。这个生命自幼便历尽饥谨，但他依靠智慧和果夹顽强地存活了下来。身处荒唐和可怖的年代，当乡邻和师友陷于狂热和疯癫的漩涡之中，少年的他却洞彻世事，游弋于漩涡之外。若干年后，曾经的翩翩少年成了一位慈祥的长者。此时的他虽已处在一个无声的世界之中，但他仍然对生活怀着美好的希望，正待他的生命之书翻开新一页的时候，时间却嘎然而止，永远定格在了那一刻。

这一刻突然的到来，让他的亲人与挚友陷于无边的痛苦之中。不知为何，远在天涯海角之边，无数与他从未谋面的普通生灵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恸，纷纷哀悼他的离去，诉说对他的不舍与无尽的思念。。。。。

1956年：出生于河北省廊坊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1976-1979年：经推荐入北京农业大学（现名中国农业大学）学习。

1979年：以全校第一的优异成绩，考取中国农业科学院首届硕士研究生。

1982-1985年：硕士毕业后，入中国农科院从事小麦研究工作，在此期间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1985-1990年：赴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攻读博士，并于1985在美国与未婚妻结婚。

1991-1994年：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工作（导师Peter C. Maloney）。期间先后在世界顶尖科研杂志《细胞》(Cell) 和《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 USA) 发表学术论文，首次阐述了葡萄糖转运蛋白结构及功能机制。

1995-2016年：1995年一月举家迁至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市，夫妻双双就职于阿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医学院 (School of Medicine, University of Alabama at Birmingham, 缩写UAB)，从事视觉神经与感光细胞再生的尖端研究，二十多年来，兢兢业业，成绩卓然。

2016年：正式退休，倾心投入写作生涯，直至去世。

# 目 录

序.....	1
阎润涛生平.....	2

## 泪

2020年11月24日.....	12
<i>旧日云中守</i> .....	12
<i>旧日云中守</i> .....	13
<i>旧日云中守</i> .....	14
<i>旧日云中守</i> .....	15
<i>移砚剪邪</i> .....	16
2020年11月25日.....	18
<i>歪伯</i> .....	18
<i>自由清欢</i> .....	19
<i>stay@homemom</i> .....	21
2020年11月26日.....	24
<i>南山闲人</i> .....	24
<i>Alice huang</i> .....	26
<i>Shawn</i> .....	28
2020年11月27日.....	31

<i>yinhang008</i> .....	31
2020年11月28日.....	33
<i>Smallies</i> .....	33
<i>puzzling</i> .....	33
<i>Zhangbo</i> .....	34
<i>fly</i> .....	36
大智若愚33.....	40
沐子.....	42
闻道勤行.....	46
2020年11月29日.....	47
三圣乡隐士.....	47
无名.....	48
隐居士.....	50
2020年12月1日.....	51
温暖如花.....	51
2020年12月3日.....	58
三人行.....	58
大智若愚33.....	62
2020年12月5日.....	63
旧日云中守.....	63
2020年12月6日.....	66
三人行.....	66

<i>Changzhao Li</i> .....	67
三圣乡隐士.....	70
2020年12月7日.....	71
大智若愚33.....	71
素墨.....	71
2020年12月8日.....	73
三圣乡隐士.....	73
十分僵化.....	74
2020年12月11日.....	77
旧日云中守.....	77
移砚剪邪.....	80
歪伯.....	81
2020年12月12日.....	83
<i>Sophia</i> .....	83
三人行.....	83
罗霄冲.....	85
2020年12月13日.....	86
七届.....	86
移砚剪邪.....	92
2020年12月15日.....	93
水晶蓝.....	93
<i>BHD</i> .....	93

2020年12月16日.....	94
<i>geshanzhidi</i> .....	94
2020年12月23日.....	95
<i>旧日云中守</i> .....	95
<i>歪伯</i> .....	97
2020年12月27日.....	99
<i>尘埃未落</i> .....	99
<i>尘埃未落</i> .....	100
<i>CBA7</i> .....	101
2021年1月2日.....	103
<i>十分僵化</i> .....	103
<i>易明</i> .....	105
2021年1月4日.....	106
<i>Calvin Wang</i> .....	106
2021年1月5日.....	107
<i>Yan</i> .....	107
2021年1月9日.....	108
<i>旧日云中守</i> .....	108

## 思

桦树：悼念润涛阁先生.....	111
玄米：怀念文学城的老朋友 润涛阁.....	114

白九：和润涛阁《青春入梦》 .....	117
石假装：阎先生、这次您不够厚道！ .....	118
文学城编辑部：惊悉噩耗！深切悼念文学城资深博主阎润涛先生.....	120
csquare3191980：我认识的润涛阁.....	121
Fanreninus：文城星落再无阎.....	123
FarewellDonkey18：文学城最后的大佬.....	133
momo_sharon：知音，泪别阎老师.....	139
喝白开水健康：哀悼老阎.....	142
金秋2017：涛之死.....	144
我生活着：润涛阁发给我的悄悄话.....	147
晓青：悼念阎先生.....	150
朱头山：怀念阎润涛君及其阿房宫假说们.....	157
梁慎勤：愿润涛阁先生一路走好.....	161
梁慎勤：建议润涛阁夫人设立润涛阁基金.....	162
水晶蓝：最温暖的树洞—润涛先生.....	164
海纳愚夫：阎先生的离世，是海外华人世界最大的损失.....	165
谢盛友：哭润涛阁.....	168
阎立华：有趣有魂有料有胆—悼润涛.....	171
雨女：沉痛悼念润涛阁先生.....	173
风竹：痛悼润涛阁.....	176
binzhu28：润涛阁回复我的问题：请教涛叔如何教孩子.....	177

在水四方：悼阎润涛先生.....	181
天地行者：悼念阎润涛先生.....	184
小百脸：阎润涛博士记述曲啸教授“母亲打错孩子，孩子不应记仇”论在美国碰壁记.....	185
晓龙东云：痛悼润涛阎.....	194
杜鹃盛开：黄米面炸糕纪念阎润涛先生.....	196
FarewellDonkey18：死者为大与大者死了.....	202
Y自然流露Y：对于润涛阎先生，我们无法假设.....	205
梁慎勤：感恩节思润涛阎.....	208
牧爷：悼念阎润涛兼评两则博文.....	212
蒲汇塘渔夫：沉痛悼念润涛阎先生.....	214
yifei9：悼念阎润涛，怀念润涛阎.....	215
zb：纪念我的人生导师—阎润涛先生.....	234
明月天山：缅怀润涛阎.....	236
麦姐：北京雪后遥送阎先生.....	238
江岩声：阎润涛博士的人生价值，兼论他没学错专业... ..	241
宵枚：润涛阎是北美华人的文曲星.....	253
林向田：老阎为什么对毛泽东那么大的仇恨.....	257
梦中的橄榄树：怀念润涛阎，纪念我们即将逝去的青春.....	260
林向田：理解润涛阎，读谢宝瑜的《玫瑰坝》.....	264
平等性：我所佩服的人之一 阎润涛.....	267
在水四方：结识阎润涛先生的点滴.....	271

不见当初：老阎与韩寒的故事.....	274
不见当初：润涛阎，小乖乖，安教授.....	277
节度使：评润涛阎的熬鹰经历.....	285
七郎：润涛阎关于2020大选的预测错了吗？.....	287
明月天山：2021年1月20日总统就职日，再悼润涛阎....	291

## 忆

刘以栋：悼念润涛阎先生.....	294
金缕衣：长歌当哭，痛悼润涛阎先生.....	297
寒烟部落阁：隔世喊话阎润涛.....	299
寒烟部落阁：回首再看润涛阎.....	302
金缕衣：缅怀我的师傅润涛阎先生.....	305
张文灿：痛悼阎润涛先生.....	310
恰时瞌睡在黑堡：海之子.....	313
樊镕：老阎不肯卖我书.....	317
亦吉：回忆我的师父Dr. 阎.....	327
晓融：往事追忆.....	334
冀豫：亲如一家.....	338
宏伟：沉痛缅怀同乡、同学、兄长、人生导师阎润涛...	341
陈刚：与老阎神聊“上山下乡”.....	342
李传明：亦师亦友阎润涛.....	345
为群：思故人，忆润涛.....	354

焦平：阎家的大个头饺子及其它.....	360
马文新：和润涛一起共事的日子.....	367
简洁：熟悉的邻家大哥.....	374
梁丽娜：追忆阎老师.....	378

## 祭

缅怀先生 - 良师益友.....	382
头七 - 家人转给读者的几句话.....	385
二七 - 家人寄语.....	395
三七 - 润涛女儿们的寄语.....	398
四七 - “润涛阎项目”基金筹款活动.....	402
五七 - 试论阎润涛和润涛阎.....	407
六七 - 家人亲友最后的告别.....	412
七七 - 回顾与缅怀.....	420

泪

2020年11月24日

旧日云中守

---

从来都没有想过，许多年以后依然记得，有一位前辈，叫阎润涛，他擅写博客。他十几年如一日，春夏秋冬，笔耕不辍。他写下了三十四条定律，天文地理，油盐柴米，千古八荒，生旦净末。

他不辞辛劳，发文千万有余，而回复博友之信已不可考，肯定是五倍有余。他有一双慧眼，把这世情看破，他有玲珑心窍，把画皮揭开，他有超人的智慧，把科研的难题解析，他有宽厚慈祥的爱心，笑着把恩怨揭过，他有一双巧手，建出了最温暖的小窝

曾经凌云之心，仰望他建的屋檐，高入青冥，遂俯首静心，甘作檐下燕雀

从来都没有想过，许多年后必然记得，他是如此的热爱这个世界，热爱这个世界上的你我，他搬入沧海兄弟建的新家，继续写他的博客，他计划他的如椽之笔，拿更多的天机说说，从不曾有偏见和恐惧，抽丝剥茧，娓娓巍峨，却从没有想过，他突然离去后的空白，竟是如此的疼痛，不可说

曾经以为，我可以在自己归去前日给他说声：我走了，  
谢谢老哥；不料冥路崎岖，他先行，温暖，霎那而逝失，才知道自己有多么的贪婪，把最珍贵的时光挥霍

冷月清晖寒鸦无声，阎先生，我在后院为您送行。

天道无情，阴阳相隔。香烟入寒风，夜静幽魂懂。

走好，

走好，

走好啊！

*旧日云中守*

---

阎先生的个人辛酸经历，是许多海外华人第一代移民的缩影，是国内农民进城的缩影，也是世界落后地区的人群在走向现代文明的群体痛苦，是这个世界上从底层攀登的人群的无奈和悲哀；他的科研成果被雪藏冷冻，是今天世界华人地位的现状；他的科研成果被窃，是科研领域食利阶层的无耻；他被文学城冒充科学家的舔疮吮痔之徒攻击学术无价值、软饭，是华人中求财求名求利文化的恶果。

他用他的短短人生，给世界镌刻下了华人群体的普遍共性：善良、勤劳、节俭、爱人如己。

他涉及的学科领域，他达到的高度和宽度，必将逐渐为世人理解，他留下的文章故事，必将成为华人乃至全人类的财富，被后人记取。

谄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

阎先生千古！

旧日云中守

---

不觉天又黑了！

我们其实都不知道阎先生的准确病因，但如果真的是冠状病毒，他的夫人现状如何？是否也在隔离？

阎先生诚然是才华冠绝，他的夫人在过去的漫长岁月里，写科研标书拿教职，发表论文几十篇，两位华人的楷模，用两双瘦弱的肩，为我们顶出来阎先生的博文和他们合作的科研论文。阎先生肯定是在科研思路和动手探索期和他的夫人一起动手，但是更多琐碎的重复部分和数据整理、撰写论文，估计他就甩手掌柜了。我本人科学素养不够，无法评价他们后期的工作，但是那仍旧是艰苦卓绝的另外一条战线。

我怀着感激的心情，问候王老师，希望您能安好。我算是自认的老阎的门外小半个学生，老阎认下的小兄弟，希望我能为您们做些什么。

噩耗传来，痛彻心扉，您们肯定更加难过。我没有您们的联系方式，但是您们打开阎先生的邮箱，会看到我的留言，请接受我和家人和愿意被我代表的博友的慰问，任何时候都可以打电话给我。

旧日云中守

---

仍旧不能入眠，写几句给诸位资深阎粉。

阎先生去了，我们这里的人，在文学城算是社交性隔离，即使建立润涛阎研讨会，也与我们没有关系，也许捐捐钱。沉痛悼念也好，撕心裂肺也好，戏说也好，剖析也好，其实不关我们啥事。

我在这个群里，跟各位博友学了很多，帮助最大的是愚父前辈，他真正提醒了我，哪怕是阎先生熬尽心力，因为他清高孤狷，在这个社会的金字塔体系里，他也搬个马扎看。何况是我。

文学城无数博主，清浊真假都不重要了，将来如果是建立纪念也是人家文坛盛事，我们也就是看看。我这样的在他们眼里只是一死缠烂打的烂仔而已。

这世界就是这样，阎先生活着或者逝去，其实哪里有什么改变。他只是活着的英雄、逝去的传奇，我们看他的博文，学会多少，自己琢磨、私下交流就够了。

阎先生说，有时候真理只掌握少数人手里，甚至一个人的手里。

不要让沧海为难建基金会，老阎活着，不占别人半点便宜，他去了，除非他家人出面，否则，我们还是消停了吧！

后院月渐沉，如此刻心。

悲不能已，记之！

*移砚剪邪*

---

一个充满了爱的心脏骤然停止了跳动，  
一个充满了智慧的大脑瞬间中止了思考，  
一颗闪亮的巨星悄然陨落夜空，飘向苍穹浩渺。

阎先生，你走了，走得太早太早！你突然仙逝的消息阻断了我们语言的功效。

我和先生素不相识，可觉得好像几十年的挚友常常海谈通宵；我和先生从未会面，却仿佛曾有几十次的哥们相聚豪饮仰笑。

那些爱你爱得死去活来的人们可曾感受到，阎先生对你们的爱只多不少；

那些佩服你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人们可曾领悟到，阎先生传给你们的真谛是“独立思考”。

还有那些恨你恨得咬牙切齿的人可曾留意到，阎先生一生只讲事实道理，从不泼墨施暴。

阎先生，你走了，走得太早太早！你怎忍心让我们翘望你实现给我们的许诺一直白头到老？

阎先生，你走了，但你的智慧和大爱将陪伴我们一直到我们人生的尽了。

阎先生，你走了，请一路走好，走好。。。。。

2020年11月25日

歪伯

---

获悉老阎去世的消息已经好几天了，然而心情还是久久不能平复，始终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看着老阎的旧文，不禁悲自心中来。在我心目中，阎先生就是一位大隐隐于市的智者。从他对“真善美”的追求就可以确认。

真 - 不仅仅是他一直追求真理的求知精神，而且还来自于他的真诚和真实。在blog还没有流行之前，敢于真名在中文论坛上谈古论今，无人出其右。对他知识的渊博，广度和深度，难怪乎让一些经历过文革的人觉得文章之作者应是类似于“梁效”那样的写作团体。但正因为这份坦荡和真实，越发让人觉得作者观点的犀利和独特，在品味之中也会慢慢接受他的观点。

善 - 从阎先生的文章中，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一位与人为善，以乐于助人为信条的善者。这固然来自于家庭的熏陶，但也不否认老阎骨子里那种善良的秉性。阎先生的好学之广度，勤于动手之能力，也让我自愧不如。他不但乐于分享他的一些

经验和故事，也会在与网友的互动中给出可行的意见。那么对人间骗子的揭露，也是这份善心的表现。

美 - 尽管阎先生一再调侃自己不是帅哥，但即使仅仅与其网上接触的人也都会感觉到他的“美”。家庭和睦的美，夫妻恩爱的美，以及子女关爱的美。这种美不仅仅是说出来的，而是实实在在地做出来的。虽然我没有在现实中与阎先生有过任何的交集，真真切切地接触，那么也许，这将是我一直怀念先生的遗憾之美。

多么地想再听老阎你讲故事，再听你讲识人断事的经验啊，也许你累了，此刻正与逝去的亲人在另外的世界里团聚！

感谢阎先生留下的精神财富！

智者远去，逝者如斯夫！

愿老阎在天堂一切安好！RIP！

*自由清欢*

---

来到这里早已是每日的习惯，不常发言，但是先生的每一篇文章每一个回帖都必看。

认识先生大约是在04年左右，记得那时登录加拿大一年不到，怀孕在身，每日在家闲来无事便在文学城里溜达，先生

的文章会时不时的被摆上城头最显眼的位置，从那时起就追随先生一直到这里，如果说我从小到大谁对我的影响最大，非先生莫属，我们未曾谋面，只有过一两句的网上留言与交流，直到现在都还记得当时收到先生回复时的受宠若惊，不敢称呼先生为自己的良师益友，尊称先生为自己的恩师一点不为过。

记得当年先生准备出书的时候在网上征集广大网友的意见，还清晰的记得先生当初为了这本书特意选了质量最好的纸张，当我收到先生从美国寄来的书时翻开封面有先生为我亲笔题写的话语，封底有先生写给所有读者的亲笔题词，那种满足的快乐到现在都还记得。读先生的文章是我快乐的源泉，特别是在我人生低潮的时候每每再把先生的旧作拿来重读总会给我增添新的力量。

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智者，敬业的科学家，宠老婆的好丈夫，爱孩子的好爸爸，更是我们这些广大网友的明灯，在他的文章里发现他的善良，他的睿智，他的幽默，他的勤劳，他的宽容与友爱，他对生活的热爱，对人生乐观的态度及他对广大网友的循循教导……这些都是我们这些广大的追随者爱他爱得死去活来的原因。

从来没有想到过先生会那么早的离开我们，我还想再多读先生的文章30年，在先生的谆谆教诲下开智疗愈。一想到再也读不到先生新的文章了就潸然泪下，这两日几乎整日都在为

先生流泪，为我们失去了这样一位伟大的圣贤痛心。作为先生永远的追随者，不管各位网友有任何建议关于先生网站的运营，先生著作的出版，还是其他各种保留先生作品的渠道我都愿意出一份力，希望网友们之间能即时通知让先生的思想可以得以保存和流传。大家都节哀保重吧！

*stay@homemom*

---

异国湖畔阎老魂，回望聚散皆浮云。  
天赋柔情侠义骨，善写惊世骇俗文。  
智者乘龙究运命，我辈垂泪念君恩。  
谈笑古今多少事，海阔山高再不闻。  
— 悼阎老，改白居易《李白墓》

谁念北风独自凉，  
纷纷白雪闭疏窗。  
沉思往事立残阳。  
识人堪比鬼谷智，  
断事犹发少年狂。  
当时只道是寻常。

— 悼阎老，改纳兰性德《浣溪沙》

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  
天生英才遭人嫉，世传淡泊性乐天。  
闲时好吟诗词曲，信手常作锦绣篇。  
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 悼阎老，改李忱《吊白居易》

今朝何事一沾襟，检得君诗醉后吟。  
涕泪交流风病眼，望断网站再无新。  
育人火光从此暗，植树根芽经年深。  
闻道追思指日待，更无消息到如今。

— 悼阎老，改白居易《醉中见微之旧卷有感》

自古生离足感伤，争教死别便相忘。  
眼空蓄泪何曾止，回看旧文倍凄凉。  
多事北风吹梦散，无情寒月照更长。  
头七恰逢感恩节，忍见魂魄隔重洋。

— 悼阎老，改秦略《悼亡》

When these written lines you see,

Friend, do not pity me;  
Though I be among the dead,  
Let no words of mourning be said.

Children who I leave behind,  
And their families, all were fine;  
Near to them and to my wife,  
I was happy all my life.

I tried to always choose the right,  
Truth and goodness were my light;  
Trouble and sorrow never brought  
Even a single unhappy thought.

Now, with no need of tears,  
Pass my stories to your peers;  
Leave me to my quiet rest  
In the region of the blessed.

— adapted from <A Happy Man> by Edwin Arlington Robin  
son

2020年11月26日

南山闲人

---

刚刚过去的三天，不忍回望。22日白天，刚刚回复一个这里的一个帖子说不要传谣。晚上临睡，又怀着忐忑，来到这里，想看看润涛先生会有什么动静。不料看到的却是噩耗，不敢相信，不愿相信。点击链接，到了Dignity Memorial的网站，发现润涛先生的名字和照片，其它均是空白，还是不愿相信，瞬间恍惚，思绪万千，一夜难眠。

作为润涛先生的读者，已经超过十年。先是在万维网，后在文学城，一直都是潜水。原因在于我既不想在网站注册，又赞同钱钟书在他的小说《围城》里的话：“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于是十多年来我一直是个安静的读者，读他的每篇文章，都会让我静静地思考。直到沧海先生为润涛先生建立了这个属于他自己的网站，自己也刚好有更多的时间上网，也希望可以跟润涛先生有一些互动，就在这里成为润涛先生的注册读者。润涛先生是我关注的唯一网络博主。

润涛先生的博文，在整个华人圈里，是独树一帜、鹤立鸡群的存在。他的博文，不仅充满了智慧，体现了他一贯秉持

的真善美，而且以他特有的唯心主义，高屋建瓴，看他人看不到，说他人说不出的独特见解。我一直在想，像润涛先生这样的奇人，不就是我们文学作品中才能读到的鬼谷子、郭嘉、诸葛孔明吗？任何一个现代的智库，有润涛这样的人在，一定是超然卓绝，风生水起。即便他不属于任何智库，有嗅觉的智库，也应该利用他对事物前瞻性的分析和判断，可以做出很多非常有价值的科学结论。

在纷纷扰扰、各怀心思的华人世界，润涛先生一直秉持着不站左右，不带成见，完全客观的立场，以比任何人都高一个维度的视野，向他的读者传递他对人对事的独特看法。但是他这种超越凡人的思维，却不被大部分人所认识。反中人士说他是为中共服务，左派人士又说他反中反共。还有人认为润涛先生是神一般的存在，或者认为他是一个怪人。这种奇特的现象，我把它归结为人认知上的缺失，犹如自己带着有色眼镜，或者自己色盲，无法看到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润涛先生以他的唯心主义为基础，以他的科学素养为武器，用文字传递他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也让我们看到他的襟怀坦白，光明磊落，

从润涛先生讲述他自己的故事中，我可以看到他生活中是一个对物质生活没有要求，生活俭朴，与人为善，乐于助人，不争名，不为利，人们心目中一个近乎完美的好人。生活中如果有这样一位朋友，应该是每一个人会期盼的。

源于自以为对润涛先生的理解，我不想把他的离去当作十分悲切的事，既然润涛先生是唯心的，那他的灵魂一定只是告别我们，去向我们未知的世界。或许到那一天我们也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又可与他在另外一个世界相遇。在当下，我们还能不断地细细品读润涛先生留下的遗作，好好享受他的文章给我们平凡生活带来的乐趣吧！

润涛先生的文章千古！润涛先生的灵魂千古！润涛先生的精神千古！

*Alice huang*

---

感恩有你润涛阁，你是我的良师！

自进了文学城读到了润涛阁的文章，一直跟读了十几年，你已扎根于我们家中。我和LG不论谁看到了你的博文都会高兴地告诉对方，今天润涛阁又发了博文。写了什么快告诉我，另一个就迫不及待地问。我们就互相传递博文内容，相互探讨着。

在你的博文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对人真诚、为人友善、表里如一、乐于助人的润涛阁。

在你的科普文里，那些难懂的科学知识你通俗易懂的语言，一下就让我们接受明白了。

你的文学故事妙趣横生，让我们爱不释手！

你的政论文为我们拨开云雾，指点迷津！

在你的博文里我们学到了太多太多.....！

那天看到到你在博文评论区说患病吃了三碗面疙瘩人好多了，我们俩还在笑说北方人喜欢吃这个。都没想你会有什么事，没想到没隔几天你就这么不声不响地走了！

痛心啊，痛心得不能自己！我和LG泪眼相望，夜不能寐！再也没有你这样的良师为我们辛勤的写博文，让我们尽情享受！再也没有你这样的博学为我们指点方向！

能读到你的博文是我们三生有幸！跟读十几年来因为我们的才疏学浅，从没有在你的评论区留下只言片语，留下一句感谢的话。虽然我们素未谋面，但你已深深扎根在我们心中。

我们永远感恩你，阎润涛！

*Shawn*

---

鹧鸪天-哭阎兄

秋雨淅淅落叶黄，  
小鸟知季备冬粮。  
巧啄暖舍待寒日，  
秒手文章众人望。

酒还满，角成双，  
瘦桌淡菜更凄凉。  
阎兄不再何以醉？  
面壁朝南泪两行。

注：

我从理，从小父亲不让我学文，怕我也陷入文字狱。所以，我只会欣赏，不会写。

父亲去世后，我很悲伤，突然间发现以前可以随时问问文字的他不再回答我了。我后悔自己没有学会写文章，无法记录下我的父亲。我茫无边际地在网上看。突然有一天，我看见阎兄评毛诗的文章，觉得这一篇文章就说得我这理科生开窍似的。于是就时不时学着写几句自己看看的短文和格律诗。

从那时起（有6-7年了吧），我看阎兄的博文也就一发不可收拾。越读越觉得他既像我父亲，又似我兄长（我只有姐姐）。我感慨，如果我遇上阎兄这样的导师，我今天会在做什么？

我晚他半轮，他说的很多故事，我都有切身体会。他的哲理，无懈可击，他的行文，不偏不倚。他的善良，他的睿智，他的高度，他的真诚，他的执着，他的自信，他的正直，在我遇见过的人中，绝对无人可比。自以为也算聪明的我很少崇拜哪一个我知道的人，唯一的就是阎兄。

我求他的书，他没有看到我的留言。我告诉他，好像去看看他，听他讲讲故事，谈谈未来，也是石沉大海。但是我知

道，只要我登门拜访，他定会接待我这么一位素未谋面的兄弟。

可是，这一切都晚了。

今天是感恩节，我感恩阎兄让我认识了这么一位奇才。秋雨淅淅，阎兄不再在他巧啄的暖巢，轻声细语地和他的太太和闺女说他的故事了。于是，我填上这首半通不通的鹧鸪天，哭我的阎兄。各位仁兄网友，老阎不在了，我就考你们指正了。双字似乎出韵了。在自己的房间里，偷偷流泪，我没有时间修改了。

顺便谢谢这里的网友，我的同事执意送给我有阎兄签字的书。这将是我最宝贵的一本书，我会带着它去天堂找阎兄。

阎兄，安息。

2020年11月27日

*yinhang008*

---

老阎，我又来了，来了却看不到你的发言啊，我知道是空来，但忍不住又来了，从万维网追到文学城，从文学城追到这里，早知道如此，或许不单独开这个博客更好，一个小小的影响都可能是一个大大的影响，说不定你就不会得病。因为我不在外面，所以一直不便说话，也一直觉得没有必要说话，能看到你说的话就是最大的满足，文学城你的每一篇博文我都保存起来了，怕哪一天看不到了，其实你聪明的很啊，你会查访客，知道有一些从来不发言的，我就是啊，因为只要看到你的文章就满足了。另外我要说的是我觉得你对废话的回复太多了，这也消耗你的精力啊。这次你是不是大意了，象你这么聪明睿智的人，怎么会大意呢，或许还有意外，现在我后悔了，我应该私信给你，请你把未发表的文章给我看看，虽然即便你现在的文章我都没办法消化完。

这里，是我灵魂的港湾啊，累了，迷失了，就到这里来清洗大脑，你都不来了，你叫人怎么办啊，迷茫迷失，灵魂得不到洗涤？你不来这里，我不会流泪，没有半滴的泪水，我有的只是痛苦、不相信啊，我不会到别的地方纪念你，这里就是

你的地方，最好的纪念你的地方，我相信，你的魂也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灵魂相通，我不相信你去了，我只知道你不能来了，不能来这里和大家通心灵了，我知道你不会开玩笑，但这次你一定是在开玩笑，而且这个玩笑你开得太大了。

感谢有那么多网友纪念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能够释怀，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可以不来这里。我最后还说一句，这叫无法相信，你玩笑开得太大了，昨日还闻君之言，今日却道君已去，这叫人如何相信啊。

2020年11月28日

*Smallies*

---

世上最有趣的一个灵魂走了，剩下无比空虚的我。今天  
是老阎的头七，我想加入千千万万个世人在心中默默给他送行。  
老阎说他上小学的时候同学就叫他“老阎”，是表示尊敬他。  
读了老阎的这许多文字，感觉并没有变的更聪明，这也是符合老阎的观点。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老阎还是成功的影响了我。比起没有读老阎之前，我的心变得更真实，更柔软。体现在待人接物中更真诚、更善良、更愿意替别人（物）着想。世上再无老阎，但愿老阎的思想永生。

*puzzling*

---

先生去世的噩耗传来，犹如晴天霹雳，是何等难以置信，但事至如今，也只能接受这个冰冷的事实。

数日来读诸多网友的悼念，每每心痛泪目。与先生远隔万里，素未谋面，但自从2006年第一次在网上读到先生的文章，惊为天人，世间竟有如此思维清奇之人，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追随先生的文字十多年。如今，先生突然离去，失去良师益

友，人生导师，心情痛苦难以言表。相信有无数网友和我一样，平时很少留言，但我们默默关注先生，我们有幸在这里相聚，我们的心灵是想通的。

先生的才华，睿智，勇气，担当自不必赘述，先生的魅力还在于先生不仅是一个思想深邃，远见卓识，世事洞明的哲人智者，先生也是一个勤俭持家，简朴生活，关爱家人的生活中的人。先生修车修房，剪草种树，先生记录的这些生活点滴，也能让我等芸芸众生从字里行间不断体味人生真谛。

今天是先生的头七，相信先生一定会来这里与大家神会。先生虽走，涛声依旧！只要先生还在我们心中，先生就没有走！先生的大爱，就如春风化雨润物于无声，先生的思想就如惊涛拍岸，警醒芸芸众生！

悲伤之余，更是深深感恩先生十多年来的无私奉献！也感恩沧海先生辛勤付出建立维护这个网站！同道网友们常来这里聚聚，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先生的大德大爱，这里就是我们穿越时空的精神家园！

*Zhangbo*

---

我是阎润涛先生的忠实读者，每天都要几次打开先生的博客查看是否有新文章面世。第一次看到消息说先生去世了，

我不禁一笑。先生对怱川粉，川粉又素有造谣的癖好。可笑中又有一丝担忧，因为几天前阎先生自言身体不适。我希望这是川粉的谣言，而且第一次感觉川粉的谣言也是很可爱的。

后来，看到了文学城编辑部的讣告，不由心中一沉，但仍然盼望先生像他预言的“金三胖神隐”一样，消失几天，突然出现。再后来，再也不能自己骗自己了，不由得悲从心来，欲哭无泪。到了25日晚上，想起这是先生追悼会的日子。终于忍不住，独自在一个房间暗暗流泪。今天是先生的头七，我想写一点文字，纪念先生。

已经记不清什么时候第一次看先生的文章。到先生计划出版《独目观世》时，我已经是先生的忠实学生了。我那时还在国内，给先生发邮件买书，先生说寄到中国不方便。我便让一个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朋友代买了一本，回国带给我。书的扉页有先生的签名和赠语。拥有此书的人，应该不超过2000人。相比先生文章几千万的阅读量，我想我应该算是阎先生的近徒了。

2012年移民加拿大后，看先生的博客就更方便了。但是一直潜水学习，几乎没有发言。在大约一年前，先生在谈查人观世的话题时，我问了一句怎样才能提高识人的能力。先生最近的文章开始具体谈及这个问题。很荣幸与先生有过一次直接的网上交流。

先生的深刻的思想和淡泊的人生，以及诙谐的态度，对我影响巨大。严格来说，应该说先生是对我人生影响最大一个人。人生的很多困惑，都在先生的文章中找到了答案。

先生常说“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并且不相信“治愚”。这是我想与先生商榷的地方。再高明的文章，很难将一个人从“愚”一下子变成“智”。但是先生16年笔耕不辍，受益的人何止成千上万。我就是个例子，跟随先生文章，一直在从“愚”到“不愚”，再到“智”的进步中。因为网络的关系，受益的人大多是海外华人。希望先生的近1000篇文章能集结成册，出版印刷，惠及更多华人。

先生远去，再无人给我们讲精彩的故事，分享精彩的人生。以后的生活，遇人遇事，我会想，如果先生在，会怎样识人看世。

疫情过去后，再去先生墓前，给先生敬杯酒，鞠个躬。

仅以此文，纪念我的人生导师阎润涛先生！

*fly*

---

今天是老阎头七，我想应该为老阎写点什么，以此感谢老阎多年来对我的指引和帮助。可能不少人跟我一样，读老阎

的文章都是从开始的震惊，存疑，求证，理解，到现在的信任。老阎从疫情开始就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他忙着修屋顶，装雨棚和砍树，说希望家人以后能省心。老阎11月18日还说，活着真好，未曾想一语成讖。以前我每天都会到老阎的博客来看看有没有更新和留言，每次见到老阎有新文章出炉，还没开始看，就已经喜不自禁，心情大振。现在老阎走了，虽然他不会再有新文章，我还是每天要来看一看。每每读到大家悼念老阎的留言感人处，不由得哽咽流泪。

世界文明从滥觞始，泛涌奔流至今，上下数千年。其时间跨度，积淀厚度和传播广度已经超越任何个人的理解极限。然而作为人类百年一出的智者，老阎少年早慧，家风优良，相人读心，想象超群，思维缜密。他对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教育，哲学，以及宗教等领域无一不有所涉猎，并且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批判。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就像一个硕大的坛子，将过往的一切重要的知识甄别，吸纳，消化，酝酿，最终蒸馏出醇香的美酒，以飨读者。

老阎出生农家，经历文革，考上大学，赴美留学，从事科研，成家立业，开博撰文。他童年因为饥荒有濒于饿死的经历。他少年时曾几天几夜不睡觉成功熬鹰。他小学不听课，仅凭通读教材就能门门满分。他过目不忘，报纸读一遍，便能通篇背诵。他别出心裁，巧妙设计实验揭秘人体葡萄糖载体运作

机理，在CELL发文。他准确预判中美疫情发展趋势。他七次成功预测美国大选。他的博文讲故事，评时事，妙趣横生。他的一生是如此精彩而传奇。

老阎留下了等身的著作，振聋发聩，洗涤灵魂。感谢IT科技，他的博客会在网络空间的永久留存，他的思想也会在人间代代流传。老阎好几个连载还未终篇。这固然是遗憾，但这就是老阎，他从未执着任何一样事，这也是为什么他能样样都学，甚至包括修车，修房，电工等下九流的工作，难能可贵的是，几乎任何领域老阎都达到了专业的水准，为了修空调，他甚至考取了电工证，因为美国规定空调的安装和维修必须由专业人士从事。

老阎是真理在人间的传教者。求名者，赞老阎天下第一博主；求利者，批老阎偏居蛮荒之地。殊不知老阎永远摒弃利益，追求真理。他早已看破红尘，淡泊名利，唯独一个悲悯之心令他不能忘情于众生。他开博启迪民智，希望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少走一些弯路。近现代史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的政治事件，在他看来不过是蚂蚁打架而已。他的学识和境界，是大多数人无法理解和企及的。

大道至简，老阎留下的数十万的文字必定已将其思想尽皆囊括。老阎的思想凝结在三十四条阎氏定律里。我觉得他最令人深省的论断是“在千万年的进化过程中，少数骗子带领多

数傻子组成的群体，战斗力最强”。须得注意这里的傻子包括那些崇拜基因被打开的聪明人。聪明也好，糊涂也罢，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几番争斗，几番曲折，历史的长河虽会改道，但进程始终在朝着大同世界发展。在这个进程中，每个人都要明白自己扮演的角色，是骗子还是傻子，抑或是像老阎这样的旁观者。

欺骗者，老阎给予揭露；愚钝者，老阎给予开智；迷信者，老阎给予棒喝；彷徨者，老阎给予指引；美丽者，老阎给予赞叹；善良者，老阎给予认同；求真者，老阎给予肯定；超脱者，老阎给予共鸣。老阎是疗愚的医生，是启智的老师，是贴心的朋友。老阎越是这样的珍贵，失去他，越是这样的悲痛。

世界之大，五彩斑斓，一双慧眼审视无遗；人性之乱，扑朔迷离，一颗冰心辨识无碍。老阎之知，广博而渊深；老阎之理，冰冷而深刻；老阎之情，热烈而真挚；老阎之德，温润而厚重。

德不孤，必有邻。老阎的博客，连接你我，在这里我们仍旧可以缅怀追思，继往圣之绝学，交流和传播老阎的思想。

也许任何人对老阎的任何评价都不如老阎对自己的评价来得更真切，最后谨以老阎给我的一则留言与大家共勉。老阎

已与真理同在，相信真理，追求真理，把真理当成亲人，你我就与老阎是一家人。

---

润涛阎：过奖了。我哪里是真理？我是真理的丈夫、父亲、哥哥、弟弟。所以，我从不跟家人吵架，因为我服从真理。男人要是主动当真理的丈夫，就不会吵架。家庭不吵架，没战争，对孩子们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

---

ps，老阎喜欢小酌几杯再撰写博文，他的最爱是五粮液，他说五粮液特别香。不过他平时很节俭，肯定不会自己买，是朋友送的。大家如果经济许可，去祭拜老阎时可以带上一瓶，让他老人家过过瘾吧。

大智若愚33

---

有几位网友提到老阎希望把自己从评天下的博主变成平天下的国师，我是不赞成的。理由如下：

1. 老阎识人断事之能，那是童子功。从小就有。如果他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不需要等到近些年。
2. 老阎淡漠名利，只有有吃有喝就够了。
3. 老阎写文章的目的是追求探索真理的乐趣。如有知音，他会高兴，有看不懂的他也理解并且劝说他们去读自己看得懂的文章，因为并不是所有读者的智商和逻辑能力能够和他同步。
4. 老阎多次提到政治是最肮脏的，政治异化论，无论你的理想和初衷多美好，但总是事与愿违。所以老阎绝不会脚入泥潭。
5. 老阎提到黄河改不改道，最后流入海的时间差不多。由此提出他的结论，无论个人付出多大的努力，天道自然在。政权更迭导致的战争灾难几乎无法避免，因为人的贪婪本性。
6. 老阎第九定律：任何一个社会惯性系一旦形成，它就必然走到终点。老阎不可能螳臂当车，去掺和政治，他知道天下大势非一己之力能改变。
7. 老阎提到除非改变人类基因，去除崇拜基因，否则乌泱乌泱的羊群逮着一个新的骗子，会不断重复墙头轮换大王旗。所不同的是新政权会不如现政权，现政权不如前政权。

8. 老阎多次提到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中美都一样。中国现在的掌权者是红卫兵一代，等这批人去了，接受西方民主教育的年轻一代掌权后情况会改观。
9. 老阎觉得政治人物的斗争就像他后院的蚂蚁，他怎么屑与蚂蚁为伍。
10.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或多或少我们心里都有一个明君或明宰相梦，但不需要把这个梦强加到老阎身上，这是违背他的初衷的。

沐子

---

今天是先生的头七，我老家的人们相信这一天逝者会回家，我想先生肯定会回这个家来看看。先生当然知道大家都不舍他的离去。

第一次网上看到先生去世的消息，认定为无稽之谈，直接秒过。接着文学城的官宣看了多遍也是不能相信，真的太突然，真的无法接受。

这些天温哥华日日阴沉，雨不停地下，我的泪水也时不时地划过脸庞。每天早上醒来心都沉痛到了极致，我不明白我

自己。从来没有人让我如此地悲伤，而我竟一直不知道自己这么喜欢先生，直到他离去才惊觉失去了什么。

我喜欢先生的文字，虽然还没有看完他所有的故事。他的文充满了追求真理的力量，有网友觉得他的一些故事显夸张，有些不真实，可我自己的人生经历是更夸张的不可信，由此我自然认定先生笔下全是真实做基础，并没有夸大。

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经历和经验来消化讯息的，不是自己世界的事都难于理解和接受。因为我自己经历过太多不可思议，所以我的接受度远大于普通人，也由此先生一部分奇特的故事在我眼里根本不离奇。当然大部分网友会感觉不真实，这不难理解。

先生是真正的勇士。在如今是非颠倒，物欲横流的不堪世界里，追求美好，独求真相，这需要多强大的心灵啊，先生内在的美令他无惧一切，真理与他的美好总是同行。先生的强大来自他的灵魂。他是如此纯净而不带一丝世俗，如此骄傲，因为真心太美！

先生是启智者，也是幸运儿。他出生家传极佳的家庭，虽然物质贫乏，但是精神富足，是国人中的思想首富。他的那种富有使得物质不再重要，真理足够滋养他，令他活出多彩丰盛。而他慷慨地分享他所有的拥有，没有任何保留。呕心沥血就为了让我们也可以品尝到他品过的生命甘露。

先生料事如神。因为他心如明镜，他干净的没有任何瑕疵，映照得世间无所遁形，一切秘密尽展眼前。我无比敬佩他的洞察力，机缘巧合下我确实熟知他笔下的一个风云人物，而先生是完全不认识只是用智慧推理出，竟然和我所知是一个模样。而心狠手辣到无底线的此人在大部分人心中居然是块绝好的头领料，恨不能送他国首大位。真是太难以想象了，先生这是如何看到的。我从来没有和先生悄悄话过，现在非常懊悔没有告知先生他有多么英明。当然，他对自己的英明也是了如指掌的。

先生有时候也像个孩子，自己捧自己，非常可爱。他有一颗超级有趣的灵魂，先生的文字读起来充满趣味和幽默感，引得我常常嘴角挂上笑。先生虽然不求名利，确有服务他人的拳拳心，我也看出先生在求一个服务社会的机会。网上有人说他想当国师，这有什么错吗？先生当国师乃是国人的福，当不了国师才是国人的损失。但是他的童年他的经历使得他无缘国师，因为现在的政党不是他所认同的，而该政党也视他如洪水猛兽。有个党，最怕的是真相。

先生是不会死的。有些人活着，可其实根本没有真的活过。有些人走了，却依然影响深远。先生的文字因为中国的现况目前并不能被国人大量吸收，然随着世代的变迁终有一日会大放光彩，这段中国近代史终会大白天下。因为真相是有生命

力的，它的存在就是为了被看见和发现，而启发人们看到真相和真理的人，必定是永生的。有历史一直在反复地说这件事。因此在先生的启发和引领下我也看到了会发生在未来的一个真相：

阎润涛先生永垂不朽！

我这一生从来没有崇拜过谁，可现在我知道我是崇拜阎先生的。因为，先生的一生所为都是真正的英雄所为。这一世只有幸见到一位真英雄，他就是：阎润涛先生。一个真正的人生赢家，一个真正的成功者，一个敢于直言的勇士…… 一个在金元世界里求存却没有成为金钱奴隶傲然站立的人。这样的人他是英雄！

先生，您一路走好！您的文字携您至尊的灵魂将永存人间。您教导大家直视真相的能力与勇气将由您的弟子们透过自身的改变传递给后代，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终有一日中国人会有勇气直视真相，在真相的土壤勇往直前，成为一个有创造力的智慧民族，从此脱离中国自古没有历史只有轮回的恐怖魔咒。

先生，您安心！有您的文字相伴，我们就可以学习您的思辨力来寻求真相，未来道路就有一盏明灯光照。至上感恩！

我读先生的文章差不多十年了。喜欢的文章打印出来，装订成册。飞机上睡觉前，读上一篇，莫大享受。沙盘推演薄谷案，宋庆龄邓颖超的悲情人生，三国水浒的新解读……先生独特的视角，崭新的观点，风趣的语言令我时而忍俊不禁，时而拍案叫绝。作为一个整日为生计奔波的普通人，我无法考证先生文章里的论据是否都符合历史事实，但先生自圆其说的缜密思维足以深刻地启迪了我。久而久之，潜移默化，我感到了自己的进步。凡事不再人云亦云，而是用常识用逻辑去独立思考。先生说过能够读懂欣赏润涛阁文章的人，就算成不了大气候，也能有一个幸福的人生。我相信有千千万万像我一样的读者在先生的文字中成长成熟收获感恩。阎先生您不知道有我这个学生，可您却是我一生的导师！

2020年11月29日

三圣乡隐士

---

也许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世界的法则。上天公公平平，给予了老阎智慧，就夺走了他的视力、听力、寿命；我等芸芸众生，识见短浅，却得苟活。古之诸葛亮、庞统、郭嘉，都不长寿，只怕也是这般。所幸老阎借助网络，把他的智慧分享给了我们，是我等的大幸。造物之奇妙，人性之复杂，尽错于老阎笔下，使我等得窥大观，我等真是三生有幸。网间评价，可笑者胜多，说老阎没有著作等身，没有找到大学教职，我皆嗤之以鼻。老阎的成就实际远远超出发了几篇CNS，拿到大学的教职的人。天上的智慧，怎么能用人间事物来衡量呢？悲痛之余，为老阎骄傲，也许他本不属于人间，他现在回家去了。我等芸芸众生其幸有三。有老阎遗作拜读，为一幸。有老阎独立思考仿效，为二幸。有此论坛，可继续交流思想，为三幸。有此三幸，老阎可心安了。只是遥想天上之事，不知下一次上天再派奇才下凡，是哪年哪月了，也许我等余生不再见，但愿我儿孙能有幸聆听老阎二世的教诲。

老阎，

跟读你的文章十几年了，你的文章伴随着我在海外飘来又飘去。给我带来了那么多快乐，陪伴和思考，在你生前我从未对你说过半句感激的话，如今愿你在天上能感知我对你无比的感激和怀念。

老阎你和我妈是同龄人，从出生就开始受罪，我妈爱唠叨那个年代的事，我却不爱听。但老阎的故事我非常爱读，虽然有隔代的距离感，但人性是相通的。我爱看老阎笔下对人性的剖析。不知道老阎写的故事能不能被拍成电影或电视呢？那一定非常精彩，同时发人深省。如《围城》一样，故事背景是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而人性是穿越时代的永恒。

除了对世情人性的洞察以及一根生花妙笔，老阎你最打动我的就是善良。从最近反复劝大家不要参合政治，疫情期间夫妻要和睦，到对民主党的支持，对非移的体恤，到一系列89 64的纪念文章，到给中美指路，美国要向富豪收重税，中国要在社会公平上下功夫……我并不一定赞同你的观点和立场，但我能感受到你文中流露出的悲悯之心，对弱小无助者的同情。

老阎，我常常能在你身上看到了些许自己的影子。我也是做医学研究的，相信科学，也相信天道。你一直强调自己不

信宗教，但你也会说有天道，人弱人欺天不欺。你的文章有非常鲜明的个人色彩，剑走偏锋，亦庄亦谐，有些无厘头，不是走的主流这条道。我也总是让自己和主流若即若离。这些大概就是你我素未谋面，但我觉得你如此亲切的原因吧？

老阎，你半生异国漂泊，晚年在美国过着如桃花源般的田园生活，享受着能随心所欲说话的自由，身边还有深爱的妻女，夫复何求？但是离开自己的文化圈，也有文化层面的寂寞吧？看你写得那些诗词歌赋，活脱脱就是一个中国古代才子呀。

老阎，你骤然离去，我很不舍，你走得太早了。11月18日到11月22日之间是空白，我不知道你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在家？在医院？希望你没受什么苦，安然而去。我对自己告别这个世界的期望也是这般安然快速的离去，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上天赐予的福气。人生如梦，梦中来梦中去。

城里诸君要给你的作品整理结集成书，我举双手双脚表示赞同，也愿意尽点绵薄之力促成此事，最好也能出一本《润涛作品赏析》

老阎，我对时政和文学的认识太肤浅，原谅我无法评论你的文章的历史意义社会意义。我只能从个人的角度说说感想，老阎，别了，如果你有话和我说，欢迎你到我梦里来！

先生走了好几天了，来到这个网站，仍然泪奔。（为他的离去，痛哭有多日）

三生有幸，遇到了先生的博文，从此，就像在黑暗中突然看到了光明，先生指导我前行。

看博客与看人一样，首先看人品，其次看内容，再次看文采。相信来这里的粉丝们和我感觉一样。

因为比先生稍小，北方的农村生活我也知道很多，他说的都是大实话，绝非虚构。

对于诋毁先生的博文，希望大家心胸像先生一样，一笑了之。没有必要去争论，上智与下愚不可移。先生已经说过。

2020年12月1日

温暖如花

---

深秋美景，润涛再看不见了；涛声依旧，他再也听不见了；清风明月，他再也感受不到了。这两天心中极其哀伤。因为阎润涛走了，永远离开了世界，离开了爱他的家人，朋友，和喜爱他的网友读者。

11月25日，参加了阎先生的追思会。想想大约一周前还在跟读他的博客，他提到前段时间生病了，然后好多了，最后一句“活着真好”。周日晚上看到网上传言，就不相信，但是晚上睡的不踏实，心中记挂润涛阎，希望他没事。周一一早就上网寻找辟谣的帖子，很失望没看见。连老公中午都跟我提起网上传闻，我都不屑一顾说一定是网上恨阎先生的谣言。直到看到好友的微信留言说有阎先生的朋友证实的时候，我才倒吸一口冷气，觉得希望快破灭了。直到下午看到阎先生的追思会网站，才意识到这是真的，我愣了半天，然后那个眼泪就止不住的掉呀掉呀，好久没这么哭过了。

跟阎先生从未谋面，但跟读他的博客文章十几年，所有文章我都读过，近几年的所有回帖都读过。他的才华实在让人

佩服。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古今中外，时事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研究，他的知识面太宽了以至于曾经有人怀疑他背后有个写作团队，因为以世人的眼光，仅靠一人是不可能写出只是那么全面的系列文章的。但事实证明就是他一个人，所以说他的才华和能力是超出人们的想象的。他的政论逻辑严谨清晰，诗词散文俱佳，小说尤其引人入胜，让人欲罢不能。读了还想读，有些小说可以读很多遍。这个世界太复杂，有时让我们看不清。阎先生总能指点迷津，帮助大家从现象看本质。很多表象的世界不是真实的。他还教导我们要会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不要因为我们的位置而影响对事物的本质的判断，启智众生。可以是阎先生对我的世界观有很大的影响。

读过阎先生很多小时候的故事和他听到从爷爷辈传来的故事，非常引人入胜。爷爷辈的故事真的比小说还要精彩，我还讲给我同事听过。阎先生讲的小时候三年自然灾害故事看的让人胆战心惊。我因为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爷爷奶奶父母都是在一线大城市，所以好像也没听他们说起，更不要说从中国的文章书籍中看到。谢谢阎先生让大家看到这段历史，才能更体会什么是邪恶，什么是人性中的真善美。阎先生成长在一个非常幸福和睦的家庭。他和他所有的家人都正直，善良，真诚。阎先生更是宽容大度，尽力帮人，极有风度。他不为名利所趋，看淡尘世，超凡脱俗，风趣幽默。多年前买阎先生的书

，因为邮局的原因我没收到，他去邮局问了两次。面对一个素昧平生的网友都这么真诚热心，可以想象他的为人。

我现在已经养成每天去他博客去看看的习惯，就像到老朋友家去做客的感觉。看他的文章就是心灵的享受，读他的回帖就是亲切如故。所以他的离去对我的打击很大，好像比失去一个很亲近的朋友还要难受的感觉。我真的很长时间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周一的时候，我还对朋友和老公说，我现在是在做一个噩梦吧，做的是一个连自己都不敢面对的噩梦，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梦醒后，阎先生还在。

看到网上很多悼念他的文章，知道不止我一个是那么心碎和悲痛。很多全世界各地华人都感同身受，是因为阎先生的为人，他的才华，他的人格魅力，他是真的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他是真的做任何事情不求回报。他是圣贤，是世外高人中的高人，是当代鬼谷子再世，失去他是全球华人的损失。他的存在于世人犹如灯塔般的照耀着我们，他是那么温暖，超脱，才华横溢，还愿意无偿分享给我们，给世人指点迷津。很感激他这么多年来在网上辛勤耕耘，给我们如此美好的精神家园。没想到第一次见到他本人竟是他躺在百花丛中，那么安详和安静。我哭着说：“谢谢你带我们所有的一切，先生天堂一路走好，先生天堂一路走好。”

参加追思会时，听到很多他亲朋好友的分享和回忆，非常温馨和感人。感觉一个在网上离我很遥远的高人又是那么平凡很真实。再也看不到阎先生的文章了，心里空荡荡的。再也不能跟老公分享，润涛阎说什么什么。真是感慨他走的太快太早。

我这两天在想什么是人生的意义。觉得不是赚了多少钱，事业有多成功。人生的意义在于，你帮助过多少人，以正能量影响过多少人，你的善良正直和真挚感动过多少人。人生的意义不在于长短，在于宽度，广度和深度。由此而言，润涛阎一生是很有意义的。他让几乎所有全球读过他文章的华人都为他哀伤，叹息。那么多人爱他，怀念他。他的人格和行动感动过很多向往真善美的人，他的才华指引过无数追求真理的人，他的精神影响过无数向往自由的人，看着网上那么多感人至深的悼文，觉得阎先生一生很值得，尽管现在对于他来说毫无意义，但是阎先生生前是一个极其豁达，看透人生的人，他的眼界从来不是眼前为主，都是百年，千年的跨度。人真的眼界要宽，格局心胸才不会小。

普渡众生的高尚让无数人思念他，阎先生一路走好，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回忆里。我们活着就是他活着，那是他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因为他的文章，他的精神不朽。

这两天从新查找所有阎先生寄来的email，以下是一些跟阎先生私下的交流。

1. 第一次是买阎先生的书寄丢，阎先生邮局跑了两次。确认寄丢了。我说那我再买一本吧。后来阎先生给我寄来了第二版的书，说质量更好，错别字更少，他不让我再付钱，说我不应该为邮局的失误付钱（他就是这么一个心地善良的人，总想着别人不应该损失，而不计较自己）。我还是给他寄了第二本的钱，告诉先生，我不在意的，何况我也不愿意阎先生因为邮局的失误损失，再说他还费了那么多心力。（很庆幸，那我就向先生表达感谢和敬佩，告诉他 He is the best writer. 以后有机会来旧金山湾区，我想请他吃饭表达感谢）。这是他的回信：

您好！

我刚看到Paypal告诉我您付款了的帐单我有点懵了！您的英文名字是唯一的，没有第二个啊，怎么又付款了呢？难道第二次邮寄的没收到？赶紧打开博客，立刻看到您的电邮。非常非常不好意思！让您等了这么久，还出第二次付款。读完您的电邮，心里很是感激。那我只好谢谢了。我好好写文章来报答您和大家的支持！

再次感谢！

润涛

2. 有非常无礼的网友总在阎先生的博客下跟他抬杠，阎先生费力解释，我私信劝先生费什么力，直接删帖，当然劝归劝，还告诉阎先生，无论他做什么，我都支持他。这是他的回信：

您好！

首先预祝春节快乐！

我知道有人总是想砸场子，还有几位是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我可以封掉他们。我最近封了一个，就是那个人。他给我联系，意思是无论如何给他解封，他有他的工作苦衷，他也不是内心里反对我。我知道他的意思有碗饭吃不容易。我没有理他。

别看似乎有好多人攻击我，事实上，就三个人或者四个人而已，不同的马甲。那个伯仲和无名男英雄是一个人。最近那个英文很长的是金笔的马甲，是大使馆的。我不怕他们。就让他们发疯好了。事实上，我回国都没有被喝茶。共产党不把没有组织的个人当回事。

谢谢！

3. 阎先生大约一年前关过一段时间博客。我非常记挂，私信告诉他，每天去看他博客已成习惯，一段时间看不到很难受，不知先生为何关博，希望他一切安好。这是他的回信：

我每天过着无忧无虑的退休日子。美得很。不用担心。没被饿死的人，哪里还有难处？等我想写博客了，你就看到了。

以下是我给他的回信：

谢谢您的回复。知道您一切都好就放心了。

什么时候您心情好，重开博客，或者新开博客请一定让我知道。看不到您的文章人生少了一个乐趣。

您真是个奇才，我跟您年龄相差不少，真是谢谢你的文章让我了解很多中国不为人知历史，也拓广了我的思路和看问题的角度。尽管有时观点会不一样，但是您的逻辑思维推理都让人心服口服。能读您的文章真的幸运。现在读不到了，更觉得可贵。

祝退休生活开心健康。

2020年12月3日

三人行

---

## 润涛阎先生去世为何反响这么大

阎先生去世后，大批海外华人进行悼念，众多网友十分悲痛，可以说是2020 海外华人网络世界的大事件，纵观海外网路，几乎没有其他人的去世能引起这么广泛而真切的悼念和悲痛（诺贝尔获奖者，著名政治家包括在内）。很多人分析原因，提到阎先生的成就，人品，贡献等，我在这里也把我的思考汇总一下。我觉得让人佩服的是他的真。让人着迷的是他身上的矛盾和统一。

先说一下真。

1. 其中最典型的是用真名：现在中文网络世界博主何其多，用真名却很少。敢于真名说一些不中听的话，我有时候看着都替他觉得危险，可阎先生完全敢于真名真姓。前一段读一个叫“小思维”的博主暗讽阎先生，而他自己连真名实姓都不敢报上来，且在阎先生生前，他也没敢光明正大的挑战。这个

人与其说是小思维，还不如说是小心眼和小家子气。我记得阎先生在一篇博文中说，真善美中真是第一位，最重要，没有了真其它都站不住。没有真，善就可能是伪善，没有了真，美就可能成了人造美，不是真美。

2. 另外一个真就是真性情：我们见到有很多很有才华的人，写起文章来，讲起理论来一套一套，令人折服，但是走近后，发现这个人私下完全不按照他自己的那套理论行动。阎先生知行合一，从他网络上展示的人格，性情，和他身边好友记述是统一的一个人。他不仅有宏煌大论，在家庭，朋友间也是一个爱于助人，亲切和善的人。他对网友的态度也是这方面的明证。

3. 第三就是求真。阎先生在很多博文中说道，他观察事物不偏不倚，为的是看到事物的真相，不加入个人好恶。阎颜之争，实际上没有利益之争（至少阎先生这边没有），主要是求真相（谁先发现葡萄糖转运机理），求真理（颜的论据是否充足支持葡萄糖转运机理）。

4. 第四就是揭假。求真的人必然要把假揭穿。阎先生对韩寒的打假，对川普的撒谎成性的批驳是他求真天性导致的必然打假的逻辑行动。不是他个人的情绪使然。

再说一下矛盾和统一。

阎先生让大家着迷的是他自己身上的外部看似矛盾，而内在又很统一的东西。

1. 新旧：在阎先生身上，表面上有很多矛盾或者看似不统一的地方，比如他生于那个一片红色和信息十分闭塞和观念十分陈旧的时代，很多同时代的人往往看法比较片面，有些文革思维。随着年龄增加，人往往更加偏执和狭隘。我碰到的他这个年纪的人就或多或少有这些痕迹。而他思维非常开阔，他的对于家庭，教育，就业，爬藤校甚至包括性的看法对于我这个比他年纪轻的人，仍然属于很开放和现代的。他的看法如何养成？是在国内期间亦或是出国以后？他的出身旧，但是观念很新。

2. 中外：我们可能碰到一个对中国很熟悉，对家乡很熟悉，可以写出引人入胜，津津有味乡村故事的人，甚至这个人对于国内政治也可能很清楚很了解，可以写出出色政论文的人，但

这个人很难同时对美国又那么了解。美国大选，“平权法案”，他谈起来又见解独特，十分在行，令人信服。

3. 方法与结论：如果只看他博文中的结论，往往第一直感是觉得不可靠的，甚至是荒唐的。但看他的推理过程，又对这个结论确信无疑。我记得金三死去传闻时，很多家大媒体都在说他可能病重或者已经不在人间。但阎先生断言他还好好的在呢。初看结论觉得十分武断，但看推理过程，却十分信服。

4. 人文与科学：阎先生本是理科生，但他的人文情怀，素养令很多文科生汗颜。他留下几百篇价值很高的网文。很多理科生往往在专业方面很强，而在其他方面有时候是白痴。而他将科学的方法用于人文观察，在很多文章中用数据和事实说话，得到了惊奇的效果。我有次看一位耶鲁大学的陈姓教授接受采访，虽贵为著名大学教授，但其说话逻辑混乱，比阎先生差10倍不止。这些管理学的所谓教授，其实一点真本事都没有。

我还是把我在前一段时间写的悼润涛阎放在下面作为总结。

悼润涛阁

人文情怀，科学精神。

中外兼通，家国具明。

推古测今，友敌皆敬。

欣然快哉！

庚子大疫，岁末惊寂。

四海同哀，网路齐泣。

润涛千古，门生永纪。

呜呼哀哉！

大智若愚33

---

老阎给我最大的启迪就是：“我们要追求“真”（不被欺骗）“善”（杜绝残忍）“美”（在真与善的基础上的美）。有了真与善，再追求美。” “不要崇拜任何人，不要恐惧任何言论，他人和组织，相信你自己是自己的神自己的英雄，你才达到了美的境界（不崇拜任何人，思维不被约束的，自由的美的世界）。”

如何追求真，善与美，老阎的文章是最好的源泉。

2020年12月5日

旧日云中守

---

感谢黑堡前辈和先生家人，在这个特殊时期，让这片乐园存留下去，得以延续。

我在想，阎先生离我们有多远，以前就是一根线的距离，点开网络，他也许就笑着回着帖子呢；现在我在线，他不会上来了，也就隔着一口气的距离，哪天我憋不住了，就去找他聊天去了。

那么我们离他究竟有多远呢？也没多远，就我而言，就是把高等数学、高等物理、分子生物学、基因与遗传学、农学、哲学与伦理学、法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学都学到真正懂了的地步，再做十几年弄出来个“喇叭口”让三十年后的美国院士找个借口上位，然后通过基因研究视神经感光上皮细胞的单克隆纯化，然后再顺便写个千万字的博文，跟读者传递自己的学习和思考问题的方法，顺便照顾家人，顺便给邻居修修汽车、冰箱、空调、卷闸门和门窗、、、、

几十年如一日的读新闻，关注政治形势、、、、

这样的先生的生活节奏，我知道我就是活到一百岁也做不来的。

文学城有一批人说，文学城成就了先生，这样的先生他再成就一个看看。是先生和他同时期那批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卓越写手成就了文学城。

先生去了，毁誉对他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活着的和我们的后代有着非同反响的意义。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何况先生文物双全。

我们正确的评价先生和研究先生，不是单纯的传播他的文献，是真正把华人圈内文人相轻的文化扫掉一部分。

文学城的“立”，先是发文悼念，然后小心翼翼冷静睿智的寻找下刀点，句句大实话，只有评价先生的时候，那是面目狰狞，问题是，如果踩我这样的小人物，可能不费吹灰之力，但是踩巨人，那是会折断脚踝的，只能爬下，哪怕他也是才子。事实上，像诚信一样夜游着一样到处发帖才是对先生刻骨铭心的纪念啊。

也有拿先生和马克思对比的，他忽略了两点，马克思的知识面毕竟不如先生多了一百多年的积淀，他读过马克思的著作，而马克思不知道三十四定律，先生比马克思聪明（或者同等级别因为我不知道马克思的理工基础），马克思生前在国际

上的声望远远大于先生，他还忙着搞厨娘，先生自己做饭，还帮别人修理。

先生的猝然离世，让我们悲痛不已，身心憔悴，但是过一阵子，我们会自然而然的聚集在这里，先生的思想、分析问题的逻辑起点的寻找、逻辑分析不同环境的权重以及推理时必要条件的纳入，这些都需要我们在以后整理和研究的时候，一点点抽丝剥茧的搞出来，传给我们的家人、后代。

先生出身贫寒，他从来就把目光专注到这个世界上的穷困阶层，他承认智力有差距，希望不能有歧视，他生前不因任何人卑微而不假与颜色，逝后，我们这些博友，不会因为他没有长寿让我们失望而弃他而去。

我们发自内心的悼念先生，我们中有无数真正的英豪，希望大家能够抽出时间，在以后的日子里，把这个精神家园逐渐完善。

这个网站并不追求规模与点击，我们追求质量。

2020年12月6日

三人行

---

我原来的想象是阎先生周围堆满了书籍， 在一个较为宽大的空间写作。 这张照片显示阎先生写作陈设相对简单， 并且从他的博文得知， 其实他在家中也承担了很多家务。 许多的博文估计是阎先生在饭后或者做完家务后， 才有时间坐下来写作。 在一个看上去平淡而并不宽大的环境中， 他的思维毫不受限， 穿越了古今， 中外， 科学， 人文， 历史， 。。。 真真是山不在高， 有仙则名， 水不在深， 有龙则灵。 斯是陋室， 润涛德馨！

我统计了他的博文， 在这个网站上是775 篇。 第一篇是西方人玩虎， 中国人玩猴： 思维方式不同导致文化差异 2003-12-6。 最后一篇是 大选计票期间的几件新鲜事 2020-11-14。 在文学城是915 篇， 第一篇是 师兄买猪肉， 最后一篇是润涛阎这次预测会失误吗？ 综合起来近千篇文章。 以20年计算， 每年50 周， 那等于每周一篇文章。 这其中收集材料， 构思， 单单输入就需要非常大的功夫。 就算是专业写作人员， 也是相当大的工作量。 这还不算他在网站， 电邮回复网友。

他做这些不求俗名俗利，完全是心甘情愿的义务工作，试问现在几个国人可以做到？

想象如果他是体制内人员，像他这样的人，单位至少配备了助手，不至于这么辛劳。

我想如果时间能够倒流，我们任何一位都愿意为他做助手。只是，“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令你我空悲切！

*Changzhao Li*

---

谢谢沧海先生为继续维护这个网站所付出的所有心血！

也许我可能是少数几个见过阎先生真身的幸运儿吧，我也在阿拉巴马大学医学院做过好多年研究，近期因为工作原因搬离了阿拉巴马。读阎先生的文章是从2009年刚来美国之后，大家都说文学城是海外华人的中文社区，读了很多博客之后觉得都是众说纷纭，突然有一天看到了置顶的阎先生的文章预测十年后 2019年后的中国，然后一发不可收拾，接着读了他博客的其它文章，当时我的感觉就是很多博客的作者可能在某一方面其文章有独到之处，但阎先生拥有高屋建瓴的视野，学贯中西的自信，独立思考的精神，逻辑思维的严密，客观中立的

态度，其文章体现了深刻的人文关怀以及追求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在海外中文世界可以说是无出其右者。出国前受国内多年教育的洗脑，我从来不去问很多事情为什么，只是随波逐流，读了先生的文章之后开始慢慢思考很多事情的不合逻辑之处，包括最近看得让人眼花缭乱的美国大选。阎先生的那篇预测2019年以后的中国的文章也影响了我的人生道路，为我最后决定留在美国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多年以来，一直暗暗惊叹世间竟然有如此伟大的智者而我居然有幸和他同处于一个时代，由他带领我们看透世间的百态，看清事情的本质，享受追求真理的无穷乐趣。直到一个偶然的机，在网上看到先生可能在阿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上pubmed一搜索，才发现Run-tao Yan居然是真名，而且居然就和我在同一栋楼的眼科研究所！以至于到现在先生已经仙逝，才后悔当时怎么没有去拜访一下先生，聆听一下他的教诲！彼时另一方面的担忧也是既然先生是大隐隐于市的高人，也不想去打破他所享受的隐士生活。第一次见也是最后一次见（依稀记得可能就是退休前后的日子）是在一个电梯里，先生个子不高，背稍微有点弯，面相非常慈祥，我们一起坐电梯下楼，这栋楼的华人我几乎都见过，唯独没有见过先生，心想可能就是他吧！心里暗喜，然后先生的印象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直到和先生的最后这张照片对上。因为先生是极为勤奋的人，

肯定是很早就上班，然后早下班的人，而我一直都是比较懒惰，上班晚下班也晚，自然和先生不在同一个时空里。自那之后，因为频频为了考试和找工作奔波，也就放下了去拜访先生的冲动，但是读他写的文章是一直没有间断过的，每当世界上有大事发生而我又无法看清其本质的时候，我本能的会来先生的博客来寻找答案，而他每次都能以独特的视角给出令人拍案叫绝但又符合逻辑的解释。

注册先生的博客账户是在十月的最后天，看着他近期发表的一些生活中的状态，更加觉得先生是一个难得的好丈夫与好父亲，心里想着以后可以在这个地方和先生交流学习了，哪知短短的二十多天之后先生突然仙逝，得知噩耗之后，悲痛不已，泪如雨下，连续两晚失眠，我夫人不能理解我为何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难过，而我当时觉得我的世界失去了明灯，我心里的那个理想乐园坍塌了，这么多年，我觉得可以一直安然的享受先生无私的奉献，直到现在我终于意识到我需要自己去撑起那片天空，再也不能依靠别人。

看到网上这么多人纪念先生的文章，是让人感觉到很欣慰的事情，尤其最近有了黑堡阁友的提议，可以让先生的精神得到继续的发扬，感觉他其实没有走，他仍然活在我们中间。我也非常愿意在需要的时候出一分力，帮助传播先生的思想和

智慧，以及追求真善美的精神。也希望阎先生的家人能节哀，保重！

三圣乡隐士

---

简陋的陈设，简单的设备，深刻的思想，这是思想家的标配。我觉得也许只有经历了贫穷、痛苦、失望、彷徨、思索之后，人的思维才会深刻。我40多岁了才意识到，人生的一大法则是：得到一样东西，就要付出同等的代价。得到深刻的思想，就要付出年龄的代价；得到宽恕他人的气度，就要经历痛苦的折磨。我目前看人，更多理解和怜悯，意识到世间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我们看人，往往之看到一个人光鲜的一面，全然不成意识到他承担过的压力，走过的弯路，吃过的苦。老阎也不例外，他的深刻的思考，和他经历痛苦是分不开的。一个思考的人，必然是痛苦的，痛苦使人的思维深刻，深刻的思维能更好的理解人间的痛，老阎反观他人的愚蠢，更是哀其不幸。一个思考者的人生最终会走到一个地步：对世人的怜悯

。

2020年12月7日

大智若愚33

---

老阎与阎夫人是互相成就的。虽然老阎在网上写了1000多篇文章，提及阎夫人的不多，除了下面提及的《香蕉》一文外，其它的就是在各文章和评论里留下的寥寥数语。给我们勾勒出了一个善良，美丽，智慧（门门功课拿A），淡泊名利，精神富足（爱看大部头的经典名著），追求美（喜欢和闺女一起研究衣服的式样，裁剪衣服）的形象。老阎多次提到，阎夫人不管他（从这多次出现的文字里，我读出了老阎对阎夫人深深的爱，以及老阎对阎夫人对其无限包容的满足和得意），所以老阎才能自由自在地写文章，在追求真理的海洋畅游。

除了我们这些热爱老阎的网友，失去老阎最感痛心的应该是阎夫人，在沧海搭建的这个温暖的小窝里，如果阎夫人能够偶尔驻足，我希望告诉她，老阎的爱与精神永在。他的智慧与大爱存在于他写下的所有文字里，也将长长久久地停驻在我们的心里，并且不断地温暖和照亮我们的人生路。

素墨

---

感谢沧海先生为阎先生建立的这个网站。

在网上潜水跟读阎先生文章十几年。受益良多。阎先生二十多年如一日，笔耕不辍。以人性为本，以逻辑为经纬，“气吐虹霓，笔飞鸾凤”，不时织出点破纷繁复杂迷津的锦绣文章。每当遇到一些看不清的世事，常常想到到网上看看阎先生有什么评论。先生文章伴随着许多海外华人走过了人生不同的阶段，所有的共鸣，感悟，成长都溶入了自我的生命历程。原以为可以一直拜读先生的文章。怎想到人生无常。确知先生真的驾鹤西去后，不禁多次泪目。有幸读了先生这么多的文章，竟没来得及对先生说一声谢谢。谢谢先生这些年的无私分享。万望阎先生家人节哀。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阎先生千古！

2020年12月8日

三圣乡隐士

---

作为大学教授，我深刻的同意老阎说的“对于第一代移民华人来说，多一个少一个教授都无关紧要。”我一直觉得老阎的贡献是不能用世间的事物来衡量的，如收入、教职、奖励、文章发表等等。这些东西和老阎追求的真理、独立思考实在不在一个层面上。老阎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是脱离了物质层面的，是一种对真善美的纯精神上的追求的愉悦。我们对老阎逝世的悲哀，是源于我们意识到了带领我们做最纯粹的精神追求的人离我们而去了。他一去了，我们就不知道我们还能得到多少思维的愉悦了，我们更加害怕没有了老阎，我们会变得更俗，为此我们感到自己可怕、自怜、自悲。与其说我们在哀悼老阎，还不如说我们在哀悼自己摇摇欲坠的精神世界，在哀悼被世俗更加俗化的自己。老阎的存在，提醒着我们，人不是咸鱼，不是挣钱机器，人生在世俗之外，有一个更高尚的精神世界，它能带给我们世俗世界没有的享受。老阎一过去，我们没有了信心，怀疑自己能不能追求到那种精神世界。但是我相信，老阎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没有了老阎，我们也能追求精神世界，老阎授我以渔，我怎么能装作他仅仅授我以鱼。老阎

的独立思维、求真求实、追求真善美，会影响我们的余生的。从这点来说，老阎的人生无比辉煌。当然，我也不会盲从老阎，老阎绝对不喜欢盲从他的人。盲从老阎，是违背老阎的思想的，是打着老阎的大旗反老阎。

十分僵化

---

从09年开始断断续续看老阎的博文，这是我人生中一大乐事也是幸事。

在祖国大陆接受二十多年的教育虽然让我在知识上不断成长，然而我作为一个工科生接受的是严重缺乏人文情怀的偏科教育。念完博士接着到海外做博士后，在这之际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有很多问题想不明白，感觉自己的思维非常僵化，这就是为何我给自己取了这么一个网名。

看老阎的博文对我来说是一种欢乐和愉悦。他文笔简练，讲故事妙趣横生。看似荒唐不堪的事，他却给你说得头头是道，我时常读着读着不禁笑出声来。

看老阎的文章也是启智的，他对很多问题剖析是非常准确的。普通人经常被眼前的现象蒙蔽双眼苦思不得其解，老阎却可以在纷乱复杂表象之下直指问题的症结要害。

为什么要看老阎的博文还有他与网友的争论和互动？我是爱看他和人吵架吗？还是仅仅因为敬佩他？不是也是，但也不全是。在他去世的二七之际，我才突然意识到这么多年我把那个曾今的自己，那个十岁的我忘记了。十岁的我看着清宫戏民国剧就会考虑当下的政府是不是也有腐败，然而那个我没有答案。九岁的我在学校心甘情愿捐了自己的零用钱给灾区人民，但十岁的我面对老师给希望工程捐款的要求时却在考虑这钱能不能真正到那些孩子手里，会不会中间被人截了。十岁的我抗捐，班主任老师对我这个品学兼优的班干部非常失望。老师是善良的，我见过的最善良的老师，她循循善诱，试图回答我的问题。她的答案是苍白无力的，但是她劝诫我上中学和大学之后千万不能与老师和集体对着干。我听从了她的劝诫，但是心灵也关上了一扇窗户。洗脑教育把这窗户堵得严严实实，到大学之后这窗户偶尔会露出一一点缝隙然而始终不能打开。

一直不知道十岁的我要考虑那些问题是为什么。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我是要打开心灵的窗户去追求真相。一生中从来没人能打开这扇窗户，也没人能让我明白这是为什么。

我一直有离经叛道的想法，父母认为我不是傻瓜就是妖孽，妻子认为我是愤世嫉俗的农村凤凰男。我的脑洞是大的，同学和朋友都觉得我想的尽是光怪陆离之事。

网上认识老阎，我是幸运的。他的脑洞大得有点无边，思维更是天马行空。与他素未谋面，但是一起讨论过梁警官的案子，共同研究过近70页的案情报告、类似案例和法律条文。妻子笑我这是吃饱了撑的，我说这是和高人切磋学习。

老阎的人生终极目标是追求真理。我从来没有、将来也可能不会去追求真理，因为我觉得真理的事情太崇高了。不过我想知道真相，哦原来十岁的那位少年曾今怀疑、思考和寻觅的是事情的真相，他要的是真的而不是假的。他想要别人给他一个真实的答案，周围的人没有给或者不能给他。蹉跎了三十载，在阎师的潜移默化十年之下，曾今的少年如今愚钝的我才恍然大悟。

看老阎、评老阎、悼老阎、思念老阎，原来这么多年我是在无意识地寻找一种共鸣。很遗憾我悟醒的时候你却走了，只愿我没醒悟，只愿你还陪在我们身边。

2020年12月11日

旧日云中守

---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何况是天人永隔。

打开先生的博客，看到上千万字的作品，实在不知道怎么概括、总结，我想就算是他自己也难以写一篇短文写清楚自己表达的、不同时期记录的感悟。

先生一直在传递着互相尊重、平和、温暖、关爱和希望，那饥饿、那拼搏、那无奈的人生同时传递的还有忍耐。他平和认真、充实的活着每一天，我读先生的回忆和博文，总是意气难平。

十几年的笔耕，有了支持他、爱戴他的读者群体，大家凑一起可以给先生一个略显仪式化的回报，让他多开心些，这老天从来不让人如愿，他瞬间离去，来不及作别。

从来没有一个华人，打假“权威”科学家，否定现任美国总统，痛斥中国近代现代当代政坛领袖，对僧、儒、道、基督和穆斯林提出宗教和世俗群体关系的质疑之后，仍旧受人尊重、爱戴。他的读者群体无论是什么信仰，不因为先生是无神论者而丝毫嫌弃。

一支笔，记载下来的过去，带给无数人身临其境的感受和思索，这是我们曾经的世界，他不希望历史在我们的后代重演，而历史证实，人类唯一从历史学到的就是什么也学不到，哪怕是科技发展到今天。

他分野了精神世界和现实，告诉我们，把家建成温暖的、安全的幸福的港湾，爱自己的家人，保护自己的权益，尽可能的与人为善，待人如己……

他却去了。

中华有两千年的文字历史，在权血中轮回，他告诉大家，不要绞肉了，声音太小，机器停不下来。

聪明、智慧、善良、勇敢、坚忍如先生，尚且如此，经历的多，看到的多，背负的更多，他豁达大度，能笑傲人生，我等凡夫俗子又该当如何？抑郁了，只能憋屈的忍着。

我们这些追逐科学、真理、人生最大价值实现的群体，飘洋过海，能保持自己最初的简单的愿望的人不多，这就是先生的定力所在。很多人认可先生的价值在启蒙，但锐利的批判现实之外、把历史著名人物还原成有缺陷的普通人的思考方法，让认为“盛名之下，必无虚士”的那部分中国人仍不能接受。

如今国际市场敌视中国，其他族裔对海外华人不友好，大陆敌视海外华人，海外华人又被川普撕裂，如之奈何……

悲愤之余，不知所措。

先生说，活着真好，我既然还活着，就活好些，做自己能做的事。以前在他的博客跳高高只是想他多看一眼的顽劣心态罢了。

继承先生的事业，传播他的学问，这不是冲上去举个旗子插到城头那么简单，没有他的能力和心胸，最大的可能是适得其反。

索性搬着先生留的小马扎，找个地方坐着，等着他的文字如同他的为人一样，润物无声，随着时间在人群传播，蒲公英一样的飘着，落地开花，把他的声音放大到不能掩盖。慢慢的熬尽此生。如果仍旧是黑白颠倒，就扔了那马扎，跳起来用尽蓄积的力量攘一刀。先生说的那些有才无德之徒，如果千夫所指不伤分毫，那就匹夫一怒看看。

先生一生识人断事，无有不中，他的医学知识和养生知识比一般的医生更全面、细致，也认真做了。但长期高强度的生活习惯，迟钝了身体的信号，意志力可以战胜疲劳和疼痛，却不能恢复疲劳。多么痛的领悟，这是痛彻心扉的最后一课。我们因他而来，希望能正视自己的年纪，接受身体逐步衰老这一事实，不要过度劳累。劳累是诱因，万恶的冠状病毒使他不能正常就医是祸首。谁之过也！

我以前从不在网站发帖或跟贴，直到有了这个清流家园网站，虽有噪音，良曲多多。我虽长期看网贴，但没足够的智慧和才能发长贴，仅限于偶尔胡诌几句，特别是当实在看不下去的时候。

现在试图评论阎先生的人不少，但我不认为在短时间内任何人或团体会给出一个全面而公正的评论，只有时间才会告诉我们。

阎先生不是神（他也不希望被奉为神），是人，但阎先生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有人说有奇思异想（脑洞大开）的人并不是凤毛麟角，大概有5%左右，那么我们也用概率来大概算一下：有过目不忘的人大概有千分之一或者更少；有过目不忘而且能把看过的东西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人可能又是其中1%的人；能获得博士学位的在全球范围小于2%（美国有大概1.2%，根据美国统计局的数字）；做科研而能在本学科顶尖杂志发表文章的应该不会超过5%；学数理化的和工科生能写出即押韵又对平仄诗词的能有1%？学生化的能写出流畅而有意思并引人入胜的文章的绝对没有千分之一；对美国的宪法、政治体制做过深刻了解并对发生的大事件的结果，特别是对美国过去几次的大选都做出正确预测的人，恐怕要小于

百万分之一了（我把阎先生对金正恩“神隐”的预测都忽略不计了）；能够用实名发博文的大概不会有万分之一；能够实名写出自己对社会制度（民主的和独裁的）的批判的也不会超过万分之一。还有其他的概率，如学生化的能考到高级工程师维修空调执照的难有万分之一；能修汽车、空调、暖气和冰箱，而且愿意给自己家里修和免费帮别人修的人也不会超过万分之一；从不和家里人吵架拌嘴的人更不会多于十万分之一；。。。。。。我们自己可能同时有一个或数个以上所提到“分之一”，但阎先生具有以上所述的所有而且更多。这意味着什么吗？阎先生是我们人类中的大概 $10^{41}$ 分之一，而现在全世界的总人数是 $7.8 \times 10^9$ ！

歪伯

---

人生得一知己，心满意足！

我虽和阎博没有任何交集，但我从2004年开始就开始读他的文章或者论坛里的贴子。

我在文章发现他就是我未曾谋面的知己，因为自己心中的很多疑惑都在他的文字中找到了答案，这难道不是知己吗？

对于他的过早离世，我还是不能释怀。因为”知己“我  
的人走了，我还能怎么样？只好以泪洗面，擦干眼泪重新去读  
，去体会他的文字。

我爱读他的文字，不仅仅读出了一些人生哲理，也读到  
了他的心怀，我始终认为阎博就是大隐隐于市的智者。

我想在中国前后几千年的历史上，像阎博这样的不在少  
数，但能有文字记录自己过往生活点点滴滴人，以文字形式留  
下来的不是很多。

但我还是认为阎博这样的人还在现实中存在，以后也会  
存在，但像他这样愿意把自己知道的故事，和想法留给后人的  
不是很多。

他记录的故事之所以引人入胜，不仅仅是他文字的功底  
，还在于他超凡的记忆力。写故事的时候，可以想象他像看电影  
一样，把自己过往知道的，经历过的事件以文字的形式留给我  
们，启发我们去思考，去认识人性，去还原历史。

阎博甘当一颗小草，虽然自己不出世入世，追求真理，  
与人为善，乐于助人就是他的秉性，不论是生活中帮助人还是  
以文字示人。

希望能尽快看到阎博的遗文，聊以弥补自己哀思！

老阎，我们大家都想你！

2020年12月12日

*Sophia*

---

只阅读了阎先生的博客三、四年，更没有和先生有过任何互动。但还是因为先生的猝然离逝很伤心。第一时间就给殡仪馆打电话，希望是误传，被告知是事实后，仍不能相信，不愿接受。恳请殡仪馆的女士转告给家人如我一样的普通读者对先生的敬仰和对先生突别的悲伤。海外华人失去了一位睿智豁达、德才双馨的长者。我失去了一位从未谋面的老师。职业上我是高校教授，做学问也算认真，但先生才学之宽广、见解之锐利，我只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在因疫情而困顿的甲子年，先生的离去真如乌云蔽日。越是这样，希望旧日等先生的知音，不要离去。我们海外华人是多么需要这片由先生的智慧和品行照亮的青青之地。

三人行

---

感怀 -

一位素未谋面的读者致润涛阎家人

我这素未谋面的读者

被一线网络牵连

对润涛的离开久久无法去怀！

那绕膝的女儿对这样温情而睿智的父亲  
那缠绵的爱妻对这样深情而幽默的丈夫  
怎堪永远无法渡过那隔断亲情密网的天堑鸿沟呢？

我宁愿你的悲声扩散开来，  
隐约来到我的耳中，  
提醒这是润涛远行的歌声，  
我宁愿你的泪水进入我的眼眸，  
模糊我的视线，  
让我隐约看到润涛的模样，  
我宁愿你心中的哀伤扩散开来，  
来到我的心中，  
让我感受永别的苦味，

我宁愿你茫然的思绪来到我的身边，  
自己被茫然包裹而不能突围，  
直致我的心沦陷其中……

姑且算是我对润涛离开的一份小小的祭奠罢了！

西谚说三代出贵族。阎门高风，三代孕育出了阎先生这样的人杰。历代圣贤皆寂寞，因为他们都知道说什么都是白说。然而他们还是说出来了，为什么？因为想说给后来的有心人听。

阎先生反复提到荀卿和鬼谷子，智者相知，心有灵犀。他们都不出世，但出世的弟子李斯，韩非，苏秦，张仪都搅得天下寒彻。老师名垂千古，也得益于弟子的世事功业。古往今来都一样，芸芸众生大都是势利之徒。

阎先生没有把智慧藏之名山，而是十数年笔耕不辍，倾囊相授。如果哪天有位后生用这些存世的智慧而建起不世的功业，阎先生应得的声名自然天下远扬。我们就静静等待那一天。

。

2020年12月13日

七届

---

先生的人品，大智大慧，求真求实唯美的精神，不仅仅令人敬仰，也值得发扬光大。我们的确需要先生的精神照亮和启发更多人的心灵。

讲讲我与先生结缘的故事。

出国初期，思念故乡，所以凡是中文报刊都会在晚间休息之前浏览一番。但总感觉中文精神世界比较偏执，国内单一，国外百花齐放。但都同样都是集体偏执。后来出现的早期的网站，也同样如此。后来因为工作太忙，就完全不在浪费时间。

后来遇到一件大事。

2008年，为电视台录制欧洲各国高科技公司成就节目。法国事最后一站，采访的最后一个公司是一个赛车场设计公司。

早上8点，按计划到了公司门口。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从公司里面迎出来，与大家问候之时，他把伸向我的手突然收回。问到：你是中国人？当时不解，于是点头道：是啊。

老人的脸色突变，厉声说道：我们不欢迎中国人。你们都是无耻的小偷。请回吧。Chinese are shameless thefts, all of you.

此时再改口说自己不是中国人，感觉也不太合适，一时间陷入僵局。老人是董事长，言出必行。电视台的长途电话解释团体里没有中国公民也完全不管用。最后是法国的联系人和他的儿子（主设计师）当面沟通，他同意出面解围，摄制工作才得全部顺利完成。

之后，杀青时特意邀请这位设计师出席。向他了解老先生为什么痛恨中国人。

他笑着说我们不恨中国人。再三追问之下，他才勉强解释。原来，他们曾经应邀到上海设计赛车场。一开始他们就明确提出公司的技术是产权技术，任何公司和个人不能复制。在中国任何地方建此赛车场都必须与该公司合作。不然就无法合作。中方也完全同意。但提出必须拿到所有技术才可以保护该技术不会被盗用。后来发生了什么，读者不需要想象力就能猜到。

更夸张的是，他们诉诸法庭，法庭居然判盗窃剽窃方无罪，还罚他们诽谤。几番诉讼后，被告仍然无罪，但公司得到少量的经济赔偿。通过打官司，他们结识不少同样被技术剽窃的外国公司，被告知说：与流氓打交道必须是流氓才行。公司

经过再三斟酌，决定从此退出中国市场，不与中国和中国人打交道。

惊讶之余，情况真是这么严重吗？

之后乘飞机，如果身边坐的是飞往东方的技术公司老板，我都会了解有关技术被破转让的情况（legally or illeglly）。基本百分之百的回答：是。Yes, it is what it is. 原来中国飞速发展的背后，却有如此令人费解的故事。与国内朋友交流提起此事，很多人，甚至专家教授的观点都是，只要能强国，能挣钱，能解渴，弯道超车擦边球球，都是硬道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这样理直气壮地恣意为，欲海沉浮。当时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再说说这位老先生，早期移民到法国，辛苦打工一辈子，把几个儿子培养成工程师，设计师。但在中国，他的付出没有得到尊重，反而得到整个体制的嘲笑和戏弄。他心里这口恶气是可以想象。他的身后还站着无数丢了技术，钱包和尊严的人。

这时候的我，陷入一种深深的无奈。出国初期，国家贫穷落后，但从来没有感觉被人歧视过。走到哪里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如今，财大气粗的中国是真正已经到了要被痛打的地步？

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我与先生结缘的成因和契机。

就此问题，曾经寻访过许多中外学者，也参与许多坦诚的交谈和论坛。遗憾的是，大多数人的观点都会被政治经济宗教，党派利益和个人经历所捆绑。本人自然也不能免俗，所以始终没有找到答案。

一日深夜与国内友人聊天，感叹起此事，友人突然提到北美文学城有个博主叫润涛阁，经常翻墙过来读他的文章。也许这位润涛阁能够换个角度帮助我理解中华民族的本性，历史，困境和前途。

于是马上在网上搜索润涛阁。又开始跟随他读中文网，文学城，万维。最近刚到runtaoyan.org

从先生打假的文章开始，读到他儿时生活，童年往事，相亲故事，科普教育，育儿经验。他的文章包罗万象，丰富多彩，有百科全书集大成的风范。他的叙事方式逻辑缜密，推理严谨，条理清晰，文风千变万化，雅俗共赏，可犀利尖刻，可幽默温情，但没有半个脏字。打开他的小天地，一股新鲜的氧气，扑鼻而来，令人通透痛快。慢慢开始有点上瘾。先生独眼观世，通今博古，学贯中西，先知先觉，求真求实，唯善唯美。从他的字里行间看到了一个闪闪发光，干净纯粹，谦逊包容的灵魂。从一开始的质疑，到后来的信任，就这样成了他忠实的读者，一读就是十几年。

先生突然离世，留下一片空白的天空和包括我在内读者。靠读网友的留言，聊以自慰。转发一段旧日云中守先生对先生的评价，写的真好：先生一直在传递着互相尊重、平和、温暖、关爱和希望，那饥饿、那拼搏、那无奈的人生同时传递的还有忍耐。他平和认真、充实的活着每一天。

这些话，正好说明了先生的一生代表着的是文明。一种中华民族没有过的文明。一种能够让中国人不在绞肉机里纠缠不已的现代文明。值得我们珍惜和传承。

活着的我们能做什么？怎么做？

如果感觉做一个先生的精神传播者不一定称职，那么，纪念缅怀先生，可以从学习先生的生活态度开始。求真求实，善待家人，乐于助人，诚信不欺。努力成为先生精神的实践者。比如，像我这样的潜水员，偶尔也需要发表一篇博文，与网友分享。再不行，起码可以向他学习生活的简单一点，洒脱一点。

跟随先生的路，是开启智慧之路，学习一生的路。我们都可以从学习新东西开始，比如学习一门手艺，修车，做饭，做家务，陪孩子跑步，陪伴家人，学会对陌生人善意的微笑。纪念先生最好的方式是一点一滴的去学习，有了知识才有能力思考。让人生价值最大化，就是快乐地去做喜欢的事。相信大

家喜欢去做这样的人，去做这样的事。先生在天之灵也许会喜欢这样的一群人。

从先生这里，我逐渐找到了之前问题的答案。

如果将来有一天，先生所倡导的文明成为中国的政治正确，中华民族才会真正地站起来，有了真正的软实力和真正的自信和尊严。

刚才打开网址，发现最后的留言竟然是老阎的。。。突然又泪眼朦胧，抱歉，有点啰嗦了。而且也发错了地方。现在转发到三七这里。

缅怀润涛阎！再次谢谢沧海先生和阎夫人和两位可爱的女儿。

素未谋面，今睹遗容，  
沧桑砺炼，饱含皱中。  
天地宇宙，尽收额庭，  
醒目观世，犀利炯炯。  
和蔼微笑，溢自心扉，  
求真唯美，善益众生。  
先生乘鹤，苦我觅踪，  
唯有奇文，陪伴余生。

2020年12月15日

水晶蓝

---

要修多少年，才能幸运地和阎先生为友。

倒不觉得阎先生是来还债的。在他以前的文字里，也能找到前世今生和”阴阳两界对话“的念头。我觉得像他这样如此智慧又如此善良温暖的，是来这个浑浊世间普渡众生的。

此番他匆匆而去，也许是还他夙愿，去赶一趟乱世，带军指挥天下。

与他有缘的人，必能与他来世再见。

我想，如果20年后，有一位星眼豪情的翩翩少年横空出世，必是阎先生无疑。

BHD

---

谢谢阎先生黑堡好友的分享，让我们再次领略到了阎先生的风采。十年来，在每天繁忙之余，习惯了到阎先生家串串门，早已脑补了阎先生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您的描述，使阎先生的形象更加栩栩如生。先生的骤逝，令人猝不及防，伴随着网友们的悼文和追忆，眼泪是流了又流。痛定思痛，苦苦

思索，阎先生灿烂的一生意味着什么？他撑起的思想 and 智慧的丰碑在指示着什么？把他与文武双全、禀赋超群的王阳明相比，也不觉得合适，因为阎先生学贯中西，大英百科全书是阎先生的知识范围，他的思想是中西文化精髓的结晶，比王阳明的思想要先进的多。苦思而不得，令人郁郁寡欢。前几日，七届网友先生的总结一语惊人，“先生的一生代表着的一种文明”，这一概括使先生的一生及其思想的意义跃然纸上。现暂时把这一文明简称为润涛文明。尽管有民主制度，但公司企业的经验管理方式，还不能使人免于恐惧和对名利的追逐，润涛文明在当下还不能全部实现。就是说，只有在敲掉或转变了人的崇拜基因、恐惧和自私基因后，在更高智商的人类社会，才能与润涛文明相匹配。对于润涛思想的深邃性、润涛文明的先进性这样理解可以吗？我等与阎先生不曾谋面，对先生逝去都心痛不已，况相识多年的好友和家人，万望节哀保重。

2020年12月16日

*geshanzhidi*

---

一直以来，润涛先生对于我的存在就是一座活火山：能量源源不断。所有五花八门的生活杂事，政治经济学问，天文地理没有他不知道的。我就这样汲取能量，努力生活。

可是，没有永恒；唯一的永恒就是没有永恒。我的80%的精神世界一个晚上就坍塌了，毫无预兆。我必须独立了，世事洞察皆学问，这门学问我简直一无所知。

我只好重新读先生的文章；以前读他小时候的故事，有趣，感慨，好奇，新鲜。现在读起来却是强烈的心疼。大文豪泰戈尔说过：只有经历了地狱般的磨练，才能炼出创造天堂的力量；

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唱。 润涛先生不正是这样吗？他的童年时光太苦太苦了。

如果有时光列车该多好，我愿意把自己十年的时光分给他，请求他不要那么早下车，我是多么舍不得他……

2020年12月23日

*旧日云中守*

---

黑堡前辈分享的故事，让我们这些只能通过文字了解先生风采的人，羡慕极了，哪怕您们又是用文字讲他的故事。他可从来没有讲过这些。

我们发现阎先生的天才不完全如下：现实与虚拟，宏观与微观，家庭与事业，智者与仁者，修理工与博主，科学家与作家，游刃有余的在各个领域遨游，每个领域都做出来了令人

惊叹的成绩。脑子聪明还不浪费时间，学习高效还能转化成现实技能，重要的是还记录了很多。

然后他的街坊邻居、他的博友、他的科学家同事在他逝世后的一个月，在网上显示出来极大的圈子粘性，每个圈子都觉得自己看到的才是真实、全面的阎先生，而他的家人还在面对圣诞节少了丈夫和父亲不知所措。

有时候，爱，具有排他性，比如一个大美女，追求者之间，可能会互相嫉恨；有时候，爱，具有传播性，阎先生本身就是强大无比的粘合剂。他知道智商和阅历的差异，他知道他也消除不了这些差异。他的伟大之处是，无论我们的智商、情商还是社会地位、经济位置有着怎样大的差异，我们的共性是：我们至少同意他的科学求真、为人求善，真善基础上求完美，或者其中的一部分。

无论是现实还是网路上的同行者，我们曾经有幸见证了一个伟人的一段时间内的一个方面的风采，我们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上和先生握手，我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他，描绘他，试图留住他，更久些……

如同盲人摸象，如同凡人看九天之上、九地之下的神龙，看不清，承认就是了，对另外的群体的视角有意或者无意的忽略，只能显示我们还需要时间磨合。少了哪一个方面，都不是完整的阎先生。

虽然我很羡慕你们这些和老阎在生活中有交集的朋友，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这些未曾谋面的读者才是老阎真正的受益者！

在生活中，你们可以体会到老阎的古道热肠，直接感受到他的幽默与智慧，但是只有在文章中我们才能体会到老阎作为智者所表现出来的方方面面。

老阎不但是一个智商极高的隐者，其实他也是一个情商极高的暖男，他会考虑与他交流对象背景和性格，在言语上和交流中他应该不会给对方难堪或者让对方搞不清楚他的思路。例如，“我在美国先后有两个室友都是我的好朋友，本来根据我在国内的历史，室友都是崇拜我的，任何个人的事都跟我商量的。来到美国，我也就没必要跟室友隐瞒什么。但我不能过份逞能不是？就心平气和地谈论任何话题。我发现，这位老兄不太适应我的话题，我就变成只跟从他的话题。我们的关系属于铁哥们无疑，一年相处用同一个厨房同一个餐桌同一间客厅，没有发生任何矛盾和不快。”

再比如，网上有人对老阎所谓的工农兵学员出身不屑一顾，殊不知在文革后期那样的环境下，他一个无任何背景，又不是党员的贫农子弟，被推荐上大学，并且还不是师专，中专之类的，搁到现在，这就是神一般的操作，其本身就说明了他

的情商是极高的！记得在老阎在一篇文章中与他考入北大的一个高中同学的对话，就前瞻性的预言到“工农兵”学员肯定会比77，78级大学生在中共高层中掌握更多话语权。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使老阎没有机会被推荐上大学，作为77级的大学生他想上任何大学都不是问题。

所以，老阎在现实中，与他人交流的时候，肯定会有所保留，尽量以对方能接受的程度来交谈和对话。但是，在文章中，老阎会淋漓尽致的展开他那超人的想象力，运用超高的技巧和能力来表达他真实的，带来震撼般感受的论点，真正达到了畅所欲言。

而我们这些能够有幸拜读他文章的人，并且能够读懂读通的人才是真正的幸运儿。

如果老阎所有的文章都能读明白的话，那前提是你也必须是一个兴趣广泛，阅读量，信息量极多的人。不过，退一步讲，你也可以从老阎所有的博文中找到你所喜欢的文章。

呜呼哀哉，可惜老天爷不打招呼，冷不防就把老阎叫走了？，我真希望这世界能有个通灵者可以让老阎捎信回来！

2020年12月27日

尘埃未落

---

感谢旧友新粉的妙笔生花，迅速抹平了屏幕和先生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

转眼已是五七，2020年也已接近尾声。2020年注定是人类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病毒肆虐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其中不乏知名人士，但更多的是默默无闻的平凡众生，在每个生命的背后都是一个失去亲人的家庭需要面对丧亲之痛。2020年也带走了华语世界的思想大师阎润涛，无论是生活之中的阎润涛，还是在网路上叱咤风云的润涛阁，在他的背后既有亲友的悲痛，更有数之不尽未曾谋过面却早已神交已久的网友们的深切缅怀。人的血肉之身无法做到永生，但是人的精神和思想却可以代代相传，研究生物之学多年的阎润涛一定是对此早有感悟，才有了与老友在海边的相视一笑，各中道理彼此自知。网络是人类大脑的外延，网络把生活中的阎润涛转换成了网络上的润涛阁，从此阎润涛的精神和思想变成了数字0和1，只要这个世界还有电力和网络，这些0和1就会不断的复制演化……

最近时常在想究竟是什么使先生这么充满魅力，获得这么多人的敬仰喜爱？是什么使我这十多年频繁地访问先生的小天地，甘之若饴的去读每篇新作？我想不只是先生惊人的思想，角度新颖的推理，令人折服宏论，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姑且认为那就是自由意志。时常在反思，什么是自由？我是自由的么？对于我是否是自由的这个问题，我可以用我的第八感(interoception, helps you understand and feel what's going on inside your body. 对自己内在的身体，情绪等状态的感知 ) 体会到我自己还不是，我可以感到先生具有而且是满格的自由。至此我才体会到那个深深打动我的东西是什么，它不是先生喂给我的鱼，也不是他那各种挥洒自如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的钓法，而是他手里从小就一直握着的鱼竿，自由。

先生的自由是什么样的呢？她有如《逍遥游》里北冥的鲲鹏，大，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先生视金钱为枷锁，所以金钱无法桎梏她。想来先生但凡动心积累财富是何等的轻而易举，但先生说把金链子挂在雄鹰的项上，雄鹰如何抬首环顾翱翔于天空？权利无法诱惑她，先生自小就看透了绞肉机模式里的权力之争，早已立志游离于权利之外，不受其扰。恐惧无法吓

阻她，先生自少年时在坟头独睡，那以后的任何担惊害怕又如何得以近身？迷局无法困惑她，先生无怵于挑战权威，使用严谨的逻辑推理方法，抽丝剥茧，各种假象乱象又如何欺骗她？总之我所感到的是先生文章背后的自由意志，它即不是所谓的财务自由，也不是身体自由，她是形之而上的思想意志自由，就是先生手中所握的鱼竿。

我自知天资愚钝，学不会先生的各种钓鱼技法，但求拥有如先生一样的鱼竿，使我自由不桎梏于贪恋金钱权利，使我自由不喜惧于一时的得失，使我自由不迷惑于世间的困局。我不知何时可以拥有这样的鱼竿，但是我会一直努力求索，我相信这里有许多和我一样的同路之人，让我们结伴前行。

*CBA7*

---

这个冬季因为失去了老阎而格外寒冷。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老阎留给我们最后的道别语是“活着真好”，没有了老阎的生活还要继续，老阎留下来的精神财富会让我们活得更珍惜、活得更顽强、活得更明白、活得更真实、活得更有自己的思想、活得更有自己的判断力、活得更自信、活得更更有爱心、活得更更有善心、活得更幽默、活

得更有趣、活得更可爱、活得更天真、活得更潇洒、活得更自由、活得更快乐、活得没白活。

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短，而在于能够正面地影响多少生命，谨以此感悟再表本人对老阎的敬意和缅怀，并和广大网友们共勉。

2021年1月2日

十分僵化

---

先生，看您消散在茫茫大海之中，我的心又开始痛了，泪水抑制不住。。。

您是要和我们相忘于江湖吗？

可是我又如何能忘记？

您狠心，可是我又如何舍得？

这么多岁月，虽然我看不到您的身影，也听不到您的声音，可是读您的文字，感觉您就在我的眼前和耳边，不知不觉之中，您已深深地驻守在我的心中。

我是如此愚钝，直到您走了，我才知道不能没有您。

心中的缺失，今生再也无法弥补。

白天我要强忍着悲伤，夜晚我只能静静地流泪。

我怎么了？这是为什么？

最近我感觉好辛苦，也好累

我想睡上七七四十九天，做一个长长的梦

待梦醒时分，我就又能看见

那激越江山的翩翩少年

那悲天悯人的仁慈长者

那睿智无比的当世鬼谷

梦，长长的梦，

梦。。。长长的梦，

长长的。。。。。。梦

当润涛融入了海浪，  
有海的地方就有润涛。

你是填海的精卫  
你是啼血的杜鹃  
你是逐日的夸父  
你是扑火的飞蛾

为天地立心而心不死  
为生民立命而命先绝  
为往圣继绝学而绝学已尽  
为万世开太平而太平未成

从此，在11月22日这一天  
有水的地方就有清泪，  
有海的地方就有润涛……

2021年1月4日

*Calvin Wang*

---

阎老师这样的高人注定是孤独的，大家都是高山仰止，有几个人能真正可以和阎老师平起平坐的论道的呢？生活中的阎老师，平凡至极，也是因为知音难求吧？感谢今天的网络世界可以把世界各地的高人雅士都聚拢这个网站的小天地来，阎老师才有兴致谈天说地，海阔天空。我从疫情开始，关在家里，上网闲逛才读到阎老师的博文，正心中狂喜，从此人生有了指路明灯，没想到……我一个只读了阎老师博文不到一年的人，每想到天妒英才如此，都会流泪心痛，可以想见十几年来跟读博文，并且和阎老师有互动交流的各位网友的痛楚。向各位网友致敬，希望大家能节哀，还能常常在这里相聚聊天，只要我们都还在这里，阎老师就没有离我们而去。

2021年1月5日

*Yan*

---

虽未曾谋面未曾交谈过，但受阎先生的恩惠是全方位的。。

举两个小例子 1. 孩子教育。 周围的孩子都学中文，周围的家长也都说多一种语言多条路。但我家孩子没兴趣。依据我自己直觉的朦胧的意识作判断：孩子不学中文，未尝不可。但我的逻辑思维能力弱，不够聪明，对自己的判断不够有信心。现在看到睿智如阎先生优秀如王老师，俩千金也不会中文，我就对自己的判断有信心了。。 2 选择留在北美从头开始还是回国。 实话说，我犹豫过，拿不定主意。彷徨中，有幸读到了阎先生的文章。之后，坚定地选择留在了北美。至今十多年，从未后悔过。并且坚定地认为 这是我为孩子家人和自己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

替孩子家人和我自己，向阎先生和王老师 鞠躬致谢。。。

深切还念 阎先生！

2021年1月9日

旧日云中守

---

已经四十九天了。一天天您飞向远方，已经到了那琼楼玉宇、鲜花遍地的地方了吧，歇一会儿吧，等着，我们会来的。

知道您并不喜欢大张旗鼓的纪念，撕心裂肺的痛哭，少离先生给您配乐、配文、配画，我看着视频，念着您写的诗句，给您配上无声的眼泪。

多么希望在您的童年的山村，看到那个瘦弱的润涛，给一块糖果还有微笑，递一丝暖和；多么希望，在您在每一次挑战自己的时候，给您一杯烈酒，壮男儿行色；多么希望在您观世的独眼里，告诉您，我们这些读者，不仅是路边的风景，一样是风雨雷电，与您同行，文化的苦旅中，把阻挡我华夏的山岭踏破。

您的科研成果，屡被盗窃，您付以一笑。无论是全中国各地的奔波，为了丰收的麦穗，还是约翰霍普金斯的五年面壁，解密跨膜葡萄糖载体的结构和功能区以及运作机理，还是抱着自己复明同时为青光眼和无数盲人的福祉研究视网膜感光上

皮细胞，还是写博客，日常帮助朋友修理，您一直在做。短短的六十四个年，真正的写下来一部巨著，何止是《春秋》。

您是雄鹰，扔掉缠着翅膀的羁绊，为自由寻方向和界限，您是隐士，居于陋室为众生抱薪，从不知道疲惫。每一次打开网站，随手打开一篇您的博文，那精神的洗礼，使得恐惧、阴郁、疲劳烟消云散，却散不去失去您的忧伤，如同那冰下的小溪，潺潺不绝，如丝如缕。

先生一生，为事则事必成，为文则文尽工，为技则技精绝。思逸九天，行掩凡尘，识人断事，指点天下，纵横大势，收放自如。弃名利，求真理，为善做先驱，为美做导行。有智慧的祖、父，慈爱的母、姊，如心腹的弟弟以及内弟，婚姻幸福，妻女成贤。有追随者，沧海桑田，矢志不移；有敌对者，咬牙切齿，念念不息· · · · · ·

与鲜花同在，有花的地方，就是先生的芬芳，与大海同眠，有海的地方，就是先生的包容。

立北风而良久，长太息以无声，寄哀思与风云，祈日月与子同行。

先生，安息吧！

虽然渺小，我们会协力，在这世上，去做对的事情。

思

2020. 11. 23

那是在前天。

看着美国病毒感染数字的飞速窜高，我的心境越发沉郁，百事皆无心思。枯坐在案前，我在小香炉里燃起一盘香，袅袅的白烟升起，转眼就没了……

我浏览了几个华人网站，满眼皆是无意义的争吵和乏味。心想那些活灵活现的有趣网友们都去了哪里？于是点击进入文学城，至少可以跟润涛阎先生打个招呼，他永远会在那儿。而我已近十年没去了。

我在他最新的文章下面留了言：“阎先生好。还在坚持写作啊？佩服一下。”

今天又来文学城，为了读他给我的回帖。可是，没有等到……

扑面而来的，是阎先生去世的消息。

开玩笑吗？我不信，我没有能力相信，我不要相信！接着就涌上了疼，悲伤，难过，恐惧，失落……，我默默地想着死亡这个概念，难道就这么简单吗？

我是在万维的五味斋结识阎先生的，多年来，他对我有过诸多的帮助。也是由于他的再三推荐和说服，我才在文学城建立了博客，并把早期网络上的部分随笔存放在那里。否则

那些零七八碎可能早已随着生命流逝了。今天让我遗憾的是，除了远远地关注，我不曾为阎先生做过任何事情，甚至没来得及感谢他，想来后悔不已。

阎先生是有名的海外华人网络作家，拥有无数多的读者和粉丝。他的文字诙谐轻松，大胆不羁，完全蔑视任何拘束。在我的眼里，他是个有才华，有勇气，和极为勤奋的人，拥有一颗有趣的灵魂。

我原准备写一篇完整的文字纪念润涛阎先生，但是心里难受下笔艰难。就用他曾给我留言的大观楼长联来结束吧。

“想起大学时去颐和园，看着雕梁画栋，常忆起孙冉翁给滇池大观楼写的长联：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州，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蘋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辜负四周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

霜。我自己也写了字数同样多的一幅长联，平仄也没问题，但意境达不到。 “ -- by 润涛阁

2020-11-23

素未谋面，却坚定地认为他就是朋友。

我大概从写博客的时候就在看他的博文了，为什么爱看，我自己很清楚，因为我年少时候听我爸说的事情在他身上印证了。

他很会讲故事，主要讲的是他生长的农村里的事情，而这些东西除了真实以外还有很多我能理解的事情。比如，他在农村时被抽调到工厂里工作，我想起了我爸爸说他们那来了几个农村的临时工，小伙子们很聪明，呆在农村可惜了，看到他的故事，我就想到他不就是我爸说的那个人吗。还好，他上了大学，还是最顶尖的大学，足以说明他的能力。

后来，我看到他写的他们那里土匪的故事，也很吸引我，他写的好多事应该都是听他爷爷讲的，又真实又刺激，主要是，从那些故事里看到了土匪的勇敢和生命力，这也是我喜欢他的写作内容的原因之一，他的东西主要是写人性的本质里的东西，而非简单的正义非正义。

最对我有影响力的故事之一就是他们村里种羊配对的故事。村里的大妈，为了让家里的母羊怀孕，靠着一把豆子（公羊喜欢的东西），4次让公羊和母羊交配，而公羊最后死活不

答应了。由此引申，男人和女人，我就明白了，这世上的男的做的事是有生命本质里的原因。

有人探讨在家如何教育孩子好好学习，他说，家是让孩子呆着舒服的地方，他和太太从来不在家里催着孩子学习，这是多么仁慈而淡定的态度，自己的孩子呆在自己的家里，就是应该有这样的心态。

韩寒的著作问题，大家炒得沸沸扬扬，润涛阎也参与了考证，在我不知道真假的时候，就一直关注他的态度，后来，他的考证说服了我，这事情在我那里就尘埃落定，韩寒，就是他爸的代名词。

后来薄熙来的事情，我也是到他那里求证，不过这一次，他的消息基本也是网络来源，没有更多的参考了。有很多人后来骂他，其实，那些人真的没有用心读他写的东西，他自己经常强调，他在探求真理，事实上也是，因为这样的信念，很多事情在他那里就一定能得到正确的答案。

比如这次美国大选，后来大家吵得很厉害，我想，看看他那里怎么说，他说川普会输，果然如此。怀着一颗真诚的心探求真理，真理就会显现在眼前，当然，你得有他那样的睿智。

他的博客里聚了一堆到国外的关心国家大事世界大势的和和年龄相仿的中国男性，那里就是他们的沙龙，大多数时间

他都是任由他们吵，不是多回话的，但也是因为这样，阎粉就更有事干了，我看的好不热闹。

润涛阎好多年前就说过，他来美国后的投资，就是买了一台台式电脑和一套大百科全书，那套书是用车拉回来的，他只看那套书就够了。看看，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书不在多，百科显灵。人家看了一套书，就懂了全套知识，除了敬仰没有别的。

前几年他说，在回国的飞机上碰到一个邻座，相谈甚欢，下飞机时相约一起喝酒吃饭，但他报上大名的时候，那人大叫，原来你就是那个五反分子润涛阎！最后不欢而散。

润涛阎从他的爷爷那里得到了很多很多，其实，他自己在很小的时候应该就开智，用自己那双敏锐的眼睛洞察世界。他自己说9岁就看破红尘，按一般人的四十而不惑换算，他的实际人生应该多加31年，这样想也就够本了。他一定已经又和爷爷去打猎了。

平淡短文，聊表一下对文学城博主的怀念与敬仰。

2020-11-23

和润涛阁《青春入梦》

一片红尘对上苍，虚来幻去枉成殇。  
腹中清点谁非俗，纸面争锋道正长。

林间树，檐下墙，百年轮得几沧桑。  
青春似水奔腾去，何处清流可掬芳。

润涛阁原玉：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1666/201208/1034.html>

2020-11-23

阎先生是个热情朴实厚道的人。

我98年就买了笔记本式电脑，却不上网。丈夫在网上看杂文很多，有时会跟我聊几句，常谈到润涛阎的博客。后来我就自己上网找阎的博客去看，那时他正在连载童年的苦难记忆。苦涩中夹杂着人性的日子描写的让人哭、让人笑· · · · · ·。

为了在阎先生博客里留言，我注册了笔名，开始写感想、开始跟其他读者打趣。一天打开文学城论坛时，弹出一个小框框，里面写着“老兄、你好”。那时才知道文学城有悄悄话功能，那是阎先生给我悄悄话打招呼，大概是感谢我在他博客里“折腾”吧。

这种“折腾”对我自己开博客是个启蒙过程，后来自己也开了博客，阎先生的留言现在看都是遗产了，担心哪天会消失。

阎先生很厚道，有问题总可以跟他讨论一番，有时在博客、悄悄话、Email、都可以得到及时答复。

去年听说阎先生关了博客，给他寄去Email询问情况，马上收到回信，说是在忙家里的事情，很快会恢复博客。

昨天文学城里出现了关于阎先生病逝的消息，以为是他最近博文得罪的人造谣。于是又给先生发了Email，没想到永远得不到回音了。

记得阎先生写过一篇博文，是说娶了妻子就要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妻子一家人。论点很朴实，道理很简单。可是，这么早就走了，怎样继续你的诺言呢，太不厚道了。

曾经得到过阎先生的赠书，扉页有签名，封底有题诗，能与阎先生有如此交往，很幸运！书上写着“第一集”，那就是还计划有后续的，您又少履行一个诺言。您急匆匆地走，惹来多少遗憾啊。

阎先生千古！

阎先生家人节哀！

文学城编辑部：惊悉噩耗！深切悼念文学城资深博主阎润涛先生

---

2020-11-23

惊悉噩耗，阎润涛先生病逝，错愕之余文学城广大网友及公司全体同仁无不深感痛惜！

回想阎润涛先生，笔下文章博古论今，旁征博引，嬉笑怒骂，皆真性情。他多年来在文学城笔耕不辍，致力于传递知识、思想、真诚、爱与善良。人格与文章都堪为吾辈之楷模。

而今先生突驾鹤西游，天上从此多了一位智者，而我们在世间却再无缘拜读先生的文章教诲！重温先生篇篇佳作，念及先生对鄙站社区多年的奉献，对网友和读者长期无私的付出，感激涕零，不胜唏嘘！

先生的离去，不仅是文学城的巨大损失。噩耗也震动了海内外诸多文友与读者。犹可见先生影响力之广。我站受众多先生生前故交之托，在此一并致哀。文学城即日起将在文学城论坛文城往事开放悼念阎润涛先生专版，供各位文友读者留言纪念，与阎润涛先生最后话别。

痛失先生，悲矣！

文学城全体同仁再次向阎润涛先生亲人表达我们最诚挚的哀悼！

愿阎润涛先生一路走好！愿天堂安乐。

文学城全体同仁

2020-11-24

记不清什么时候开始读先生的文章，应该是在2006年左右。虽然自己当时还是个懵懵懂懂的青年，但从一开始就被先生文章里独立的思考和清奇的见解所吸引，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阁粉”。记得09/10年时，先生将自己的博客编辑成册，对外发表。我当时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给先生发邮件，看能否从先生那里买个十几本。先生很快就给了我回复，语气极其谦卑，说我没必要一次买那么多，每个人挣钱也挺不容易的。后来我买了三本，都送给别人了。唉，现在想想应该自己留下一本做纪念。

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我时不时给先生发邮件，在表达自己对新博文的赞美的同时，我也时常向先生请教自己的困惑。令我感动的是，每次先生都不厌其烦、认真细致地给我回复。作为一名基督徒，有几次我也尝试着传福音给先生。我很清楚先生是一名坚定的无神论者，所以每次给他发这种邮件之前，我的心情都很忐忑。猜测当他洞悉我的想法后，又或一看到我提起耶稣基督之名，就算不会立马火冒三丈，至少也不会再怎么搭理我了。没料到他仍然很客气地回复了我，说自己虽然没有信仰，但他跟很多基督徒都是朋友。先生的语气让我感受

到，虽然自己在信仰、年龄、阅历和见识方面与先生又很大的差距，可他并没有瞧不起我，而是一直把我当成一个和他平等、值得他尊重的人。我很庆幸自己有机会结识到先生这位良师益友。

愿先生一路走好，在荣耀的那边尽情欢笑。

2020-11-24

前天晚上在某坛闲逛的时候看到了阎润涛走了的消息，当时虽然不敢相信，但是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那是真的，为了证实也为了悼念我写了几句放在博客里，题为《阎润涛真走了吗》？当时已近半夜，多数东部的人大概已经休息了，只有三位博友留言，其中两位觉得我那么做不妥，原因就是证实之前，不宜去悼念他。虽然我觉得那文多是为了询问而证实的意思，却也觉得那两位博友说得有理，想了想，就拿下来了。今再改头换面补上，加上几句，作为对阎润涛博士润博的悼念。

#### 虽未曾蒙面，却多会博间

我听说文学城很久，但来此却不长，原因是孩子们小的时候，很少有暇上网，即使上网也是为了专业的东西，另外我也觉得在国外生活和工作，看英文媒体更为重要，不仅可以提高英文水平，还能让自己的思维也向主流靠拢。虽然时不时会有朋友推荐文学城，我一直都没有上来过，显然错过了不少东西，其中有不少阎博的文章，好在他的文章还在那里，上来之后，很快就注意到他和他的那些文章。

读了两篇以后，他的文字给我的印象很深，我上网勾股了一下他的名字，发现早就是一个知名的博主，不仅在文学城

，在城外的华人新移民圈乃至国内都有一定的影响，说是网红一点都不假，只是阎博和一般的网红不一样，他在网上的名气不仅是靠几十年如一日在网坛的辛勤耕耘，也和他在文学方面的深厚造诣有关。

尽管我没有说，但很快，我和众多的博友一样，成为了他的“粉”之一，不仅跟读了很多他的新文，还补习了他的不少旧文，可以说我和阎博虽未曾蒙面，却多会博间，他的博文总是那么有深度，不管是否同意其论点和逻辑，总会让我思考，从这一点来看，真可谓受益匪浅。

#### 同是农家后，不如常自叹

阎博和我一样，生于农家长在乡下，虽然年代和地方都不一样，但吃的苦和走出农村的路都是一样的，每当看到他写农村生活的时候，都会激起我对儿时和青少年时代的回忆，从他的身上，时不时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而且我和他一样，都是爱文学的理工男，只是他的文学水平比我的强了不知道多少倍，我写博完全是为了练脑，写的东西和文学沾不上边，和他的比都不能比，连相形见绌都不配。所以，我们虽然有同是农家后，有相同的背景，类似的经历，共同的爱好，他在写作方面的功底和水平却常让我自叹不如。

#### 始终慕才德，偶尔也争辩

我和阎博其实交集并不多，尽管我很欣赏他的文字和思想，但也只是单纯从文字功力和思想的独立及深度方面的，具体到观点上面，很多时候并不一定那么一致，即使同是川黑，我也不是一味地赞同他对川普及粉儿的每一个论点，所以，我读了之后，很少留言，即使流言也是侃他和众粉黑之间的互动，每每见到那场景，我总有鱼群和蝇群的感觉，就是说他的文对于他的粉儿来说简直就像粮食一样，不管是什么时候，只要一撒，马上就有成群的鱼儿或苍蝇蜂拥而至，争相逐食，不管我同意他的观点如否，我都羡慕他的才能和在和博友互动时候的品德，虽然也能见到他不快，可他从来没有对博友动粗口，最多也就是拿他们的智力来说说事。

我和阎博少有的几次互动是因为一个学术方面的争论，具体说就是很多博友熟悉的阎颜之争，因为看这个问题的角度不一样，我和阎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是处于对立面，两人各执己见，互不相让，我之所以那么坚持是因为我认为他们所做的东西并不是那么相干，而且在学术领域后来的人从来都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的，没有必要去为她有没有引用一篇文章而那么计较，况且那么一争对谁都没有好处，当然，阎博子把这个问题看成是一个原则的问题，最后包括我在内的双方都只能不了了之，其实更准确地说是他有the last words，因为在他最近一次提到那事的时候，我也注意到了，不仅如此，还有博友过来

问我是否要参与讨论，我说算了，我该说的都说过了，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了。

### 闻讯悔不及，带疾把兄念

逝者为大，看到阎博走了的噩耗，想起了这段瓜葛，我心里不禁有点后悔当初那么固执，和他争论了那么久。我知道作为名博多年，阎博什么样的场面都见过，不会过于在乎我和他的争论，而且以他的胸襟应该是能原谅我这样一个小辈。尽管如此，我还是有些内疚，这也是我删掉前面的一篇博文和后来贴的修改前在这首顺口溜的原因。我想有人可能觉得经过那场争论后，我这么做不免会很假，不论被怎么看，我都想写上几句发自内心的话，带着几分感激，更多的忏悔和内疚来悼念一下兄长般的阎博。

### 城里第一博，英名四海传

关于阎博在城里城外的名望上面已经讲过，这里就不再赘叙，其实这个也不用说，如果说阎博城里第一博，大概不会有人会有争议，即使是我也尊重的另外一名大佬，相信也会认同的。阎博在城外知名也是很自然的事，我虽然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但从网上一搜，就可以看出很多关于他的条目，就连维基上都有他的专门条目，在知乎上被问，也说明不少一般的人

对他也很好奇。不仅在文城，即使在城外，阎博大概也是海外华人之中的第一博客写手，老大地位不仅是前无古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也应该是后无来者。

### 敢把真名署，心净无遮掩

和很多写博人不一样，阎博写博时是实名实姓，这说明他写博的时候不仅敢言，而且敢负责，光这一点就是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做不到的，这也说明阎博心胸坦荡，没有什么可以遮掩的东西。

### 想惹千人爱，要招万人嫌

阎博写东西的时候，都是很大胆的，似乎总是那么毫无顾忌，有什么说什么，不管是历史人物，还是现任国家首脑，当批判的时候他会毫不客气地，他在自我介绍里这么说，要招人恨，恨得咬牙切齿；要惹人爱，爱得死去活来；要让人服，服得五体投地。从这个自白里可以看出阎博是一个坚持原则，爱憎分明的人，既不怕人爱，更不怕人恨，当说的时候就说，想说的时候就说，不管是当今圣上，还是古代帝王，都逃不掉他那独具慧眼的评论。

他和川粉的争辩可以说是城中一景，就像上面提到的一样，每当他有关川普的文章一出，粉儿们就会蜂拥而至，用尽

所有的力气和语言和他过招，那架势是不把他打倒就不罢休，这些人中不少人对他有着既爱又恨的复杂感情，即使不喜欢他批川，也爱他的才能，很多希望并劝他把它用在写故事上面，我想这些人在得知阎博千古之后，不少会有和我一样的心情，几分感激和愧疚。

### 要问凭什么，就张瓜子脸

瓜子脸是他在博客自白中政治面目的形象描写，我不得不承认我不知道这个形容的出处，我想即使他长着一张瓜子脸，也不应该单纯是指他的长相，更多地是形容为了那后面既招人爱，又招人恨的面目。更有可能是是在侃那些在填政审表格看到政治面貌时以为是问长相的人，由此可见阎博的幽默。

### 既可讲故事，又能做科研

在城里城外阎博一直以会写特别是会讲故事著称，多数人不知道阎博的科研也做得不错，我也是在两Yan之争时才知道，大阎不仅能做科研，而且曾在生物医学领域数一数二的《细胞》杂志上发表了那篇揭示细菌单糖转运体的先驱性文章，为后面不少工作奠定了基础，如果他一直在这方面做下去相信也会成为很出类拔萃的科学家。可是我们这些出国人，特别是他们那些早期的，能够在美国留下来好好地过日子就不错了。

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爱家的人，阎博未能继续在科研方面更创新高可能和他以家庭为主有关。

### 人物动笔下，机理定纸间

这个是接着上面说的，看过阎博故事的人对其中的人物印象都会比较深刻，不管他是写自己还是写别人都是如此，我还记得他自己夏天在北京去一个湖塘游泳洗澡，和陪同村美女上大寨考察的故事。读起那些故事，似乎是自己也在现场，并能看到那些人的一举一动的感觉，他的语言既朴实无华，又不失文学气息，更重要的是它总是那么恰当好处。

我这里所说的机理就是指他在那篇《细胞》论文里提到的那个单糖转运体，估计那个是他导师制笔或者修改过的，如果是阎博自己写的话一定会更为精彩，说不定会直接用上中文的喇叭口的，哈哈，想起他说起自己用手向导师不停地比划喇叭口还想笑。

### 政论盖古今，见闻跨地天

阎博不仅会写故事，更擅长写政论文，他的这类文章谈古论今，言天说地，无所不包，足见他的阅历的广和深，知识面博和精，不仅如此，他对每个问题都理解都有独到之处，更有就是他总是很大胆的提出自己的见解，即使不全面或者不一

定正确，也能让读者去思考去争辩，这个也可能是他的目的之一，他的文章总是能让一部分人很高兴，另一部分人很气愤，这也就是他在政治面目提到的要招人恨，恨得咬牙切齿；要惹人爱，爱得死去活来，以前在看到他有观点的时候，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譬如说美国会把墨西哥给并了，但现在看来，他可能是故意那么说，让人去思考和辩论，用英文说是很provocative，可以说是一件好事。

几日不见文，定有人思念

一个受读者喜欢的作者，总会被读者记在心中，阎博就是这样一个人，不管他是写系列，还是写其它的东西，总会给人以读了还想读的感觉，如果是系列，读者会在读了一章后迫不及待地等着下一章，如果是时政，博友们会等着他写文来评论，即使不觉得他是权威，也好奇他会怎么看，就拿现在来说吧，我想不少人一定会想看到阎博是如何看当下大选川普不认输这件事的。

未想此次去，一别成永远

遗憾的是，阎博走了，他上次来文城是在十月份大选以前的几天，印象最深的是他在该文里说他用自已的模型预测了几十年的大选，从来都没有错过，上次预测了川普能够赢，这

次拜登会赢，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样，不过我相信他肯定是有的一些独到之处的，我很好奇的是他用的是什么模型，很想知道，一直期待着更多这方面的文章，可是没有想到那是阎博在文学城最后的一篇文章，更没有想到那一别，会成为永远。

### 文城星殒落，从此再无阎

对于文学城来说，阎博就像一颗最亮的星星，可以说是城里的北斗，他这一走，是城里的一大不可弥补的损失，从此，我们不会再看到阎博的新文了，没有他的文学城会和有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光为此，我也会舍不得他。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阎博去了虽然遗憾，但也是不能阻挡的自然规律，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是祝阎博一路走好，愿阎博的家人节哀顺变，望城里全体，不管是男女，都对自己好一点。记住阎博在博客里留下的最后那句话：活着真好！

阎兄，一路走好，愿天上也有故事可供你写！

### 文城星落再无阎

虽未曾蒙面，却多会博间，同是农家后，不如常自叹，始终慕才德，偶尔也争辩，闻讯悔不及，带疾把兄念，

城里第一博，英名四海传，敢把真名署，心净无遮掩，  
想惹千人爱，要招万人嫌，若问凭什么，就张瓜子脸，  
既可讲故事，又能做科研，人物动笔下，机理静纸间，  
政论盖古今，见闻跨地天，几日不见文，定有人思念，  
未想此次去，一别成永远，文城星殒落，从此再无阎。

2020-11-24

我在文学城潜水多年，犹记得开初大腕成群。等到我有了文城第一个也就是这个ID时，只剩下一个大佬，就是阎润涛。所谓大佬者，指文章质量，文章数量，点击阅读数，和忠心粉丝数，像字典的四角号码一样，锁定了一个人在网络中的坐标。总体上，尤其在数量指标上，老阎在文学城前无古人，怕是也后无来者了。

老阎早期的博文我都细读过。尤其深爱他的乡村和江湖故事，惊艳不已。实心说，从一开始就不喜欢老阎的文字，我认为就是地地道道的贾雨村。这却一点也不妨碍我对他的故事的喜欢，也让我更加尊敬他。大家都记得《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开场名言。我知道自己能将文字写得工整一点，是因为从小有读不完的书，周围尽是些职业舞文弄墨的人。但从老阎的经历上看，他根本没这好条件。我和他年龄相仿，出来留学，都不是与文字有关的专业。他读过的文学可能只有我的十分之一，却写得高明太多。要么他是个天才，要么我是个庸才。更有可能，是两者都有。

老阎的语言文字，反而和他讲的这些故事相益得彰。我小时候读的大多是些“世界名著”。记得有一次，老家几个农

民亲友到我家寄宿几天。夜晚他们习惯不开灯，聚在一起吹牛聊说唐。我听呆了：世界上居然还有这么好玩的故事！任凭父母催促也不肯离开去睡觉。。。在文学城刚读到老阎时，一下子让成年的我，找回了童年那种感觉。我觉得单论讲故事能力，老阎要超过老舍。毕竟，老舍要去模仿下层社会的各色语言，老阎用的就是本色。

正值韩寒风波，难得我和老阎的观点一致。虽然已是文城大佬，但韩寒在城里城外的粉丝，还是要超过老阎的。所以老阎经常被围攻。我时不时到老阎的博客去站台，替他回击一些“韩粉”的挑衅，分担些火力。这也是作为一个拥趸应有的觉悟，应尽的义务么。可能是工作态度认真颇为卖力，以至于后来老阎再被纠缠时，还感慨说你们这些人，应该让老驴来骂你们一顿。好么，成得力骂将了。

我刚开博，看着个位数增长的点击，心想何时才能达到老阎的百分之一。发现有一个原因是无法被推荐上首页。走投无路下还专门模仿润涛风格写了几个故事，也还是不管用。那时文学城推荐根本不看文章，只看户口。后来有一天我突然有了首页户口。我当然不会以为是我写作长进了。估计肯定是有得力网友推荐的，也许不知觉中被裙带关系了。十有八九是茶軒网友。。。所以我在论坛比较收敛，不敢乱骂人。但我对自

己博客管理很不上心，总共回复跟贴的次数，还没有那几个月里帮腔老阎回复次数的多。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前面说老阎胜在故事，但文字功夫，专业的老舍还是要深厚宽广的多。老舍写什么评书快板戏曲时，可以用民间语言；在写严肃文学时，用典雅些的；再到写文学理论评论，又是另一套文字。老阎坚持那一套在讲故事时获得巨大成功的文字风格不变。也许他认为能一招鲜吃遍天。但他的语言，适合讲古，不适合时评。他写的政论时评文章，因其语言文字风格，总带有“夜观天象晨起掐指天下气数算无遗策”的影子，像民间的诸葛亮或刘伯温故事等，半神半仙的。这就让他的政论文章不像讲故事一样被高度接受，好在老阎已经建立起庞大的粉丝团，信者恒信。

自从老阎开始专攻时政，我就再也没跟过贴。为朋友两肋插刀，打个群架什么的，我可以帮忙。但神仙打架，真心帮不上，神仙也不需要人帮忙。现在老阎博客里有固定粉丝时刻捍卫，可我觉得所有人都会觉得这些帮腔者讨厌。普通网友无论是夸是骂，也许就是希望大佬能给点关注，回复一两句有与荣焉。你插在中间算什么。更有几个人长期死缠烂打，明显就是要借老阎的地位出风头。我旁观都看不下去。觉得太可恶了。不过一想到当年我为了上首页也曾模仿老阎写做风格，也就觉得可以理解了。在大佬的影子下普通网友出头太难了，借光

手法有含蓄有难看之分而已。既然大家尊你为大佬，有时就得甘做人梯啊。

老阎清楚和善用自己的大佬地位。别的博主还在绞尽脑汁想惊悚标题时，他将自己的名字放在所有的博文题前面。这就是品牌，这就是点击率。我也是看到这三个字就习惯性地地点进去，不管什么题目。老阎也确实兴趣广泛，啥都能侃得一套一套的。有些事需要童子功的领域，比如书法和旧体诗词。他明显是成年后再学的，也不可能分配到许多时间精力在上面，却依然能和资深爱好者来来回回交锋十几个回合。不管见识对错，你都得赞叹妖孽。他一分钟就能学会的东西，我可能要一小时来消化。有这么一个大脑，专一的，肯定学术有成；灵活的，轻易腰缠万贯。本来就在人群中是凤毛麟角，正好有一个在文学城，还心甘情愿地将才智与时间奉献给网友们的娱乐交流，实属我辈万幸遇见。也是我放心说他是文学城最后一位大佬的原因。这种极小概率事件的再次发生，不知要等到何年。

我欣慰和敬佩的，是老阎在文学城的时光，都是快乐的。他似乎天生大佬的心胸，网友们夸他骂他，都一样刺激他多巴胺的分泌。且不看那些大块文章，就是修个门窗锅炉，换个汽车零件，他都与网友能投入地反复争执，这是掩盖不住的乐在其中。如果没有快乐的驱动，不可能有人能这样年复一年孜孜不倦地码字，讲的还都是自己独到的看法和观点。这也奠定

了他的大佬地位无法动摇。区别于网红。网红们总是用最容易最低成本的方法快速求名。文学城现在和未来，都会有层出不穷的网红。但若以阎润涛为标杆，再不会出大佬了。

唯有去年，与一位刚成为网红的科学家，似乎在学术上发生了一些不愉快。我不理解，老阎二十年来选择将主要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在网上，对谋生的那份职业业务，应该已经没什么奢望淡泊了，为什么还去斤斤计较那个。也许有一种可能，就是老阎未必计较论文专利什么的，但作为大佬必须抓住热门话题，何况这个话题中他是做主角。可能做大佬，并不仅仅是我们眼中看到的风光无限，也有不得不喝的苦药汤。。。没有达到那个层次，是我所不能理解的。这样也好，我们敬佩老阎，不是因为什么学术，而是他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我们也希望他永远快乐。

我写的这些，也许算一个纪念文。但不会因为时间点有所不同。到了我这个年纪，死亡不再是什么稀罕的事。相信科学相信统计，我们都是那个钟形分布上的点。无论落在期望值的左边还是右边，大多都在一个标准差以内了。可以每天当作最后一天过，最后一天当作平常一日过，事情就简单了。将该做的准备早做好，不要到时候给家人后辈添措手不及，就更完美。悼念和悲痛对逝者毫无意义，话都是说给活人听的。我可

以承诺，自己死了以后不再和在世的人对话。有话就该及时说

。

阎润涛对文学城的贡献，比在座的各位都要多。我们已不该奢望要求更多。但我不觉得老阎离我们，比上个月，比去年更远。他随时会冒出来，就某件事与你狡辩不休。也许许多年后，我们读到一个帖子，会自然而然的说出：这文倒似得了老阎几分真传，他又在文学城了。。。

2020-11-24

今天上午（日本时间11月24日上午），刚打开微信不久，文学城一位博主的信息就发来了：

名博润涛阎去世！

我以为是开玩笑，说怎么可能？

对方说，文学城新闻第一条就是，叫我去看。

赶紧打开文学城网站，果然，扑入眼帘的便是几个黑体字“惊悉噩耗！深切悼念文学城资深博主阎润涛先生”！

这几个字，看得我心惊肉跳！我的天，这是到底是怎么回事？

点开一看，瞬间泪奔！阎老师真的故去了！！！！

有关阎老师，城里已经有了太多的纪念文章，在此不赘述阎老师的才华以及对文学城的贡献。

我读阎老师的文，但很少留言。科学性太强的文章我看不懂，政治类我不是很感兴趣，往事回忆距离我又太遥远。

但我一直关注阎老师。阎老师偶尔也到我的博客上留个言，夸我的诗词写得好，歌唱得动听。

我们，就这样与文学城大多数博主一样，知道彼此，但没有深交。

真正与阎老师近距离对话的，是阎老师在唱坛上给我的留言，唱和我的诗词。

唱坛开办至今已十多年，我搜了一下，阎老师唯独给我留过言。竟然得到阎老师如此抬爱，深受感动。虽然我们平时还是没有什么来往，但这份情谊，已经深深刻在我心里，永生难忘。

天妒英才啊，生命怎么可以如此脆弱？！还等着阎老师给我和十首、百首甚至千首！

打着这些文字，再次泪如雨下。

不能亲自去为阎老师送行，就以这首阎老师喜欢的《知音》，  
遥别阎老师，希望阎老师在天堂能够听到...

七绝·《知音》送阎老师

文/墨脉

幽幽飘雪愈冬深，最冷何如噩耗临。  
无计飞天来挽送，泪吟一曲别知音。

2020-11-24

今天得知文学城的第一博主老阎驾鹤西去。第一反应，不信，是不是有人恶搞。去看了博客，看到了讣告，大家都在哀悼他。那一定是真的了，才接受了这一残酷的事实。哎，文学城里又少了一位坚持正义笔杆子。

老阎是位奇才！每次有重大的争论时，我总会去老阎的博客，看看他的观点。因为他每次都会分析的深刻，到位，有理有据，让人心服口服，本人受益匪浅。

瞧他写了多少文章，每一篇又有多少人留言，说明他的精神世界有多强大！而且都不是为了名和利。

最近美国大选，他预言了谁当选。2016年也预言了。每次都会很神准的被言中。他博客中的最后一篇文章：《润涛阎这次预测会失误吗？》在如此众多的川粉们面前，他理直气壮，很让人敬佩。尤其是他下面的那段话：

“朋友就吓唬我：“老阎，如果你误判了，那川粉们会无情地对你落井下石、羞辱你，你受得了吗？”我的答复很简单：我从来都没想过个人名利得失，我在探索真理。川粉们怎么骂我，不关我的事。我该写什么就写什么。”

如此能看出他的人品，决不左右逢源，观点明确，立场坚定。在众多的川粉们面前，无畏惧！这就是好样的。

哎呀，可惜英才早逝，太遗憾了。

这是不是他日夜写文章，太多的消耗体力和精力，累坏了？你们看他写了多少文章，每篇文章，又有多少持有相同意见和不同政见的评论和留言，他还要一一去解释，关照。是不是太辛苦了。写博，不是为赚钱的，但需要消耗巨大的精力和能量。

哎，老阎啊，是否上天看你人品好，看问题精准，让你去给他们讲解一下当今地球人的乱象。好让他们派天兵天将下凡来，重整旗鼓，安顿这个地球啊？

许多修灵人士说，灵魂是永恒的，是不是您的灵魂飞去了更高层面？不管您是因为新冠走的，还是感冒吃错药走的，还是累坏了走的，您给地球人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您的灵魂是永恒的。我们会怀念您。

愿您在天堂继续发挥您的正能量。我给您鞠躬！老阎，请一路走好！

2020-11-24

2020年11月22日，阎润涛博士突然病逝，年仅65岁。此事震惊网坛，文学城悼文频出，因为他是城里最受欢迎的博主。

。

润涛心沉神静，思路敏捷，靠常识和逻辑就能识人断事。

。

一次参加学术会议与团队乘机由巴尔的摩与华盛顿之间的巴-华机场向西南方向飞往休斯顿，航程大约3小时10分钟。当飞行员报告飞机晚点一小时五分钟，当别人还在思考晚点一个小时对自己的安排的影响时，阎却脱口而出：下面就是巴尔的摩。基于对航线常识的了解和时间的推算，毫秒之间便判断出飞机飞错了航线，原路返回现正在巴尔的摩上空。

早在文革后期，知青小张由于其出众的美貌成为县长与书记博弈的棋子，处境十分尴尬。小张向阎问计，阎让她多看电影映前片，那多是伟大领袖的出镜片，送她一句主席的话“人总是要死的”。就一句语录，让她去体会。并告诉她每年一换的小队长都尽力废掉前任的作法，何况国家领导人。不能说那时阎就预见到了知青回城的结局，但事情会发生变化的逻辑让人不得不服。

在时政方面，更是眼光独到，分析鞭辟入里。当金三胖久不露面，世间纷纷传言金已病亡，阎却断言金不过神隐而已。如果你能言中美国大选胜出的总统，那不算什么，因为有50%的概率。但如连续五年都能准确预测你怎么看？2016年精英媒体一边倒地断言希拉里必胜，可老阎独挺川普；2020年川普竞选现场人山人海支持者众，老阎却看好拜登。此两次预测拨云见日，尤为不易也！

我联想起当代著名学者何新曾提到一奇人王恩庆，文革前流入到五大连池，以务农为生，在当地干些农活。但此人能知道一些过去以及未来的事情。

一次王恩庆被何新请到北京，侯耀文慕名而来。见面他就逗老王说：“老头我可不信你啊，你能看出我什么？”

不知为什么，老头似乎不喜欢他。说：“你这个人花心不小，你看好自己的女朋友。”侯耀文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是干什么的？”老头说：“那不就是靠嘴吃饭，卖嘴皮的？”

当时的五大连池还是穷乡僻壤，那个地方没有电视信号，老王家里穷也没有电视机，所以不知道相声为何物，也不知道侯耀文是谁，是干什么的。

侯耀文挑逗他说：“你接着编，还能看出什么？”老头眯斜眼睛仔细看他一会说：“我说一个事你别不高兴，你近期

要戴孝。”侯耀文不以为然地说：“这吓不了我。我父亲公众人物，他患癌症住院报纸上就有消息。你说这个懵谁啊？”老头冷笑一声，说：“我不知道你父亲是谁，但是”——老头说这个时特地抬眼看一看我们说——“你就准备吧，你老人过了初一，过不了三个五。”

转过年的大年初一，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北京市领导人去医院看望侯宝林。侯宝林坐着轮椅，红光满面，精神很好，说感谢全国人民的关心，他身体恢复很好，很快还会回到舞台为全国人民演出。我们看了这个节目后议论：老头跟侯耀文说的话失灵了，你看侯老很快就会恢复健康，要出院了。没想到半个月后风云突变。1993年2月5日传来噩耗，侯宝林老先生于2月4日不幸去世——那一天是正月十三。果然过了初一没过的了十五。

何新说，但是老头无疑也不是神仙，肉骨凡胎，柴米油盐酱醋茶，日日不能少。他的知悟，究竟来自何方，对我始终是一个不解之谜。他也并非全知全能，否则就不会发生端午节那个事件。（那件事就是端午节逛庙被殴致死之事。）

何新最后说：“古人云：干天机者不祥，察知渊鱼者不祥。…这个世界的存在，其背后的神秘，比我们感官所感知，理性所认识的要远为复杂神秘。难道冥冥之中都有定数？”

阎润涛与王恩庆有可比性吗？我陷入深深的沉思……

2020-11-24

英国时间昨晚睡觉前突然看见有人发文说润涛阁因为新冠病毒感染不幸过世了！我的第一反应是不可能，有人在搞恶作剧。但不放心，查遍有关他的所有信息，点击硅谷工程师为他专门制作的网页<https://yanruntao.org>，打不开，显示Error establishing a database connection。此时悼文、留言陆陆续续地出来了，心里悲泣，为一个年轻的生命，为从此再读不到有独特见解的好文。但我还是不相信，睡一觉醒来，也许就是一起乌龙事件。

一夜没睡踏实，因为看了他的照片，竟然梦见了他与我已经去了天国的奶奶和父亲在一起扎菜园子的篱笆。

这是不祥的感觉，点开文学城，满屏都是悼念文。难道阁兄真的就这么悄悄地走了吗？不应该呀，这么聪明绝顶的一个人，自己还是生物学博士，这病毒他也对付不了吗？

读着网友一篇又一篇的追思文，心情沉重。我从2006年注册文学城开始跟读润涛阁的文章，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有自己独到的思想和见解，启迪着我学会独立观察和思考。

毛主席曾经是我心中的神，润涛阁的文章让我把毛主席把神坛上请下来了，他也是个普通的人，一样也犯了不少的大错。

把历史还原于事实的真相后，你对政治人物就会产生一种祛魅，不再崇拜具体的某个人。润涛阁的文章就是从历史的蛛丝马迹，事实根据，科学知识，再加上他严密的逻辑分析和推断，让读者学会分辨人心的真伪，事情的真相。

当然我也不完全相信润涛阁的观点和看法，只是思考问题的时候会参考一下，但在大是大非面前，我相信他，因为他有独立的思想，人格的魅力。

我2018-07-10 写《不站队的孤独与自由》这篇文章时，说到了润涛阁，“文学城里的润涛阁不受各方势力的影响，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和判断。有独立精神的人是值得敬佩的。”

没想到他看了我的文章，还发来了悄悄话，“在我被川粉们骂的时刻，您竟然挺身为我不怕得罪人。我一方面感激不尽，另一方面觉得不值得。因为您得罪了很多人。恐怕以后会遭到打击报复。所以，我读了文章后，感觉您还是把我那句话删掉，减少给您带来的报复。我真的不在乎他们怎么骂我。想想看，韩寒的粉丝那是一个多啊，我都挺过来了。宗教的就更别说了。我孤身奋战就可以了。男人挨骂损失不大。

再次感谢！

润涛阁”

我回复他：“跟读你的文章多年了，总是给人不一样的思考。最佩服的是您敢说真话的精神，还有您的家风家教跟我家挺接近的，甚至您父亲的狗跟我父亲的狗都一样的忠诚，不自觉地把你当做了兄长。

我文中的话没必要删，没有讨好，不是违心的话，我坦然。

祝安好！”

他回复说：“这可不容易。算是天涯同路人吧！”

如今他却驾鹤西去了，才64岁，多么年轻的生命，还能写好多好多的文章呢，让人痛惜！让人悲泣！

我怎么也不愿意相信，所以不愿意说出：阎兄，您一路走好！我还是愿意守候着突然有一天再看见他新发的文章。

2020-11-24

认识阎先生是在我还没有文学城博客之前，那时候的文学城网页的版面跟现在不一样，最上边有一个书架，上边的博主名都是文学城里的名博，虽然当时文学城博主不少，但在书架上的名字没有很多，而且那时候推送首页的文章也很有限，都是名博们的文章。很少新人的。

虽然知道了文学城后经常来这里看文章，但到现在记住的人并不是很多。其中就有阎先生。而且那以后，读阎先生的文章很多，这两天想想，阎先生的文章到底是哪儿吸引了我呢，一读就是那么多年？

大家都知道网络是一个虚拟的小世界，所以多数人在这里戴着面具生活，但时间久了，很多人就不大约束自己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让人感觉得到，在这里被尊重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儿，除非你默默地生存。

阎先生的文章，涉及面非常广，从生活常识到政治话题，从小说到随笔，包罗万象，给人的印象，阎先生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的同时，也是一个知识非常丰富的人。

一般专注于一项研究的人，或者说让人觉得有学问的人，不会去关注生活小事，也不会去记录自己的童年、少年或自己的一路的成长经历的。更不会轻易跟普通网友们做什么互动

。因为他要做的事儿太多了，要讨论的话题，要答疑解惑的问题都是专业的，不会去分散精力做普通人们做的事儿的。

阎先生的话题涉猎非常广泛，除了专业知识放面的，其它的都也很吸引大家去读。

来到美国的人们好像关心政治的比较多，我虽然是不关心政治的人，但对他写过的一些政治话题的文章也读了不少。怎么说呢？阎先生的写文风格与别人有很多不同，最大的不同是，他很少上来就下结论，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事儿。

他会把一个话题，一个要说的的问题，一个要议论的人先给你分析，分析到你懂了，你明白了他要说的是什么了，然后再去做自己的推断、判断和说明自己的观点。

大千世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能力，有独立的思想，要让大家统一认识其实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这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无论你位置多么高，无论你学识多么广，总有被人不认可的地方，无论你的学术观点还是其它。

都许多人的文，你会被他们的观点惊到，怎么这么想？怎么这么说？哪儿是这么回事儿啊！当你对某人的文发出这样的感叹，你就不会认可甚至不会喜欢这个作者了，也许就会远离他/她了。

而对于阎先生，不是这样的，不管他观点如何，最后对人、对问题、对事儿的结论是怎样的，你都会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他说得有道理，他分析的真的有道理。

其实这么多年跟读阎先生的博客，我能记得住的他对政治话题的那些论文几乎没有什么，我只记得他最后一篇文章是猜今年总统大选谁能胜，他又猜对了！

而他那些生活的文章、那些小说散文，却一直记忆犹新。

在我印象中，阎先生是一个搞研究的，是学者，但他的文字功底却非常的好，或许有才华的人应当都是这样的吧，只是多数学者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展示自己的另一面。

记得前两年夏圆组织大家搞了一个活动《秀芳华》，让人惊讶的是，她把阎先生也请来了，参加了这个活动，这对于我们这些博友来说真是一个惊喜。更让人感到惊喜的是，他不但来参加活动了，还跟大家有那么多的友好互动，让人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平易近人的人！

正是这个惊喜也让大家感觉得到，阎先生在大家心里是有着很高的位置的，是受大家尊敬、欢迎的。

一个人让人尊敬，得到大家的认可，不仅仅是有才华、不仅仅是有着聪明的头脑和智慧，更是他/她是一个懂得尊重别人的人。

阎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的文章涉及各行各业，尤其政治话题非常吸引人关注，也是这个话题会引起很多的争议，原本是正常的，但我们常常能看得到不少网友因为观点不一致，会失去理智，甚至说粗话。而阎先生对于失礼的网友从不是以粗还粗，他要么讲道理，要么是不去理睬。表现出来的是与常人不一样的风度。

一个人的输赢，不在于争论中你是不是占领了上风，而是你是不是能保持得住你原有的风度，这个风度其实就是每个人的底线。

一个人的输赢，也不在于是不是你讲的道理是对的，而是在于你是不是让对方尽扫了颜面，而这个颜面其实就是对方的底线，

能保持自己做人的底线，让人看得到你的风度的人，与那些喜欢触碰别人底线、让别人无颜地丧失风度的人相比，哪一种人更值得人尊敬、哪一种人更容易被人接受、喜欢呢？

这些年跟读阎先生的博客，收获很多，倒不是学会了多少科学知识，不是弄懂了多少历史、明白了多少政治，而是读懂了很多做人的道理。似乎常常用他的写博与大家互动的行为去衡量，衡量一个博主应有的对网友们的态度、对自己的情绪、风度的把持。

我们的世界到了改变的当口，在这样的环境下是不可能像以往那样有统一的思想、统一的是非标准的了，每个人都能按自己思想去分享自己的观点和对事物以及他人的判断。然而，这个世界依旧有许多规则就像四季的春夏秋冬，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

有些人正因为不懂得这个浅显的道理，做人做事失去了原则，偏离了规则，而使得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成了一个不欢迎的人，尽管自己竭尽全力地去解释自己、再包装自己，却得不到自己要的效果。

眼下满网的网红、遍地的名人，而实际上真正被大多数人认可的却并不是很多。

阎先生在美国生活了短短的几十年，在文学城也不算元老，但他的形象却悄悄地在文学城的网友心目中巍然地树立了起来。

阎先生不幸在64岁的芳华中离世，让文学城众网友惊讶不已，没有人相信这是真的。我刚刚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但因为第一个发出消息的网友也是文学城的老博主，她也曾是我崇拜的博主。我相信她，所以感觉消息应当是真实的。心里非常难过。

等到证实了这个消息，全城轰动，今天的首页上无数的追悼阎先生的文章挂在上边，文学城编辑部第一次为去世的网

友专门撰文悼念，很多久不登录的网友们都纷纷登陆进城，为阎先生送行，这种隆重足以让人们看到，阎先生这些年在文学城、在广大网友心目中的形象、位置，以及人们对他的热爱和不舍。

阎先生的去世，让我们看到，一个人，无论你观点怎样，无论你是不是大富大贵，你的为人，你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跟这些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跟你这个人要做怎样一个人是有关系的。

后来的一些年，跟读阎先生的政治性文章不多了，都是去读他的文学作品，跟着他的小说、纪实去体味我们过去的那些生活，了解我不了解的有些地方的生活。一样的故事、一样的人，在阎先生的笔下都那么的耐读、那么的鲜活。

阎先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天才，虽然他的一生非常短暂，也没有把自己的才华发挥到极致，但他在自己生命的长河中，收获了那么多，在文学城短短的这些年里结交了这么多的网友，也许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他走后，对他的悼念是这样的隆重而轰动。

阎先生的一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生，他把自己才华奉献给了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还有我们这些网友，让大家从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层面都收获了在别人那里收获不到的东西，增长了很多知识、也学会了很多做人的道理。

这种收获，今天想来是潜移默化的，不是我们有意索取的，也不是他有意灌输的，是他用自己的真诚，自己的执着赋予了大家的。

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官员亲民，是因为我们热爱会热爱我们的人，我们都希望有人尊重，是因为我们从尊重中能得到温暖。

行走在虚拟的网络中，在面对冰冷的荧光屏跟自己喜欢或不喜欢的人们分享自己的时候，能得到的是温暖还是伤害，这是我们能接受和要抵触的源头，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才是好人？现在我想更多的人都得到了答案。

做一个活着让人感到被尊重、让人觉得温暖的人，做一个离世的时候有人能不舍的人，才是好人。

无论一个人的观点怎样，思想怎样，无论一个人是聪明还是不聪明，无论一个人是贫穷还是富有。都不重要。

人活一世，在别人心目中能有一席之地，这才是人生的成功！

阎先生的人生是成功的！

阎先生，一路走好！

2020-11-24

惊闻文学城博主大咖阎润涛先生不幸染新冠逝世，不胜哀悼！

从2002年赴美以来，我就是文学城的常客，但直到2016年才开了自己的博客。自从上文学城以来，润涛阎的大名常常闪现在眼前，而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种种假说，及其论证方法。这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

从网友的介绍中得知，阎润涛和我算是同行，都是生化博士后出身。我以后转到工业界了，阎先生一直在学术界。生物学术研究的套路，就是首先提出假说，寻找支持假说的证据，根据证据提出这个假说是被证实，否定还是需要进一步探索。研究逻辑有充分，必要，充分必要等路线。

阎先生在博文中也充分应用了这些生物研究思路，但在文科科学里，证据很难是前瞻性试验，多来自于历史回顾。阎先生活学活用，逻辑清晰，思路明确。虽然其结论无法得到一致认同，但其思考方法是正确的，是把科学方法用于社会实践的典范。这个思路，有助于我们在当今假消息横行的自媒体时代，如何去辩解真伪。

我印象深刻的有阎先生这么几个假说，我甚至迄今还是接受了这些假说，把它们当真事，因为阎先生的推理是基本严密的！

第一是阿房宫假说：项羽进入咸阳后，焚阿房宫，六国粉黛估计也一起成灰了。其动机很令人费解，干革命打天下不就为了睡女人享富贵吗，项羽以后急于衣锦还乡，说明他也是凡夫俗子，干嘛要将革命果实毁于一旦？

阎先生的假说是：项羽不能人道，小王八不听话，一旦进了阿房宫不举，这消息恐怕马上会传出去，岂不让天下人耻笑。所以索性以愤秦为理由，一把火烧了，可怜焦土，可怜这些美女！

当时文下有人提出质疑，项羽不是有虞姬吗？阎先生回答道，那时口交前戏不普及，项羽可能也不是完全不能人道，但需要帮助。而只有少数像虞姬这样的女人愿意或乐意这样做，所以专宠。这说的过去！

我还以此推论，唐明皇专宠杨贵妃可能也是同样的原因。60多岁老人了，小王八不听话是很正常的，但只有杨贵妃深明大道，愿意屈尊吸吮，所以得到皇上专宠，宁爬灰以得之。

第二个假说是关于邓小平的第二任妻子金维映：金在邓最困难的第一次落马时背他而去，嫁给了政敌，负责整肃之的

李维汉。但邓以后似乎并不恨金，不但在江西为金列碑，还重用金和政敌所生的李铁映。

阎先生的假说是：金当时为了保存邓的生命，主动性贿赂李维汉。邓的罪并非毛派那么简单，而是临阵脱逃，在任何地方都是必死之罪。邓能逃脱，以后成了伟大的人物，妻子的肉弹居功至伟，邓当然要怀念她了。这很说的通，虽然可能永远不会得到证实。

第三个假说就是毛岸英是假太子了：阎提出了几个事实，毛家二子是在上海街头失踪五年后才被党组织找到；美国空军没有完全符合时间，机型和地点的轰炸记录；毛岸英在苏期间自传没有提起毛岸龙。等等。

根据这些事实，阎先生推理，毛岸英原人可能被人贩子弄走了，上海的党员为了邀功，随便找了对湖南来的叫花子兄弟狸猫换太子送到苏联，给他们一些材料背诵但忘了还有个死了的三太子。快十年后回到延安，老毛看出问题，又不能明说，就暗示彭德怀，或更秘密的人员借机杀死毛岸英，借口美机炸死以获誉。

虽然第三个假说争议较多，除非毛家提出DNA证据，这也永远是个迷了。但那几个事实确实隐含着很大疑惑，比如小孩要饭五年怎么会找不到，语音怎么会不变，怎么会不知道还有个弟弟等等。

伊人已归，深深地哀悼。作为一个博主，走时能得到如此哀荣，阎先生若地下有知，当含笑矣。至于城中有人，嘲笑先生至死是个老博后，靠老婆吃饭云云，非常恶毒，非常市侩，属于小人，扔给他狗屎一坨！

2020-11-24

惊闻润涛阁突然去世，真是难以相信。我的心中不禁涌起一种失落感，似乎不亚于由于我奶奶和外婆去世所引起的那种失落感。我和润涛阁素不相识，但我读过他的大部分博文，也在他的博客中留过言，既赞同过也反对过他的一些看法。我不觉得润涛阁的看法都是真理，但是我觉得他的确是追求真理的人。他的博文充满想象力和逻辑分析力，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毫无疑问，他的博文质量是一流的。再加上润涛阁笔耕不辍，博文数量可观，他的博客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在华语博客中是第一名的。这种第一名虽然不是如同诺贝尔文学奖一样官方的第一名，只是一种民间的第一名，但是就其对社会的实际影响而言，润涛阁的博客博文很可能已经超过了诸多官方的第一名。在我看来，润涛阁已经立言了。他甚至或许可以与鲁迅和李敖齐名。与鲁迅和李敖不同的是，他更加远离实际的政治斗争一些，所以他的观点会更加客观和超脱一些。斯人已逝，呜呼哀哉。愿润涛阁先生一路走好。

2020-11-24

刚才我读了文学城博主小思维写的《阎润涛学错了专业》一文。其中有如下两段话：

“我想给粉丝们一个小小的提示，阎润涛同志也许选错了专业，他读的是生物学博士，读书期间确实有些造化，在《细胞》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是生物学顶尖杂志。不过后来的发展，我不敢恭维，他似乎没有寻找(到)教授职务，直到四年前工资还在6万左右。六十岁的人是一个高级博士后的薪水。

另外，他似乎一直跟着老婆干活，所以夫妻店开得不错。说明他在专业的事业上有些吃软饭。不过夫人SHU-ZHEN WANG是一个正牌大学眼科系教授。夫人三十三篇文章，有31篇他参与了。应该说他甘当孺子牛，为夫人服务，是一个贤丈夫。”

我想小思维的叙述包含了一些事实，比如润涛阁不是教授，工资不高，和夫人一起做研究。但是从这些事实，我看到的是润涛阁淡泊名利的本性，以及润涛阁夫人对他的支持。他们的品格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他们的品格要比许多名利双收的人要好很多。

但是在世俗世界中，钱的确是一种有用的东西，它可以影响社会风气。我知道润涛阁的夫人和子女都非常出色，经济情况应该不错，但是我觉得润涛阁的夫人还是可以设立一个润涛阁基金，一方面用来整理出版润涛阁的作品，另一方面用来进一步改善润涛阁的夫人和子女的生活。

润涛阁的工资的确不高，按照世俗的观念，润涛阁的确不是人生赢家。现在润涛阁前脚刚走，有些人比如小思维马上就跳出来用润涛阁的低收入来贬低他，这完全是世俗的一套逻辑和做法。为了对抗这种恶俗，所以我建议润涛阁夫人设立润涛阁基金，并且明确表明这个基金可以直接用于改善润涛阁的夫人和子女的生活，尽管我想他们现在的生活已经很不错。

我本人虽然还不是人生赢家，但愿意每年捐一百美元，至少连续捐十年。假如润涛阁的读者中有一万个人和我类似，那么涛阁基金一年就有一百万美元，十年就有一千万美元。我想就算小思维是一个收入还不错的大学教授，一辈子的工资估计也不会超过一千万美元吧。我只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表明润涛阁的真正价值即使完全按世俗的标准来讲也要超过小思维。我只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对抗一下恶俗。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润涛阁因“不务正业”而写下诸多博文正是积善之举，当有余庆。

2020-11-24

润涛先生：

今年才在网上认识您。像是在这个冰冷阴暗的世界中忽然发现了一个温暖的树洞：

您愿意用那么多的时间向从没有任何交集的网友，仔细讲述您的故事。在这样纷乱物化的时代，愿意在春天的好时光里，大片大片的时间回复网友的各种问题，解答不管看起来有多笨的想法。从不取笑任何人，尊重每一个人。

与您的智慧相比，您的善良更像是乱世中的少有的温暖，让每个游荡在异乡的灵魂都能在您的树洞得到安慰。您从不拒绝别人的请求。您的树洞，哪个迷途的灵魂谁都可以来取暖，您还会慷慨地款待各种您从至暗时光走过的达观心情。

看到您还在网上留下的头像图片，止不住的眼泪。

愿您归来仍是少年，翩翩白衣。

海纳愚夫：阎先生的离世，是海外华人世界最大的损失

2020-11-24

2020年，经历了瘟疫、地震、火灾，因为山火，居住洛杉矶八年多，第一被迫离家撤退。

2020年，因为高血压，第一次住进美国医院ICU病房，差点中风与脑溢血。

但是，这一切从没有让我悲伤与难过，因为我知道，人类就是在这些灾难中前进。

而听闻阎先生的离世，让我深感震惊与难过！

认识阎先生，是通过阎先生的文字。

阎先生从2004年就开始写博客，自2007年开始，就从未间断。

他发表在文学城的博客文章共有916篇，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我先后花了将近一年多时间，阅读了他的绝大部分文章。

他的文字，总能给人以启发，给人不同的视觉与思考。

阎先生没有立场，没有政治观点，没有宗教信仰，或许正是因为中立的态度，让他能够看透世事与人心。

他的文字，让很多人爱，也让很多人恨。

这世界真话有时总是很刺耳，而阎先生秉持自己的学术理念，坚持自己的观点，面对攻击与谩骂、赞赏与喜欢，总是淡然处之。

阎先生是一个经历过文革，熬过鹰，拿青春赌过明天的人。

作为文革后的首批从农村考入北京的大学生，从本科毕业到研究生，再到社会研究院，后来留学美国，是八十年代少有的留美学生。

美国三十多年的学习、工作与生活，他的阅历无人可比。他对美国总统大选的历次预测，次次准确。他不仅是一个化学科学家，更是一个社会科学家。

让我记忆犹新的是，阎先生家族的家教，在中国家庭是很少有的。在阎先生成长过程中，父母从不打骂任何孩子，言传身教

，胜过一切。这也养成阎先生面对一些粗暴无礼的读者，能够淡然面对，心态平和。

曾经与阎先生有过邮件交流，他还说搬来加州洛杉矶定居，心中曾想那时一定当面向他请教。而这一切，都已经成为泡影！

每天去阎先生的博客，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阅读先生的文字，就是最大的精神寄托与享受。

阎先生离去，他让我似乎少了一双眼睛，一颗头脑。

华人世界，再无第二个润涛阎，他成为了华人世界的绝唱！

2020年，阎先生的离世，是海外华人世界最大的损失！

仅以此文纪念阎先生，希望他在天堂安息！

2020-11-24

故人不可见，江水日东流。  
借问北美老，文城空润涛。

润涛，我来看你了，你真的走了？想到不久的将来，你我会重聚，生有时，死有时(传道书3：2)；我心里不感悲痛。

我站在你跟前，捕捉你的深情。我的想象，有致命的弱点，穿不透时空累叠的厚度。这么多年，月落月升，我心越来越空，我那日渐衰弱的心脏，走向崩溃的边缘。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心脏越是虚弱，越是难以承受生命之轻。你真的走了？你永远离开了人间的寒烟，却淹没了博客的流向，城里城外找不到你的位置，倾听不到你的心语。

润涛，你真的走了？那天在老万（润南）家，我们谈论你写诗，你说，你的诗比不上万大哥的，他笔锋牟利。

2009-01-21

润涛：谢谢老兄的问候。将来有机会一定到府上做客。我想知道老兄在国内出版界有没有朋友。我想出版一本文学作品，主

要是中短篇小说和散文，但国内的出版界我没有熟人。你老兄能否给搭个桥？ 问好！ 润涛

盛友：理解。我20多年没有回去，在国内的朋友很难帮忙，抱歉。……好久没有联系了，你的书出版印刷出来了吗？近来身体工作家庭，都很好？有一个问题请教：

我儿子读的是凝聚态物理，这是什么？有前途吗？到美国哪所大学读博士比较好？

问候你全家！

盛友

润涛：谢兄，你好！ 书出版了，主要是网友们要买。我在博客里卖掉了差不多900册了吧，1000册还有一些。很吃惊这么多文学城的网友买我的书。 关于你儿子读书，凝聚态物理，属于物理学分支。当然如果到美国留学，麻理工、斯坦福、伯克利、普林斯顿是顶级的理工科大学。关于前途问题，这个是价值观的问题。如果为了金钱，说不定就很难讲。如果有突破，就是诺贝尔奖或卖出大的专利也说不定。但绝大多数情况下，物理学家很难跟华尔街的人相提并论。如果价值观在人生的意义上与金钱无关，而是爱好、乐趣，那就是他自己选择什么就

是最好的。人生如梦，转瞬即逝，什么都是浮云。你说对不对？  
谢谢老兄的问候！ 润涛敬上！

生有时，死有时(传道书3：2)；我心里不感悲痛。

2020-11-24

上文学城，一半是因为润涛。世事变幻，我心里总有一个声音：先生会怎么看。

先生牛X了一辈子，与各种恶人混人斗智斗狠。在这个魔幻迷雾的世界，先生是一盏永远的明灯。

先生是一个有趣的人。政治那种枯燥黑暗的题材，先生也能写得妙趣横生，令读者忍俊不禁，抚掌而笑。先生有一种能力，把复杂的事说得简单而又清楚。人类有天生的领袖崇拜情节，先生用一个头羊的比喻告诉我们：基因远胜于理智。

读先生的文章，有一种另样的感觉：字里行间不是先生写的那个事，而是先生的灵魂正游走于思维的八极空间，魂之所至，信手拈来。先生不是码字，而是告诉我们一个灵魂可以去什么地方，去看到什么不一样的风景，哪些边界是假的，可以越过，哪些边界是真的，只能站在这头瞭望。

先生涉猎甚广，社会历史，文学科技，融会贯通。先生对历史和社会的解读，已经越过了我所知道的各种大师大家，另辟蹊径，自成一说。因为结论过于匪夷所思，常常被当世俗人误解。虽然真假难以验证，但先生对材料的取舍，对线索的

串联，对论述的创新，都开启了一种思维的新模式。以微见著，以网代线，以理明事，以情言善。先生的世界好大好大。

先生是一个孤独的人，因为追求真理。先生深知真理刚出现时，都是易灭的烛火，各种妖风黑掌环伺四周。先生不为所惧，力擎大旗，说人之不敢说，走人之不能走。先生品性皎如明月，各类宵小喧嚣一时，只是让光辉增添了穿透的力量。

先生常说相忘于江湖。可江湖已经因先生而改变。我们看世界的眼睛，因为先生，多了更多的角度，更远的视野，能接受的光谱也有可见抵达可感。

当我们淡然一切之后，并不会忘记，而是永久沉淀在心里。

先生如此有趣有魂有料有胆，难免天妒。

上苍无眼  
天道不公  
时光之涛  
圣灵浸润

天地如巨室，歌哭作大通。

润涛先生成仙而去，不悲！

2020-11-24

周日睡前，随手浏览了一下文学城。看到淑女司令的帖子。顺口说出：what？这怎么可能？老公问我怎么了。我说一定是错了。

昨天一直时不时地浏览文城信息。盼望看到一个澄清的帖子。却在首页新闻的头条里看到了《深切悼念文学城资深博主润涛先生》的文字。瞬间泪流满面。太突然了。因为突然，所以心更痛。

停下手中正在写的一篇博文。写下几句。以此来纪念我们尊敬的前辈网友。

我应该在十五年前开始在网络上开始读润涛阁的文章。一直到十年后，我也在文学城有了自己的账号。并有机会和老阁直接对话。习惯了称呼老阁。还这样，觉得亲切。

在众多的文章里，我最喜欢讲故事的那些。老阁文笔风趣诙谐。嬉笑怒骂，皆真性情。对很多故事娓娓道来。读起来让人流连往返。我曾经把这些故事推荐给我的朋友。也讲给老公听。所以，尽管老公不上文学城，但是也知道有个叫润涛阁的人文章写得有意思。

读了很多他写的小时候的经历。知道老阎家乡是河北廊坊。虽然，他以农家子弟自称。可是从他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老阎的这个农家子弟，和一般意义上的大山里的贫穷农家子弟还是不一样的。廊坊地处京津之间。很多人家祖上都在京城从业。后因改朝换代而滞留于此。因此，从文化遗产和生活习惯上。都有其特殊性。老阎就曾经说过，他从小就每天冲热水澡。他爷爷有个大木盆。烧开了一大锅水，给疯玩了一天孙子们讲完故事，再冲澡。我想老阎在这样的长辈熏陶下长大。并且后来78年上了大学。因此，他不是传统意义上人们说的农民子弟。

老阎写故事文，也写政论文。他曾经说自己因为写政论文章，得罪过很多人。我不懂政论的东西。读的很少。但是有一篇至今记的。《我酒后淹死了胡乔木的女儿》。就看这题目。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气势。这篇文章后来被很多国内媒体转载。当然，在过去二十年里，老阎有很多文章被转载。因为，他的文章太有可读性了。文笔时而犀利，时而婉转。张弛有度。

在故事篇中，我最喜欢的是《我欠弟弟一碗面条》。这一篇是我的朋友最早推荐给我。我读了以后，推荐给了当时还在读书的侄女。这篇文章读后，除了内心为那个时代的孩子难过，更体会出了老阎和弟弟之间的手足情深。因为那样的手足情我也有。

我也记的老阎写的关于早期发现DNA双螺旋链的文章。其中谈到了诺贝尔奖的相关事情。在科学界，有很多事情并不像科学本身那么有规范。因为科学也是人在操做。有时候也有些人位的因素。说到这些，我又在流泪。我知道老闫和夫人都在生命科学领域。这个领域的人，都很辛苦。都付出很多。如果没有一种奉献精神。是很难坚持的。但是我也知道，你们和其他同业者一样，付出的同时，也享受到了科学的美好。

最难忘的是，老阎曾为我的一篇博文写过一首诗。令我喜出望外。没想到忙碌的老阎，文学城第一博也曾浏览我的博文。这首诗为我那篇博文增彩很多。再一次谢谢老阎。

似花似雨似流星，撒向参天落水中。莫谈玉臂老来俏，喜自床上嘎呗声。

今后，再也读不到老阎那些诙谐有趣的文字了。这不仅是我们这些读者的损失，也是海外华文媒体的损失。匆匆写下这几行字。怀念他曾经带给我们的欢乐和思考。

老阎，一路走好！我们不会忘记你的！你的文字永存！

愿您家人节哀。

2020-11-24

很多年来一直跟读老阁的博客，评论。18号看到他自己生病的文字，记得最真切的句子是”活着真好”。后来每天观看他的网页不见更新，开始悄悄为他担心，午夜梦回为他祈祷，直至从文学城首页上看到他去世的噩耗，不由泪奔。

虽文学城里名博辈出，然自以为是良师益友者，仅老阁一人矣。如今他倒在黎明破晓时分，实在令人痛哉惜哉！

老阁一生为追寻真理而活，世事洞明，远见睿智，勤奋努力，宅心仁厚，独立思考，文采飞扬。他不被世俗束缚，不为金钱折腰，活得潇洒自在，如今他人生功德圆满，悄然离世升天，愿他在天堂安好！

记得多年前与老阁通电邮商量购买他的作品集，说好等三集合一的版本出来再购买，如今老阁仙逝，盼望有人能将老阁的文字早日集结出版，让更多的人可以欣赏到老阁嘻笑怒骂皆真性情的文章风采。

2020-11-25

涛叔您好!

很多年前，看到您的文章说不要对孩子凶和打，我当时深为认同。可是等到自己当父亲，觉得真的是难以做到，困扰我很久了，也想请教一下您，比如我的儿子，六七岁，超级难喊，很多事情，收个玩具，叫刷牙洗澡做作业，喊两三遍是没有什么用的，喊上八次十次也很常见，从我温柔的轻轻地，到大声呵斥，甚至是暴跳如雷，也往往难得喊得动，实在是没有用，在我认为他应该要做的事情和他自己的意志之间，总会无数次发生冲突。不知道别人的孩子是不是也这么难喊，也许您的女儿特别好带，不会和父母产生意志的不一致和冲突？好像也不太可能。我很难过也很无奈，现在用的是加分减分的处理方法，也想听听您是怎么把您的从不打骂的原则和和孩子的冲突现实处理好的？切盼解惑。

祝您安康!

---

润涛阁回复：

我俩女儿性格完全不一样，老大就特别乖，小的从小就非常难处。我爸和我岳母是在她生日前天交接班。我爸到了，岳母需要回国照顾我岳父。在她两岁生日的时候，我给她买了一三轮车，就是前边是大轮子，脚踏子直接转动轮子，后面的俩轮子很小，她才两周岁。她在家跟我岳母说中文，她姐姐从幼儿园回来就跟她讲英语，她从小就两种语言互换着说。当她坐在小三轮上很快就学会了蹬着转，我就夸她：“你学得真快！”她当即不干了，立刻停下来：“I am practicing, not learning! OK?”我爸读书时学的英语早就忘光了，我就翻译给他：“她说她是在练习，而非学习。抱怨我用词不当。”我爸听后就害怕了，说这才两周岁就能分清学习与练习的区别，那我跟她打交道会不会很难啊。

可见她眼里不揉沙子。然而，我们没有发生过不愉快的冲突。她姐姐一步步帮助她学会宽容，潜移默化，不是批评，而是在笑中带她高高兴兴地走向不那么尖刻。她们姐俩特别好，她姐姐是她心中的神。我们两口子都认为在她眼里姐姐就是半个妈妈，而妈妈就是一个大姐姐。她们什么都跟妈妈讲，反正妈妈从不批评，更不会吼她们。做错了，还安慰呢。是地球上最合格的妈妈。我本来性格就柔和，不可能跟孩子发生冲突

。所以，我们家没有过矛盾。这也许很难很难，我有同学因为失业了而住在我家地下室一年，免费住，一起吃饭，偶尔他去送报纸赚点钱买吃的。一年后找到了工作，离开了。他说他从未发现我家有过争吵，简直不可思议，就是在他面前装，那装一年也太难了啊。他跟同学们讲人家都不信呢。

也许是你的孩子不同，我知道很多家庭的孩子非常非常难处，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太清楚。我小时候是个大家庭，6个孩子，互相从没发生过矛盾。我俩姐姐一辈子都没生气过，至今还是一样。唯独我三弟跟他妹妹常常有争议，我们听着就觉得好玩，不明白为什么。我回国问我三妹还记不记得跟他三哥小时候常常争论，到底为什么，她说：“当然记得，就是因为爸爸疼我过份了点，他看不惯，就批评我。可事实上，最疼我的是三哥，他现在有好吃的都想着我呢。”我不记得我爸特别偏向她，也许有误解。这无论如何让我们看到了家人之间会发生争吵。我们都是感觉好奇而已，反正他们俩就是抬杠。一个如果说天热，另一个就说不觉得热。令我们笑得开心。我们四人从没这么互怼过，觉得不好意思。我父母不管我们的闲事，也不怎么为我们操心。做错了，他们就假装没看到。我们对父母从来就没有恐惧感。就像我们俩女儿，从来就不知道父母不是兄弟姐妹。把父母当成哥哥姐姐对待。我们也就习惯了这样。我们没过问过她们的学习，随便自己怎么生活，由她

们自己管理自己。比较放心她们。她们从小自己管理自己，长大后自信得很。

也许人跟人差别太大，无法用同样的方法教育孩子？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没当过中小学教师，不知道怎么跟孩子们打交道。我上学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放羊、打猪菜、喂家兔、倒小买卖、种自留地。一周去学校一两次，占个位子而已，直到高中我才天天上学去。

2020-11-25

11/22 晚上就开始紧张难过，因为阎先生的网站上有人转发买买提一个帖子，说阎先生过世了。震惊，还有气愤，恨他的人竟敢如此造谣？第二天早上都没有勇气起床，心情极度低落，不停地刷网，希望有人正式这是谣言。

可是，没有。相反，文学城上窈窕说消息来自一个可靠的来源，她还在寻求第二方证实。给女儿做早饭的时候，泪就止不住了。女儿看到我哭，大惊，问发生了什么。我告诉她阎润涛过世了，她还笑我为一个陌生人的死而流泪。可是，阎先生对于我来说早已经不是陌生人。不知从几时起，读他的文章已经是我人生中的最大的享受之一，尽管有很多文章我反复读，仍不能完全读懂。

给我人生中能指点一二的人，阎先生是唯一一个啊。这么睿智、善良而且心灵手巧的人，世上能有几人？真正的百年难遇、鬼谷再生啊。这样的人我能与之共享时空，并且私下邮件偶尔沟通，感恩我是何其幸运。还记得当年准备买车，私下问先生意见。先生竟然主动提出帮我电话讲价，我去取车就行。先生的热情出乎我意料之外，但是实在不敢如此麻烦先生。后来从先生博文知道要来费城参加小女儿毕业典礼，心存侥幸

邀请先生来家里住。先生拒绝是意料之中，现在想来，真是遗憾没有去费城和先生见一下面。

本来还希望先生能像我所说的那样，按照他爷爷、父亲去世的规律：73，84，活到95。奈何老天不愿先生透漏更多人世的机密，竟然先要他去了。伤至心痛。我这么一个素未平生的网友都如此伤心，不敢想象他的妻他的女会如何痛苦！

两天了，在我以为已经走出悲伤的时候，抬头见绿绿草坪，耳边听婉转鸟鸣，眼泪又会慢慢地溢满眼眶。

有一个地方，空了。

最烦看到网上有人对阎先生写的东西大言不惭地评价，说这不对那乱写的。殊不知，真正乱写地人是他们。看不懂“爱因斯坦”（阎先生）的观点，就老实地坦诚说看不懂；又或者，说持不同观点，也无可厚非。看不懂却说别人乱写，还以高高在上的态度，真是如爱因斯坦所言，Only two things are infinite, the universe and human stupidity, and I'm not sure about the former. 持不同观点，却在别人无法辩驳的时候说别人的观点是错的，真真人心不古。更有甚者，查阎先生的工资职称，以此论人短长。试问，鬼谷子建了什么功立了什么业？如果不是因为他有俩名声在外的徒弟，又有谁知道他？

有的人自己在井底，却来妄议别人描绘的外面的天空。

我开通博客，只因为我气愤那些呱噪之音，希望在这呱噪之音中喊一声：你们够了！

我也在此郑重感谢阎先生多年的无私分享。肯定是老天觉得您泄密太多了，打扰了它玩弄世人的游戏。可惜了您那鬼谷之才，比干之心，菩萨心肠，生花妙笔。您真的挥一挥衣袖，潇洒走了，没有给亲人添一丝麻烦。

愿真心珍爱您的人的哀思可以给您最后的行程添一点暖意。阎先生，如果人死后真有魂魄，您那个聪明的魂肯定可以想办法斗败这恶作剧的老天，再回人间游一遭。

呜呼悲哉！老天何其不公！

2020-11-25

阎润涛先生仙逝，几日来心中甚是难过。

人一生中很难遇到几位影响自己人生的贵人，阎先生便是我人生中的一位。

十几年前因为第一次买车，读到了先生关于怎么选车，日本制造汽车的评级文章，从而“认识”先生，并开始追随先生的博客。

虽然从未有过直接交往，但是先生的文字影响了我对人生的重新定位和思考。

本来想写篇悼念文章表达自己对先生的思念。但实在是人笨笔拙，象茶壶里面煮饺子有货到不出来。于是便把每篇悼念文章搜来阅读，并留言，以释怀念之情。

居然搜到一篇2012年 挥一挥手 的博客“润涛阎——何去何从？”

读来笑中带泪，虽然写在先生健在年代，论内容也不失为一篇很好的纪念文章。并且这博客的留言板上有阎先生的亲笔。

连接如下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13429/201201/8898.html>

小百脸：阎润涛博士记述曲啸教授“母亲打错孩子，孩子不应  
记仇”论在美国碰壁记

---

2020-11-25

阎润涛博士因患新冠肺炎不治消息传来，深感悲伤和可惜。阎先生是《文学城》超级大V，他的博客包罗万象、爱憎分明、立场坚定、风格独特、语言幽默活泼。从2004年《男欢女爱的科学》到最近预测川普本次竞选必定失败，16年来他一直是我在城头最佩服的作者。其中我最喜欢的一篇文章就是2010年根据他1988年受官方委托接待共和国三大演说家之一”的曲啸到北美（阎兄说第一站就遭遇滑铁卢而不得不中断演讲立即打道回国，但我一位印第安那大学的朋友说他们先到布鲁明顿的，还参观了当地监狱）的亲身见闻写的《共和国三大演说家之一”的曲啸在美国遭遇滑铁卢》。

1988年的中国思想界十分活跃，社会充满躁动情绪，是六四前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微妙阶段。这一年初的1月1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局级调研员曲啸副教授，全国第一位“德育教授”李燕杰、以及曾因受皇上接见时有幸握到了一下伟人的小指头而万分激动的舞师彭清一，总共三位青年导师、也是共和国三大演说家到深圳蛇口和几十个打工青年座谈，爆发了一场“蛇口风波”。《人民日报》记者马立诚曾有详细报道《“蛇口风波”始末》。

这一年暑假，曲啸副教授奉命来北美向留学生们演讲。也即阎润涛博士下面向大家介绍的滑铁卢。

这一年底，王朔、米家山合伙拍的电影《顽主》出笼。葛优、马晓晴凭入木三分的演技而大红大紫。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两部中国电影中的一部（另一部是《十字街头》）。影片中把那个德育教授奚落得令人捧腹。有记者多年后问米家山：“听说德育教授在长城饭店前等候女孩的那段曾有过麻烦？”米家山模糊应付：“要我们删掉，我们不干，后来也就算了。”（老米这里故意隐去他爹米建书成都市第一书记身份，而峨眉电影厂恰是成都地盘）。记者又问：“德育教授是否有模型？”米反问：“那时全国有几个德育教授？”（小百脸注：一个）

阎大侠的博文则将读者们带入真实的镜头：曲啸由国务院刘中海先生（周恩来的前秘书）陪同来到美国给留学生做巡回演讲。佛吉尼亚州立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会长受大使馆教育处委托，安排阎兄招待：“他做的水饺最棒”。包饺子时还应曲啸的要求为他们两位讲了当地两宗法律判例。曲啸很感兴趣，请求阎準博士：“散会后你到我们的旅馆，我们俩谈谈。你把你看到的，听到的，美国哪些方面不如中国的例子告诉我一些。我来的时候有个想法，就是说美国的物质生活比较发达，但精神生活不如中国。但我没有例子啊。你给我

讲点这方面的例子。你看行不？”看来曲演讲家对他回国后会有更重要的任务非常期待，随时随地准备素材。

按照阎润涛的博文曲啸教授在佛吉尼亚大学的演讲会是这样的（文中的“我”即阎）：曲啸的亲身经历确实非常悲惨，他在东北的爸爸让苏军卡车压死了，非但没有给一分钱赔偿，反而把他定为反革命，因为他爸爸被苏军卡车压死了，猜测他心里必然恨苏联，反苏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右派，坐牢22年。又比如当他讲到当时如果他有200块钱，他就可以给他心爱的女人治病，他的女人就不会离他而去（死了）。故事的最后，那就是他被胡耀邦同志平反一切冤假错案而得到昭雪了，大家以为他的演讲也就结束了。突然间，但听曲啸教授一个“但是，”才知道他的演讲还没完。他后面的演讲应该不算是演讲了，而是对年轻人的教育了。“党就是妈妈，妈妈打错了孩子，孩子是不会也不应该记仇的！”

听到他这句话，大家沉思着。也就明白了曲啸教授来美国巡回演讲的目的了。这也是他开始演讲时我本能地预料到他最后要说的话。我看了一眼刘中海先生，他此时的眼睛仔仔细细观看留学生们的表情。

听众中，有一位该校近代历史学家汪荣祖教授，也是大陆学生联谊会的顾问。他是台湾人，恨透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他来美读书时还未解严），也就非常热爱共产党。突然间，

汪荣祖教授说他要发言。大家对汪教授要说什么早就知道了，反正每次大家开会他都发言，告诉大家国民党蒋介石是何等独裁何等残忍。对他的发言大家也没有啥反感，早已习惯了，再说了，只要大家有难处的时候，他会尽力帮忙的。

汪荣祖教授脸色通红，跟过去判若两人。他非常震惊的内心世界在他的发言中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说：“我过去只知道蒋介石国民党是如何独裁，如何玩政治，不诚实，专门欺骗台湾人说共产党毛主席是多么独裁，多么血腥，多么残酷地对待不同政见者。对国民党的宣传我从来都反着读，绝不相信国民党的骗子把戏，而真心相信大陆共产党的报纸，因为那些报道都是跟国民党的说法相反的。可是今天，曲啸教授的演讲，当真是血泪的控诉，句句血，声声泪！一个青年学者平白无故就坐牢22年！而这些，我在台湾时也看到过类似的报道，但报道的事件没有这么邪乎，没有这么真切，没有这么令人愤怒。”

听到这里，我看了看刘中海先生，他已经坐不住了，他的脸色苍白，表情显示着后悔、吃惊、恐惧与遗憾。我忍不住去看曲啸教授，他的嘴唇在颤抖，他的腿也在颤抖，突如其来的打击如同晴天霹雳打得他晕头转向。他不知道是该坐下听，还是继续站着等待问问题的讲完后给出回答。

相比之下还是刘中海先生比较镇定自若，在汪荣祖教授停下来的一刹那，便立刻站立起来，想停止汪教授的评论。可

汪教授摆手给他往下压的手势，意思是他还没有讲完。他继续着他幡然悔悟的评论：“什么党是亲娘，可如此长期地打自己的孩子，那还是亲娘吗？比后娘都残忍，还有什么资格要求被虐待的孩子忠诚于她？母亲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在任何文明国家都是非法的，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汪教授如此愤怒令我震惊。我震惊的不仅仅是他的愤怒，也不是他的表情，而是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怎么可能如此无知。想来想去是他的偏见造成的。当真是：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这也表明，汪荣祖教授的内心是真诚的，他是个想说实话的历史学家，而非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政客。

联谊会会长一看唯一的办法就是停止汪荣祖教授的继续发言，就在汪教授间歇的一刹那，他立刻站起，说二位刚下飞机，匆匆忙忙从国内来到美国，十分疲劳，明天他们还要赶路呢。会议到此结束。

按照跟曲啸教授谈好了的计划，我还是去了他们的旅馆。把二位送到旅馆后，我有心想离开，可觉得还是需要跟曲啸教授谈谈，看他还需要不需要我给他讲他想听的故事，毕竟言而有信乃做人的基本道德，便跟随着他们进了屋。

刘中海先生把门插好，便看着我和曲啸。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曲啸的脸色还是苍白得像白纸，似乎眼球都不转了，在突如其来的打击下痛苦地挣扎着。

“阎同学，以你的看法，那位所谓的爱国华侨是真的痛恨国民党？而非潜伏到我们留学生内部拉拢同学，在关键时刻不惜暴露了身份？”刘中海先生警惕地探问汪荣祖先生的用意。我实话实说，告诉他汪教授绝对是可靠的历史学家，不是什么特务，他对大陆的不了解产生的误会会被突如其来的真实报告给打醒了。

刘中海先生点头认同了我的看法，然后他说：“我认为曲啸先生的巡回演讲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个后果是没有预料到的，但可是在情理之中的。我刚才在车里想，即使在国内也未必没有人跟汪荣祖的观点一致，只是没人说出来而已。所以，曲啸教授的演讲如同一把双刃剑，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实难预料。你认为呢？”曲啸看着刘中海一句话也没说，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我看得出来曲啸教授内心的痛苦已经到了极点。这表明他的演讲生涯结束了。刘中海先生回去后一定会向上级如实汇报在美国发生了什么，因为终止曲啸的巡回演讲他需要跟大使馆教育处商量的。曲啸教授明白他的利用价值已经没有了。对这一点，曲啸教授刘中海先生和我三人当时的想法应该是一致的。

我当时担心曲啸教授的心理崩溃会导致精神崩溃而使身体垮掉是有道理的，他那极端心理崩溃的眼神在苍白的脸上折射着死人般的昏暗，令你感到寒冷和哀凉。那已经不是失望，

那是绝望。想必他在来美前已经计划好了回去后大展宏图，继续红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然后便是中央委员？由“中央宣传部调研员”升为宣传部部长？这个，可是润涛阁的话，曲啸教授可没这么说。但他在汪荣祖教授没发言前的兴高采烈和对我给他介绍“美国哪里不如中国”故事的期待，可以看出他在此次赴美巡回演讲是何等志在必得。

曲啸回国后基本上不再参加活动了，不久就大脑里得了病，1991年到南通演讲，病倒在演讲台，从此半身不遂，也失去了说话能力。一直靠他“一张大饼换来的婚姻”故事里的妻子（他讲这段故事的时候说，他跟她毫无感情基础更无共同语言）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十几年如一日，直到他去世。俺估计那卧床不起的十多年里，他又感受到了他们之间是有感情基础的，是有共同语言的。从他妻子的角度来讲，曲啸教授突然心理崩溃而导致大脑得了病而卧床不起，对她的婚姻来说也许是好事一桩呢。

以上是曲演讲师滑铁卢的经过。我跟曲啸教授只有几个小时的接触，但无论如何也认为他是一个喜欢听别人讲话的人，一个历经磨难的人，一个不抱怨只感恩的人，一个性格柔软到没有骨头的人，一个可以利用的人，一个可以交谈的人，一个可以交往的人，一个吃了我的水饺后说润涛阁做的水饺好吃的

人。同样，汪荣祖教授也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爱憎分明的人。但作为著作等身的历史学家竟然如此天真，确实有点不可思议。

以下是小百脸的读后看法：

曲啸是一位高超的公公，他非常懂得自己的“利用价值”，以及如何将这种价值抬到最大化（这个，可是润涛阁的话，小百脸可没这么说。）一旦“曲啸教授明白他的利用价值已经没有了”（这个也是润涛阁的话，可见老阁的眼光有多毒、笔尖有多利），他也就什么都结束了。我们可以在几坛也看到同样一些连绵不绝的跟帖，其价值今天也就是半块钱毛主席。对那些东西是用不着搭理的，我觉得若是喜欢，只需花两三秒钟copy下来留着二三十年后作为古董show给那时的年青人看，让他们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不论肉体或精神都是残缺的公公。这也就是他们的利用价值。

汪荣祖教授是一个诚实的人（这个也是润涛阁的话），他绝不会当公公，只不过作为历史教授，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台湾有太多这样的人，我相信今天他们大都已已是台独份子，至少是绿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我期望台海两岸将来在条件成熟时和平统一，那时我收藏的台湾邮票必定成倍翻值）他们笃定斗不过共产党（台独的可能性是

零)。正如项羽斗不过刘邦，常凯申斗不过李德胜。可这一次刘中海、曲啸斗不过汪荣祖，只因为这里是美国的滑铁卢。

2020-11-25

最初是在一个微信群里看到，文学城名博润涛阁因新冠不幸去世。当时不以为然，回帖说，老阁近一两年得罪了某些人，肯定是造谣黑老阁的。万万没有想到第二天城头就发布了消息，顿时后背发凉，眼中充满了泪水。

大概十年前，在mitbbs看到一篇从文学城转发的阁先生的文章，一下子被吸引了，才知道文学城这个网站，找到阁先生的博客，读完了他的每一篇文章。他新发表的每一篇文章都会读。大V博主“菲儿天地”说，“说起来和阁先生并不很熟，只知道他很有名，文章有好多的人看，他的粉丝有些好像还是平常不太见的ID，他的文一出来就突然冒出来了一大批人来，相信他们一定跟随了他很久了”。我就是那一大批人之一。

阁先生笔耕不断，十分高产。最喜欢读他的故事小说，戏说历史。他是个非常会讲故事的人，总能把一些小事写得引人入胜。既有写作的天赋，又有细致的观察力。很多细节描写，让文字活了起来。眼前的文字变成了一幅幅生动的画面，读书好像是在看电影。

阁先生有大量的政论文章，虽然我并不同意他的所有观点，但我还是爱读他的文章，欣赏他以理服人的精神，学习他逻辑推理的方法。他的文章几乎都是长篇大论，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完整的阐述他的依据和推理。很多时候我确实被他说服了。有时候我也尝试着用他的方法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反驳他的观点。

阎先生的胆量和勇气也让我深深的佩服。他总是旗帜鲜明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对反对意见毫不畏惧。因为他有底气，他的所有观点都是在事实基础之上，经过独立思考，慎密推理之后而得出来的。对于那些反对的人，他的宽容和耐心也很让人佩服，总是不厌其烦的解释他的依据和推理。

阎先生英年早逝，文学城失去了一颗灿烂的明星。阎先生博客首页的自我介绍是，“瓜子脸。要招人恨，恨得咬牙切齿；要惹人爱，爱得死去活来；要让人服，服得五体投地”。这是对他十分贴切的一个描述。愿阎先生一路走好，在天堂安息！

2020-11-25

周日晚上，最后一次浏览文学城，无意中看见一个消息，阎先生过世。心里一惊，睡意全消，一直在刷新闻，希望是谣言。但是心里还是忐忑不安，便给阎先生发了一个邮件，希望他保重。心里想，明天会收到回件，谣言便不攻自破了。

阎先生的文章读得不多。因为我对政论性的文章和政治类的话题，不是很感兴趣。只读过几篇纪实性的文字，而且阎先生所讲述的故事与我的生活经历天差地别相距甚远，印象中我从未在阎先生的博文里有过一句留言。而阎先生只在我的博文里留过一句话，短短几个字，大意是很好的小说，全部完稿后，请告知。那时我正在写一篇连载小说，按理说在文学城的博主里，我们不应该有任何的交集。

---

2016年年初，我在华人超市买到了梦寐以求的大黄米面，电话问了妈妈，做出了家乡风味的黄米面炸糕。写成博文，发在文学城自己的博客。那时刚写博客不到两年。

过了一段时间，收到一个悄悄话：

我在寻找大黄米面，就是北方人喜欢的粘面，是大黄米做的。我们这里的中国店很小，没有。便搜索了一下“大黄米

面，亚特兰大”，出来的竟然是文学城的帖子，就是您的帖子。我想去亚特兰大出差，如果能找到大黄米面就好了，好多年都没吃过了。看到您的帖子非常兴奋，所以，给您发信，问问是在亚特兰大的哪个店里能买到大黄米面，我得买10袋或20袋，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个东西。

谢谢！

润涛阎

我是在休斯顿的惠康超市买的，休斯顿只有这一家店偶尔有。别的店没有找见。不知道亚特兰大是否有？我也是找了很久，已经绝望放弃了。今年过年前无意间发现。美国南方人多，所以到处都是糯米，很少见北方的黄米面，其实黄米面要好吃多了。希望你能找到。祝好！

杜鹃

如果我在亚特兰大找到了，我会告诉你。希望能找到，只要休斯顿有，亚特兰大也应该有。我得去找。

好的，希望你能找到。如果你有熟人来休斯顿，可以提前告知，我可以帮你买或者告诉来人怎样找到这家店。特别理解想吃一种东西而又不得的心情。

谢谢！我还以为你搬到了亚特兰大了呢！

买到黄米了没有？

没有。买到了大黄米，没有大黄米面。大黄米包粽子，特好吃。买了四袋，八磅。一袋做20个粽子。我是自己做的红豆沙。可以用红枣。也可以包肉粽。我告诉我当地的华人店老板，给我留意一下是否能趸点大黄米面。她答应了，什么时候买到什么时候通知我。还没收到通知。有粽子吃，就跟黏糕差不多了。谢谢！

哈，看来你是真喜欢黄米呀，我们老家的粽子就是大黄米和红枣。或许你可以把大黄米泡软，在打汁机里打碎，晾干，就可以做炸糕了。

我试着煮熟了然后一打就成了面糊糊，太稀，需要很久才能脱水。我买了一包黏玉米面，也叫糯玉米面。把干面粉缴入大黄米面粥，然后跟枣一起做成粘糕。但糯玉米面是苦的！所以，不好吃。不过还是吃掉了一包大黄米和一包糯玉米面。而且糯玉米面味道也不好，口感非常粗也有苦味。还是包粽子比较好。非常好吃。需要煮一个小时，然后盖着放一夜，水分才能进去。我是先泡了大黄米，然后包的。还是需要一夜才能软得有粘性。第二天早上水还是温热的。

---

过了大概一年，到了2017年初，我的第一本书出版之际，想请阎先生为我的书作序。阎先生一口答应了。并且告知了

他的电子邮箱。没有想到的是阎先生不仅读完了拙作，提了许多很好的建议，而且竟然帮助纠正了标点符号。语气之谦卑，为人之真城，可见一斑。而今，回看这些几年前的邮件往来，斯人已去，不免悲从中来。感念之情，不知如何表达。

五月份，母亲节前夕，我收到了书。电邮问先生住址，想给他寄一本，并且想顺便寄几袋大黄米面。

阎先生很快寄来了地址，并且说他买到了黄米面，他不说假话套话，我应该相信他，还说\$4.99 一袋。以示真实。我相信阎先生的话，只寄去了书，而没有寄黄米面。还说他用黄米面做了年糕，问我想不想要方子。我说想啊。他就不厌其烦地写了一长段黄米面年糕的方子。

我也很久没有买到黄米面了，等我下次买到黄米面，一定照着先生的方子做一次黄米面年糕，以纪念阎先生的慷慨和帮助。

再次，重新贴一次2016年的黄米面炸糕，纪念真城、善良、豁达、愿意帮助人的阎润涛先生。阎先生一路走好！

又软，又粘，又香，又甜的黄米面炸糕

黄米又称黍、[糜子](#)、黄米、夏小米、黄小米，有糯质和非糯质之别，糯质黍多作以醇酒，非糯质黍，称为稷，以食用为主。原产中国北方，是古代黄河流域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

照字典的解释，是去了壳的黍子的果实，比小米稍大，颜色淡黄，煮熟后很黏。黄米可用于煮粥、做糕、做米饭和酿酒。

故乡的腊月，家家户户都要做黄米面炸糕，粘粘的，软软的，在油里炸过，撒上白糖，真香。记得妈妈每年过年都做，出国后，只能在梦里回味那香软的味道了。

其实我一直在寻找这种黄米面，总不得之。慢慢的也就失望了，不报任何希望了。因为可以买到黄米，到是一直在用黄米熬稀饭喝。比一般的小米好喝太多。前一阶段，在中国超市无意中发现了黄米面，喜不自禁的买了三大包回家。尝试做了一次，非常成功。

材料和做法如下：

黄米面，一包两LB.

用大约三杯温热水，半杯油把黄米面和起来。压成薄片放进蒸锅大火蒸20分钟。

然后取出来，案板上放点油，不烫手时和均匀，挤成小薄饼。

放进油锅里炸至两面金黄即可。

捞出来，撒白糖，好吃。

自从知道阎先生故世，最初心里一直有两个梗，过不去，第一是记得与先生的交集始于黄米面炸糕，但却后悔在寄书的同时没有寄去黄米面。后来找到2017年与阎先生的来往电邮，得知他已买到了黄米面，心里才略微好受一点。另一个梗是曾经讨论过信仰，却未曾郑重其事的向他传过福音，心里大大地亏欠懊悔。

生命如此脆弱，大家珍重珍惜。

阎先生安息，阎先生的家人节哀！

2020-11-26

我昨天写了一个文学城最后的大佬，算是纪念老阎的文字。自己说不会以时间点为改变，其实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这些文字，放在去年也不用改动，等到明年也可以照发。因为我说的都是实心话，没有任何是只因“死者为大”。

我知道有很多人不喜欢老阎，因为“死者为大”而憋着许多话。千万别，你完全可以有啥就说啥。我昨天说了，有话要及时说。尤其这年头，谁都不能保证自己就一定能过得去。赶紧。别怕被骂，网上世界，能被骂也是关爱。

其实我几乎不同意老阎的所有观点（除了韩寒那次），对他的论证方式是更完全不满意。就是我最爱的故事类，我也不信那是真的，其中情趣也不认可。但故事是不是真事，与故事讲得精彩与否，完全是两码事。我爱他讲故事的本领。即使将世界上最重大的秘密单独泄露给我，我也可能讲得干巴巴的。老阎能将芝麻讲成西瓜，还活灵活现的。这就是能力，这就是读者需要的。

我从不计较老阎的“真实水平”。他高得恰到好处。太高了文学城留不住他，也不可能一直与我们厮混了。我对老阎也没有道德要求。在网上辛苦码字，是事百倍利无一的活。他

也不可能因文字对别人造成物质利益的损害。也不需要他揭示真理，我一贯就不信什么真理。更不要要求他一本正经。什么公公扒灰媳妇偷人，本来就是他的情趣热点，从讲故事到政治评论一以贯之。可禁不住那也是广大网友喜闻乐见的，有大市场。他的网文他作主，你不喜欢可以不看。他恶搞毛泽东孙中山，也可以理解。连阎润涛这样虚拟世界的大佬，文学城都有许多人要靠骂他来蹭热度。他去骂骂过世领袖吸引眼球自抬身价，又有何不可。既然没有死者为大这一说，领袖凡人则彼此彼此。

已成为大佬后，老阎依然能不断抛出各种离经叛道的惊悚之论，这是他的勤奋和奉献。唯有无稽之谈，要自圆其说才更具挑战，更精彩好看。唯有用这些开题，老阎才能充分表演他高能的文字杂耍、智力魔术。还能如何，到文学城来，总不至于天天只看到全在证明勾股定理吧。你要是觉得证明谬论是件简单的事，也给我们示范示范。与一些网友相反，我因为完全不信其观点，才更喜欢看老阎。爱看他瞒天过海的大神通，真是顶级的脑筋急转弯。真正的乐趣还包括，从他那洋洋洒洒的长篇循环论证里，找出逻辑转移点，可以防老年痴呆。

没有什么死者为大。我们真心爱老阎，因为他带着我们玩，鞠躬尽瘁二十年。翻出无穷花样，让我们觉得文学城，不是一个乏味的地方。我们这些老人，和粉丝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感情不会因为身外的东西改变。不在乎有人骂他损他，我

们自己和老阎之间的长期撕逼，早就习惯了。就像一群小孩，之间打架不断。。。说到底，老阎是我们在这个被排除在主流文化之外的环境，这个网上虚拟世界中，相依为命多年的玩伴。兔死兔悲。

2020-11-26

润涛阁是咱玩博客之后好长一段时间才知道的, 那时刚入门常常写几句所谓的【格言警句】将思想的“火花”(或是牢骚)浓缩成文字, 发发而已。平时扫看文学城上部的热年点新闻根本搞不清还有【博客精选】一角。倒是后来发现万维也有一个博客天地, 于是一稿两投, 在那里时不时有博友会评论或被骂 - : ) 渐渐地润涛阁的名字引人刮目, 他每次发博洋洋洒洒, 旁征博引, 文涉各方.....经常引起网友大规模的争执。

大半年之后咱搞清了文学城写博客的道道, 才开始正经发文, 有空也会到左邻右舍拜访学习。谁想在这里又遇上了润涛阁先生, 原来他也是两地忙活 - : ) 过了一年咱在北美各地网站的博客转了一圈, 发现文学城举足轻重, 关注度高人气旺, 观点比较中立, 尤其熟悉了以润涛阁为首的大V, 于是停下脚步, 远离它“乡”以此为地, 玩的不易乐乎。

时候一长发现润涛阁的名字确实响亮, 一文即出, 掷地有声, 跟评纷扬, 捧杀两全, 其影响力不可小阙。我们写东东, 脑子冒出什么情绪飞到那里, 三言两语纯属冒泡, 自得其乐而已。润涛阁先生文采飞扬, 细腻的文笔, 篇篇内容翔实, 没有一定的时间一定的思考一定的报备, 难有所成。咱慢慢对其有

了兴趣，首先搞不懂博名是真名还是笔名?? 之后回看过去他发的博客，看着看着，发现文章后面众多的评论非常有意思，趣点关注度有时超出了文章本身。最有意思的有些博友也一直怀疑润涛阁是一个写作班子，比之当年文革时的“梁效”，可见其举足轻重。

时间久了才知道润涛阁就是厉害，是本尊真名，不像我们披着马甲四处游荡-：) 润涛阁如此大名鼎鼎，在文学城独树一帜，。但其个人的生活的一面却知之甚少，奇怪其周边或是大把的同学何以如此静音 -：) 时至今日，先生英年早逝，撒手人寰，博友悼念文章铺天盖地，之中大家还只是知其博文提供的， 其个人的经历多是猜测...

润涛阁与文学城不解之缘，让人难忘，当下也是这里怀念纪念的文字最多。人们惋惜的同时也十分感慨，也为润涛阁先生做了不少假设，“如果不出国,.....”，“如果不搞专业....”，“如果不是 Covid-19...”，“假如阁君打高球.....”，可见人们对其在博客中的一面之敬佩，如些假设都是希望他之人生能上更高一个台阶，有更多更大的发挥空间.....。我始终相信”存在即是合理的“，人有一定的命数，走哪往那个方向去，路数于冥冥之中。试想润涛阁先生若是落入其中的假设，未必是今天的润涛阁.....

润在文城

涛声依旧

阎罗不惧

友情恒久

Rip 润涛阎先生一路走好.....

2020-11-26

又到感恩节，点开润涛阁在文学城的博客，见到熟悉的页面，思斯人已逝，不禁眼眶有点湿润。

润涛阁的自我描述中有以下三句：

要招人恨，恨得咬牙切齿；

要惹人爱，爱得死去活来；

要让人服，服得五体投地。

于是我问我自己，

我恨润涛阁吗？当然不恨。

我爱润涛阁吗？我爱读润涛阁的博文和留言，但没有爱的死去活来。

我服润涛阁吗？我佩服他的想象力和逻辑分析力，但没有五体投地。

可见，润涛阁给自己定的标准是一种理想化的目标，只可接近，不可到达。

由此我想读过润涛阁博文并且有所感触的人，大概有上述三种基本态度：恨他，爱他，服他。而每一个具体的读者对润涛阁的态度就是上述三种基本态度的加权组合。

近日我读了一些文学城上关于润涛阁的文章和留言，发现大部分人还是和我类似有一点爱他服他的，但是也有一小部分是有点恨他的，但在恨他的同时似乎又有点服他。

恨他的人自有恨他的理由，由他去恨吧。

爱他的人自有爱他的理由，由他去爱吧。

服他的人自有服他的理由，由他去服吧。

润涛阁除了在文学城有博客之外，

后来还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博客，

网址是 <https://yanruntao.org/>。

在那里，多是爱他和服他的人。

爱他和服他的人，不妨去那里看看。

润涛阁的独立博客的背景图片中有一颗巨大的红色心形大树，

我想或许润涛阁就是那颗大树，

而他的博文就是那一片片的红色树叶，

为什么是红色的树叶？

或许每一叶都包含着润涛阁的心血。

润涛阁心有大爱，

希望通过博文将其大爱传播于世。

在那颗巨大的红色心形大树旁边，

一些飞鸟在翱翔。

我们就像是飞鸟，

被那颗巨大的红色心形大树吸引。

虽然我们会离开，

因为我们要开创我们自己的一片天地，

但是我们也会不时回来，

因为那颗巨大的红色心形大树一直在那里，在那里，在那里，……

2020-11-27

和众多文学城网友一样，得知润涛阎离世的新闻，经历了愤怒（于他人造谣）、怀疑、悲痛三个阶段。刚说吃了三碗疙瘩汤，感叹“活着真好”，没两日，人就没了。真是天妒英才。

阎博安息！

我只是阎博的一个默默的读者，读过他许多的文章，从文学城到后来的个人网站。从他的为人处世学习了许多东西。有些东西我还得花时间实践。

一个人一生的价值，是多方面的。阎博出身低微，以一个平民的身份，在传世与济世两个方面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所谓传世，指的是他的学术论文，铅归出版，流芳百世；所谓济世，指的是他在世时热情地帮助众多网友。他在济世上达到的高度，从文学城这几天来的悼念声潮中可窥一斑。

博主立的文章是一篇很严肃的博文，值得严肃的人考虑。立博从文学价值的角度来评论阎博，这个角度是很新奇的，但这样评论的价值，无论立博承认与否，都是非常小众的。那篇文章从立博给自己划定的范围内来思考，是有道理的，立博自己也许还为自己的发现有些小感动吧。但我想这样的评论有些为难阎博，因为他并不指望（如果我对他的理解没错的话）采

用网络写作的方式在文学这个领域传世。网络写作，对他而言，是济世的一个手段。至于说这样博文最后能否传世，还待时间考验，至少我想这不是他的主要目的。

“小思维”博主的文章很坏。看到大家对他的讨伐，我颇感欣慰。新一代的华人PI们有一个非常危险的倾向，就是因为激烈的淘汰竞争中赢得一个PI位置之后，稍不注意对心身的修炼，就容易变得目中无人，惟我最牛。再经历五到八年残酷的铁牛生涯后，慢慢地价值观变得极其单一。目光所及，除了经费、文章以及其他一些世俗的数目之外，没有人文、没有其他。用我前面的话过度简化地归纳，就是只看传世，不看济世。

活在当下，活着真好，这是济世的语言，这是人文的情怀。

2020-11-26

昨日惊闻润涛阁仙逝，非常震惊，也极度哀痛。我只是润涛阁先生的读者，不曾见过润涛阁先生。只是从润涛阁先生的字里行间，读得先生的才华横溢，风趣幽默。心里万分的敬佩。因为和润涛阁先生属于同时代的人，虽然相隔千万里，却十分会意先生的双关幽默（现在流行语叫做“梗”）。

润涛阁先生的文章，很多是讲大陆文革时期的故事，也讲到他家里的故事，很是真实，只是先生娓娓道来，平静且通透，全无了愤世嫉俗的痕迹，大有大悟大彻的境界。分析现实世界的时候，见解独特，常见人之不见，解人之不解，行文流畅，犹如泉水涓涓，清澈甘甜，读起来十分酣畅。

可惜斯人已去，我等除了捶胸顿足，哀痛心扉，别无它法。愿先生在天上亦如人间般，文曲星亮，洋洋洒洒，再照俗界。

润涛阁先生永活于我心中。

蒲汇塘渔夫深深鞠躬三次。

2020-11-28

阎润涛, 男, 1956年3月26日生于河北廊坊, 白羊座, 属猴, 1976年被选入北京农业大学学习, 1979年考入北京中国农科院首届研究生, 1985年来美, 1991年在Virginia Technical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 获得博士学位, 随后去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做博后, 1996年进 University of Alabama 成为 Research Associate 直至2016年退休。2004年起在文学城开润涛阎博客, 是目前海外中文网最著名的博主。2020年11月22日不幸染病突然去世, 享年64.5岁。

博士后期间, 阎博士天才地发现了葡萄糖细胞膜转运载体机制和喇叭口结构, 并将这一成果发表在生物学的顶级学术期刊 Cell 和美国科学院期刊上。20年后清华某女教授声称发现同样的喇叭口结构并由此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在2020年这一个极其不寻常的感恩节, 我们哀悼润涛阎, 我们也感谢润涛阎, 他留给我们的博文, 是所有华人的财富: 时而让我们流泪, 时而让我们共鸣, 时而让我们捧腹, 时而让我们思索。

14亿人口的中华民族应该说仍然是一个优秀民族, 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 就能出象润涛阎这样异常聪明的天才, 那么在北美华人中何止有千千万万的润涛阎。润涛阎的文章, 不是

在写他一家一人一事，实际上他的很多文章是很多留学生人生故事的缩写，只不过，经过老阎的独特再创造，更能打动人心，让人难以忘却。而老阎超乎寻常的识人断事的第六感，常让人叹服：网上有凡夫说，润涛阎是河北老坦儿的骄傲，用词有些俗，改一下：润涛阎乃大仙再世，非凡人也！

老阎不幸仙去，智者哀而不伤，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老阎不平凡的人生：文章已经等身，此生没有虚度，人有旦夕祸福，祸因冠状病毒！

老阎生于1956年，那一年中国50多万不可多得有良知且耿直敢言的知识分子被打成了右派，老阎若早生20年，一定也会是个右派。1959年，三年自然灾害开始，农村吃食堂大锅饭，3岁的老阎开始还能去公社食堂喝碗稀粥，紧接着连稀粥都没有了，全国农村开始大规模地饿死人了。老阎他们村1956年生的娃娃就活下来两个，其中之一就是老阎，这让他从小营养不良，发育不良。1966年文革开始，老阎还小，他经常爬到树上观看造反派的武斗。老阎从小过目不忘，因此从小学到初中老师们特批他基本上可以不去上课，只有高中才天天去课堂。老阎开慧极早，这里应该归功于他爷爷的言传身教，让他很早就有了识人断事的特异功能。如果不是婴儿期幼儿期少儿期接连吃不饱饭，老阎的大脑应该发育得更加智慧超群。河北廊坊界于

北京与天津之间，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小小的农村竟有那么多的奇人异事，老阎在博文中描述了不少，委实让人瞠目。

20岁年纪轻轻的老阎就能准确预测毛太祖要驾崩，老邓会上台，且会很快推翻极左路线，还会给刘少奇平反，神人！1976年9月，太祖驾崩，同月老阎凭极高智商被公社推荐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不用高考直接上了大学，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步鲤鱼跳龙门：走出农村，来到农村外的广阔天地，幸运儿！1979年以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的身分考上首届农科院硕士生，大牛人！直至1985年出国前，老阎的人生一帆风顺，跟着牛导师，得了全国科技进步二等奖，提前一年30而立。

1985年老阎喜事不断，他的未婚妻在美国刚刚博士毕业，没有放弃美国的汽车洋房毅然回国投身建设四化，而是把老阎变成了乘龙快婿，老阎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二级跳：来美国读博士。1989年六四，所有三万留美的中国学生一夜间由J1变成了永久居民，老阎如此轻松地实现了人生的三级跳：六四血卡绿了！此后的人生，基本上是一望无际的通天坦途！老阎家的祖坟，天天都幽幽地冒着缕缕轻烟！

老阎的博后工作，也很快做出了能当美国院士的响当当成果！老阎很快实现了让美国人乖乖地管他叫亲爹的梦想，有了两个跟他一样聪明的宝贝女儿，那是什么感觉？那是留美成功人士的自豪感and幸福感！

在今天的硅谷，成千上万来自清华北大的老中码农们，自愿地在老印manger的压榨下没日没夜地加班加点巴巴地盼绿卡等排期，在等待中煎熬，在煎熬中等待，而老阎从来没享受过这样的非人待遇。老阎来美后基本上全是成功+快乐的人生，成功然后快乐的人生才有时间有心情反过来观察世界思考人生！

这两天有浅薄之士说，他发现老阎这20多年实际都在给他老婆做千老。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老阎有当美国院士的成果，自然有把自己老婆变成自己老板的能力！而浅薄之士就算做了发考题的，非常可能地要天天向阿三上级堆着媚笑！试问华人中，有几人能有老阎这般功力和福气？！

改革开放以来，无数来到美国后悔学了生物的中国千老们，终日在实验室受着老板的气，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杀老鼠、养蚊子。而当阎夫人顺利地拿到美国大学教授的田牛（tenure）后，老阎的人生进入了随心所欲的更高阶段，好像现在的新词叫我将无我，老婆成了自己的老板，只要不走找二奶的斜路歪路，此后根本不必担心哪天被播傲夫（laid off）裁掉，夫人拿到的田牛就是一个金饭盆啊，比那时中国的铁饭碗牛多了，老阎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可以尽情的享受人生，尽情的思考人生！老阎思考人生开始了一波又一波的高潮，网友的好日子来了，因为润涛阎博客在2004年开张了！要知道，此时老中们要想拿绿卡，面对的是至少5—10年的漫长排期了。

记得丁聪有一幅漫画，旧社会的一个老地主，叼着长长的烟竿，骑在一个跪趴在地上的农民背上，教农民认地上用烟竿写的四个字：命该如此。而农家子弟老阎在他的博文中，一再掏心窝地告诉大家，人生最关键的首要一步，是要学会识人断事！

识人断事，四个字，写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对比同时代另一个也是先在国内学农然后留美取得生物博士学位的陈章良，他在1987年毕业后回国，先后在北大做院长，中国农业大学当校长，现在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如果当年老阎在1995年前海龟，以他的高智商和高情商，现在肯定也是吃香的喝辣的，享受着二奶三奶的热情拥抱。无奈何，老阎认定了美国才是真正提前进入到了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要嘛有嘛。于是一头投向了美帝的怀抱，在灯塔国享受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快乐人生，一个字：爽，两个字：很爽！

应该说，80年代第一批中国留学生，他们确实是天之骄子，只要靠自己的天分和拼命，过了千军万马的高考独木桥，再能以万里挑一的极小概率来美国留学，然后一夜拿到六四血卡，他们的人生比后面来美的人，幸运多了。很多人从此乐不思蜀，理想花开，人生完美，快哉乐哉！

一般美国总统卸任后，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写回忆录，重复一遍当总统的快感，把这快感写出来，卖出去，还能挣不

少银子。老阎也自然地要把自己的快乐感受写出来，放在自己的自留地一博客里，与大家分享。此时，老阎白羊星座属猴的天分和魅力就在网上大放异彩了，老阎的文章太吸引人了！

纵观老阎的人生，在此劫难之前本来是相当幸福的，并可谓是人生赢家：从小就有宠爱他并教他识人断事的爷爷，有爱他且从未打过他的爸爸妈妈，有相亲相爱的兄弟姐妹，有欣赏他帮助他的老师们。记得赛珍珠名言：中国的土地很美丽，中国的人民很善良。生于斯长于斯的老阎，人性中最闪光的就是善良！由于小时候差点被饿死，所以老阎对太祖老毛充满了怨恨。可能是太祖的补偿，文革时期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的极难得的机会被老阎争取到手，应该是老阎识人断事的第一个人生成果。由于从小学到退休，老阎基本全是在中美两国的学校里度过的，所以老阎的人生经历最丰富的还是他爷爷讲的他们村的那些奇人异事了。在美国主要是他认识和听说的留学生的故事了。老阎自己的经历则相对简单：就是每一天都努力在当一个老婆的好老公，女儿们的好老爸，华人圈中难得的助人为乐的热心肠活雷锋。

老阎在网上激扬文字近20年写下了洋洋洒洒的大量博文，据说是悄悄地干活，老婆孩子都不知道他在网上如此有名并将流芳百世。他写那些宝贵博文主要分以下几大类和历史阶段：

- 1，痛诉挨饿 / 回忆穷苦但仍快乐的童年；

- 2, 嘻笑怒骂毛太祖孙大炮, 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 3, 子曰: 食色, 人之大欲也;
- 4, 识人断事: 廊坊阎家庄的好汉侠女列传;
- 5, 大奶二奶及留学生勇闯美立坚;
- 6, 罗斯福国家资本主义分析和数次美国大选神预测;
- 7, 六四, 邓江胡温, 与习帝;
- 8, 给农民工讲解喇叭口结构, 给自然杂志写信揭发;
- 9, 科普冠状病毒及如何自我保护;
- 10, 2020年美国大选神预测;
- 11, 多用途万能牌老公;
- 12, 诗言志。

每一大类的博文, 老阎都妙笔生花, 显示出他超常的喜剧天份和幽默鬼才, 他以理工科缜密的思维, 逻辑上环环相扣, 总是能自圆其说, 经常让人读时笑弯了腰, 读后回味无穷! 举例如下:

#### 1, 【妈妈给我5分钱—母亲节的回忆】

老阎写道: “第二天早上, 是妈妈给我准备的窝头, 告诉我里边放好了咸菜。等到中午我打开一看, 里边有咸菜也有虾皮。明白了妈妈没吃她那份, 留给了我。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往外涌。从此, 即使我有了买虾皮的钱, 再也没买过虾皮吃, 把妈

妈给我的那美好的记忆永远留下来，再吃就未必那么香了”。

老阎，当年我读到此处，我的眼泪也不由自主地往外涌。我从此时不时会抽空上你博客读你博文。

2. 1, 【是张玉凤毁掉了毛家江山】

2. 2, 【林彪父子是怎么玩弄毛泽东周恩来的？】

2. 3, 【孙中山是怎么把中国拖入内战深渊而废掉民主政体的】

老实讲，当年我读老阎这些极力贬损太祖的文章，我最初是把老阎划入汉奸行列的。可后来知道了他3岁时差点被饿死，以至后天体弱，如果体格好的话，这次断不会盛年早逝。不过，我同意老阎对孙大炮的评价，袁大头的历史地位和贡献应该远远高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孙大炮！

3. 1, 【从社会学与生物学角度谈出轨】

3. 2, 【找自己的新娘，让前妻睡别的男人去吧！】

3. 3, 【做爱的科学】

食色，人之大欲也，可见老阎曾经深入地进行了科学研究，并进行了总结归类。他说当代三大傻是：嫖妓嫖成了老公，炒股炒成了股东，健身练了法X功，真是笑翻人也么哥。他说傻傻

的雄性猪头们都不喜新厌旧，只痴情于一个猪妹妹，乃是文明社会的先行者。而蔫蔫的公羊们竟然个个是好色之徒，喜欢天天当新郎，夜夜换新娘。老阎的文笔生动活泼，把地球上大部分动物的做爱过程描写的惟妙惟肖、酣畅淋漓，一定熟读了金瓶梅。

4. 1, 【借四个男人的种生了四个孩子的卢婶】

4. 2, 【钻错了被窝的新娘】

4. 3, 【当美女的丈夫不容易】

4. 4, 【彰明较著的彭加木、朱令两案件】

我当年读故事4. 1-4. 2时肚子都笑疼了，老阎的段子笑死人不偿命，阎家庄男人女人们故事，比北京城天津卫还前卫。当读到故事4. 3祁永恒杀许四时，后背直发凉，老阎不到20岁就有超强的推理演绎能力并能发现真象，确实堪比福尔摩斯！不服不行，在读此文前，我都没想到在中国看上去老实巴交的庄稼汉，会有如此心黑手歹之人。故事4. 4，老阎当年才刚上大学，就能马上推断出彭加木是被考察队内部杀了，厉害！会识人断事，才能安身立命！

5. 1, 【直把人生付戏中】

5. 2, 【大奶二奶闯荡美利坚—洋插队的峥嵘岁月】

5. 3, 【从北大毕业的四个杀人犯谈婚嫁与儿童培养】

5. 4, 【为何在美国的华裔混不过印裔】

故事5. 1-5. 2, 大家应该都熟悉, 可以拍出很有票房的电视剧。故事5. 3, 如果当年卢刚能有幸先经老阎点拨一下, 意识到找不到工作不怪山林华, 且恰恰是转行赠大钱的好机会, 那现在卢刚和山林华都会活得好好的, 且正在网上读老阎博文呢。故事5. 4, 我不同意老阎归因于阿三们抱团, 中国人窝里斗。根本原因不是老美认为阿三比中国人优秀聪明, 而是认为中国人比阿三优秀聪明, 再加上阿三举国上下在两百年前就对英国白人们彻底屈服认怂了, 所以美国白人对阿三也一百个放心, 但对中国人一百个不放心, 何况国内还天天在宣扬厉害了我的国。

6. 1, 【美国缺乏的是第二个罗斯福新政】

6. 2, 【机关算尽太聪明的希拉里】

6. 3, 【在美华人应感激百姓有持枪权】

6. 1, 罗斯福新政把原始资本主义改成国家资本主义, 对内共产主义, 对欧马歇尔计划, 对小国帝国主义。还要感谢当时苏联的存在, 才让资本主义不断自我更新改进。6. 2, 如果希拉里当年能请老阎去当竞选顾问, 那美国的历史应当改写! 可

惜！6.3，确实，我们要感激美国第一开国大老Jefferson，他坚持宪法应给予人民拥枪权。

7.1, 【邓小平的悲剧：六四与香港回归】

7.2, 【润涛阁给江泽民的劝告信】

7.3, 【胡耀邦赵紫阳至死都误解着邓小平】

7.4, 【改开后三十年里温家宝看得最清楚】

这一系列醍醐灌顶的文章，老阁把六四事件中小平的心理分析的十分透彻：不想开枪，就得下台，不想下台，就得开枪，小平当时能做的就是尽量少开枪少死人。这么说来，我们应当感谢小平才对！老阁写到：“在邓小平抽八颗烟的时候他一定会想到胡耀邦是为邓小平好，他一定后悔没听胡耀邦的建议，最后还是退休了，而且接班人并非是自己人，而是陈云李先念看中的人，只是此时已经追悔莫及了。”

我来大胆地假设一下，老阁用实名开博客写文章，点名道姓对邓江胡温习一个一个地点评，难道不怕他们注意到阁润涛吗？我现在明白了，老阁怕的不是被他们知道，而是怕他们不知道自己！当时的老阁，已经达到休身齐家评天下的历史阶段了，他梦想的是把自己从评天下的博主变成平天下的国师，无奈何，邓江胡温习似乎更喜欢吹喇叭抬轿子的人才，不信，马上

网上查一下今年的前任上海市长，武汉市长，成都市长，你会发现他们都是没考上大学的高中生。可惜现在没有了封建时代的科举制，无人识得老阎的拳拳之心和匡世之才！

再看老阎的点评：“温家宝先生的小楷墨迹，写得有味道。毛泽东的桀骜不驯在他的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周恩来的字潇洒自如；胡锦涛的字中规中矩不越雷池半步；李鹏、习近平的字都冒着傻气：李鹏的字半傻不奸，习近平的字半傻半奸。”

8.1, 【给农民工详解颜宁的谋略与胆量】

8.2, 【揭穿颜宁论文造假欺骗】

8.3, 【给Nature杂志的信：英文版】

凡是做过硕士博士论文的人都知道，在文献查新和综述中，要给出引用文献，说明本人提出的方法有何创新，与现有方法有何不同有何改进。这件事对老阎身体的伤害很大，老阎不得不花大量时间精力写揭发材料。我不相信小颜没读过老阎那么重要的文献！我站在老阎的一方！人在做，天地看！

9 【冠状病毒与人类的共生关系】

今天年初武汉刚闹冠状病毒时，老阎写了十几篇科普文章。老阎当时还说他从来不得感冒，也从来没得过流感。我们所有人

和老阎一样，都没想到他会连着三次得流感，最后突然离世。很多网友说其实这就是冠状病毒，老阎，你太大意了！太不珍惜注意自己的身体了！悲痛哀悼中！

10.1, 【润涛阎这次预测会失误吗？】

10.2, 【润涛阎34定律】

四年前老阎预测川普会胜，四年后老阎提前两周预测川普会输、拜登躺赢，投川普的是因为喜欢川普，投拜登的是因为恨川普。真是神算大师！又是不服不行！川普如果早早地把老阎请到白宫当顾问，每天酬薪2万刀，连任肯定是易如反掌，如探囊取物，何至于今！

多说一句，川普如果早早请我当顾问，每天酬薪2万刀，我会告诉他根本不要开任何集会，只须让他的女儿女婿在三月初就马上建几个口罩厂，口罩上印上“Trump”，大量生产让老美每人每天都能换一个新口罩，那么现在大街上人人都会戴着川普牌口罩，不开集会也会躺着连任！

每当我看见大选前川普的竞选集会人山人海，锣鼓喧天，红旗飘展，我就纳闷：他们所有人真的视死如归，真的不怕病毒不

怕死吗？如果每次集会后马上有上百人染毒身亡扑地倒，下一次集会肯定空场。看来白人的体质确实抗毒能力很strong.

老阎曾经预测了欧美实际上会选择群体免疫，就是最终人人染毒，优胜劣汰，看来此劫难逃，老阎是在用他自己的死来提醒大家，华人们应当格外小心，自求神佑吧！

11.1, 【更换暖气鼓风机电机】

11.2, 【忙着修烟囱，是因为松鼠影响我老婆睡眠】

大家一定发现了，老阎闲不住，修车，修暖气，修烟囱，修房顶，修门框，买菜，做饭，烙大饼，包饺子，炒菜，等等，样样精通。这根本不是北方大老爷们的做派，简直是一个阿拉上海好老公啊！老阎是研究食色的专家，达到了“饭在桌上我在床上”的最高境界。嫁人要嫁润涛阎！

整个今年10月份，因为松鼠闹得爱妃，不，是闹得爱妻睡不好觉，老阎以64岁的高龄，冒着坠楼危险，天天一个人爬梯子上房顶修烟囱，无数次去轰地炮（home depot）买材料，无数次不惧感染病毒。最后，烟囱修好了，老阎人没了。。

我要加一条润涛阁35定律：当一个男人天天在家里围着老婆团团转时，并包下所有家务，他不一定就是个好老公，因为他如果累死了，老婆就得守寡了；反之不然，当一个女人包下所有家务时，这绝对是一个好老婆，她知道，要给男人省下时间，让男人干事业！

到此，我再次被老阎深深地感动了，老阎每天要做这么多家务，夜深人静之后，他才有时间上网找回他自己，写下了那么多的美妙文章，他又得耗去多少精力多少时间！难怪有人说老阎虽然才64岁，可看上去74岁都不止。但老阎此生值了，生有闻于当时，死有传乎后世。

12.1, 【中共的江山始于毛泽东】

12.2, 【润涛阁版《悼死猪》】

聪明人不一定会写诗，会写诗的一定是聪明人。由一个人的字可以看出他的性格，由一个人写的诗完全可以看出他的天份。所以如果穿越回到诗的王国伟大的唐朝，老阎之大才必得大用。我要是川普，会让蓬佩奥马上请老阎当顾问；我要是胡温习，早就派专机把老阎请回去当国师，换掉王沪宁。“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老阎有郭嘉孔明之才，可如今世上已无曹操刘备。请看老阎的言志诗：

“中学才攻兵书，  
初小已懂权谋。  
恰似饿狼驻沙丘，  
露出獠牙忍受。  
不幸未逢乱世，  
怎堪窝在霸州？  
此生若得壮志酬，  
洒血重写春秋！”

老阎坦言：“我年轻时唯一恐惧的是天下不乱。只有天下大乱，我这农民才能有机会改变命运”。无奈英雄无用武之地，老阎曾一口气写下了20首咏猪诗，这是其中一首：

“代表几时有？把酒问岐山。  
拒赴京城两会，借口是蛇年。  
却欲漂流东去、炫耀猪蹄思想、穿越到北韩。  
裸泳闹申江，潇洒胜人间。

认猪命、炒猪阁、得猪权。

不应有恨，猪头常入主席团。

人有呆彪议政，猪有肥尸戏水，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猪久，下届再联欢。”

中国自秦皇汉武之后，就进入了两千年的死循环和逆淘汰，老阎不幸地仍生在这个死循环里，但有幸地跑到了灯塔之国，享受着言论自由和写作自由，我们才有机会读到这些闪光的思想。

13.1, 【老鼠有三种，人分三类】

13.2, 【成功预测未来，乃基本功】

“第三类人，年轻时既能看破红尘，又能享受人生的精彩。不论是身处逆境还是顺利，都能在探索真理中以人为善。尤其懂得“坏人也为你提供机会”的道理而在面对坏人的刁难时心情平静。但凡有造就的人，都是在走在小路上的时候碰到了坏人挡路而改变人生的轨迹走上了康庄大道的。所以，有这等智慧的人总是感谢自己的敌人给予的机会，而不是复仇。在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地奉献社会，在奉献中享受内心的快乐。博爱精神的伟大，只有这类人才能体验出来。”

老阎上面的这段话，是他对自己最好的总结！

【后记】：我和老阎并没有交往，在他早早就成为了留美成功人士，享受人生时，我还是没日没夜的洋打工，只是有空时常上他的小天地看看他的博文。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识人无数，自己领悟，是可求的，而仙人指路和贵人相助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老阎的识人断事，大选预测，都让人叹服！他的博文让我学到了不少知识。没想到他这么牛的神算大仙，竟不知道他会有此大劫，以致于我开始几天一直认为这是他在恶搞：他想看看他死后会有多少人哀悼他。文学城一片哀嚎，上帝过早地召回了大仙阎润涛。

老阎，您走得太早！广大网友们舍不得您老！

涛哥，您这一生，没白活！值了！

曾经挣扎过，曾经拼搏过，曾经努力过，曾经奋斗过，曾经幸福过，曾经享受过，此生虽然有憾，但却问心无愧！远去了，你的背影，留下了，你的博客！

润涛阁是酒精考验的异常坚韧的中国贫寒农家子弟的最优秀代表之一，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和智慧的继承者和结晶体，是近代中国历史与美国现代文明思想交织碰撞的综合体，是一个有独立思维和超常敏锐眼光的科学家、观察家、思想家、作家。他的博文，近20年来吸引着大批海外学生学者的关注和思索。他的突然离世，让文学城及中文网一片哀恸，让许多华人心痛不已！中文网上泪纷纷，世上再无润涛阁，其文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阁润涛博士千古！

润涛阁博主永垂不朽！

2020-11-28

我是阎润涛先生的忠实读者，每天都要几次打开先生的博客查看是否有新文章面世。第一次看到消息说先生去世了，我不禁一笑。先生对怂川粉，川粉又素有造谣的癖好。可笑中又有一丝担忧，因为几天前阎先生自言身体不适。我希望这是川粉的谣言，而且第一次感觉川粉的谣言也是很可爱的。

后来，看到了文学城编辑部的讣告，不由心中一沉，但仍然盼望先生像他预言的“金三胖神隐”一样，消失几天，突然出现。再后来，再也不能自己骗自己了，不由得悲从心来，欲哭无泪。到了25日晚上，想起这是先生追悼会的日子。终于忍不住，独自在一个房间暗暗流泪。今天是先生的头七，我想写一点文字，纪念先生。

已经记不清什么时候第一次看先生的文章。到先生计划出版《独目观世》时，我已经是先生的忠实学生了。我那时还在国内，给先生发邮件买书，先生说寄到中国不方便。我便让一个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朋友代买了一本，回国带给我。书的扉页有先生的签名和赠语。拥有此书的人，应该不超过2000人。相比先生文章几千万的阅读量的阅读量，我想我应该算是阎先生的近徒了。

2012年移民加拿大后，看先生的博客就更方便了。但是一直潜水学习，几乎没有发言。在大约一年前，先生在谈查人观世的话题时，我问了一句怎样才能提高识人的能力。先生最近的文章开始具体谈及这个问题。很荣幸与先生有过一次直接的网上交流。

先生的深刻的思想和淡泊的人生，以及诙谐的态度，对我影响巨大。严格来说，应该说先生是对我人生影响最大一个人。人生的很多困惑，都在先生的文章中找到了答案。

先生常说“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并且不相信“治愚”。这是我想与先生商榷的地方。再高明的文章，很难将一个人从“愚”一下子变成“智”。但是先生16年笔耕不辍，受益的人何止成千上万。我就是个例子，跟随先生文章，一直在从“愚”到“不愚”，再到“智”的进步中。因为网络的关系，受益的人大多是海外华人。希望先生的近1000篇文章能集结成册，出版印刷，惠及更多华人。

先生远去，再无人给我们讲精彩的故事，分享精彩的人生。以后的生活，遇人遇事，我会想，如果先生在，会怎样识人看世。

疫情过去后，再去先生墓前，给先生敬杯酒，鞠个躬。

仅以此文，纪念我的人生导师阎润涛先生！

2020-11-28

星期一清晨正在湖边泛舟垂钓。忽然收到好友发来的信息：润涛阁可能去世了。一时震惊得不知所措。在网上搜索信息，只看到一条，又是不确定的消息。我找出润涛阁的email，给他发了一条短信：“阁先生，您还好吗？如果您有时间请您给我回复，哪怕一句话也好。”

可是，一整天没有任何回复。一整天，我魂不守舍，心里惴惴不安。

星期二清晨打开电脑，文学城头条就是阁先生去世的讣告。一时间悲从中来，泪流满面。

最早认识润涛阁是在文学城上。跟读他的文章，知道他是一位理工男、科学家。但是他写文章，独具一格，妙笔生花。我惊叹于华人世界中有这样一位奇才。他有着传奇的经历，深邃的思想，严谨的逻辑，博大的胸怀，对世事的洞察和对世人的博爱。出于对他人格的敬重，当得知他有出文集的想法时，我主动提出愿意给他义务校对文字，没想到阁先生竟然爽快地答应了。

在我的email里，至今仍然完好保存着我和阁先生往来的几十封email。我年龄比阁先生小，所以我每一次都是尊称他

“阎先生”和“您”。而阎先生在回复时总是也用“您”字。在这么小的一个细节上，可以看出阎先生的谦逊、对他人的尊重。当得知他的文集整理完毕，行将出版之前我又斗胆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阎先生。没想到阎先生竟然采纳。阎先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家，竟然谦虚如此，让人敬佩不已！

而且他还提出要把我作为他的编辑收录在他的文集里。说实话，我心里一是诚惶诚恐，二又感到骄傲和自豪。自己心有不安，是因为我自己根本不会写什么，不说文学功底，就是文字功底都差得很远，作编辑根本不是那块儿料；感到高兴是因为我能够为阎先生的第一本文集尽微薄之力，他能够在序言中只要提到“得到过一位姓唐的会计师的帮助”我就欣慰不已，更何况是把我这样一个无名晚辈放在了编辑这个位置上！

感谢润涛阎，他让我当了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编辑。

和阎先生的交流的email，他送我的、带有他本人签名的文集我将永久保存。

我个人以为润涛阎是当今全世界华人最具智慧者，在中华历史上占有最重要地位的思想家之一。我为能够稍稍帮助过他感到莫大荣幸。自己的人生和他有过交集、和他直接在网上交流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耀和最美好的回忆。

润涛阎千古！

2020-11-28

明天就是阎先生的头七了。

感觉2020年没法再残忍了，已经送别了太多的人，我一直盼着这个庚子年快快过去，意想不到的是在倒计时不到四十天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噩耗震惊了整个文学城。

帝都今冬下第一场雪的日子是北京时间11月21日，初雪过后，我也感冒了，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在太平洋的那端，同患感冒的文城名博阎润涛先生谜一般地骤然离开了这纷纷扰扰的世界和乱象丛生的2020。阎先生的老家在河北，北方今年的初雪来得出奇地早，漫天的雪花是有灵性吗？

我人在国内上不了文城，当来子告诉我这一噩耗时真的完全无法相信，以为是网络谣言，反反复复看了几遍来子发来的文城新闻截屏，才不得不接受阎先生已驾鹤西去的冷酷事实。悲从中来，夜不能寐。

我知道阎先生是因为孩子他爹 - 来子，来子从小到大没有追过星，阎先生是唯一的例外，他是阎先生忠实的铁杆粉丝，每当来子独自回国探亲，我的任务就是把阎先生的新文截屏发给来子，这是他重要的精神食粮之一。由于来子的极力推荐，我才开始读阎先生的博文，我也是因为阎先生才开始上文学

城的博客栏目，从而赏读了更多博主的好文，但在我心目中，阎先生永远是No. 1。当然我不像来子，阎先生的文章他是每篇必读，对于有的科学文政治文，我是匆匆掠过，因为知道晚上和来子一起走路锻炼时，他肯定会给我讲一遍，我看得更多的是他的往事回忆和小说故事。他的博文是来子和我经常讨论的内容，我们俩对很多人的文章都会有各自不同的看法，但对阎先生，我们是出奇一致地钦佩，他是一名爱好写作的科学家，治学严谨，记忆力超强，文笔流畅而且多产，他的博文涉猎极广，我们常常感慨他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尤其是对人生的见地和大智慧让人惊叹，对全球时事精准的预测让人惊奇。但我知道大家怀念他悼念他，不仅仅因为他的睿智，还因为他那山高水长的人格魅力。文如其人，阎先生在博文和评论回复中所体现的温和、包容和儒雅让他赢得了这么多海外华人对他的敬仰。

我从没有给阎先生的文章留过言，因为有太多的高手在和他互动了，我觉得他忙不过来，但实际上他充沛的精力超出我们的想象，他的回帖永远非常认真，经常是一个回复就是一篇长文。对渺小的我而言，阎先生就是神一般的存在，而今连他离世的方式都像神仙般潇洒，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留下了心碎的读者，还有那众多未完待续的作品。我还一

直惦着看《只把人生付戏中》的结尾，阎先生，您的人生大戏落幕得匆匆太匆匆，留给我们太多的不舍和悲伤。

来子说前几天博友们倾城出动怀念追思阎先生，我因为上不了文城，非常遗憾无法和博友们一起在城里共同缅怀阎先生，只能在微信的朋友圈里发短文悼念他，平时不怎么交流的同学朋友为此冒泡了，互相发现原来都是阎先生的粉丝，大家都痛感阎先生的离去是海外华人文坛的巨大损失。微信公众号《新三届》转发了阎先生的旧文《曲啸教授的心理是怎么崩溃的？》以表达哀思，它的姊妹公号《新三界》也转发了文城全体编辑的悼文和阎先生于11月18日下午在他最后博文里的最后留言，留言中最后一句话：“感觉：活着真好。”读到这里禁不住潸然泪下。

天妒英才，把阎先生带走了，让我们无法继续在人世间赏读阎先生的精彩大作，分享他的精辟论点。但我相信他的光辉永不会消失，阎先生会在天堂一如既往地妙语连珠，和众神谈笑风生。

阎先生千古！

（谢谢来子帮我把此文发在城里以表达我们对阎先生的敬重并共寄哀思！）

2020-11-29

## 一、缘起

11月22日，文学城著名博主阎润涛博士因病逝世。消息传来，举城震惊！人们纷纷或写文，或在文后留帖，悼念。不仅文学城，其它网刊，例如万维，也有十人写文章悼念。在华夏文摘的读者论坛，四人分别开线悼念，许多读者留言——我熟悉的华夏文摘读者论坛的评手几乎倾巢出动：OldHorse，令胡冲，jouyang62，tugan0820，panycan\_2，PurestCrystalClear，.麟址.，林海平兔，lookfl，新疆老李，萧雨生，gongchang，寒韩，blackspan\_zr，wen6lucky，大侃，Jidi，e2p718281828，牛仔，Amusing，hongliangingtheuk，osp，红洋，Willy（仅列出在萧雨生开的线上的评手，恕我遗漏，如有的话）。需要特别说明的是，Willy是坚定的川粉，在CND读者论坛，发表过许多支持川普的言论，2016年和2020年两次大选，都投票给川普。这说明，即使是坚定的川粉，也有表达一贯批评川普的阎润涛博士的敬意的。在此，我作为坚定的反川斗士，对坚定的川粉Willy表示敬意！

文学城热门博主之一，小思维，写下《阎润涛学错了专业？》，引起争议，甚至谴责。

小思维的文章，尤其是评论美国政治，批评川普的，我每一篇都读过，都很佩服，如同我都读阎润涛博士的。我认为，他二人的文章，视角不同，内容侧重有别，文笔各有千秋，水平不分仲伯。但，小思维这篇文章，《阎润涛学错了专业？》，漏洞实在太明显了，应该是他思考不足，一时草就而成。

例如，他写道，我想给粉丝们一个小小的提示，阎润涛同志也许选错了专业，他读的是生物学博士，读书期间确实有些造化，在《细胞》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是生物学顶尖杂志。不过后来的发展，我不敢恭维，他似乎没有寻找(到)教授职务，直到四年前工资还在6万左右。六十岁的人是一个高级博士后的薪水。另外，他似乎一直跟着老婆干活，所以夫妻店开得不错。说明他在专业的事业上有些吃软饭。不过夫人SHU-ZHEN WANG是一个正牌大学眼科系教授。夫人三十三篇文章，有31篇他参与了。应该说他甘当孺子牛，为夫人服务，是一个贤丈夫。当然，他在文学和社会学的成就惊人。我觉得他的知识面确实广博，如果不半路出家，一直从事文学和史学，也许要成功更大。当然，人无完人，他的文章有时候毕竟牵强附会，不一定经得起历史学家的推敲，在茶余饭后大家欣赏也绰绰有余。无论观点正确与否，他写的文印象总是旁征博引，深入人心，让子民，让凡夫俗子，感觉到心服口服。无论他的观点如何，他的论据总能说服一大批人。

我认为，小思维在以上这段话里，犯下二个错误：一是用挣钱的多少，职位的高低，来评判阎润涛博士的人生价值；二是低估了阎润涛博士所受的科学训练，对“他在文学和社会学的成就惊人”所起的作用。

## 二、阎润涛博士的人生价值

众所周知，人，各有其人生价值。也就是说，没有统一的价值观，可以用来评判所有人的人生价值。然而，在社会统计学里，又可以把绝大多数人的人生价值，用很有限的几个因素来概括：位子，票子，房子，车子，孩子——俗称五子。因为，人类的延续，也和所有物种一样，须服从物竞天择这个自然界大法。以上五子，是人在社会里生存的必要条件，因此可以用来评判绝大多数人的人生价值，综合得分越高者，意味着所获得的生存资源越多，越适合生存，尤其是，越可能比别人活得长，传播出比别人更多的基因。因为活着就是胜利。然而，有极少数人的人生价值，是不能只用以上所述五子来评判的。阎润涛博士就是这极少数人里的一员。

怎么知道，阎润涛博士就是这极少数人里的一员呢？很简单，只需数数，他去世后这几天，有多少人，自发地，写悼念文章，不得一分钱稿费。只需浏览，有多少读者在相关文章后面留言。自华夏文摘创刊，我看海外各中文网站的文章，有25年了，从未见到这番“热闹”景象，不管谁逝世，谁出生，

谁结婚，谁当总统、主席或书记。小思维这篇文章的点击次数，17013（截止2020年11月29日，比利时时间9点15），也是一个例证。这个点击次数是他平时热门文章的五到十倍。试想，阎润涛，一介布衣，无官无爵，一辈子窝在人家的实验室里，给人打工，年薪只六万美元，还不如一个刚毕业进厂的，20郎当岁，嘴上没毛的化工博士！这样一个人的去世，引起这么轰动的效应，他难道不应该算极少数人吗？他一定有什么极特殊的地方。

什么地方呢？他的专业？按小思维所述，阎润涛博士“在《细胞》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是生物学顶尖杂志”。此外，和他夫人合作，当其助手，发表了31篇论文，眼科学方面的。是这些论文，令阎润涛博士去世后，海外中文网上，出现前所未有的一片哀悼之声吗？不用想都知道，不可能！因为一，我尚未看到有任何一个作者或读者，说读过阎润涛博士的任何一篇论文。因为二，阎润涛博士的那些论文，他不写，或她不写，一定，立刻，有写人。举个例子，爱因斯坦。有人说，老爱要是没在1905年发表狭义相对论，几个月后，就会有别人发表；即使是老爱的广义相对论，难倒天下几乎所有人的，别人发表也不过只会比老爱晚二年。从这个说法，我们可以断定，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在科学研究上，是不可替代的。人类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天才，如老爱者，都可替代，更不要说没

什么人读过其论文的阎润涛了。也就是说，阎润涛博士费尽一生求学，所做的那点研究，从科学史的宏观角度看，是有他不多，没他不少，不可能因为他的去世，造成科学上的损失，而引发这么广泛的哀思。

那么，就只能是在阎润涛博士在工作之余，作为主要副业（其它副业还有，做饭，持家，带孩子，种菜园，修理汽车和除草机，等等），写的文学、史学和社会学的几百篇闲文，引发这么广泛的哀思的。我认为，阎润涛博士这些文章的最大特点，是观点独到，经常令我眼睛一亮，脑洞大开，对着电脑屏幕徒然感叹：我，怎么就没想到？！

比如，他在《母系社会产生的原因，是因为男人的流氓成性》一文里说，“在远古，人人都是裸体的。由于男人里边的流氓个体靠牙齿咬断别的男人（情敌）的生殖器非常困难，个体流氓的危害也不是很大。但到了新石器时代，流氓借用锋利的石刀切断其他男人的生殖器就容易得多了，便导致了大批男人成了废物。这就最终惹怒了女人们，她们便联合起来把所剩不多的还带有生殖器的男人管理起来。男人们也看到了种族灭绝的前景，在这极端的环境中也就只好认同了由女人来管理这个社会，毕竟流氓有怜香惜玉的特征。这样，母系社会就诞生了。”他这个论点，不同于我们在正规出版物里所读到的。后者一般认为，母系社会的产生，是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阶段。

远古时代，人类裹腹靠狩猎所得，因为男人跑得快，力气大，猎获的动物多于女人，所以那时是男权社会。后来，随着农耕的出现和发展，在家负责生育和种地的女人所生产的食物，超过男人狩猎，于是产生了母系社会。再后来，农耕进一步发展，男人力气大，挖地开荒的效率高于女人，所得高于狩猎，男人便不去打猎了，改在家种地，社会又恢复男权至上，直到今天。按照这个学说，可以预计，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男人的力气，越来越没有用处，而女人，因为天生的有耐心，适合学习，发展人工智能，最终将夺回对社会的控制权，未来又将是母系社会。这个趋势，现在已经相当明显。这不仅是因为，已有越来越多的女人担任国家领导，例如德国、芬兰、爱尔兰、克罗地亚等，而且因为，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里，女生数量普遍高于男生，而且两者的差别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这个结论，未来是母系社会，与阎润涛博士在以上文章最后得出的，是一致的。区别只是，他从女人要夺回生育主导权，以免人类灭绝，这样一种主观愿望而导出。这听上去，有些唯心主义，有些随意，不那么严格，不那么逻辑自洽。他的许多文章，与此类似，观点大胆、独到，但小心求证，似乎不够。但这没有关系，他不是在做文科的学术论文，好拿去当敲门砖，封官进爵的资本。他是在宣泄，他那成天在高速运转的大脑漩涡里分泌出的东西。他图的，于他而言，是宣泄的快感。王小

波写过《思维的快乐》。阎润涛博士的一生表明，人类还有更高级的快乐：表达思维的快乐快乐。

这样说来，阎润涛博士的数百篇闲文的价值，在文科专业人士看来，就不可能很高。不要说不能跟马克思的划时代的巨著《资本论》相比，就是跟现代法国经济学家汤玛斯·皮克写的《21世纪的资本论》也不能比。那么，为什么阎润涛博士的去世，在海外华人世界，引发这么广泛的哀思呢？我认为，是因为阎润涛博士不得一文钱好处，持续25年，孜孜不倦，写出的那数百篇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闲文，所代表的一种精神，折服了无数的海外读者。

我以为，评判前面所说的极少数人的人生价值，可分两个着眼点，一个是他们所做出的贡献本身的价值，另一个是他们为做出那些贡献所付出的努力和牺牲。前者可称为物化价值，后者可称为人格价值。以爱因斯坦为例，他人生的物化价值非常高，可以说，是牛顿以降，300年来最高的。但若考察爱因斯坦的人格价值，我看不出，有什么值得说道的。1905年，他发表狭义相对论，声名大噪，不久就获得一所大学的教职，收入稳定，生活优裕。1933年，希特勒上台，排犹。爱因斯坦未雨绸缪，早早地移民去了美国。此后他一生，未因为是犹太人吃苦头。假如我们取一个数学公式，量化人格价值，则我认为，以下公式或可适合：

人格价值 = 1/因物化价值所获得的世俗好处  $\approx$  1/五子

那么，爱因斯坦因为提出了相对论，获得了多少世俗好处呢？难以精确统计。为简单计，也为了与阎润涛博士和马克思做对比，姑且就以爱因斯坦因为提出了相对论，而获得的教职的年薪作为分母。那么他的年薪有多少呢？我们不用费事，去查爱因斯坦一九零几年当教授，或1955年去世前的工资收入。为方便与小思维说的“六万”比较，就取现在美国大学正教授的年薪计算，应该有20万美元。于是，我们可以计算前述三人的人格价值：

爱因斯坦的人格价值  $\leq$  1 / 20万美元；

马克思的人格价值 = 1 / 0 = 无穷大；

阎润涛的人格价值 = 1 / 6万美元。

需要说明一下，计算马克思的人格价值时，分母为什么取0。因为，他在大英图书馆，面壁30年，写作《资本论》期间，没有稳定收入，主要靠恩格斯施舍度日，六个孩子，生病都没钱请医生。虽然，《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马克思还在世，但出版商拖了16年才给稿费，而马克思此时已死多年。所以，我认为，马克思一生的物化价值和人格价值，都非常高。马克思生前说过，高尚的人，在我的墓前，将洒下眼泪。诚如斯言！

从以上计算式可知，年薪六万美元的阎润涛的人格价值，远小于没有固定薪水的马克思的人格价值，但大于爱因斯坦的人格价值的三倍。若将1905年后的50年间，爱因斯坦的巨额稿费收入，受邀到无数的地方做报告，所获得的出场费、免费旅行和住宿的好处，加入分母，则他的人格价值，就不是阎润涛的人格价值的1/3，而可能是1/30，1/300，1/3000，乃至更小。而我们知道，爱因斯坦的人格价值，在一般老百姓心目中，是崇高的。他的许多名言，例如“人类的第四次世界大战，武器将是棍棒”，为世人所熟知，重视和引用。于是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阎润涛博士的去世，会引起海外华人读者广泛的哀思：因为他的人格价值，比爱因斯坦崇高的人格价值，还要崇高很多！怎么会不引起广泛的哀思呢？至此，我们明白了前面所引的小思维的论述里，第一个错误所在：他只考虑了阎润涛博士人生的物化价值，而忽略了他人生的巨大的人格价值！

这个人格价值，才是阎润涛博士的人生价值里，最重要的部分。而且，他的离世所留下的缺憾，是这个世界永久的缺憾，没有任何人能够弥补。因为他的经历，是不可复制的。而没有他那种经历，是写不出他那数百篇文章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阎润涛博士倒下来了，就是倒下了，永远地倒下了，绝不可能有第二个阎润涛博士站起来，写出他写的那种文章给我们看。而这个世界，如果本来没有马克思，一定会出一个名叫

驴克斯的，写出《资本论》；如果本来没有爱因斯坦，一定会出一个名叫恨因斯坦的，发表相对论。

### 三、阎润涛博士没学错专业

小思维在《阎润涛学错了专业？》说，“我觉得他的知识面确实广博，如果不半路出家，一直从事文学和史学，也许要成功更大。”对此，我不赞同。我认为，恰恰是阎润涛博士所受的科学训练，使得“他在文学和社会学的成就惊人”。如果他接受的是文科训练，特别是中国大陆的那种文科训练，并“一直从事文学和史学”，他绝无可能像现在这样，“在文学和社会学的成就惊人”。这只需看看，大陆哪一位文科人士，著名作家、评论家、史学家，比如余秋雨、刘心武、易中天和吴思（提出血酬定律），写出过可以与阎润涛博士的任何一篇文章相比较的作品？我也在网上写了25年，因而可说，我的阅读范围比一般人广一些，但我从未读到过，在题材、故事、论点和论述方式上，与阎润涛博士所写类似的作品。不说别的，就以前面说的，阎润涛博士的一个观点：人类母系社会的产生，是因为女人们要防止某一个男流氓，用锋利石器，割断其他所有男人的生殖器。这么匪夷所思的观点，大陆哪个史学家能想到？他们肯定只会认为，是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人类母系社会的产生。而学习生物科学出身，并研究生物科学一辈子的阎润涛博士，偏偏就不相信这个人人都相信的，似乎颠簸不破

的宏论！我这样说，意思当然不是说，我赞同阎润涛博士的这个观点。而是说，我欣赏，佩服他的逆向思维，发散思维，脑洞大开，语不惊人死不休。我们中国有14亿颗脑瓜，但有阎润涛博士那种脑瓜者，实在太少，太少！

由此，我们可推断：以写出他那数百篇闲文计，阎润涛博士在中国大陆，绝不能学文科，那就只能学理工科。但理工哪一科呢？以写文章的风格（中西学都相当深厚，注重推理和逻辑）与阎润涛博士有些类似的王小波为例，他1977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系，贸易经济商品学专业，学过高等数学，数理统计。虽然他的作品，涉猎多个领域，但生物学和医学，他从未涉猎，没写过其中任何一个专题，例如研究人类母系社会的产生。王小波倒是当知青时，观察到他养的一头猪，比较特立独行，因而写过一篇文章，《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但他此文宗旨，不是动物学研究——他没有所必须的生物学素养，像阎润涛博士所具有的那样。王小波提出的，是一个社会学倡议：向那头猪看齐。

于是，可以结论了：阎润涛博士在中国大陆，70-80年代，以实现前面所论述的他的最大人生价值而计，他必须学习生物科学，他没学错专业！

**阎润涛博士 永垂不朽！**

附注：本文提出的公式，人格价值 = 1/因物化价值所获得的世俗好处，过于简单，是为讨论方便。若要完善的话，应该将分子1，用考虑了物化价值的参数代替，使得物化价值等于零者的人格价值不致太高。但我还没想出，这个参数的值。

2020-12-02

2020年11月22日，64岁的网络写作大家润涛阁去世，网友们一片哀悼。这种网上的哀悼，除了少数带私货，蹭热度的人之外，绝大多数人的哀悼和留言都是真心流露。这么多人自发地对一个文人进行哀悼，感谢他的文章对自己的帮助，如果说润涛阁是北美华人的文曲星，一点儿都不为过。

1. 润涛阁是北美华人网上写作的鼻祖。二十多年来，他在网上发表了一千多个原创帖，回读者近十万。他在文学城流连往返，与网友不离不弃，乐此不疲达到了忘我迷恋的程度。只有文曲星才能做到。
2. 润涛阁他驾驭起网上写作的秘笈天马行空，不留痕迹。只有文曲星才能做到。
3. 润涛阁从小就深知中国的人情世故，而许多深刻的中国人情世故其实是全人类的人情世故。他的文章里处处流露出对人情世故的洞察和剖析，令读者拍案叫绝。只有文曲星才能做到。
4. 网上文章必须抓眼球，标题尤其重要。润涛阁的许多文章，题目很黄，内容很“性”，调侃佐料比比皆是，但很多文章的精神传达却很美，真实可信，充满了对社会

上弱势群体的关爱和人性的剖析，处处可以看到他对善的弘扬，对恶的鄙视。他的许多文章点击率都达到万余人，几万人，这还不包括粉丝给那些不上网的距离粉丝的讲解，甚至用纸张印出后的传阅。我读他的许多小说，感觉就是在读当代的“警世恒言”。在网上写作，必须吸引网友，在这方面润涛阁是无师自通的专家，只有文曲星才能做到。

5. 润涛阁写的许多文章，往往是60%的真实，30%的演绎，10%的预言。在这30%的演绎里，他穿插了太多的生活哲理，很多内容既是他的原创，又趣味无穷。而那些10%的预言事后又有许多得到应验。这就是阁粉对他崇拜有加，如痴如醉的原因之一。即使他写他小时候的事情，往往他也会用现代人才会有思路去解说演绎，神乎其神，瑰丽多采，给他的粉丝以极大的愉悦。不懂他的人，忙着在心里和润涛阁疙疙瘩瘩地寡然无味地争吵细节的真实，但是润涛阁我行我素，一写就是二、三十年，这只有文曲星才能做到。
6. 润涛阁写起文章来如行云流水，长篇大论，侃侃而谈。他的逻辑蕴含在他的行文之中。一般人，写起文字来，思路和语言常常绊脚栽跟头，需要改来改去，才能疏通句子和思路。我想润涛阁写文章，一定也会改，但是他

的文章出产量这么大，而且是业余操作，所以他修改文章的百分比一定比其他的写手要少，少的多，这只有文曲星才能做到。

7. 润涛阁的很多文章以第一人称来写，他把“我”写的神乎其神。有人不服气了，找缝子吵吵了。其实，那就是讲故事。故事是可以添油加醋的。润涛阁在和粉丝交往的时候，常常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走。道德文章，道德永远在文章之前。只有文曲星才能做到。
8. 网上文章，马甲满天。记得以前听说有人写文章不用笔名，总是用真名。人家问他，为什么用真名？这个人说，好不容易写篇文章，我用笔名，谁知道是我写的？我不知道润涛阁为什么用真名写博客，要知道他的粉丝全世界都有，尽管北美更多一些。敢用真名，好一条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的汉子！这只有对自己有无限信心对粉丝有无限信心的文曲星才能做到。
9. 没有什么大作家可以让所有的人顶礼膜拜，润涛阁当然做不到这一点。金瓶梅，红楼梦都被骂过很多年。鲁迅活着的时候，经常参与论战，和新月派论过战，也被林语堂等文学大家骂过。一方土地养一方人。润涛阁的文章能让那么多人受益、开心，他注定应该在文学史文

化史上有一席之地。润涛阁的写作开创了网络写作的新篇章。他是北美华人的文曲星。

10. 现在讨论润涛阁似乎避不开说说颜宁。其实这两个人都是自己领域的耀眼明星。我们常人都知道，不能把苹果和桃子相比。如果评价一个人，要从事业，家庭，对社会的影响，各方面来看，我们怎么能，又怎么应该对比他们两人？如果现在我们站在老阁一边，出拳打小颜，正值哀伤时期，有此情绪可以理解。但未必符合老阁所愿。做科研，很寂寞，而且需要出产到一定的质和一定的量，才能取得同行信任，才能获得一席之地。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议题。现在我只希望哪天小颜到了退休的年龄，也许74岁，也许84岁，也许94岁，她能到老阁墓前一站，送上一束鲜花，说一声，“文曲星，我看你来了”。我想那时，老阁会在天上哈哈大笑，告诉小阁，“我早就把和你吵嘴的那些文章烧啦”。

润涛阁是北美华人的文曲星。

2020-12-02

润涛阎的去世在海外华人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10天来广大的网友在海外的中文网站已经发表了几十篇悼念文章。文学城的“惊悉噩耗！深切悼念文学城资深博主阎润涛先生”文章下面有几百条留言，是这些年见过的所有文章中最多的。今天我就不必再重复写悼念文章了，只是想回答一位网友提的问题。

这位网友很执着，两次提问“老阎为什么对毛泽东那么大的仇恨”？第一次是三天前：“老阎是纯农村人，不是插队知青，文革时才10岁，不太理解他为什么对毛泽东共产党那么恨”（这个问题的逻辑就有问题，纯农村人就不该恨毛泽东？），第二次是今天：“老阎哪儿都好，就是不知为啥对毛泽东和共产党那么大的仇恨。” 润涛阎是不能回答了，我来试着回答一下这位网友的问题。

在回答这位网友的问题之前，需要先了解一下50、60年代的中国农村，需要了解一下中国的户口制度。从1956年开始中国把人群分为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农村户口的农民原则上是不能进入城市（除了少数当兵，升学以外），只能永远是农民，永远低人一等，出生在农民家的人，基本上在教育、就业

、就医、社会福利等永远不如城里人。特别是大跃进后全国几年大饥荒，上千万农民只能在农村死去，去城里没有工作，没有粮票，也是死路一条。农民几十年来在田地里辛勤劳作，经常吃不饱，基本上是半个农奴一样。

任何有平等意识的人都不能接受这种低人一等的农村户口制度。润涛阁从他爷爷和其他亲戚那里知道1949年前中国没有农村户口，农民是可以到城市去的，这种压迫农民的户口制度是毛泽东时代才开始的，润涛阁能不恨毛泽东吗？

1958年大跃进失败后，中国开始了三年大饥荒。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历经16年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于2011年1月11日正式出版。党史第二卷中说“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正常的年份人口都是增长的，所以1960年饿死的人数肯定超过1000万。润涛阁在他的文章中说了，1956年他们村里出生的儿童只活了两个，他也差一点被饿死，润涛阁能不恨毛泽东吗？

文革时期为了搞阶级斗争，在中小学搞阶级教育，所谓的阶级教育就是让你去恨地主、资本家。因为我们没有被地主、资本家剥削的经历，所以还是恨不起来。润涛阁的青少年就是在那种不平等的制度下生活的，亲身经历了毛泽东时代的不平等，亲身经历了毛泽东对中国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润涛阁能不恨毛泽东吗？

这位网友根本就没有理解润涛阁，正是带着这样的仇恨润涛阁才能写出《“共和国三大演说家之一”的曲啸在美国遭遇滑铁卢》这一感动广大网友的传世之作，很多人就是读了这篇文章才成为阁粉的。

2020-12-03

网络大作家润涛阁的突然逝去，我感到发自内心的悲伤和惋惜，网友们真情流露一片哀悼，在认真读了各位网友的文章留言后，我也有感而发提起了笔。

老阁留下一句“活着真好”，给我心灵的震撼，不下于当年读老阁讲曲啸。当年我们带着理想，雄纠纠气昂昂地来到美国，难道就这样在美国的静山静水之中悄悄老了、就这样匆匆走了？怀念润涛阁，就是纪念我们自己即将逝去的青春。

我怀念这些年在老阁文字的陪伴下度过的时光，老阁的文章时而让我们拍案叫绝、时而让我们捧腹大笑、时而勾起了我们对故乡及逝去年代的思念、时而让我们反思自己的人生。在老阁的笔下，真理就像是窗户纸，一捅就破；权力就像是皇帝的新衣，害怕被识破的裸奔；名和利就像华丽袍子上的虱子…

老阁的逝去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我人生下半场的开始。从今以后收拾心情好好过日子，他乡变故乡，研究social security 和退休金、和院子里的松鼠、落叶、杂草和睦共处，开始读美国报纸开始健身。

国内好繁华好热闹，但是现在国内言论环境越来越让我们不适，我们插不上话、赶不上趟，而且国内体制也越来越容不下我们，出门没身份证、上街没微信支付、国内很多网站内容我们海外IP看不到更不可能通过认证发言。匆匆忙忙赶回去淘金的海归们中有多少人能火中取栗，真正淘到真金白银落袋为安？如果没有家人在美国的坚守，老海归们还要面临在中国没有退休金、无法看病、买不起房、老无所依等困境。

老阎最打动我的是他相信人类最终将走向大同世界，大同是中国古代思想，指人类最终可达到的理想世界，代表着人类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基本特征即为人人友爱互助，家家安居乐业，没有差异，没有战争。这种状态称为“世界大同”，此种世界又称“大同世界”。尽管大同思想为中国思想，但一些宗教、西方的乌托邦和现代的社会主义及地球村等这些概念思想也与大同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

老阎说：“在千万年的进化过程中，少数骗子带领多数傻子组成的群体，战斗力最强”。这里的傻子包括那些崇拜基因被打开的聪明人。聪明也好，糊涂也罢，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几番争斗，几番曲折，历史的长河虽会改道，但进程始终在朝着大同世界发展。在这个进程中，每个人都要明白自己扮演的角色，是骗子还是傻子，抑或是旁观者。

有人点亮明灯，有人传递火种。虽然在我们有生之年人类不可能进入大同世界，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只向这个方向思考及努力，避免瞎起哄、乱折腾，过得简单快乐。即使选择做逍遥派，偶尔还是应该向大同世界方向助力推动或者动动嘴皮子笔杆子推波助澜。

我要开始每天看New York Times 和Washington Post啦，研究美国历史、美国选举和美国政治，好好思考一下美国华人的宿命和使命，我们为什么能在八十年代来到美国？我们能在这里安家落户立业生子，我们为我们的孩子及他们的美国小伙伴们做了什么？我们要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出钱出力出思想，东方文明应该成为美国文化大熔炉的一部分。

我也要好好研究一百多年前孙中山和旧金山华人在历史转折点为中华民族做了什么？我们可以努力让中国社会更公平，促进中国不要异化到现代文明及国际规则之外，让我们归乡探亲之路更愉快一些，让我们留在国内的家人及童年伙伴们生活得更好一点。

读世界一战史时我看到1916年十四万华工坐火车去法国参加了战争，战后是留在法国巴黎的这些华工帮助周恩来及时年16岁的邓小平到法国勤工俭学，1978年又是留过洋的邓小平打开国门让我们有机会来美国留学。一战赴法华工成为中国和西方文明之间最有力和有效的桥梁，认识过去会有助于我们今

天更好地认识自己（见Amazon 中英文版书《Long Journey for Civilization: Stories of Chinese Labor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in WWI -为文明出征》）

关于阎颜之争，我从最初觉得老阎太计较转到现在站到老阎这边，特别是知道颜宁导师及合作者施一公挂了老阎导师Peter的课后。我佩服老阎的实名抗争，学霸坏风气不可助长，导师去世人走茶凉，老阎人微言轻，难道老阎对科学的贡献就随风飘散了？这些年来很多诺贝尔各大科学奖项得主都离不开当年中国留学生的日夜付出，也许我们的集体发声能让获奖者在诺贝尔论奖坛上多提中国学生的贡献，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华人教授能和导师一起共享殊荣。

我最后想说一下互联网时代网络平台的重要，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不同的声音，文学城给了老阎、广大网络作家及读者这个宝贵的平台及精神家园。我们不能忘记新文化运动时中国知识分子为中文现代化所付出的努力，但是直到计算机的出现，汉字输入法代替机械打字；互联网的出现，真正改变中文的创作、传播和阅读，我们才可能从世界各地读到老阎这样原汁原味的真知灼见，才可能第一时间分享我们的真实感言。真心希望网络平台能不辜负老阎及广大网友的厚爱，保持独立和开放，陪伴我们一直走下去……

2020-12-06

读润涛阁回忆他在农村生活的文章，不难看出老阁揭露毛的谎言，鞭笞毛的罪恶，对毛太祖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这在普通人眼里就是恨。几天前我写了一篇短文回答网友的问题，“老阁为什么对毛泽东有那么大的仇恨”。在短文里我简单地描述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村的不平等和农村的贫穷，润涛阁的青少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度过的。从润涛阁对家乡的回忆里可以看出，农村的不平等和贫穷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润涛阁世界观形成的社会基础。

润涛阁博客的三观，对于在50年代、60年代出生的人是不难理解的。农村的50后、60后就不用说了，在城市里成长起来的50后因为有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毛时代的中国农村也有相当的了解。这也是润涛阁的文章最能引起50后、60后共鸣的原因。在60年代后期以后出生的人，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村就没有那么了解了，所以会产生疑问：“老阁为什么对毛泽东有那么大的仇恨”？为了了解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村，我来推荐谢宝瑜的长篇小说《玫瑰坝》。

谢宝瑜1956年生于重庆市牛角沱，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祖父祖母去了现在的四川省越西县。1977参加了高考，上了重点

大学的分数线，因为父亲政治的问题，政审没有过关。1978年再次参加高考，因为获得了凉山州总分第一名才通过了政审。谢宝瑜父亲曾经参加过“志愿军”，去朝鲜打过仗。他在一次战斗中被炸弹炸成重伤，被送到了“后方野战医院”。他在这个“后方野战医院”躺了三天三夜。后来美军反击，“后方野战医院”里面的医生和护士扔下伤病员自己逃命去了。他父亲因为失血和饥渴已经昏迷了整整一天一夜。当他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是在美军的野战医院里，成了美军的伤病员战俘。回国后却被定为叛徒，开除军籍团籍，遣送回重庆。全家都受到了他的这个叛徒父亲的牵连。他祖父也因为受到他的牵连，被发配到越西县去，美其名曰支援边远地区的建设。

谢宝瑜的长篇小说《玫瑰坝》，以真实的手法，描写了西南一个偏远的山村从1950年初到1967年底的巨大变迁，再现了中国革命对农民和农村带来的恩怨祸福。短短的十几年里，农民作为一个群体，成了革命狂潮中最大的受害者。我是5年前读的《玫瑰坝》。读完了这本书，心情没法平静。在玫瑰坝原本或勤劳富足，或朴实忠厚，或懒散穷困，却都井井有条的生活着的劳动人民，经过土改之后完全变了样。想起这是短短的几十年前发生在千千万万人真实的命运，不禁让人扼腕，中国农村之所以这样落后，中国农民之所以这样穷就是从土改开始的。

谢宝瑜的写法不太像一般的小说，没有太多的景物，心理，煽情描述，节奏比较快，语言简明易懂。在今天的年轻读者看来，这本书描述的那个遥远的乡村，是一个荒诞的、魔幻的世界。但是这本书中的故事是如此真实，真实到党史研究者高华教授（已逝）把这本书推荐给他的年轻同行，作为参考资料。这是一本对得起历史，对得起文学的杰作。

不管你是否喜欢读小说，不管你是否关注中国当代史，不管你是否经历过土改，镇反，反右，文革，这都是一本不可错过的书。喜欢文学的，会发现这是一部难得的现实主义杰作；喜欢历史的，会发现书中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比历史记载还要真实。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一本反映毛泽东时代中国农民命运的小说。

2020-12-18

这篇文章本来是和《我所佩服的人之 — 芦笛》一起写的。当时阎兄还是如日中天，在文学城挂着第一名博的头衔，而我则有些读书人的迂腐气，不想有拍人马屁的嫌疑，写好了，一直放着没发。没成想，才过了不到半年，突然噩耗传来，昔人已去，不由得感叹命途多舛，造化弄人。现在把它作为一篇悼文，愿阎兄一路走好。

我最初认识阎兄，是在海纳百川。当时在那个论坛里的风云人物，是林思云，马悲鸣，赵无眠，芦笛这四大汉奸，记得还有郑义，樊弓，AlphaQ，易大旗。阎兄也是其中一位。大家都是绝顶高手，谁也不服谁，于是乎每天都是华山论剑，打得不可开交。我在那里大开眼界，也长了不少见识。阎兄在里面不算最活跃的，而且过了几年，竟然完全没了声音。

到了二零一零年左右，我无意中逛到文学城，并在那里找到了他的博客。这时我惊喜地发现，他的文章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提高了好几个档次。我自己瞎琢磨，觉得很有可能他之前一直专注于科研和学术研究，而自从来到文学城这个适合自己的舞台，他才开始把主要的精力和时间都放在了写文章上面。

首先吸引我注意的，是他的一系列往事回忆文章。这里面有他童年的经历，在家务农的生活，已经后来上学的故事。阎兄的文笔不像图雅那样华丽出彩，但是胜在平实流畅，娓娓动人。他讲故事的条理非常清晰，文字朴实，很容易抓住读者的心。读着他一个个的小故事，你仿佛亲眼看到一个天资聪颖的孩子如何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学习，积累，思索，提高，并最终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我也很喜欢他的关于孩子教育的文章。他完全没有藏私，用毕生的智慧和体验，试图帮助孩子们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和快乐。而他的孩子们，也很幸运的在他的引导下，茁壮成长，最终成才。我自己也是受益匪浅，他的一些有关教育的思路和建议，也成了我后来对女儿的培养过程中很好的借鉴。

作为网上的名人，当然少不了辩论和争斗了。他的辩论文章虽然不像芦笛那样酣畅淋漓，气势磅礴；但也非常犀利，逻辑缜密。我很欣赏他的一系列打假韩寒的文章，可以说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把韩寒父子牢牢地钉在了大骗子的耻辱柱上。当然还有的，就是他关于中国王朝循环论的文章，可以说是发前人之所未发，揭示出在独裁制度下，一个又一个王朝政权，兴起，繁荣，腐败，崩溃，周而复始，无限循环的宿命。

而他最厉害的，也是我最佩服他的一点，是对人性的洞察力。这个在他的童年回忆，点评风云人物，和论述大国关系

的文章里都有体现。我比较欣赏他在文章中，于生活小事里面，汲取智慧的源泉，并且加以归纳，判断，和思辨上的提高。他的文章非常接地气，同时又超越常规，留给我们读者独立思考 and 自由想象的空间。所谓文以载物，阎兄可以说是做到了极致。而对人际关系的考量，几乎贯穿于他所有的文章中，并成功地帮助他作出了很多正确预测和判断。而这一点，正是我比较欠缺的。作为同样具有理工背景的学子，其实思辨的训练已经是深入我们的骨髓。但是他的出发点又要高明很多，他把人情世故，感情，面子，以及很多别的关于人的因素，都放到了衡量和预测的模型里去，这一点不得不让人佩服。我们这个现实世界到底是由人组成的，不深入考虑人的情感，情绪，尊严等诸多因素，做事情肯定会碰到巨大阻力，甚至最后无法持续。

阎兄有趣的地方，则是他总结出的多条关于社会和人文的规律，他命名为润涛阎定律。当然这里面颇有一些是调侃之言，但是有些却是真知灼见。这里摘录几条：

第二定律：政权的兴亡有它自身规律，怎么得到的政权，就怎么失去。

第十三定律：凡是大兴土木想建功立业的朝代都是短命的。

第十五定律：真理常常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而是在一个人手中。绝大多数人并不掌握真理，但在争取个人眼前利益方面，绝大多数人并不傻。

第二十九定律：聪明是聪明人把高智商全部用于为个人谋取最大利益；智慧是智者把部分智商用于约束自己的贪婪。

第三十三定律：当一个社会人人都觉得自己冤的时候，便是动乱。

当然，他的某些观点我还是持保留意见的。比如说他对六四的看法，对川普总统的态度，和颜宁的学术纠纷。但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想想我自己，同样也是缺点一大堆。我一直觉得，一个勤于思考，认真生活的人，是值得钦佩的，而他的那些超凡脱俗的观点和想法，是让我非常佩服他的地方。

其实不管是芦笛还是阎润涛，从科研成就和学术地位上来说，是远远比不上我们华人的一些大牛的。但是那又怎么样呢？他们的思维深度和洞察人性的智慧，在我看来，已经远远地超越了时代，是值得我钦佩和学习的。其实说到地位，估计谁也比不上皇帝。然而当今圣上，虽然至尊天下，四方雌伏，我却是没有看出他有哪一点值得我去佩服一下的。

斯人已去，呜呼哀哉！愿阎兄安息，永离娑婆，回归净土！

2020-12-19

初识阎先生是看文学城上推荐到首页的博文，我不记得是啥时候了。阎先生的故事和我的经历并不相似，但是我强烈地被他的语言以及时不时冒出的幽默所吸引。当时印象里最深的是熬鹰的故事。想象着有一只鹰做宠物，这是多气派的事情。那个时候女儿还小，每天晚上要讲睡前故事，讲完哈利波特，后来就讲阎先生的故事。阎先生在我家也就得了一个外号，‘那个熬鹰的小孩’。后来文学城首页只要看到他的名字就一定点进去读。再后来就跑到先生的博客，把所有的故事看了个遍。但是因为对政治不感兴趣，政论文一律略过。刚看我以前给阎先生的邮件，在阎先生出书的时候，我还直接在邮件里把这一点告诉他了。买他的书，当时只是认为自己免费看了他这么多年的故事，应该支持一下，如同当年对门邻居在家写了一本读圣经的书，我虽不信耶稣也买一本支持一样。

对阎先生政论文观点的改变是2012年希拉里访问中国，习近平取消了原本安排的和希拉里的会谈。当时网上各大媒体各种猜测，周围的朋友也是各持己见，有的同意这家媒体的观点，有的赞同另一家媒体的看法。我作为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就是喜欢看各种猜测，用阎先生的话说，就是看戏的感觉，

觉着好玩。后来看到阎先生独树一帜、傲然不群的观点，觉得很新颖，就和朋友们分享，被一通嘲笑：什么人瞎说啥你都信？我就笑笑。这些和我都没有关系，但是我就喜欢看大家在那都自以为是地瞎嚷嚷。当几个月后阎先生的观点被证实的时候，我震惊了。政治一向是黑暗的，所谓的窝里斗，就是大家只看到表面的光鲜。我们当地有句土话来形容挺贴切：所谓的驴屎蛋外面光。现在，我发现有一个人和所有的人不一样，他可以犀利地看穿一切。政客的伪装，在他眼里如同虚设。我于是去把文学城阎先生博客里以前没有读的政论文，全读了一遍。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这才是阎先生最牛的地方。能写精彩故事的人，在中国在世界，从来不缺乏有文采的人。但是能把这个世界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人，我目前只发现一个阎先生。看了他写的那些分析，再听身边的朋友们谈论政治，突然觉得他们好幼稚。从那之后，我养成每天去阎先生博客的习惯。看到他精彩的政评文甚至评论，我常常忍不住和国内的朋友们分享，尽管得到的反应并不尽人意。阎先生有一次在博客里发了一个评论，意思是他也欣赏鬼谷子那种隐士的风格（记性不好，原话记不得了）。我回复说（记性不好，原话记不得了），所谓的隐士应该算中国文化的糟粕之一。这个世界如果好人都隐了，就剩下一堆坏人在那呱呱噪不停。那么这个本来就很缺乏美好东西的世界，该有多让人绝望？我不知道我的评论对

阎先生有没有影响，或许我一厢情愿地觉得，自那之后阎先生发表的博文频率有所增加。

附当年阎先生邮件往来的截图。对于我这个素昧平生的网友，阎先生从来不吝分享他的建议、心得，甚至在我打算买新车的时候，主动提出帮我砍价。好得简直超出我的想象。多年读他的文章，已经把他当作一个知心的老朋友，看他上房爬树忙忙碌碌，一方面为他担心一方面为他的活力而高兴；更是把他当作一个智慧的善良的灯塔，当看到世间的烦乱、世人的贪婪愚蠢，读读他的文章就会心安了然。我人生的路还有一段要走，希望自己这么多年没有白读阎先生的文章，多拥有点智慧和豁达，来度过余生。

2020-11-26

韩寒的小说到底是不是他的作品，这个议题让我第一次真正关注老阎。

因为国内的作家朋友对真假不分的文坛也是义愤填膺无可奈何。当时，因为韩寒的小说，各种论点和文章铺天盖地，但谁说不清楚。偶尔关注一下海外这方面的文章。老阎的文章马上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他的文章理性。对韩寒作品与韩寒爸爸作品精辟的分析对照，抽丝剥茧的笔记鉴定，认真求证韩寒就是韩寒爸爸的笔名。清晰明确，非常有说服力。还把此文下载保存。从此开始了关注老阎的岁月。

几个月后回国，参加了一个文学论坛，韩寒这个话题，从文学作弊，版权保护这个角度被提及。于是将老阎的论证发给其中一位主持人。

意想不到事情出现了。

晚间，饭店通知有人拜访，是否让他们上楼？

当时非常奇怪。因为回京时间就两天，并没有告知任何朋友。何人会晚间到访？

楼下大厅，有两位衣冠楚楚的男士在等待。寒暄几句后，其中一位姓何的先生自我介绍是为作家，然后海阔天空，绕了很大的圈子，最后进入主题，说明来意。他们是上海作协的。前来询问阎润涛是何许人也，有什么背景。

既然他们主动寻找，显然有了进展，就老阎将联系信息方式交给他们。请他们直接联系。

本以为此事可以盖棺定论了。然而，石沉大海，再也没有任何消息。弄虚作假却渐渐成了主流意识。

两年后，一位上海文坛的朋友送儿子来美国读书，顺道来访。饭后茶余，又聊到此事。再次将老阎的文章给他看。仔细了解了老阎的背景，也就是说确定他不是圈中人之后，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然后叹息说：这个老阎真是个神人。

原来他们知道一些实情。没有人故意要作弊，应该是时代开了一个玩笑。因为文人也需要赚钱，当时的说法是要脱贫致富，没有其他方法。而少年天才作家，是个品牌，有人追捧，所以就有人顺水推舟的打造，大家赚钱而已。

让他难以置信的是：一个局外人，竟然可以准确推理出真相。

这就是为什么喜欢并且尊重老阎。无论写什么，文章皆是原创，虽然天马行空，但逻辑缜密，客观理性且幽默风趣，

充满人性，可读性极高。也正是因为他在海外，他的才华文采得以自由彰显。海外华人能够独得此阎福，真是三生有幸。

他的文章，代表的是一种价值观。他的人生，活的充实，活的快乐，活出了味道和精彩。

借网友的诗赞老阎：

析今古中西，洞察深彻，如神料事强大逻辑绝世智慧，且兼少年熬炼有谋有勇  
为文故诗辞，信手拈来，独特视点广阔经历风流才子，又承良善家风爱妻爱女

2020-12-22

一千个人读莎士比亚，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心中的润涛阁，显然不会是你心中的老阁。但是一位完全没有读过老阁文章的人，确能提出润涛阁代表的是一种文明，这让我很感慨。这不是中国人的看法，反而是我的邻居总结出来告诉我的。她叫 Ann，曾经是普林斯顿大学中世纪文学的教授。

故事从买房开始的

孩子该上小学了，每天疯玩的劲头怕是不能回国了，买个房子安家吧。于是异想天开的计划要住在离超市饭馆单位小学地铁都可以步行就到并且环境优美的地方。那时不懂学区是什么，任何小学都可以去上，买房时就凭着感觉，拿着地图画圈，记下感受不错的街区。那时房价也相对便宜，但凡是感觉好的地方还是（相对而言）贼贵贼贵的。几个月走下来就泄气了。

一天，突然看见在一个有房急售的广告，重要的是下面是一个熟悉的街名，价格还低了十万出头。毫不犹豫立马下班赶到那里，但门已经关了，经纪也走了。难道已经卖出了吗？

正在郁闷之际，一位矮小的老太太走了过来。她一脸的慈祥，自我介绍是 Ann，问：是想买房吗？我点点头。她指了指对面的房子：那边也在卖，去看看吧。于是喜出望外地过了马路。房子的外观是英式砖房，可房子里面那个破烂和陈旧令人震惊和失望。聪明的地产经纪看出我们的犹豫，就说：这原来住着一位老人家，在这儿住了60年，活了99岁，所以这房子风水好。我吃了一惊：你懂风水？她笑嘻嘻点头回答：我还会打麻将。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不止中国人喜欢麻将。可我不懂风水也不会打麻将，于是接不上话了。

这时Ann 出现在门口。经纪以为是看房的，连忙请她进屋。她笑着摇摇手，然后向我们招手。我赶紧告别经纪出了门。Ann 问怎么样，我摇摇头说里面太旧了。她脸上露出一一种知道你们会这么说的表情，做出邀请的手势：我家离这不远，你们不介意去参观我的房子吧，她问。当然不介意，说实话，当时有点惊讶还有这样的好邻居。

她的房子，外表也是老式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走进里面，简约明快的设计和摆设，却令人耳目一新。Ann 说旧房子结实，虽然里面陈旧，只需按照自己的设计改建翻新就非常好，既有历史感也有个性。这个说法很吸引我。于是一边仔细参观她的房子，一边想着怎么翻修那个旧房子。有点着魔了感觉。

搬进去两年后，计划中（不停变化）的翻新才完工。这期间就像住在有欠款的工地（的确有没钱开工的时候），时开时停，时停时开。但是，越住越喜欢这个小区，环境不错生活方便。心里自然非常感谢Ann，没有她，我们肯定不会买这个破房子。可奇怪的是之后几年一直没有再遇到她。显然，她不是闲着没事帮助推销房子的。慢慢地，我开始想知道她为什么要拉着我们买下这个房。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期间跟着小区的居民参加了各种义务活动，也发现他们很多是大学教授。其中一位发起风靡全球的捡垃圾运动朴实无华的老先生尽然是得过诺奖的。想想偶尔几次上班途中遇到 Ann，她总是提着一个大大的黑皮包，总是同一种发型而且总是修剪的十分整洁，估摸她也是位教授，确实忙，不好意思打扰她。就这么阴错阳差没找到适当的机会问。

2013 年的春节，邮箱里有一封祝贺春节快乐的中文卡片。这还是第一回 - 中国人过年不寄卡片，也不会说快乐，说发财 - 落款是Ann，于是打电话表示感谢。周末，Ann 出现在门口，还带来一对中国母子。母亲很漂亮，手里抱着一束鲜花，白皙的皮肤，温柔的大眼睛，她身后的少年约莫15，16岁，他略来稚气腼腆地抿着嘴。说实话，住这个区唯一

的缺憾就是没有中国人，见到空降来的故乡人自然感到又亲切又诧异，急忙请她们进屋。

Ann一进门就夸赞装修的不错。于是，心里一直想知道的问题自然而又然地冒了出来。Ann眼睛闪了闪：我应该问你为什么才对，竟然真的就买了这个房子。这时那位母亲往前挪了一下，Ann马上转身介绍她们的来意。母亲叫梁颖，少年叫乖乖。梁颖是Ann常去的理发店的员工，刚刚移民两年，现在儿子乖乖正申请上大学需要写一封作自我介绍信，请Ann帮助。为了写的恰如其分，她希望了解儿子更多的情况，所以请我当翻译。

在交谈和翻译中，了解到梁颖希望乖乖上名校，乖乖却希望上技校，学修车。儿子这边比较倔，母亲这边没商量。作为中国人，我十分理解这位妈妈的心情，同时也理解儿子的愿望。可是劝哪头都不合适。争执一会儿后，儿子就咬着嘴唇乖乖地低着头不言语了，梁妈妈则目光坚定，高高地扬着头。片刻沉默，Ann插话了。她亲切的问乖乖的兴趣爱好，那些功课比较得心应手，问到计划报那个学校的时候，他母亲大大的眼睛突然瞪的溜圆，不许儿子开口，而是自己替他说了。Ann很快就 lay out 信件格式，标出需要引伸地方，几个思路和想法，几点建议和参考，说话语气也是满满的鼓励。乖乖只是点头一句话也没说。

送她们出门，Ann一离开，母亲就用中文不停地抱怨乖乖不听话，乖乖缩着身子垂着双肩低着头。我安慰他：小乖乖，听妈的话，一切都会好的。在他抬头的一瞬间，闪烁的路灯下我看见乖乖的眼睛里噙着的些许泪光。心里突然有些酸楚，好像看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学而优则仕文化就压在这个少年瘦削的肩上。不知说什么好，就琢磨应该给他一点什么礼物，cheer him up 让他开心一点。这时我想起读过的润涛阁的文章：香车、美女、王八蛋。文章写的麻辣香甜，相信喜欢车的乖乖会被他逗乐。于是找到老阁的微博，搜到文章转给了他。

两周后Ann 气喘吁吁的来敲门。她刚刚理完发，说那个母亲说不需要写自我介绍，乖乖不上大学了，她的表情很震惊。她说中国人对文凭的执着是镶嵌在基因里的，何况是新移民的梦想，不会变的这么突然，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于是我急急忙忙陪着她回到到理发馆。梁颖看到我们进来就把手里的活放下迎了上来。她穿着工作服带着围裙，头发高高盘起，还是那么漂亮，大大的眼睛十分明亮。问清来意后，下面是她讲的故事。

那天回家后，乖乖关上门不理她。晚上叫他出来吃饭时才打开门，

乖乖说：妈，你别逼我了，别把我逼成了杀人犯。

妈妈：你胡说八道什么，妈为的是你好，就想气死你妈吗？

乖乖：我读了那个博客的文章，说杀人的留学生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北大的排第一。

妈妈：不可能，网上的东西你也信吗？！

乖乖：反正我信。你自己看吧。有名有姓的就有四个。

这时乖乖把一张纸条递给她，又把门关上死活不出来了。

半夜三更梁颖睡不着，小乖从小就听话，今天怎么变的怎么倔，对红烧肉都无动于衷。想来想去决定擒贼先擒王，先读读文学城上润涛阁不靠谱的文章：北大毕业的四个杀人犯与儿童教育。读完，她却不知道该怎么想，润涛阁把道理是讲清楚了，她也读懂了，但她的内心还是非常的痛苦和抵触。毕竟小乖乖不是润涛阁的小乖乖，是她梁颖的。如果最后说服不了乖乖，就只能来硬的吧。但想想也挺郁闷，无聊时，她发现老阁的文章有八卦解闷的功效，于是她就接着翻看，看到才女美女丑女各有千秋（名字可能不是这个），接着看到老公出轨这篇，因为她的老公出轨，她才带着乖乖出了国。读完这篇后她的内心莫名地轻松了一些。

那个夜晚，梁颖还读了聪明的女人应该找什么样的男人。读得她呵呵笑起来，心情好多了，放下书就睡着了。后来的一个星期，她天天晚上读老阎的博客。乖乖也跟她软磨硬泡。她终于说：乖乖，你自己的路自己走，但有一点要保证，走的要快乐，要让你妈妈幸福。乖乖连连点头。看见乖儿子笑了，她哭了。就这样，乖乖不上大学，上技校了。

问清缘由，Ann放下心来。回家的路上，她很感慨，说这个作者很不简单。问我这个blogger的读者很多嘛？我点点头：number 1 blogger，经常在网与网友争讨论辩，话题异类，不拘一格，鲜辣刺激，但逻辑清晰。Ann突然停住脚步连说三个好好好：你的问题我现在可以回答了。你看，我们这个社区会不会有话题异类的争论？肯定不会。因为我们在民族年龄文化方面都很单一，大家的认知和经历也相仿。这样的社会或者社区没有活力，容易失去perspective。人不完美，人创造的社会就不会完美，如果没有理性的争论，没有新的能量，离僵化和消失就不远了。人类历史从来如此。当初鼓励你们，就是希望你们给社区带来多元因素，你们就是异类，带来的是新鲜的东西。

她接着解释，这个作者之所有不简单，就是他能够在几个星期就改变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意识，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少有的。因为新的理念达成普遍认知后出现新的文明，新的进步，

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几年几十年几个世纪。在两个星期之内，能够让一个新移民转变上大学还是上技校的观念并作出选择，可见作者的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力度。这正是新文明的典型特征。

我有些惊讶，同时也非常认同她的观点。润涛文明包涵的智慧，博爱，求真，求实的确比中国历史里的任何文明都更加开明，进步，包容，人性。老阎之所以能得到读者喜爱，就是他的思想自带能量，能启智开蒙，他的文章充满常识，风趣幽默，天马行空之中富有哲理和逻辑。

说的具体点，他是天下小乖乖们的贵人。

缅怀老阎，愿他的精神长存！

2020-12-23

震撼，难以置信，匪夷所思，是我读润涛阁的文章“我的熬鹰经历”的感受。我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开始在文学城读润涛阁的文章，大概是这个世纪初。我陆陆续续读过一些老阁的文章，但总体上读的不算多，算半个阁粉。惊闻噩耗后，我心痛之余，又开始找出我未曾读过的老阁的文章，从最出名的“我的熬鹰经历”开始。

“我的熬鹰经历”写的非常流畅，我一口气读完。“震撼”是给我最直接的感受。我第一次知道“鹰犬”这词的来源和真正含义。8岁的小阁居然能够6天6夜不睡，一直熬鹰，实在是匪夷所思，难以置信。我隐隐约约感觉文学作品有夸张的成分也是常有的事情。但是通篇文章读下来，又逻辑清晰，条理清楚，环环相扣，不像是夸张的写作手法。

文章结尾的第二个故事，关于去尼亚加拉大瀑布玩，从周五到周一连轴转，开车旅游吃饭考试，就是不睡觉，也是难以置信，虽然没有6天6夜熬鹰那么长时间，但不也是普通人可以做到的。

我有一个同学，90年代从福建到河南上大学，一路火车无座位一直站着过去，中间还要转车，大概2-3天没有合眼，

到了学校后倒头就睡，一直睡了超过24小时。他说起这个经历，我都觉得很难相信。我也听说有的人打麻将可以连续2-3天不睡觉，奋战在麻将桌上。

八岁的小阎熬鹰几乎把自己的命都熬掉，处于濒死的边缘。这个对他的身体和发育应该有巨大的影响。他成年以后估计应该还有多次熬夜的经历，熬夜旅游开车，熬夜做实验，等等。估计这个是他英年早逝的一个重要原因。

润涛阎真是奇人一个，才思敏捷，从其他人回忆他的文章可以看出他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动手能力非常强。网络上的他给无数读者带来愉快的时光。祝老阎一路走好！

2021-01-01

老阎谢世，深感痛惜，撰此拙文，予以悼念。

我与老阎有一长一短两面之缘。

长缘持续了一星期。那是近二十年前，我家应邀参加了 Virginia Tech 黑堡群那一年一度的温馨的圣诞假期团聚。

我们抵达海边渡假屯的时候，天已经漆黑，转了两圈，硬是没能找到居住的“耗子”。正在茫然之际，忽见两个人影打着手电在寒风中晃动，一问是先到的群友在外面收容呢，顿觉心头暖洋洋滴。

寒暄介绍过后，方知其中一位高高大大的帅哥竟然就是博客大咖润涛·阎！

关于此次偶遇，俺与寒烟部落阁兄在他的大作《[润涛阁剪影](#)》上有交流的证据：

作者：七郎  
留言时间：2014-03-17 23:08:18  
俺也曾应邀参加过那个海边度假。记得当时进了村子，一片漆黑，到处找不到寄宿的 House，急忙打电话求救。猜猜看，谁第一个奔出来救俺？哈哈，大名鼎鼎润涛阁是也！告诉你，老阎同志可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叫他话雷锋一点儿也不为过！

作者：寒烟部落阁  
留言时间：2014-03-18 13:10:07  
@七郎 好亲切哟，说不准我们还一起玩过呢。改日造访您的博客

生活中的老阎沉默寡言，谦谦虚虚待人，忙忙碌碌做事，包饺子炒大菜，后勤杂事管理、电子机械维修，样样精通，随叫随到。

老阎有两个漂亮聪慧的女儿。刚上藤校的老大把一群调皮的孩子指挥得服服帖帖，认真地排练和表演《The Twelve Days Of Christmas》。老二与我家虎子年岁相仿，玩闹得不亦乐乎。

老阎有些耳背，却丝毫不聋。必须知道的事情，声音再小他也听得见，但不需要知道的事，他肯定是听不见的，省却了许多世间烦心事，专心写博忽悠人生，令我羡慕不已。

然而，他一旦上了讲台，便是长篇大论，从新闻趣事，政治形势，到汽车引擎，股市退休，包罗万象。讲起笑话来，任凭台下忍俊不禁，他却跟《新闻联播》的演员一样，明知黑白颠倒，始终严肃认真，令人信以为真！

短缘则是几个月后在亚特兰大的一次派对。我们到达的时候，刚好看到他正趴在朋友的汽车肚子底下，忙呼着修理呢。

往事回忆完毕，言归正传。

话说老阎在大选前有这么几条预测（见《润涛阎这次预测会失误吗？》）：

1. 川普连任失败。
2. 共和党失去参院。
3. 共和党也夺回不了众院。
4. 以前不是摇摆州的红州有变蓝的。

曾遭到强烈质疑，甚至在大选尘埃落定后的一个半月，尚有网友对老阎的“准确”而耿耿于怀。

老阎错了吗？不！七郎试帮着逐条分析如下：

1. 川普连任失败。

**正确！**他在抗疫中的反科学的、反常识的、喜怒无常的、胡侃海吹的表现为他的失败奠定了基础。

## 2. 共和党失去参院。

**对错尚未分晓，但我猜测老阎极有可能也会胜出。**原因是床铺在大选后的不认输以及毫无证据地指责选举舞弊已经引起了共和党的分裂和大部分选民的不齿。本来我觉得佐治亚州的两名参议员的复选(runoffs)会导致一胜(David Purdue)一败(Kelly Loeffler)，共和党以两票弱势继续主政参院，但经过床铺这么一闹，加上疫情的继续恶化，估计Purdue也得输掉！如此，50:50的参议院将由副总统主导落入民主党的手中。

## 3. 共和党也夺回不了众院。

**正确！**虽然民主党在大选中丢失了十几个席位，但毕竟保住了众议院的大多数位置。

## 4. 以前不是摇摆州的红州有变蓝的。

**正确！**佐治亚州由红变蓝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老实说，我虽然人在佐州，亦在大选前感受到了红衰蓝盛的现象，（比如四年来从东北和西岸随着许多公司的南迁而搬来的“蓝粉”、因反川而组成的少数族裔大联盟、因白宫抗疫失败而导致的极大民怨等），但从来没有猜到如此极端的后果。

老阎的眼光太毒辣了！

当然，老阎预测的正确性得益于床铺对抗新冠疫情的反智行为

。

试想，如果连我这个“老红粉”因此而都变成了“黑川”的急先锋，共和党岂能不败？！

2021-01-20

美东时间2021年1月20日正午，拜登正式宣誓就职美国第46任总统，哈里斯为副总统（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任女性副总统）。

至此，2020年的总统大选终于尘埃落定。

润涛阁，这位在华人有文字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社会学家、科普文作家、文学家，在2020年十月大选前的预测全部应验。下面是他在10月14号的原文：

“这次我预测的包括：

1. 川普连任失败。
2. 共和党失去参院。
3. 共和党也夺回不了众院。
4. 以前不是摇摆州的红州有变蓝的。”

今天发此短文不是站队（民主党或是共和党），而是告慰阁先生在天之灵，顺致缅怀之情。

在2020年11月7日“大选落幕”一文最后，阁先生有如下的文字：

“川普下台后，美国还是美国，还是世界霸主，还是人类现代文明的灯塔国。太阳照样从东方升起，地球还是圆的，火苗还是往上走的，水还是往低处流的，我后院的蚂蚁还继续在忙着搬家。总之，一切都不会变，一切也都在变，社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谁都没必要担心什么，你我他的命运还是原来的命运。只不过政治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已，就是换个剧目继续演出。作为观众，别入戏太深。人家是在台上表演的，你在台下鼓掌就好了。”

忆

2020-11-23

润涛先生走了，我心里很痛！

我跟老阁是半生不熟的朋友。

说半熟，是因为我是他的忠实的读者，虽然我不是总同意他文章中的观点，但是我喜欢他的思考和分析。读者喜欢自己的作者，只能算半熟，因为我知道他，他不知道我。

说半生，是因为我曾经在伯明翰工作过一段时间。我们有共同的朋友，所以见过几次面。第一次见面，我想跟他聊会天，但是很快发现非常困难，因为他那个时候听力已经下降得非常厉害。我们笔谈了一会，我说我读了很多他的文章，他说他也读过我的一些文章。

我们都在万维网上有博客，也都有文章发表在那里，所以相互是知道名字的。

生活中的老阎很善良，我们从他的文章中可以感受到他助人为乐。他对很多事情有思考，所以他的观点经常很新颖。

老阎听力丧失应该十多年了。他的朋友曾经私下告诉我，当时老阎说起来泪流满面。对他这样一个善于观察和交流的人，丧失听力的痛苦是可以理解的。

为了尊重别人的隐私，这么些年，虽然我经常跟我的朋友们说起老阎的故事，但是我从来没有提起过他听力的事。现在他去世了，我只能用贝多芬失去听力来比喻老阎的悲壮和痛苦。

过去几年，我为生活奔波，跟老阎联系比较少。现在老阎去世了，我找到老阎在万维网上在我的博客留的悄悄话，分享在文章后面。

老阎有两个女儿，都是哥大毕业，非常优秀。为了不给他孩子带来不必要的误会，我把老阎留言中的他孩子的公司名字换掉，XX 和 YY 代表两个公司名字。

以下是老阎2015年1月8日给我的留言：

以栋，您好！

刚看到您的留言，不知道怎么回复。这可是赶巧了，我两年都没到万维博客的留言查看了。今天打开一看，都是很多过去的留言了，也不知道怎么回复大家。我就找到了您的博客，在这里回复吧。

我俩孩子都离开了华尔街。老大MBA毕业后就去了企业咨询公司当咨询师。小女儿被XX挖走了，去了硅谷，跟XX的一帮子人搞XX的投资项目。还算是搞投资金融领域。XX的待遇不错，但还是赶不上华尔街投行。她原在YY。突然间就走了。XX也是YY的客户。硅谷的气候很好，工作环境比较好。总之，孩子们大了，我就不操心了。当然，她们小的时候我也是放羊式的，基本上不操心。您孩子们也都大了，最小的也快上大学了吧。加州还是很好的地方。只是我忙着我的事，还没机会到处跑呢。退休再说了。我的电邮：rtyan@uab.edu

2020-11-25

今天25号，润涛先生，是您停留在人间最后的日子吗？从早上开始，天空就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这是上苍也在流泪吗？是为人间就此失去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智者而伤心难过吗？

惊闻噩耗至今，仍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睁眼闭眼，浮现的都是先生的音容笑貌；每当要提笔，都忍不住涕泪长流。

不敢相信，您就这样毫无征兆地走了，让所有喜爱您、尊敬您、崇拜您的人都措手不及，因为大家都还在期待着能听到您更多娓娓道来的精彩故事、无比准确的精辟政论、丝丝入扣的逻辑推理，正如先生一贯所做的：用您的智慧、宽容、和爱惠及众生。看到网上铺天盖地纪念先生的文章，我真的很惊讶，没想到有如此众多的人们来纪念先生。能够被人怀念就不枉此生了，何况被如此众多的人怀念，那先生的在天之灵应该也略感欣慰吧。

无法想象，在今后的人生途中，再无人来指点迷津。无限悲伤，要再见那温暖的笑容恐怕只能在天堂。

此前的日子里，常常感叹，自己此生何其幸运，能有润涛先生这样的朋友！我妄自揣测，有这样想法的定不止我一个。在您周围，不管是谁，不管是修房修车修家电，先生都是有求必应，而且都是手到擒来；任何思想问题疑难杂症，先生都可

以深入浅出，严谨推断，让人醍醐灌顶。先生是活雷锋，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先生是活诸葛，世事洞明，神机妙算。

可是，没有想到，幸运的日子竟如此的短暂！

先生曾经说过：“我很怕死。”可是您为什么这么早就离开了我们，去往天堂？无法想象在说出“活着真好”之后，您经历了什么？您对这个世界、对您关爱的众生，有怎样的留恋和不舍？有哪些叮嘱和建议？

您一生坦荡无欲无求，视金钱名利如粪土。如果您爱财，对那些您帮助过的人随便收点费用都可以使您致富；如果您求名，您绝不会无视那些攀附权贵的机会。赞同有个网友说的：那些自以为是对您的文章评头论足的人，他们哪里能懂得您那颗高贵的心！您正直无私的品格，科学研究严谨求实的作风，是您打假颜宁的原因。如果一个人，一个学者，一个科学家，竟然会质疑您对于投机取巧、抄袭偷窃行为的质疑，我真的怀疑其人其品。

润涛先生，您轻轻的走了，正如您轻轻的来；您挥一挥衣袖，没带走一片云彩。纵有万般的无奈和不舍，我也只能祝先生一路走好，在天堂安息。我知道您也一直会用智慧的眼睛，俯视着芸芸众生。我相信一定也有无数的人们会一直怀念您，仰望您。

润涛先生永垂不朽！

2020-11-26

自从多年前发过《润涛阎剪影》\*之后，阎润涛还真如影子般在我的记忆中渐渐隐去，毕竟早年在黑堡群的年终度假聚会中，大家只一起玩过两三次。然而，就这满打满算总共不过一周的记忆，近日来却如海潮一般淹没了我，阎润涛的影像又慢慢浮出，自带光环，走了回来。活泛在眼前的仍是那个有趣的灵魂，幽默的谈吐和鲜活的文笔，或令人捧腹或令人叫绝，加之生性温厚善良，因而总被推到聚会中的C位，成为姐姐们群撩的T点，热度堪比“小鲜肉”，而润涛自己呢，似乎无比快乐地享受着姐姐们的围撩。

回想起来，不得不说阎润涛是一位脱口秀天才。黄西、李诞们总得写好了段子才敢上台不是？可润涛不，上台从来都是信天游侃，妙语连珠，真可谓脱口而出之秀。讲起话来，音色略带沙哑，音量适中怡人，语调不高不低，节奏不紧不慢，包袱词梗随意穿插，妙趣横生笑点不断，这才华在《润涛阎剪影》里可见一斑。没有过人的聪明、奇绝的急智，怎么可能成就这样高超的段子手呢！只想说，有缘亲耳聆听润涛的段子实乃一幸！

不过有此幸者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享受的还是润涛的妙笔段子。随便拈他一篇《蛋》\*\*文来说吧，“扯蛋”和“掏蛋”两个桥段会让你跟着发黄的胶片，体验一种完全不同生活。皮包骨头、开裆“露蛋”的小胜被树枝“扯蛋”的惨痛情景，小伙伴们协力却无力救助的揪心场面，灵巧的润涛因出手相助而声名远扬的“胡扯蛋”，为还债小胜妈“跟谁好不跟谁好”的“闲扯蛋”，小胜的考量相问，润涛的睿智回答，凡其种种，真如身临其境耳闻其声；而润涛跟另一位骨瘦如柴的学龄前大侠小旺的“掏蛋”经历更是惊心动魄，细思极恐，其中对比皮包骨更瘦的连脸皮都不够用了的描述，还有从阎母的吃西红柿和黄瓜到花花肠子的推导，细腻入微的观察，信手拈来的笔触，搞得人一边为小伙伴的饥饿而悲催默泪，一边又因这奇特的描写而忍俊不禁。

《蛋》文的两个桥段都以寻食充饥为出发点，导引出小伙伴的意外受伤的后果，在小胜蛋蛋流血和小旺口吐血泡之时，以学前儿童认知，全都自然而然地跟传说中的妇科大出血致死死磕在一块儿，从而被死亡的恐惧所笼罩。全文充斥着时代背景下无奈的阴霾，又洒满了孩童们顽强求生的阳光，看似怪异，思之自然，读来既走心又好笑，还能说点什么呢，流泪的喜剧就这样播放在怪才润涛的生花妙笔之下……

读罢《蛋》文不禁想问润涛，小胜的蛋蛋最终应该没废掉吧？小旺的口腔也没落下后遗症吧？可是已经没有得到答案的机会了……寒烟恨不得隔世喊话，召唤这个有趣的灵魂——魂兮归来！润涛，回来吧！

2020-11-28

惊闻阎润涛跟新冠走了，最初以为又是炒作，名人被“走”时有发生，更何况新冠炒名人，不火起来才怪，哼，谁信！懒得理。

及至被群里一位润涛夫妇的挚友亲告二姐夫走了，这才始信为真，究竟至于罪魁祸首是不是新冠也未曾深究。我没有应邀加入黑堡老友润涛阁的Tribute WeChat group，只是心痛无语，蜷缩在自己的小角落里，默哀纪念这位纯粹的奇人，善良的怪才。我之于润涛是先识其人后知其文，因为别的机缘，写过一篇“润涛阁剪影”，展示的是他最招人喜欢的特质，现截要如下权作缅怀：

提起阎润涛的幽默可爱，还得从黑堡聚会说起。有个黑堡群落，每年圣诞至新年期间，纠结十来家儿趣味相投的朋友，在南边海滨群居度假。多年前我被朋友带去过几次，就在那儿认识了阎润涛。聚会期间，每天晚上都会有一些群体活动，什么才艺秀呀，综艺座谈会呀什么的，打牌是必不可少的，体育运动也盛行，还有K歌、跳舞等等，反正够群体疯狂一阵的啦。人群里，阎润涛最受女同胞青睐，也常常成为JJ们调侃的中心。

一次，某位JJ问他：“暖，老阎，你的粉丝那么多，有没有小姑娘来追你呀？”

“当然有了。”润涛一脸自豪，“有一次，一个小姑娘打电话，拼命追着要见我，被我婉言谢绝了好几回，结果没想到，那MM竟然打老远追到了我单位楼口了。”他摇着头，显得很无奈。

“那到底见着你没有？小姑娘长得怎么样啊？”有人好奇起来。

“好险哪！差点儿给堵着了！我赶紧躲到厕所了，蹲在里面好长时间都不敢出来。楞没让她找着。”

“哎呀，躲什么躲呀？是不是怕不够英俊，让粉丝失望给跑掉喽？”

“我可不想露出庐山真面目，就没神秘感了。”他得意洋洋地说，大家都哈哈大笑。

每次座谈会，只要他开讲，包袱接二连三地一抖搂，全场便笑声就不断。他擅长讲各种笑话，还时不时地给上一点儿色。

有一回，他说：“唉，你们说我这是怎么长的，这浑身上下露在外面的部分，怎么就那么不如人意？好不容易有块儿地方长得雄伟壮丽吧，可又不能露出来，你们说亏不亏嘛。”有人马上接茬儿了：“什么地方那么神秘？您那，就

甬谦虚客气了，还不赶紧露出来让我们见识见识呀！这样不就不亏了嘛。” 可想而知，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总之，在人群里，阎润涛看起来就象个纯情可爱的小孩子（估计认识我的人会说“你才是呢”），但一坐下摸起键盘，他就开始叱咤风云起来，好一个华丽大转身！

润涛善良随和，乐于助人，文才韬略自不必说，还有水饺大饼绝活，还有还有……

2020-12-05

今天润涛先生的二七之日，和许许多多的朋友一样，我仍然无法从悲痛和震惊中缓过神来；仍然无法相信他就这么轻易地离开了我们。以前总觉得来日方长，许多事情可以慢慢做，许多话可以慢慢说；以前只是把他的存在当做是理所当然，有什么困惑去问他就可以豁然，有什么困难去找他就可以解决，不曾想过有再也问不了找不到的那一天！

多么希望在过去的日子里，能多向他学习一些东西，多了解一些他的经历，多记录下一些他的教诲，多拍下一些他的照片。先生的文章，我并没有看过多少；网上无数纪念先生的文章，我也并没有看全；然而，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所了解的润涛先生，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智慧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勇敢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乐于助人的人。他的境界绝不是那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人可以理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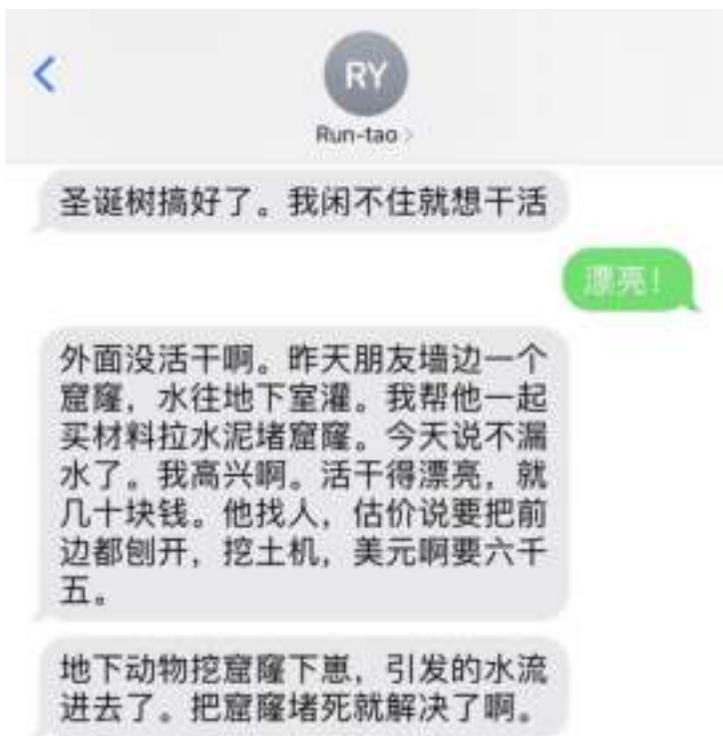
回想过去的岁月，虽然我一直喊他“师傅”，但是非常惭愧的是我离他的“弟子”的要求是差了十万八千里的，因为他实在是太博学了，而我，即没有那个智力也没有那个兴趣，所学所感兴趣的只是一些简单的技术活；至于他的智慧和思想

，那是皮毛也没有学到的。甚至于很多记忆，也是模糊了的。现在想想，还是应该提笔记录一些。

很多年以前，我刚到伯明翰。没买车以前经常搭朋友的车。先生有时候有事情要先走或者后走，也会搭别人的车，我们时常就会碰上。每当润涛先生坐到车上，那车里一定是欢声笑语。他思维敏捷，特别喜欢讲笑话，不管是他打趣别人还是别人打趣他，他都是笑容满面不愠不恼，眯着小眼睛摇头晃脑应对自如。别看他的笑话常常带“色”，但是从来没有给人不适的感觉，都是觉得非常有趣，总是惹得人哈哈大笑。后来有一次他又来问谁有车他可以搭，只有一个女生说有空。他顿了一下说：“你是女的，我不搭你的车”，说完扭头就跑。为这他被大家笑话了好一段时间。后来我想，他脑子转得飞快，一是为了避嫌，二是不相信她的车技。

后来熟悉了，接触也多了起来。他帮人修车是家常便饭，其它比如帮人修空调，修房子，砍树等等也是不在话下。先生身形不高，却精力充沛，动作敏捷。他也闲不住，我就知道他曾经和8个人一起去帮人砍一颗大树，闪了腰，好久干不了活；帮人修车修房，省下几千刀也是常事。而且先生帮助人从来不求回报。都是他帮助别人，别人帮不了他，因为他没有什么需要人帮的，都是自己搞定了。（照片为先生在帮人修车）





我也常常麻烦先生，每次心里都很过意不去，总想着怎么感谢他。钱他是坚决不要的。知道他喜欢喝茶喝酒，所以每次回国都会给他带好的茶叶和酒。每次他都告诫我不要再带了。后来有次他说：“我知道你不帮我做事情心里过意不去。那我告诉你吧，其实我最喜欢喝的酒是二锅头，度数越高越好”。后来我想估计是他想帮我省钱就说了最便宜的二锅头。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专为别人着想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



有着一双慧眼的润涛先生，淡泊名利，无欲无求。希望您在天之灵安息！

2020-12-8

阅读悼念阎润涛先生的文章才知道原来先生曾经于 1976-1979年间就读于华北农业大学农学系，当时华北农业大学在河北涿县（现在的涿州）。笔者曾经于1978年9月从山西雁北农学院考入华北农大动科系数量遗传学的研究生，师从一代宗师吴仲贤教授。应该与阎润涛同学一日三餐在同一个学生食堂用餐约一年时间，算是同学一场。印象里的阎先生应该就是那位个子不高，瓜子脸，沉着稳重，戴着蓝色解放帽，穿着黑棉袄的河北籍学生。因为专业不同，从来也没有任何交集。到了1978年底，华北农业大学被批准回到北京西郊马连洼旧址，恢复了北京农业大学（后来又改名为中国农业大学）。来年（1979），阎润涛同学应届毕业（工农兵三年学历）考入中国农科院首届农学研究生。此后我们便各奔东西了。

如果当时拥有自由交流国事的个人表达机制，也许我们可以早早领略阎先生对于宫廷政治和人性本质的深刻洞见和过人睿智。在当时却是不可能的，即使在40年之后的今天也是如此。

现在有一种说法，以阎先生过人才干，如果当年选择他更擅长的社会科学，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取得更大的成

就。经历过那个“政治挂帅”年代的人都知道，文革后期，特别是林彪事件之后，一代知识精英对于政治运动（或者称为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由初期的狂热转变为一种深切的失望和厌恶。由于没有言论自由，真正独立的社会科学在中国至今也不存在。在当时百废待兴，科学春天的形势下，阎先生响应时代的召唤，选择从事自然科学（生命科学）研究的生涯，于情于理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对于他后来的发展也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而且，阎先生在自然科学分析研究中的严谨训练对于他在社会科学方面的演绎计算也是有帮助的，是相辅相成的。归根结底，如果没有美国这个自由的信息环境和海外文学城这个平台，阎先生在社会科学方面的过人造诣和国师级别的奇才在国内的体制下很难得出人头地的发展机会，甚至可能会被完全埋没。

“科研是生活，写博是使命”。阎先生身居美国，不仅完成了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与夫人一道承担了家庭的生活和培养孩子的重任。“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网络的存在让阎先生的天才得到一个自由翱翔，如意发挥的平台。除了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他呕心沥血，花费了大部分后半生精力留下来的大量博文却是他生命的精华，天才的展示。也是留给社会巨大的精神财富。

阎先生的英年早逝是一代人的巨大损失，也留下了巨大的缺口。这一点我们随着时间的流逝，才会越来越感觉到。

阎先生的死因至今是一个谜团，虽然他的病情看上去符合新冠的症状。但是三次测定均为阴性，而且他的家人也是阴性，否认了网传死于新冠病毒的假说。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阎先生最后留下四字“活着真好”，我辈自当自珍，自重，自爱。

通晓中外博古今，  
独目观世入三分。  
宫廷内幕理推断，  
还原真相揭秘辛。  
超脱国共驴象外，  
预测未来准如神。  
国师教授阴阳错，  
博文系列天地惊。  
先生一去无来者，  
料事何处觅阎兄？

2021-01-04

二姐夫，

你是海之子了

惊涛骇浪过后，

是微微荡漾的蔚蓝海水

和洒满一海的鲜花

耳边响起海潮的唱送

眼前是女儿环抱着你一起踏浪，

二姐后来告诉我，那一刻，海上升起那么多的彩虹？，耀炫了我的双眼，不知为什么，只有我看到了…

前几天女儿们找到一张你和我在海滩嘻玩的照片，

…A Yi! look what we found! …

…海潮说，千万别让叔叔看到了！…

照片里的你，笑得多开心啊…

我禁不住露出我的本性…

你给我滚回来！

你说，你要我滚哪里去？

天上很舒服呢，

对了，Shadow接着了我，

她在训练我，

每天在海边遛我…

我说，二姐和孩子们给你建了个新家呢，地址是：

[theruntaoproject.org](http://theruntaoproject.org)

原来的家都搬过来了，别担心啊

沧海把老家和新家都照顾的好好的呢

昨天搬家前做测试，

孩子们发短信来…

新家有英文版！！！！

What, What, What ?! 我迷惑了

原来是谷歌翻译，女儿们总是让我Wow

她们只读了一两页就泪崩了，

不得不跑出房间…

但是她们特别特别喜欢这个新家

二姐和海潮也是…

她们会把她设计得越来越来越温馨…

所以啊， 你给我滚回这个家里来！

这里是你的精神家园，

有众多的，你的神交笔友

他/她们会常常来光临

要一杯咖啡☕

抢一个沙发，

等着你继续给他们讲故事

二姐女儿们还有亲友们想你了

在这里一定能找到你

这个家的每一个角落都是你

也许我们可以建一个厨房

让大伙儿过年过节和你一起包饺子和韭菜盒子

也许还可以建一个车库 - 我会建议建一个专业一点的，杜绝猪队友差点把你压死的机会

怎么样？

这个新家还可以吧？

滚回来吧

二姐夫

2020-12-15

认识阎润涛是二十年前在黑堡老友的海滨城圣诞聚会上。其后十来年，我们每年都参加聚会，老阎一家也是每年都到。在黑堡老友群里，老阎是一个特别受欢迎人，缘自于他的几样特别的好：好玩，好心，好（hao4）斗，好（hao4）说。

好玩。老阎是文曲星下凡，奇思异想各种鬼点子多如星辰，永远是大家的开心果。聚会时他给大家出谜语，让一位男士站到凳子上去，谜底打一个食品。大家左猜右猜，猜不到。他反复提示大家：你看他现在什么高？什么糕？最后猜到谜底——鸡蛋糕。他出口诙谐，让人笑痛肚子的同时折服于他的智慧。记得他给大家讲，男人和女人的最大的区别，是女人用大头思考，男人用小头思考。

好心。他家的城市离聚会的海滨相对近些，为了给聚会节省开支，每年他一家都买上满满一面包车的水果蔬菜带到聚会场所。有一次他说，我们这里今年红薯特别便宜，我要带很多红薯去，结果他带了大概有几百磅的红薯，到聚会结束时都没吃完，每家还带了些回家。老阎闲不住，给大家做完了各种面食和粽子之类，他会在屋里走来走去，见大家在桌子上打牌或者聊天或者是玩游戏，他就上去挨个人问，哎，我做好了，

你要不要吃点？要是有人说我可以吃点，他就可开心了，赶紧去端来放到这人的面前，然后再继续问下一个人。

好“斗”。我们每天在海滩上搞各种体育比赛。老阎特别喜欢跟人撞拐，扳手，看谁先倒地上。他发明了一个斗驴游戏，把人先变成驴，然后让“驴”从A跑到B，看谁最快。参赛者拿一根一尺高的小木棍子插到起点A的沙子里做圆心，一只手拄着这根木棍，围着这个棍子跑圈，转了10圈以后再开始往终点目的地B跑。他先给大家演示，拄着个小棍棍弯腰屈膝地转了10圈后，晕头晕脑地站起来，然后跌跌撞撞像醉汉一样向前跑去，把大家笑得肚子痛。大家按照他的这个新游戏规则，懵懵懂懂的互相玩起了“斗驴”。他喜欢和人斗嘴，但是他不在乎输赢，通常他只打前半场，当你回嘴去调侃他的时候，他就眯着眼睛嘻嘻嘻嘻地笑，不管你说他什么，都不还嘴。他喜欢下象棋，可是度假期间好玩的项目太多了，很少有人愿意闷在那里一对一地下棋。于是就常常看见老阎捧着一副象棋盘，到处转悠，碰上可能的人就问要不要下一盘，像个求战而不得的孤独求败。

好说。老阎是细心的场记和高明的段子手。他把聚会中每个人的表现都记在心里，然后加以演绎，写成段子，妙语连珠。他还写过一篇三句半，来调侃聚会里的几乎每个人。他经常给大家办讲座，聊聊如何炒股，或者谈谈洛克菲勒。有一次

他还唱了一段京东大鼓《一条扁担》。这是我唯一一次听他唱歌。这首大鼓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一个叙事歌，又叫《刘老汉送女上大学》，歌曲很长，几十年后，我这个旧时代的文青也就只记得前几句了，可是老阎竟然一字不漏唱下了全本。

如果不是后来的一件事，老阎在我心中恐怕永远就只是这样一位幽默得让人捧腹，谦卑得低到尘土，善良得近乎迂腐的老黄牛，好朋友。那是二〇〇四年，我意外地在当时的www.4bsland.com上 读到了老阎发表的古文翻译《依人自缢》。他把一首古文短文翻译成现代叙事长诗。其信达雅的译文，游刃有余的遣词造句，幽默适度的演绎，让我拍案叫绝。那是我读过的最令人难忘的文章之一。我直呼阎君乃神人也，从此老阎在我心中的形象产生了巨变。怀着对老阎文章的深深景仰，我不时会到他的博客里去走走，也看到了他名副其实地成为了一个超凡的思想家，睿智的哲学家，令人仰慕的文学家，和妙趣横生的科普专家。



阎君曰：

某朝一富商也，其地数里之北有子，女上得于学都发“好”的甚，而不得自缢而死。其“好”一语，“好”二语，“好”三语，“好”四语，其地一十有四年矣。其地一十有四年矣。

某朝一富商也，其地数里之北有子，女上得于学都发“好”的甚，而不得自缢而死。

某朝一富商也，其地数里之北有子，女上得于学都发“好”的甚，而不得自缢而死。

某朝一富商也，其地数里之北有子，女上得于学都发“好”的甚，而不得自缢而死。

后来由于工作原因，我长驻中国，而他的文章都被挡在墙外，慢慢地我读他的文章就没有那么频繁了。回到美国后不久，二〇一一年六月，我突然在他的一篇博文中读到他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我赶紧给他发电子邮件。

- 嘿，老阎，在网上看到你的大作出版了，怎么不跟黑朋友们说一声？不够朋友啊。

- 嘿，看到你的邮件很高兴。不是我不想告诉，是我觉得这些书里讲的东西，你们不会感兴趣。

- 哪里哪里，你讲你童年的农村里的往事，我很感兴趣的。

- 呃… …。我的书我不卖给你。我的这些文章都是在博客上，都是向大众公开的，你没有必要花钱去买一本网上都可以看到的书。

老阎把这封电邮发出来后，怕我看了会不高兴，马上又跟过来一封电邮：

- 你别误会啊。我是好意。我不好意思把书卖给朋友。送吧，又有问题，因为送给谁，不送给谁，都比较难掌握。

- 不行，你还是得卖给我。一则我到网上看东西眼睛太累，我眼睛已经老化了。二则我准备把你今后出的第二本、第三本、若干本书都收集起来，将来我的朋友看到我的收集，问我你怎么没有第一本啊，我怎么回答他们呢？我说老阎不肯卖

给我？还有啊，我哥哥跟你是同龄人，下过乡，七七年上大学，跟你经历类似。哥哥是我从小的样板，我想也替哥哥买一本。

- 噢。看在你哥哥的份上，好吧。不过我要想想，是悄悄地送给你，还是把账单寄给你。等我想想。

- 还有啊，我跟你讲，我第一集里有非常隐私的内容。你看后就别告诉我们朋友圈子里的人了。要不是你哥哥，我真的不让你读到的。考虑到他跟我年龄差不多，可能有共鸣。而且，你看后就明白我为何放弃我的原来的专业而到我不熟悉的眼科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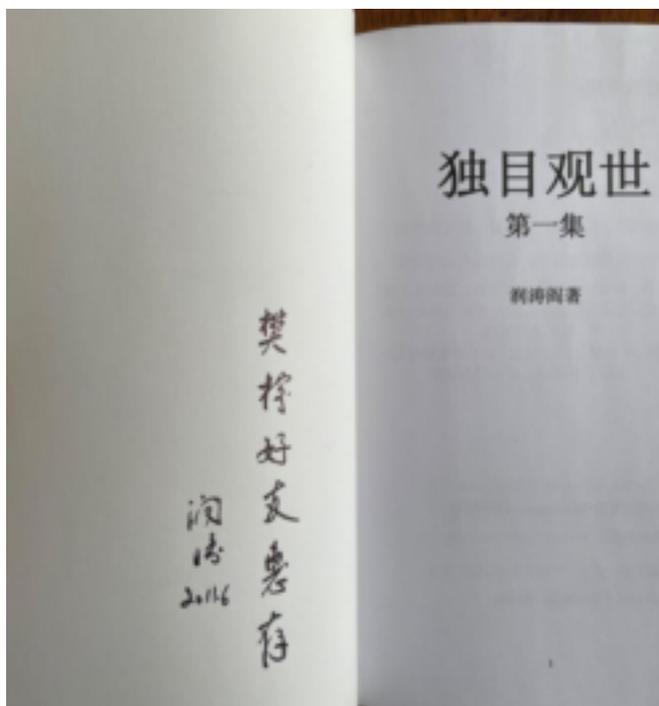
- 我给你说，我出书，不赚钱赚吆喝，书不多，但遍布全世界，很多国家只有一本。虽然香港的一位书商跟我谈，要在香港和台湾大量印刷出售繁体版，我分成，我还没有答应，在考虑中。我这个人对于金钱没有多少感觉，孩子都大学毕业了，没啥需要花钱的地方了。我倒是想让网友们有收藏我书的机会。人生如梦，转瞬即逝。写文章成了我的一个乐趣。人一死，什么都是浮云。

- 那太好了，快把书卖给我吧。我不要你送书，虽说你出书不赚钱赚吆喝，但也不能赔着钱出书啊，那你以后就没法出书了，二姐也不会同意的。还是按规矩，别人怎样邮购的，我也怎样，这样也省你的麻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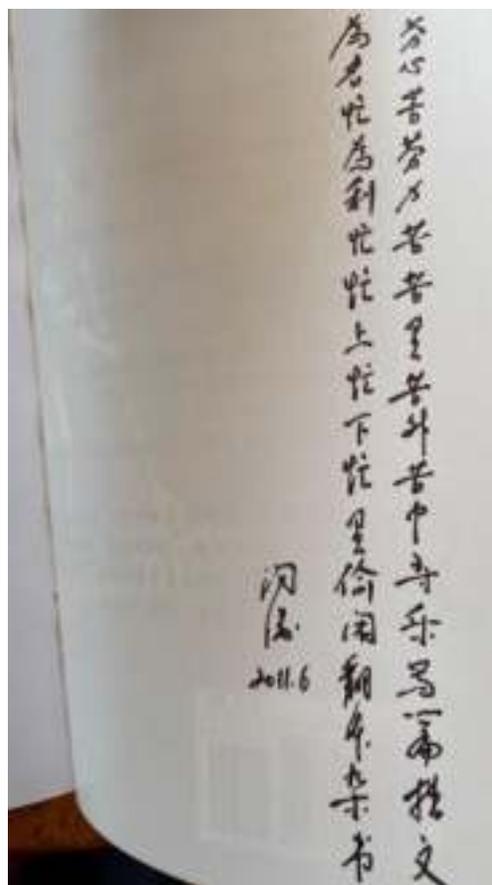
- 我这第一本书308页，最好的木质纸张，很白的，适合永久收藏。成本价比较高，每册9.5美元，因为印刷厂邮寄到出版社，出版社邮寄给我反反复复的邮寄费都在里边了。主要是出版的册数少，成本就高。快件邮寄比较可靠，不丢失，而且两天就到。

- 太好了，恭候大作的到来。 9.5美元成本，不高，加上邮寄费，也会远低于我通常买书的价。何况是老阎的书！今后不管是出电子版还是纸质书，我在这儿都先订了。多谢老阎！





老阎在扉页上签了字，底页题了一副对联。



故事到这里没完。下面发生的事成了我此生的遗憾，一生的心痛。

书到了。我发现整个包裹包得超级厚实：方方正正自制的纸壳盒，严丝合缝地把书裹得熨熨贴贴，纸盒封好后，外面用透明胶带一层又一层地把它又包得密密实实，像是个满身绷带的伤员，或者是个木乃伊。我看着这个过度“安全”、加倍

“护理”的包裹，心里笑老阎，老阎啊，你这宅心仁厚、小心翼翼的性格真的是近乎迂腐了，就几本书，至于吗。

他来了邮件：“书昨天已经寄走。你会看到，那个包装是我亲手用纸箱材料制作的，因为现成的包装盒子不是太大就是太小，书在里边极难被固定住不动，放入泡沫也有动静，一旦有动静就有可能把书伤害。我只给你一个人亲手干了这个，不知道怎么报答朋友啊，就想到了这个。你可以照下来的。”

原来如此！

可是啊，粗心的我，没有像老阎建议的那样把书的包装给拍照下来。我真是后悔啊。那个独特的包裹，是老阎的一份善良、一份谦卑，是他对朋友孺子牛般的敬虔的珍贵的印证。如今天人两隔，我追悔莫及。这将是我一生的心痛。然而，这书的包装的样子已经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风吹不走日晒不变，他的经天纬地、谦卑敦厚的仁心也将永远印在我的心里。

写这篇追忆文章的时候，我把书拿出来捧在手里摩挲抚拭，为那颗高贵的心灵的倏然失去而心如刀绞，泪眼婆娑。突然，在书背面印书号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区域，我发现了几个小字：\$19.00。我以为我汇给老阎的每本书9.5元就是书的价格了，居然粗心地没有看一下这个书的真正的定价。每本书我只给了他半价的钱！老阎啊，你最终还是没有“卖”给我你的书！

这世上有的人是含着金汤匙来到世界的，而我相信，老阎一定是带着一身的欠条来到这个世界的。他的一生就是用来还债的。他在任何场合永远都对人脸相迎，他对身边人近乎卑躬屈膝，鞠躬尽瘁；他有求必应，只求付出不求回报，还唯恐做得不够周到。他对他的读者更是涌泉竭泽，倾尽心曲，永不知倦。他以他羸弱的身躯，撑起中文世界一座思想和智慧的丰碑！他是流泪的蜡烛，照亮人间，吐丝的春蚕，温暖了千万人的心灵。从今以后，世上竟然再无润涛！每想至此，心痛欲裂，泪流满面。如果人可以召魂，我要上天入地，遍寻苍穹，让他回来！

含泪入梦，梦中我给老阎发了个邮件：祝老阎长命百岁，在天国里永远健康！

老阎回复：哈哈，永远健康。林X主席的待遇了。谢谢好友！

2020-12-1

刚回国的時候，由于业务需要经常参加一些饭局，我有机会交识一些大佬。其中几个听说我曾在伯明翰的阿拉巴马大学（UAB）读博，便问我知不知道润涛阎。这时我心里就会暗想，何止知道，我们在一起呆过一段不短的时光，他既是我的博导还是我的师父呢。

和 Dr. 阎相识是在2004年秋天，我刚刚在国内本科毕业，去 UAB 开始博士阶段学习的时候。那时候刚来美国，不认识什么人，没事的时候经常往阎夫人实验室跑，后来还呆了三个月做 rotation。Dr. 阎初看起来是个不苟言笑的人，总是急匆匆的翻冰箱，做实验。那个负80度冰箱里什么都有，但一般人肯定找不着，只有他能翻出各种试管、标本、和冻了至少有好几年却仍然被他夸赞的血清。Dr. 阎没事的时候喜欢坐在实验室的唯一一台能上中文网的电脑前看中文网，后来才知道他自己也经常写博客，再后来才知道他是中文网上数一数二的用自己真名的大V。于是那段时间经常偷偷的翻看 Dr. 阎写的博文，虽然有的观点我不能苟同，但都相当精彩。让我佩服不已的是 Dr. 阎的博文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涉及的领域几乎无所不及，天文地理、人文政治、科学趣事、名人轶事；写起

自己的往事来更是游刃有余，时常让我分不清哪些是他的亲身经历，哪些是杜撰或是听来的故事。

刚去实验室时他经常笑话我学做实验的幼稚，但从来不直接“手把手”的教我做实验，总是先让我多看，然后自己再动手多试。当时我觉得这是他偷懒，现在当了老师才知道做实验的手感是教不会的，功夫来自手勤练。他平常也不怎么问我上课的事，但是第一次期末考完我查成绩的时候他在旁边看，看完舒了一口气说不用担心我了。

像那时的大多数留学生一样，刚来美国最重要的事是学车、买车、考驾照，Dr. 阎当仁不让的发挥了主人翁精神一路帮到底。第一次学开车是在某个周六的早上，Dr. 阎开着他十五年新的 minivan 带着我来到一个学校的停车场。在教我认清驾驶室的各个部件之后，打着发动机就让我坐进了驾驶室。停车场转了约莫有十分钟，看我大概能分清油门刹车和方向盘的左右之后，直接带我出了停车场上马路。在马路上又开了有十分钟，看我大概能在马路上把车开成直线之后，突然指挥我上了一段斜坡。纳闷的我耳边不断响起 Dr. 阎的“使劲踩油门”的呼声。等我反应过来时已来不及停下，只好硬着头皮上了I-65号高速。高速上 Dr. 阎淡定并坚定地指挥着我加速、并线，看后视镜，换道，减速等操作，不知不觉间车已下了高速，我发现车已经到了 Walmart，并且对车的操控已开始驾

轻就熟。就这样，在 Dr. 阎的“乐观”培育下，我刚来美国两个月就开上了自己的车，穿梭于伯明翰附近的大街小巷、高速和 local 之间。直到现在，我仍然受惠于 Dr. 阎传授的驾驶习惯，它带给我的安全驾驶记录和给人愉悦的乘车体验还常常被人称赞。

学完了驾驶，接下来便是车的保养和简单的修理。Dr. 阎经常在实验室跟我们讲起他以前在国内开拖拉机的事，说起他修车的本事更是滔滔不绝，说要是不做科研就开个修车铺，凭着一个小时 65 美元的 labor 也要比现在实验室挣得多。说着便叹口气，说可惜没有帮手，一个人没法开铺子，紧接着便问要不我们都跟着他去开修车铺算了。我之前都去门口的一家修车铺换机油，每次换都要好几十刀，还是学生的我甚是心疼，于是便自告奋勇的跟他学修车。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上，根据 Dr. 阎的指示买好机油和滤器，开车来到 Dr. 阎家。初次走进他的车库，惊讶的发现这俨然是一个小型的修车铺了：墙上挂满了林林总总的各类修车工具，地上也堆满了各种不知道的零件和器械。在 Dr. 阎的指导下，我第一次顺利的换完了机油和过滤器。换完还不忘带着我把换下来的机油拿去店里回收。之后的日子里，我慢慢的学会了自己更换车上的各种小零件（主要是有 Dr. 阎在背后的有力技术支撑让我心里

有底），也慢慢的养成了什么问题先自己想办法解决的习惯，成为我人生中的又一笔财富。

说起我和 Dr. 阎的修车经历，不能不提我初学修车时差点把 Dr. 阎压车底下的故事（事故）。又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早上，我因一个车底的零件更换搞不定，便驱车来让 Dr. 阎帮我看看，顺便还想换个刹车片。简单的交代之后，Dr. 阎用千斤顶撑起我的小车，身体往地上一躺再一撑便麻利的探进了车底，开始检查起了情况。我在一旁无所事事，便开始琢磨起更换刹车片。换刹车片需要先卸轮子，再松刹车片。于是拿出了后备箱大扳手开始卸轮子，不一会就卸下了轮子并放在了一旁。接下来就开始松刹车片的固定螺丝。此时的我已完全忘了 Dr. 阎还在车底作业，而撑起整部车的只是一根随车千斤顶而已。我“噔”的一使劲，螺丝一点没松，而车却连同那根千斤顶一起往前倾了过去，不可逆转地砸向地面。“嘭”的撞击声响起的瞬间我已反应过来，倒吸一口凉气看向 Dr. 阎所在的位置，发现 Dr. 阎已反应神速地滚向车旁的空地，神奇地躲过这毫无征兆的“泰山压顶”。过了一会我回过神，Dr. 阎笑呵呵地说“今天差点被你砸死”。两人长笑。

四年多之后我完成了学业即将离校，Dr. 阎知道我要独自驾车北上，便帮我的小车做了一个全面检查，换了所有该换的耗件，还重新做了引擎盖的密封胶。这部小车也一直跟我北上

，陪我经历了在 DC 和纽约的两段时光，除了换一些小配件、耗材之外没有过任何大修，直到我2017年底回国。离开伯明翰之后断断续续的偶有联系，每次碰到选哪个实验室之类的重大决策问题都要先向他请教。Dr. 阎听力不好，但可能正是因为听力不好，他拥有超过绝大多数人的思考力和目测力，很多时候都能从很少的外部信息中做出准确的判断，比如包括今年在内的近几次大选结果都被他准确预测了。值得一提的是，Dr. 阎在1993年就仅凭生化数据推测出了葡萄糖转运体的工作模型（图Figure 6, Yan & Maloney Cell 1993），而颜宁团队“创造性”地“预测”出类似的模型是在2014 年（图 Figure 5 , Deng et al., Nature 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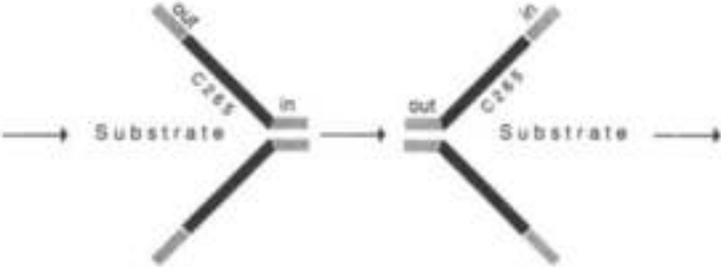


Figure 6. The Translocation Pathway in a Membrane Carri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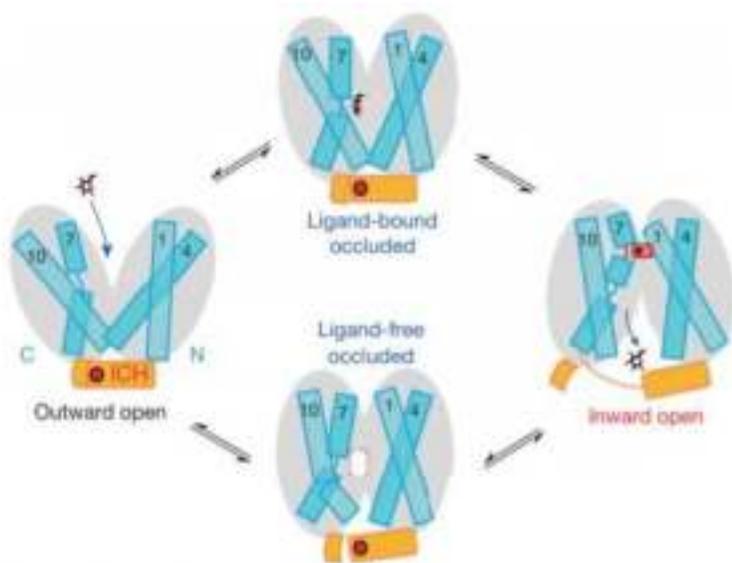


Figure 5 | A working model for GLUT1. Shown here are the predicted

Dr. 阎还有两个预测我记忆尤深。第一个是他说人类癌症发生的最关键一步是他和夫人克隆纯化的人类 chromokines in 基因 (Yan & Wang Gene 1997) 出现了突变或异常。这个预测目前还需要时间来验证。另一个预测现在看来是失败的，他说我将来一定娶个又丑又凶的河东狮，而我即将迎娶的未婚妻美丽温柔大方，人称“德州小姐”。当然，此德州非美国之德州，而是祖国山东之德州。

2019年的某天在微信群里，我跟 Dr. 阎唠嗑。Dr. 阎说 Elon Musk 的公司最近发消息要2023 年载人上火星，现在可以报名了，要50万美元，火箭上飞一年多。然后接着说 he 想去火星，就是没50万，交不起报名费。我说我也没钱，怎么办？

他说跟 Musk 商量一下，火箭半路需要拧螺丝什么的他包了。然后还可以顺便把我带上，再带上一头猪，由我在路上给他烧红烧肉吃，这样就算去火星有去无回也赚了。

我想 Dr. 阎现在应该可以随意去火星了，不需要他拧螺丝，路上和抵达火星后都有很多红烧肉吃。

人的记忆细胞是很奇妙的东西，它会储藏很多看起来微不足道，毫无意义的小事。但多年以后串起来就是一段值得回味和追忆的往事。

和老阎一家相识于黑堡。黑堡不但不黑，而且是我生活过的最绚丽多彩的地方。在那里享受了四年宜人的气候和优美的校园，结交了一生的挚友。虽然在黑堡时忙于学业和老阎交往并不多，但几件事情仍记忆犹新。

第一件事是大家在老阎家包饺子，好像是为一次节日聚餐准备的，记得有很多人，很热闹，欢歌笑语不断。老阎不停的忙，也不停的讲。我那天插不上嘴，只有听的份。至今还记得他讲的几个段子。虽然以后在朋友家或自己家聚会无数，但那次印象尤其深刻。他和夫人已有两个可爱的绕膝女儿，岳母在帮他们照顾孩子。当时，黑堡朋友中有孩子的还极少，觉得他的家像一个真正的家，虽然忙碌和纷乱，但热闹和温馨。当时有点羡慕，突然有了想要孩子的冲动。还有一次，买菜时见到老阎，他的两个女儿在购货车里玩，我们聊了一会儿。那天他好像有点疲惫，没讲笑话，只是聊了聊带孩子，养孩子的事，并感叹养育孩子多么不易。等几年以后，自己有了孩子，才真正体会到两个生物博士生带孩子的艰辛，因为生物研究生

需要花很多时间在实验室里，没有什么业余时间。但他们夫妇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学业，养育了两个孩子，还积极参与公益活动，助人为乐。

老阎夫妇比我们早两年离开黑堡，去了顶尖的生物试验室。我随后两年勉强毕业，也离开了黑堡。时间飞逝，再和老阎一家见面，已经是10年以后的事了。老阎的女儿已经长成亭亭玉立的少女了。以后，和老阎全家在黑堡校友的传统圣诞聚会上见过几次。当时，年底聚会是我们每年生活的期望和高潮。一年辛苦后，大家聚在一起，尽情释放。除了吃喝玩乐，还有多科讲座和文艺表演。可以说，没有老阎全家，就没有黑堡的聚会。他们夫妇操持包饺子和炸油饼（两面三刀），不停地在厨房里干活和张罗。他们的两个女儿成了孩子头，带着大大小小的一帮孩子们编排表演节目。但必不可少的是老阎的讲座，他分析时事，纵观古今，是每年的保留节目。记得早晨起来散步时，看到老阎的女儿在海滩上练瑜伽，当时很感叹他们女儿的自律。后来，看到一篇老阎写的关于教育子女的文章，才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老阎夫妇在培养女儿的毅力和吃苦能力方面上倾注了很多心血和精力，并且身体力行，树立榜样。

生活中的老阎，没架子，爱聊天，贫嘴，自来熟。他爱和别人开玩笑，别人也毫无顾忌地和他开玩笑。老阎特别喜欢

我的小儿子，每次见面都抱他，和他玩，并逗我儿子叫他爷爷，天真的像个顽童一样。还记得有一次聚会，我妹妹来了，还有一对朋友也慕名来看老阎。结果表示有点“失望”，因为没有看到潇洒飘逸的才子光环，看到的只是一个爱聊天，爱干活的普通人。

正像老阎自己说的，他在文学城建立了一个小天地，他在那里自由翱翔，任意驰骋。同时，他也给了漂泊的读者们一个温暖的小世界，在工作之余到那里转转，听听故事，排解寂寞，了解历史和时事。老阎的博文涉及面很广，我不懂政治，所以政论文看的很少。但看了很多他写的故事和科普文章。我喜欢他讲的故事，他笔下的一碗饭，一包豆腐丝，含有人间的悲苦和亲人的温情。他对鼻子，眼睛，皮肤，甚至是臭屁的科普文章让人叫绝，忍俊不禁。他的一些关于生物科学的文章不仅仅能用来解释生命，其中的洞察力还可以用来给生命科学研究指路。我也是一辈子学生物搞生物的，但跟老阎比，我懂的只是皮毛。老阎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有他那样对生物的理解和情怀，不想有成就都难。

还有一个小插曲。多年前，我突然开始失眠，整夜整夜睡不着。因为以前从未有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无所适从。崩溃之时，我就电邮老阎，向他讨教。他马上回了，往返了几次。他告诉我他的经验，写得很详细。我还记得他最后的一句

话，建议我马上看医生，不要耽误了。因为这件事，我觉得离老阎很近。世人皆有日常的挣扎和无奈，包括身体上的不适和不完美。但老阎超脱了他的个人烦恼，多年来潜心思考写作，创作那么多不朽的文章。我也从来没见过老阎愁眉苦脸，他众人面前，他总是个乐天派和开心果。

老阎天真时像个孩子，深沉时是个哲人，滑稽时像脱口秀主持，慎密时是优秀的科学家，但归根到底，老阎是个好人，是个有大爱的人，一个悲天悯人的人。

老阎走好，再见！

亲爱的老阎：好久没见，想你，特想你。

相识30余年，我们跟着你们一家从黑堡到伯明翰并非偶然，实属天意。我们俩家算不算是黑堡老友聚会的铁杆呀？有20多年在一起同渡圣诞佳节呐。老友们都昵称你为二姐夫，可是我从来都是嘴里叫老阎，心里称大哥，孩子管你叫舅舅，咱同姓沾点亲戚光。每次与你相聚，大伙都像是吸了笑气，有那种能笑疼肚子，扯哑嗓子的开心。你一开口，大概能将大伙的智商往上调几点。你会描述忽悠呀，不论是清真还是麻辣味的，色香俱全；不论是历史还是时政性的，头头是道；不论是情长还是短版的，唯妙唯肖；不论是科学还是幻想型的，句句在行；还有，不论是真实还是虚构式的，引人入胜。总之你机智的口舌无人能比，灵敏的思维无人猜透。但最令我佩服的是你懂得“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言9：10，虽然是无神论者，你从不轻言戏语慢怠论断神的话语，总是谦逊低调，虚怀若谷。

其实你嘴上的功夫才仅仅是你在人间宴席上烹调出各式大餐中的小菜一碟。知道你很多的功夫菜都摆在文学城里了，据说那里的阎粉很多很多。很遗憾，我很少逛文学城，因为能耳闻目睹你声情并茂的演说比读剧本享受过瘾太多了。至今为

止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幸能遇到一些生人，一听说是你的朋友就能立马拉得近乎些。我当然为你自豪了！

自搬家到伯明翰之后更加体会到了你是一个既动口又动手的谦谦君子，目睹你勤巧的手脚令人惊叹。且不说你自家的汽车、冰箱、空调、水管、傢俱、房屋没有修整不好的；自家门前的花草树木，后院的瓜果蔬菜打理的井井有条；对朋友和同事你也同样热心，有求必应。无论是谁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难你必帮，只要有叫你必到。有时我们不好意思麻烦你，你倒不怕麻烦尽心尽力，保证妙手回春，保质保量保长效。我们一家都是笨手笨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那种人，每次你一来家里就巡视一圈，总能给我们挑点毛病找点事做。去这间房里跳几下，说有块木地板该钉钉了，去车库里瞅瞅，说那车该换刹车片了。我们庆幸有你帮着防患于未然，还省了老多钱啦。

另外黑堡的老朋友们只知道你家的饺子，韭菜合子出名，其实那是人多时大伙一起吃的热闹饭。你和二姐的小灶手艺那叫精致、健康，还有小酒饮到恰如飘然若仙时。你常叨叨我这不喝酒的人生活该是多乏味。我们几家人常常不是在你家他家就是在我家，要不就去崔大厨的Shonos 餐馆摆龙门阵。说了些啥也记不清，道不完了，总之每次人还没出门就约好了下次再见的时间。

虽然几年前因为工作原因我们不得不搬到外州，但心里一直想多回家看看。记得最后一次见面是2017年夏天，我们逃飓风恶马（Irma）北上回伯明翰老家了。你告诉我们退休之后的各样打算，听起来你像是越来越忙了。你提起过开修车行的事，大概你有太多的顾客找你修车了。但我没敢接茬细问，总觉得你是个活雷锋式的人，要是开店你会陪本的。

老阎呀，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呢？这次突如其来的不告而别使我太伤心了！现在虽已过四七，可我还是不信这事。你依然精力充沛，依然笔墨刀斧并用，真舍不得你离开。你会一直会活在我们心里，记忆里。再见了，亲爱的老阎，一定会再见的！

## 宏伟：沉痛缅怀同乡、同学、兄长、人生导师阎润涛

中华五千年，最聪明的人是鬼谷子。春秋百家，他独占半壁江山。润涛和鬼谷子有一比，天生杂家。他是小麦栽培学家、微生物学家、分子生物学家、眼科专家。精通马列，批读完资本论，和小平黑猫白猫理论有过交锋。和胡乔木的《论人道主义的异化》有过PK。私报公仇，把胡乔木的女儿淹死在北京运河。Cell杂志上发表过第一作者论文，全系给他开party庆祝。学生时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做seminar，“论细菌的sex”，窗户上都坐满着人。

最近十几年，又成了网络文学大家，笔名“润涛阁”，能搜到几百甚至上千篇。有诗词、杂文、政论、小品、长篇小说、纪实文学。至少《大奶二奶闯荡美利坚》成书发行。

我估计我的智商只是他的一半，他480，我240！

当知道我下海做生意后，他曾打趣我：宏伟老弟，我打光棍时要认识你就好了，帮我一吹，肯定二十岁娶上媳妇。我一直不理解我18岁想娶媳妇，28岁时还是单身，现在知道原因了，认识老弟太晚了：我那些介绍人不行啊。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地处丘陵起伏的蓝岭山脉，所在小镇俗称黑堡，是个远离都市喧嚣，优美恬静的大学城。80年代已有不少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在那儿学习和生活，早期的这群悻悻学子抱团取暖，交往密切，互帮互助，就像一家人一样。即便是在取得学位之后各奔东西，仍不忘旧日情谊，每每在岁末的圣诞节到新年之间，总是相约汇集到温暖的南方沿海某地，一起渡过温馨欢快的一周，逐渐形成了牢不可破的“黑堡帮”。而每次聚会，无论是调侃，厨艺还是晚会活动，老阎都是黑堡帮中一位举足轻重的大将。

我最早一次参加圣诞聚会是1996年，记得那次是在南卡的Fripp Island。在岛上一周的时间，感受诗和远方，生活节奏一下子缓慢了下来。海边漫步，沙滩运动，轮流做饭，以及圣诞夜晚会，这一切留下了许许多多美好的回忆。

记得有一天打完沙滩排球后，我和老阎一起散步回住所，当老阎得知我是下过乡的“老三届”时，脸上出现了他特有的诡秘笑容，还给我敬了一个礼，连声说：老大哥啊，佩服！佩服！我连忙应答：惭愧，惭愧。接着我们聊到我是什么时候下的乡，什么时候出来的。他突然话锋一转，问我文化革命参加过大串联没有，我说那时当然在全国转了一大圈。他问我：

“你想过没有，大串联和你下乡有什么关联。”这一下子还把我问楞着了，不知如何回答。接着他说：“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利用红卫兵的满腔热血发动文革干掉了刘少奇等无数高级干部，红卫兵们如此大的投资，那一定是有得到巨大回报的期待的。然而，毛泽东不想还债，便继续骗他们：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红卫兵们误以为这上山下乡是继续投资，未来的回报是‘大有作为’，升为国家各级干部是理所当然的（那些被动去的不得不去的除外）。结果呢？毛泽东想让你们永远烂在那里。在毛泽东死前发生的四五事件时，毛泽东亲自跟张玉凤说：这是冲着我来，看来党心民心都不在咱们这边。也就是说，毛泽东清楚他把红卫兵们利用完了就卸磨杀驴得到了报复。

老阎如此犀利的侃侃而谈，还是惊到了我。后来我才知道，文革时他才10岁，我自己下乡时的1968年，他也不过在上初中。真不知他如何有这般富有洞见的逻辑分析！他看到我一脸的惊讶，继续说：“任何妓女都是对嫖客热情客气的，那是买卖兴隆的必经之路。然而，妓女对嫖客的热情与奉承是有回报的。你嫖完了，系上裤带不给钱就走？凭什么？凭你有权有势？然而，妓女们总有一天会出来花钱买通黑社会也把你给办了以讨还公道。毛泽东利用完红卫兵就把你们永久赶下乡，这比嫖客嫖妓完事后不给钱走人还糟糕！等于嫖客不给钱走了还

报警说那里有暗娼你们警察去扫黄。这些妓女不找机会报复死都不会瞑目。四五运动就是在毛泽东活着时让毛泽东体会一下报复的滋味”。阎君这番神论述还真颇有说服力，我跟着说道：“1967年工厂夺权武斗，学校复课闹革命，军宣队入驻学校，全国真的全乱套了，生产停滞，物质供应极其困难，无法维持正常社会生活秩序，红卫兵像脱缰的野马无法驾驭，眼看政权摇摇欲坠。看来只有“广阔天地”才是消化和平息这股巨大的社会破坏力。还是毛泽东深知红卫兵的无知和盲从，戴上‘大有作为’的高帽子，敲锣打鼓统统赶去上山下乡！”

说到这个当儿，老阎接着兴致勃勃地就给我讲了一个在他县里下乡的天津女知青的故事。记得当时我很惊讶他的记忆力，几十年前的往事回忆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一幕幕清晰详细。这个故事他后来写在一篇引人入胜的博文里：《智慧总能帮到人-往事追忆》。

斯人已去，思念老阎，痛惜他那么多还没讲完的故事。

。。

【编者按：这是根据一位学友在阎先生的追思会上的发言整理成文，以悼润涛并飨读者。】

### 初次美国见面

往事一幕幕，就好像是昨天的事 ……。1997年12月2日，法国巴黎大雪，飞往美国亚特兰大的班机晚点3个小时。我到亚特兰大后没有赶上去伯明翰的飞机。当时我和老阎的主要通信工具是电子邮件，在亚特兰大机场，我也没有手机通知去伯明翰机场接我的老阎，等我原计划乘坐的飞机到了，老阎没有接到我。聪明，冷静的老阎通过机场查询到我已换乘下一航班，他就一直在机场等到下一航班，两个多小时之后（晚上8点左右）才接到我。然后带我去中餐馆吃饭，并安排我在他们家里住下。在老阎家一住就是10多天，直到我倒完时差，他帮我找到公寓之后。

在他们家里，老阎每天都是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晚饭后我们会在他家的地下室打乒乓球。他家的地下室实际上是在地面上（walkout basement），和车库相连，窗子也很大，很亮堂。几乎老阎的所有写作都是在他的地下室书房完成的。

老阎待人真诚，热情，时时刻刻都让我感觉到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我刚到美国人生地不熟，自己没有车，以后几乎

所有的安顿工作和采购都是老阎帮忙完成。有了老阎一家的帮助，我都忘记了自己是在异国他乡，是第一次来到这块陌生的土地。老阎一家的这份恩情令我终生难忘。

## 2. 在伯明翰的日子 - 工作学习

我们家和老阎一家相识已23年了。作为老阎和他夫人在伯明翰阿拉巴马大学（UAB）实验室的第一个博士后，我在他们实验室共学习了3年半时间，之后又在一个科室（UAB医学院眼科）共事10年。在伯明翰，我们两家相距仅0.5 英里，来往方便也比较密切。在老阎的追思会上，因为老阎的人际关系好，要发言的人很多，主持人只给我5分钟时间，5分钟哪里够啊，就是5个小时也说不完。从我到伯明翰的第一天至离开伯明翰的最后一天都有老阎在场。在那里的14年，我的工作和生活，从来都没离开过老阎的帮助和关照。

在伯明翰，老阎给我留下的全是美好的印象。老阎是一位好老师，他教人不倦，悔人不厌。在老阎和阎夫人一起工作时，我在他们的身上，真正看到了他们如何为人师表和人性的美好。在工作学习中，我有过很多失误，自然都逃不过老阎的火眼金睛。但是，他从来没有劈头盖脸地批评过我，而是耐心讲解，和我一起分析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我在进他的实验室之前，从来没有做过病毒实验，他手把手教会了我如

何把基因片段装到病毒里去，如何扩增，收集，浓缩病毒，再显微注射到鸡胚胎的神经管里去，然后检查基因对眼睛发育的影响。如何建立基因文库，筛选新基因也是老阎教我的。我们曾一起筛选出了一个与眼睛早期发育有关的新基因，还发了一篇文章。

在实验室有一块黑板（其实是白板），我和老阎经常就在那块黑板上讨论实验设计和步骤。老阎除了知识渊博外，他的记忆力也超强，有一次我们讨论到了三羧酸循环，他很快就将三羧酸循环的各个步骤和名称写了出来。我们当年在医学院学生化课时，三羧酸循环也是重点内容，自认为还学得不错，但当时我只记得葡萄糖的结构式。令我惊讶的是，老阎能轻松地把各个反应物质的化学结构式写了出来，并能标出ATP产生的位置和个数。老阎的学识，记忆力，逻辑思维能力，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只要是老阎认可的实验设计，没有不出结果的。在很短的时间内，在阎夫人和老阎的指导下，我就发了4篇文章。来美国两年，杰出人才绿卡就办下来了。因为你们的帮助，让我很快在美国站稳了脚跟，现在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老阎啊，我对你除了感恩还是感恩！

我太太在国内是学文科的，现在在生物医学实验室工作。刚到美国来时完全不懂生物学，我清楚地记得老阎连讲带画，在很短时间就让我太太懂得了什么是DNA，它的功能是什么。

么，双螺旋结构是怎么回事，PCR的原理。这些基本知识让我太太受益终生。

### 3. 在伯明翰的日子 - 修车开车

当开始接触老阎的时候，就发现他是一位才华横溢，有趣，聪明又善良的人。老阎给我讲过很多故事，包括他自己小时候的故事，他姐姐的故事，他爷爷的故事，还讲了他在农村是如何修拖拉机的，到美国后如何修汽车，修冰箱，如何改建房子等等，基本上都是自学成才。老阎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全能手，就是一个神人，感觉没有他不懂的东西。天文，地理，历史，科学等，他无所不通。我在伯明翰的两部车，每次有问题都是老阎帮忙修的。老阎帮我修车，除了付出时间和体力外，有时候还准备零件，从来不要我一分钱。老阎到底帮我修了多少次车，我已记不清了。我的汽车维护基本知识，都是从老阎那里学来的。当然，除我以外，老阎还帮助过无数的人修过车。

我来到美国之前从来没有开过车，老阎教我开车时说，开车的人要冷静，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除了把自己的车开好外，还要观察周围的路况车况。他安全驾车指南的精髓，我一直铭记于心。我学会开车后3个月一直没有上过高速公路，老阎也知道。有一天下午，我们的实验都做完了，老阎跟我说

：“传明，我们现在去农贸市场买菜吧？那里可以买到新鲜蔬菜，你开车跟着我”。我说：“好”。我们开车出发了，我跟在他的车后面。不知不觉中他把我带上了65号高速公路。车速比平时快多了，刚开始时我相当紧张，根本就想不到什么开车指南，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别把老阎的车跟丢了。我双手紧握方向盘，只有硬着头皮跟着老阎的车往前开。大概开了2个英里后，我就觉得不怎么紧张了，除了开自己的车和看着老阎的车以外，还可以看看旁边的车了。大概开了5-6英里左右下了高速公路，很快就到了农贸市场。下车后我问老阎：“你怎么不跟我说一下，今天我们要走高速公路”，老阎笑呵呵地跟我说：“我跟你说了，你就不敢跟我了”。最后他跟我说：“我坐过你开的车，我知道你没问题的”。这真是知我者，阎兄也。

#### 4. 在伯明翰的日子 - 居家好友

老阎是我们家庭最真诚的朋友。我女儿视阎伯伯为亲人，当她听说阎伯伯走了，她也哭了。我女儿说，从来到美国开始，到上大学之前，很多美好的记忆都是和阎伯伯联系在一起的。每次过年过节都到阎伯伯家里聚会，吃阎伯伯包的饺子和韭菜盒子，和他俩女儿一起玩耍。我已记不清我们在老阎家聚会过多少次？吃过多少次老阎做的饭？一起打过多少次扑克牌

？打过多少次通宵？现在也没搞清楚，当年哪来的干劲，经常从晚上7点打到第二天早晨7点。和老阎在一起的时候，从来都是快乐，经常是边打牌边听老阎讲段子，这些美好的记忆永远伴随着我们。

我女儿第一次到老阎家时只有7岁半，老阎和夫人与我女儿说话时完全把她当成人一样对待。他们平等对待孩子，尊重孩子的这种待人方式对我女儿以后成长影响很大。我女儿现在平等待人的品质就是从阎伯伯和王阿姨那里开始的。其实，他们这种对待孩子的方式对我的触动也很大，让我也学会了如何把孩子当朋友，与孩子平等交流。

老阎是一位好丈夫。和他们交往这么多年，和他们一家在一起的时间也很多，我从来没有听见老阎对夫人大声说过话，总是笑眯眯的，他们绝对是恩爱夫妻的典范。老阎是一位好父亲。大家都知道，老阎的两位女儿，非常优秀。两个女儿在上大学之前，老阎每天清晨都要送孩子们去滑冰训练，滑冰结束后再送他们上学，然后自己去上班。两个女儿之所有如此优秀，除了继承了父母亲的优质基因和品质外，与老阎的大量付出不无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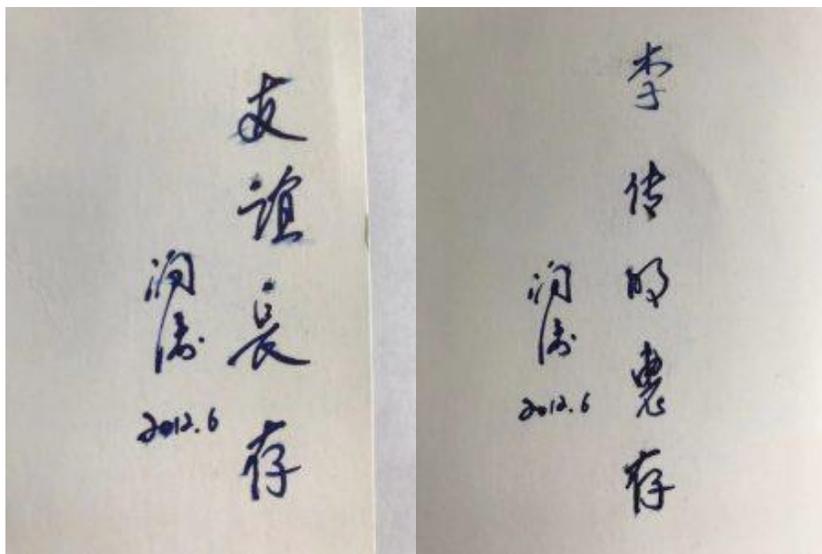
## 5. 离开伯明翰 - 别老阎

老阎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和老阎接触过的人，都能感受到他为人真诚，善良，乐于助人。我是2011年9月离开伯明翰来到马里兰工作，我太太晚来9个月，因为她留在伯明翰把房子卖了才离开。在这期间，有一次，老阎和夫人准备开车到纽约去看女儿，老阎主动跟我太太打电话说：“过几天我们要开车去纽约，如果你想去马里兰见传明，我们可以把你带去然后带回”。这也是我太太在我离开伯明翰后第一次到马里兰来看我。老阎他们两口子就是这样关心朋友，时时处处为朋友着想，不怕给自己找麻烦的人。为了把我太太带到马里兰，老阎要多开一个多小时的路程，路上还要管吃管喝。每当说起这些，我太太对老阎一家都是感激不尽。

2012年6月28号是我们全家要离开阿拉巴马伯明翰的日子。6月27号的下午，老阎来到我家对我说：“传明，你明天开长途，我来帮你把车检查一下”。他帮我检查车的各个系统，检修一遍后说：“我都查过了，明天路上没问题了”。在美国，有这样一位关心我，爱护我的好兄长，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我感觉太幸福了。现在想到下次到伯明翰，再也没有人主动帮我检查车子了，没人关心我开长途车是不是安全了，我没办法控制我的眼泪。老阎，我的好兄长，我好想念你。

老阎帮我检查车后临走时，他从车上拿出一本书对我说：“传明，把这本书送给你作为纪念”。“独目观世“这本书

可能很多人都看过，是他的第一本书。他在封二写上“传明惠存，润涛，2012年6月”，在封底二写上“友谊长存，润涛，2012年6月”。没想到，这本书真成了永远的纪念。老阎，我来世还要你当我的兄长，你不认我都不行，我会带着这本书来找你的。



老阎，我好想念你，好想听你讲话，听你讲段子。老阎，我的好兄长，你放心，以后我开长途车前，会自己检查车的，会注意安全的。你当年教我的开车时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和汽车维护知识我都没忘记。老阎，天堂没有烦恼，不用操心，也不用帮人修车了，没人打扰你，你就每天开开心心地写博客吧，享受在天堂的日子。

老阎，我的好兄长，你永远活在我们心里。请你保佑夫人，孩子们和朋友们。

2020年11月23日上午，网络上出现了老阎去世的传闻。我起初很不以为然，心忖这一定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诅咒与诽谤老阎的谣言。不过虽然这么想，毕竟还是有些许担忧，因为已经有一段日子没和老阎联系了，于是给他发了一条短信：“又到感恩节了。一切还好吗？”然而却一直没有等到老阎的回复。正在焦虑之中，收到了少离发到黑堡老友群的讣告，顿觉五雷轰顶，禁不住泪眼婆娑。整个下午及此后多日都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难以置信啊！那个那么鲜活有趣的老阎真的永远离开我们了吗？老阎的形象已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也时常回忆着与老阎相处的那一幕幕。

我与老阎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的黑堡圣诞新年团聚会上相识，并在此后历年的团聚中逐渐熟悉，老阎的睿智、幽默、热心、诚恳，低调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在2001年Tybee Island的聚会上老阎脑洞大开的“入驴誓言”，一众男士则在其领誓下庄严宣誓“入驴”，誓做一个好男人。虽然幽默的誓词引得各位宣誓人忍俊不禁，听众前仰后合，而领誓人老阎却始终一本正经的板着脸，神态是那么的庄重认真，似乎他真的在引领大家完成一项伟大的宣誓。相形之下使得这个节目愈显滑稽。也正是在Tybee Island的那次聚会上，我

与老阎在一起有了较多无拘无束的接触和交谈，从而对其有了更加深刻的印象。体会到他的坦诚，我也对他讲述了一段自己不堪回首的离异往事。而他的宽心话依然与众不同。这些话都凝聚在他在聚会后赠与我的“红烧情变黄花鱼”菜谱中了。虽然文中多有戏谑调侃，其实是其独特方式的劝慰。聚会结束回到家后，我意犹未尽，不时回忆起相聚的热闹情景，便写了一首歪诗发给与会的各位朋友供大家逗乐。考虑到聚会时我们常去海滩边，并无身陷孤岛之感，又由于是搞笑，我在歪诗中将Tybee Island译作了“太鼻滩”。此后老阎在谈到Tybee Island也引用该译名，令我有不胜荣幸之感。

记得老阎读了我的歪诗后，曾问我如何在电脑中输入“驴”字，因为他用拼音植入“lu”后根本找不到“驴”字。当我告诉他应该植入“lv”后他回复的电邮中出现许多“驴”的同音字。透过电脑我仿佛看到了老阎调皮的笑脸和狡黠的目光。我可以感受到他彼时的快乐。此后曾与老阎通过电邮切磋过诗词，以至于当我因故没有参加2004年末的聚会时，他还给我发电邮问我原因，并专门提及很久未读到我写的诗了。闻之羞愧难当，真折煞我也！我想那时的老阎应该已经开始驰骋于博客世界，为万千网民指点江山了。他的诗文更是为众人所钟爱。诚惶诚恐间不禁自问：我何德何能，只是偶尔瞎邹几句，岂敢承蒙大文豪老阎的惦念？网上有人评价老阎桀骜不驯，那

真是太不了解老阎了！仅从上述小事便可反映出现实生活中我们熟悉的老阎多么平易近人，是一个多么谦逊、友善、体贴、周全之人啊！

当从越来越多与老阎不相识的人口中听到对老阎的赞叹与景仰时，我渐渐意识到老阎在网络世界“火”了，也由衷的为他高兴并深深地祝福他。为了不打扰他，以便他能够潜心写作，我选择了默默地关注他。浏览老阎在“文学城”的博客是一件相当愉悦之事。他的博文犀利独到，涉猎广泛，文笔细腻有趣，引人入胜。每每读来深感启发、倍受教育。这样的日子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忽有一日发给老阎的问候电邮被退回，我顿觉惊恐万状，暗忖莫非从此与其失联？感谢少离的帮助，我与老阎重新建立了联系。寒暄伊始，他便单刀直入地问我是否依旧孑然一身。当得到我肯定的答复后，我又听到了那久违的阎式调侃，语气与当年他送给我那份“红烧情变黄花鱼”菜谱中的措辞如出一辙，闻之倍感亲切。老阎多年的关心令我动容，心中始终充满着感激之情。值得欣慰的是，2019年我脱单时在第一时间通知了老阎，并得到了他的祝福，使我不至于遗憾终生。

再谈谈老阎使用微信的趣事吧。2017年5月的一天，我的微信通讯录提示推荐老阎为新的朋友，不禁喜出望外，心想这下和老阎联系就更方便来。于是连忙发出邀请。不久后老阎通

过了对我的朋友验证。一经通过我当即兴奋地对他说：“老阎终于玩微信了！”谁知他对我解释说当天是一个一同在巴尔的摩开会的老同学帮他下载了微信，他原本以为只是和该老同学联系，却不知呼啦啦来了一大堆要求加他的请求，于是他有求必应，正有些无所适从呢。自称电脑盲、手机盲的老阎当时正在犯愁不知道必须回复多少人，因为很多加进来的朋友他甚至都不知为何方神圣，以至于萌生了开完会就退出微信的念头。从老阎的这一反应可以看出他有着一颗不同于常人的善良之心！我想他发博客与网友互动就是抱着这样的态度，有问必答，而且是不厌其烦的详答。这要耗费他多少精力呀？难怪有网友在惊闻老阎离世后评论道他是累倒下的。在老阎的要求下，我当即给他简单介绍了微信的基本功能，并主要为他讲解了如何忽视或拒绝验证请求及拉黑已加联系人，他这才显得轻松起来，也逐渐打消了退出微信的念头。这时我才和他开玩笑说“看来名人也有名人的烦恼”。他回复道：“我是不挣钱的名人。真正的名人有钱有权，我啥都没有。自娱自乐”。老阎自谦了，但说的没错。所有认识以及不认识老阎的人都可以从他的言行中真真切切的体会到他是一个淡泊名利、一心求真、用生命写作、播撒大爱的大写的人！老阎不是啥都没有，他的博文、他的思想是无价之宝！

在黑堡老友中，每个人都有许多老阎的故事。回忆起那一桩桩往事，言谈中满溢痛惜，笑声里隐含悲泪。痛失老友，不尽哀思滚滚来。。。。老阎的音容笑貌、老阎的慧言博学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

深深地怀念你，老阎！

最后让我用掘词一首，步老阎韵来结束这篇短文吧。

**【鹧鸪天】悼老阎**

和润涛阎 青春入梦

兄驾祥云入远苍，  
吾悲噙泪祭神殇。  
重温往事丝笺短，  
再睹君容感绪长。

博客响，引翻墙，  
谈今说古论榆桑。  
求真至善勤播种，  
睿智英名定永芳。

附：润涛阎【鹧鸪天】青春入梦

梦述童年笔润苍，  
衣寒腹饿不觉殇。  
他人常叹人生短，  
我捻光阴惬意长。

先上树，再翻墙，  
晚爬瓜地早摘桑。  
青春未负多情种，  
表姐无辜作小芳。

去年十一月下旬那几天本来天天关注的是美国大选的纷争，可突然从朋友那里得到老阎去世的消息，一瞬间心情变得极为沉重。开始以为是新冠，在认识的朋友中，这是第一例。对几个月疫情煎熬刚刚开始放松的神经又绷了起来。后来证实，老阎的病与新冠无关。但老朋友的突然去世不免引起了许多伤感和回忆。

以前读过老阎在网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因为是很熟悉的老朋友，所以会有兴致的读完，也很受益。但感觉现实中的老阎更真实，更有趣。最近看了一些网上纪念老阎的文章，才意识到老阎在中文世界的影响力，如此巨大，如此深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力。以前我看到的老阎是一棵活生生树，可中文网坛对老阎去世的反响告诉我，那其实是一片森林。

我八十年代中期到黑堡（Blacksburg, VA）读书，不久就听说和认识了老阎。更准确的说是先认识了阎夫人，她八十年代初就来到黑堡读书，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之一，朋友们都亲切地称她二姐。老阎八五年才来美，所以很多人都是通过二姐认识了老阎。再到后来，有人就直接叫他二姐夫。我一直叫他老阎，人多热闹的时候也会喊一声二姐夫。网上有很多关于润涛阎的故事，我也想贡献一些。可在我的记忆

中，像扶老太太过马路这样的光辉事迹一件也没有，只好挖掘一些零星的回忆，纪念我的老朋友。

黑堡是一座真正的大学城。因为如果没有了维州理工大学（Virginia Tech），黑堡只是维州西南一个群山环抱的小镇。因为远离大城市，这帮早期的穷学生们平日里不是去课堂上课，就是在实验室里为老板干活，没有什么地方可去，因而中国留学生之间的关系就很密切，经常在周末一起聚会，总是凑在一起打扑克牌。而且年轻人，玩得疯，饿得快，煮一大锅面条常常就是宵夜了。记得老阎那时候并不参加我们的牌局，但是在经常一起的聚会和学生会联谊会上，我们越来越熟悉。

说老阎就不能不提黑堡人的圣诞聚会。从1989年圣诞假期开始的二十多年里，几乎每年都选择一个度假地聚会一周。即便是大家毕业后散居美国各地，很多人都会年复一年的参加这个聚会。聚会之所以能坚持这么多年，有三大动力：第一是交流联欢。每次聚会，就像久别重逢的兄弟姐妹，欢声笑语，无所不谈。从早期的关心中国时政，到后来在美国的事业发展，投资理财，婚姻家庭，子女教育，等等。何况大家来自于不同的领域，各有专长，相互受益。圣诞夜的礼品抽奖伴随着才艺表演，更是聚会的高峰时刻。从几近专业水平的表演到笨拙的学狗叫都能换来一片欢笑。第二是美食。每天都有不同的家庭组合负责餐饮。一天展示厨艺，各尽所能，六天饭来张口，

各取所需。东西南北美食应有尽有，没有肚子饿的机会，只有眼睛和肚子不够用的时候。第三是下一代，他们是聚会的最大动力。有好多家庭放弃过节的其他选项，不远千里赶来参加聚会就是拗不过孩子的执着。当孩子们聚到一起，马上自成体系，腻在一起。有时半天不知所向，直到吃饭的时候，才意识到还有这样一个二代群体。也正是因为年复一年的聚会，孩子们在一起长大，情同手足，而当每年的聚会结束告别时，他们更是难舍难分，约定来年一定再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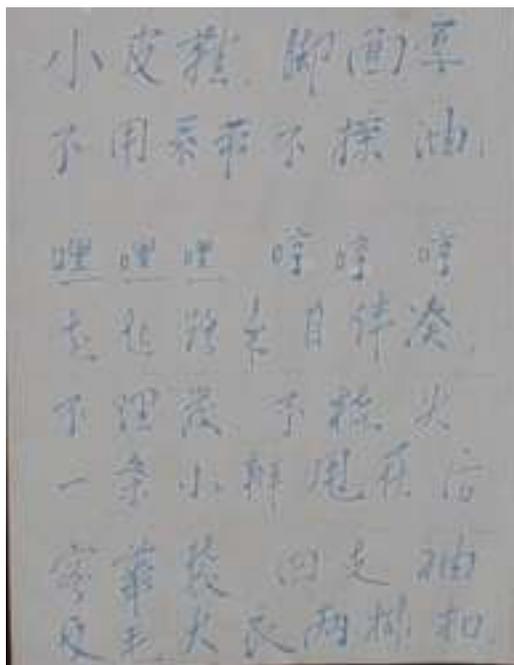
圣诞聚会值得大书特书的是美食。各种美食自然必不可少，且各家轮流做饭，都会使出浑身解数。老阎夫妇和他的两个女儿参加了几乎每年的聚会，每次都负责水饺，油饼和韭菜盒子等北方美食，其中阎家饺子是每年毫无悬念的压轴戏。阎夫人做饺子皮的剂子速度极快，而且又大又圆。我家也是北方人，杆饺子皮说来是轻车上路，小菜一碟，和阎夫人的配合非常高效，旁边一大帮人围着桌子，一边包饺子一边聊天，此时

此刻，老阎的机智幽默派上了用场，除了各种段子，他的杀手锏是冷不防地插入一句笑话，大家会瞬间停顿，然后突然爆笑，过了不一会儿，又出其不意地惹得大家前仰后合。。。待饺子面饺子馅用完时，我们的快乐小品也结束了。哇，放眼望去一排排大个体又圆嘟嘟的饺子躺在那里，煞是壮观。这时大厨老阎会招呼大家洗手和稍事休息，准备开吃了。



老阎出节目时经常会出一些怪招，引起一片欢笑。有一次，轮到他出节目，他拿出了一沓纸发给大家，叫所有男士上台和他一起宣誓入驴。可惜誓词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可当时笑得人仰马翻，而老阎和黑堡人在搞笑的时候自己却是不苟言

笑。很多时候，老阎喜欢出些打油诗作为谜语请大家猜，可惜没有记录，下面是少有的一张照片，是老阎真迹。



每次聚会结束后，老阎总会有风趣的总结分享，通常形式是诗词，对联，打油诗，三句半，山东快书等等。聚会时他看似忙忙碌碌，其实他留心观察特别细腻到位，似乎每个人的举动尽收眼底。

以下是老阎2003年聚会总结的一部分，诗句里堆砌着聚会时的典故和爆料：

各位二爷二奶：

一周的快乐时光已消失在白沙绿水之上，蓝天青云之间，化为眼前一瞬、梦中冥冥一笑。第11年的聚会就这样过去了。留下了些许记忆给将来某日谈笑间提供了话题。古人云：“过年回家”，然而对我们来说大海竟然是家。草一组打油以作纪念。

老阎有难言，唯独医生知；  
国耀不认路，乘机午夜时。  
鹏印曾丢鸟，难怪美人失；  
老贺一腿短，走路扭腰肢。  
晓芸入宁府，辩、笑都是诗；  
柳树开榕花，树、花两情痴。  
消魂不觉冷，击浪藐冬时；  
晓春不恋春，提前回冰池。  
南通一才子，“水”字发音“石”；  
二涛诚对天，梅花攀两枝。  
汪兄半夜笑，陈妹圆梦时；  
黄江平如镜，映得彩虹直。  
老谋不深算，贪玩不贪吃；  
旭日东海升，姗姗未来迟。

—— 阎润涛

在老阎的追思会上，黑堡老友送的一个挽联尤其令我深深感动。**润涛：Thanks for the brightest days!** - 这准确地表达了每个黑堡老友的心声。不管是在我们渡过青春岁月的黑堡，还是在随后几十年的岁末聚会，老阎给我们带来了无数欢颜笑语和始终如一的友情，他让平淡的日常生活变得绚丽多彩，成为我们记忆中一道永不褪色的亮丽风景。老阎，谢谢你！

我和润涛初次见面是在1999年，那时我刚来美国。最开始，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斯斯文文的知识分子：穿着正统的衬衫西裤，戴着颇具学者风度和能洞澈世事的眼镜，而且说话很少。这些形成了我对海外华人学者文质彬彬、干净利落，但是少言寡语甚至有些淡漠的第一印象。后来，从2001年直到2008年，我有幸和润涛一起共事了整整7年。这期间，随着不断的接触和深入了解，我才发现，润涛在看似文静淡漠的表面之下，其实藏着一颗火热并且善良的心。

润涛在实验室是我们这些博后的老师和Lab manager，可以说每一个新来的人都是他亲手带出来的。实验室用的试剂基本上都是他帮大家买好、配好。我刚进实验室时，分子生物学技术几乎是零。润涛就从最简单的基因结构讲起，一步步教我怎样设计引物，怎样酶切，怎样克隆等等。虽然他做了详细的讲解，无奈这些复杂的操作对初学的我来说还是很不容易。所以，常常是他前一天刚给我讲完，我第二天就再去问。在我问完之后，润涛用非常疑惑的眼神看着我，仿佛是在心里面嘀咕：“我不是刚给你讲过吗？你怎么这么快就忘了呢？”。不过，出乎我的意料，他非但没有丝毫的抱怨，反而二话不说，继续耐心地给我讲解。我永远都忘不了他那被同一个问题反

复问多次后困惑的眼神！润涛的讲解非常引人入胜，他不但讲专业知识，还把相应的历史背景，事件和人物都能说出来。所以，从他那里不但可以学到知识，还能学到无拘无束的思维，给你展开一片天地，让你觉得这些重大发现你也能做到。

润涛不但给我讲实验有关的东西，还天南海北地聊他自己或别人的事。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回忆自己在农村的事。他说那时候集体生活非常苦，面食很少，每当吃馒头的时候，有人拿着扁担去，把馒头摆满一扁担然后全吃完！在恢复高考的那年，他和大家说明天要去参加高考，有人劝他说，明天有面食！润涛心里说馒头哪有高考重要，所以润涛失去了一次非常难得的吃馒头的机会！

2001年我来的时候，润涛和王老师是夫妻档实验室，王老师是PI。其实润涛最初也是作为PI来到UAB (University of Alabama at Birmingham) 的，但因为Birmingham 的公校没有校车，早晚都要自己接送孩子上学，这就导致工作非常紧张。可是，他们夫妇俩都是新独立的PI，工作都很忙，抽不出足够的时间照顾两个女儿。为了女儿们的教育不受影响，两个人中要有一个做出牺牲，接送孩子，同时还可以帮助另一个人。最终润涛做出了选择，辞退了自己PI的工作，加入王老师的实验室。说实话，如果我是润涛的话，我万万做不到这种程度

的牺牲。经过这么多年后，我才懂得：一个人的了不起之一就在于知取舍。

润涛是在Johns Hopkins 做的博后，而且是独立发表Cell paper的博后。所以一直保持北方快节奏的生活习惯。每次中午休息吃饭，润涛的午饭时间好像都不超过5分钟，而且为了不影响别人，他的饭好像从不热透，因为我很少闻到他的饭香。润涛做事简洁、快，同时让人感觉又有一种神秘。他总是出其不意来到你身边，有时拿出一首他写的诗，有时是一首词让我看，我当时满脑子都是为了生计而努力，哪有闲心琢磨诗词啊？所以只记得他的诗词别有韵味，独具风格，别的都不记得了。我想当时润涛的心情一定是四个字：对牛弹琴。哎，知音难觅啊！当时我对润涛的了解太少，如果知道润涛在文学领域也有这么大的成就，说什么也要把他当时的原稿完好地保存下来！其实我当时是留下来的，可惜的是辗转这么多年后再也找不到了。

润涛喜欢讲笑话，语言风趣幽默，同时充满机智和正义。我记得当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炸后，所有华人都非常气愤，铭记不忘。有一天早上我正在做实验，润涛悄悄地走过来说：“一架飞机撞到了纽约一栋著名的地标建筑”，他想了又说：“肯定是飞行员把地图弄错了”；过了一会，他又悄悄走过来说：“又有一架飞机撞到了另一栋地标建筑。”

”润涛非常感慨，说：“不是一个飞行员把地图搞错了，看来这次是指挥系统把地图搞错了！”。我还记得那天是2001年九月十一日。 还有一次，我和润涛一起租车去佛罗里达大学参加一个学习班，回来路过亚特兰大的时候正好太阳快要落山，我们迎着太阳行驶在20号高速路上，眼前一片闪亮刺眼的光芒，看不清路，心里非常紧张。这时润涛来了一句：“看，这就是金光大道！” 我一下就放松了，而且还有一种天高任鸟飞的感觉。

和润涛在一起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听他讲名人趣事。记得那时候，我们每年五月初左右都要去参加眼科年会，而且是连续10年在Florida的 Fort Lauderdale 召开。有一年我和润涛先到，我们住在DoubleTree Suites，在East Sunrise Blvd 和US-1 交界处，离Lauderdale Beach 非常近。每年开眼科年会的时候也正是Fort Lauderdale Air Show 的时候，地点就在DoubleTree Suites 旁边的 Beach。润涛带着我买了一箱啤酒和其它吃的，然后我们坐在阳台上，一边喝酒聊天，一边欣赏飞行表演。从哪有好吃的餐馆聊到哪的beach风景好，从要召开的眼科年会聊到眼科界的学术名人，然后聊到诺贝尔奖得主。酒至酣时润涛也来了兴致，说“开会会有很多好处，你知道李政道获诺贝尔奖吧，但是他差点就错过了。”我问为什么。他说：“李政道有了新的发现，他知道文章一旦发表一定会

得诺贝尔奖，但是我不想文章发太早，这样自己可以继续深入做下去。恰巧他去参加一个会议，在游泳池边晒太阳，就听到旁边人谈话，谈的正是和他的新发现有关，他赶紧跑回房间，收拾行李打车去机场，连夜返回把文章投了。”“还有杨振宁，他和李政道一起拿的诺贝尔奖物理学奖，其实他后来的理论发现还应该再得一次诺贝尔奖。诺贝尔奖都是发给活人的，但是一直没给他，他很生气，所以他就娶了翁帆，就是告诉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我还活着，我还年轻！”润涛说得我一愣一愣的，我说“是真的？”他神秘地一笑：“我猜是真的。”润涛继续说：“其实中国人早就应该获得诺贝尔奖，1965年人工胰岛素的合成就应该获得诺贝尔奖，但是诺贝尔奖都是颁发给个人，而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成果报的是集体研究成果，再加上其他因素导致没能得到。”润涛还为眼科同道抱不平：“克隆出嗅觉系统 receptor gene可以获得诺贝尔奖，Johns Hopkins 的 Jeremy Nathans 克隆出视觉系统红、绿、蓝3种视蛋白gene 也应该给诺贝尔奖。”“还有Clinton，你知道他为什么那么想促成中东和平协议签署吗？他就是想拿诺贝尔和平奖。”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们聊着聊着都有点喝多了。

润涛脑子里有海量的知识，无所不包。我们家那时刚有小孩，双方父母都来不了，自己带孩子非常辛苦。润涛就给我讲，第一代移民都不容易，都是看书养孩子过来的。我说最

辛苦的是晚上不能睡个完整觉。润涛说：“有办法，小孩晚上醒来是饿了，大部分人都是只要孩子一醒就喂奶吃，所以每次小孩子晚上会醒，因为有奶吃；所以想要小孩子晚上不醒或少醒，就要training，怎样training呢？就是每次醒来的时候只给水喝，不给奶，这样几次之后小孩就不醒了，因为醒来也没有奶吃了。”这可能真是个办法，不过我没敢试，我想润涛肯定也没试过，我不相信他会忍心饿着自己的女儿。润涛还给我讲很多教育子女的方法，比如从来不问女儿同学的学习情况，让孩子从小养成不和别人攀比的习惯。润涛每次提起女儿的时候都是满脸的自豪，我感觉到他的心里是真真实实为自己的女儿骄傲！他还给我详细讲学区的重要，哪个学区好，将来小孩应该学什么等，我们现在的教子方法有大部分是从润涛那里学来的。

润涛的思想天马行空，不受习惯思维的限制，不时有亮点闪烁。他对国际形势和经济发展都有自己的想法和判断，尤其投资领域。我还清晰记得他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完成后，世界上只剩两个国家有待开发，是将来的投资热土，一个是北韩，一个是古巴。将来想投资的话，抓住这两个国家开发的机会。”润涛经常提起他后院的湖里有很多鱼，别人都能钓到，但是他一条也钓不到。我那时非常喜欢钓鱼，就邀请他和我一起去看。他不去，说浪费时间。最后我还是硬拉着他和我

一起去了。那是春末夏初的时候，天气非常热，我们来到一个发电站大坝的下游，这里每次开闸放水后都会有很多鱼，基本上每次都能钓到鱼。我们钓了一上午，我钓到四五条小鱼，结果他一条也没钓上来。我就注意看他怎样钓鱼，他按部就班挂好鱼饵，把鱼钩甩出去，然后就坐在那里愣神，偶尔仰头看天或者看向远方，两眼空空，似老僧入定，真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可惜，没有一条鱼愿意上钩。回来的路上他一直说，来我家后院的湖里钓，保证你钓到大鱼。不管什么时候，润涛好像总是在思考什么，有一次润涛来我家的时候，看到我家种的苦瓜爬到两层楼多高的大树上，他望着树上的苦瓜很久，说：“我在想，你怎么把它摘下来呢？”

我和润涛一起工作时的很多很多美好记忆，好多都记不起来了，但是它们都已融入了我的生活、我的思维，变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让我变得更有自信、更勇敢的面对人生。世间没有不散的宴席，现在我们虽然天人永隔，但是我们的精神相容相通。润涛的思想和意志会永远陪伴我，面对风风雨雨，走过生生世世。也祝愿远行的润涛找到自己的乐土，实现自己的愿望！

二十五年前，初到伯明翰的我们，在朋友家的一次聚会上，非常幸运地认识了老阎他们全家。

虽然是初次相识，但并没有一点陌生感，却似老友相逢一见如故。因为我们都供职于同一所大学从事医学研究，孩子们也年龄相仿，我们二家相距不足二英里，所以每逢闲遐假日就会三五家好友相约，在一起打牌、聊天、喝酒和欣赏各家制作的美食，这样的日子其乐融融。老阎丰富的阅历、风趣幽默的谈吐更是深深地吸引了我们，让他日后成了我们的良师益友。他也像邻家大哥一样，生活中对我们关怀备至，处处为我们排忧解难。我们还憧憬着不久的将来，等大家都退休了，找个合适的地方能比邻而居，一起享受悠闲的退休生活。直到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我们的这个美梦，被突如其来的老阎离世的噩耗打碎了。素不相识的网友们送来了数不尽的鲜花，发表了许多情真意切、催人泪下的悼文，我们也见证了老阎背后的网络大军。在惊叹老阎的人格魅力的同时，深深地感到，能有这样一位密友是此生莫大的荣幸！在此，仅想以自己的一些亲身感受，聊聊这位我所熟悉的邻家大哥。

老阎是一个极其热爱生活的人。润涛二字都带三点水旁因此他一眼就看中了座落在湖畔的一座房子，湖中央还有一个

正对着他家后阳台的喷泉，温暖的季节常见鸳鸯戏水湖面。老阎曾用莲子在湖边培植了漂亮的荷花，在房前屋后栽种了四季常青的金边黄杨和艳丽的玫瑰、花枝招展的绣球、典雅的山茶花等多种花卉。还在后院湖边种了梨树、桃树、苹果树和黑莓等多种果树，并自行安装了一个水泵可以利用湖水来浇灌蔬菜、花果，他把自家的庭院打造得生气盎然，花果飘香，令人羡慕不已。

老阎和夫人还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顶级白案厨师，二人的合作珠联璧合，极其默契。头刀春韭老阎又戏称为“处女韭菜”是他的最爱，香气四溢的韭菜合子和翡翠水饺都是他们的拿手好戏。调馅、擀皮、快手拿捏一气呵成。老阎说他调的是负卡路里的馅，夫人擀的薄而透明的皮，包裹着嫩绿的新韭菜宛如一个个翡翠大元宝，再佐以他们用红枣或时令水果浸泡的美酒，每次都让我们吃得欲罢不能，唇齿留香。一边坐享着美食加美酒，一边聆听着老阎幽默风趣的故事，经常逗得我们捧腹大笑，回味无穷。

老阎不仅是个知识渊博的智慧达人，还是个样样精通的能工巧匠。以前一直觉得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一本活字典，后来才认识到他其实是一本活百科全书。天文、地理、文学、历史、哲学，他无所不及；电工、水管工、泥瓦匠，他也无所不能。在朋友眼中，他是一个行事低调而情操高尚、为人真诚的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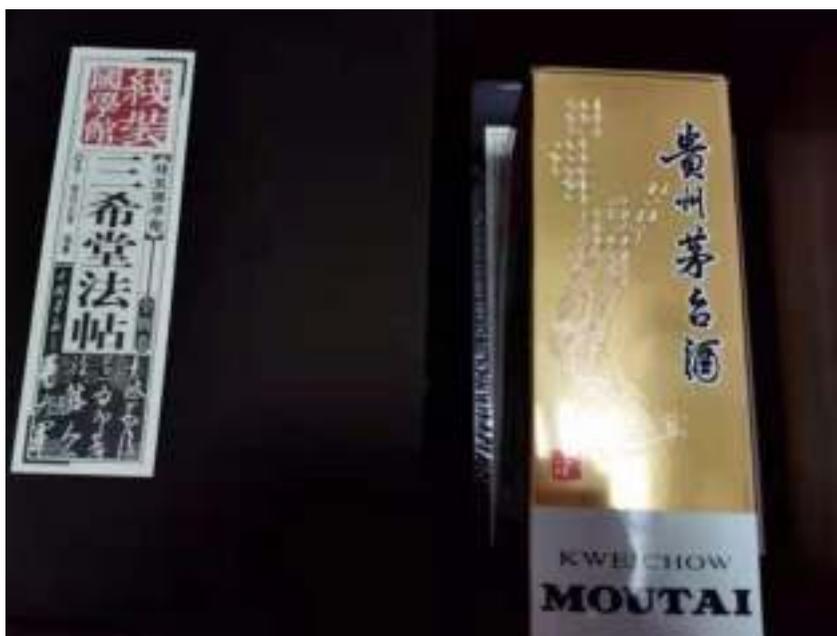
家大哥。他总是急他人所急，想他人所想，对朋友有求必应。每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疑难杂症，首先想到的就是老阎。令我终生难忘的是一次他帮我修车的经历。那是多年前一个圣诞节的前夕，一位朋友因脑血管意外，昏迷住院多日，那天我做了一些饭菜准备给照看他的家人送去。平时出门开车都是先生亲历亲为，正巧那天先生不在家，我决定自己开车去，可刚一上路就发现汽油已见底而亮灯，我随即停车加油，情急之下误加了柴油，但由于基本常识的缺乏却浑然不觉，到医院将饭菜放下，返回停车场后无论如何车都再也无法启动，我马上叫来了先生，他查看了电池，继电器等都没问题，只好先将车拖回家。无奈之下我们自然想到了老阎，他来了以后仔细地检查了一些经常可能发生问题的部位，也都没有发现任何线索，后来他突然问我在哪里加的油，并且还坚持让我带着他到加油站去查看现场，通过对现场的再确认，这才弄清楚，故障的原因是我误加了柴油。那时的我虽学会了开车，却从未自行加过油，其实加柴油的枪口与油箱入口并不匹配我也就对着油箱入口仅加了少量的柴油，但这少量的柴油却使发动机无法启动。当时老阎说他如果不查看现场，根本想象不到我是如何把柴油加进去的。找到问题症结所在，接下来又面临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把油箱里剩余的油都抽吸出来，然后再加入干净的汽油进行冲洗。没想到平时非常有效的虹吸方法这一次居

然丝毫起不了作用，由于油箱过滤网的阻挡吸管根本无法进入，接下来又尝试了几种方法也都没有成功，面对着打开前盖的汽车一筹莫展，老阎站在车旁沉思良久突然想到了一个常人都想不到的办法，即断开油路然后反复点踩油门，让油箱中剩余的混合油断断续续地从断开的油管逐渐排出，他冒着凛冽的寒风，不停地折腾了好几个小时，汽车终于又可以重新启动了。通过这件事再一次体现了老阎的睿智，活学活用和把学以致发挥到了极致。

然而，尽管对老阎从内心充满敬意，无论是他的博学，幽默，还是他的人品和处世之道，和诸多老友的遗憾一样，我竟然从来没有对他直接说过一句赞赏的话，表达过我的敬仰之情。我们曾憧憬过以后一起的退休生活，心想来日方长，老阎继续是那位熟悉的邻家大哥，我一定还会有机会让他知道我是多么佩服他的！

如今老阎已驾鹤潇洒西行，我再不能亲口告诉他，但令人欣慰的是他生前辛勤耕耘的精神家园却依然生机勃勃，后继有人。他的临别赠言”活着真好！”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要珍惜每一天，活在当下！老阎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终有一天我们会在天堂再相聚！亲爱的老阎安息吧！

时光飞逝，转眼间离听到阎老师的消息快半年了。一直不愿意接受这件事情，对自己说反正阎老师在美国，我就当他不回国了，直到那天收拾屋子，看到柜子里上次要带给阎老师的茅台酒，才意识到阎老师真的已在天堂。



初次见到阎老师是2004年的夏天，我以博士后的身份到王淑珍教授实验室学习。阎老师是实验室年资最老的，第一印象感觉阎老师寡淡清冷，听说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的，他斜着眼问了一句：“你们学中医的会做实验吗？”，被这么直白地看不起还是第一次，后来发现他的确有这个资本，阎老师智商

超高，知识面很广，天文地理无所不通，写得一手好文章，厨艺也了得，实验技术更是炉火纯青。在外行人眼里，阎老师做实验是不认真的，很有些轻描淡写，配液大都不称量，靠感觉，做一会儿实验就跑到电脑旁刷两下，但是看到他的实验结果又不得不服气：姜还是老的辣！在阎老师眼里聪明人少，阎老师不教我做实验，估计是嫌我笨，后来他发现我实验推进很快，有次讨论实验我提出一个非常规的做法，他居然很感兴趣，带着刮目相看的表情称赞：原来丽娜很聪明啊！

相处久了发现阎老师外冷内热，实验室的每个人都得到过阎老师的帮助，有一段时间我的胃不好，因为自己是医生，知道没什么大问题，就拖着不去看。阎老师发现了督促我去，我说没事不用去，阎老师生气了，给我讲他的一位同学就是因为拖着不去看最后拖成大病，还威胁说我再不去看就让淑珍老师扣我工资，直到我把检查结果汇报给他才放心。还有一次不知道谁说了一句想吃春卷，周末王老师请大家去家里玩，阎老师炸了满满一盆春卷，香喷喷的味道现在还记忆犹新。实验室的工作相对单调，他经常讲笑话逗大家开心，有次他很认真说：如果你是演艺界的，你的长相就算丑的，如果在文学界，你算一般的，但你偏偏是科学家，那就是很好了！直到现在我还是拿这件事鼓励我的女学生，好好努力吧，学问长了，容貌也跟着升级！有时候阎老师的笑话也很失败，比如他讲他们村里

的笨媳妇和面：开始和得稠，加水，又稀了，再加面，又稠了，再加水……最后一袋子面都用光了，讲完了大家没有一个人笑，只有他自己笑得乐不可支的……留学的日子因为阎老师变得丰富有趣。

前两年我请王老师和阎老师回国参会，两次阎老师都没有过来，说家里有事走不开，我让王老师给带瓶酒回去，但王老师已经带了2瓶，说先给留着，下次阎老师一起回来再给他，没想到居然天人相隔了。阎老师一直睡眠不好，这下可以踏踏实实地睡个好觉了，能结识阎老师这样有趣的人是人生幸事，祝愿远行的阎老师无烦无忧，一切都好！

# 祭

2020-11-25

这几天度日如年六神无主难以入寐，噩耗传来，难以相信接受，hope against hope 希望不是真的。但冰冷事实无情逼近，无可奈何花落去，心中响起如此爱你，亲手弹奏以寄哀思，愿琴声穿过时空，传给我的良师益友，一起合奏如何？

走得如此突然。似要决意带他走？临行过来跟大家说声活着真好珍重道别。如此匆匆是道破天机？

有幸为良师建博，跟大伙陪伴先生走完人生最后一程。现博主已去，痛定思痛，不知是否使命完成 mission completed 曲终人散。但大家五洲四海，萍水相逢一见如故，志同道合地来此仰慕学习博主的智慧品德，殊为不易。让我们像苏格拉底后的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传承博主绝学和对真善美的永恒追求。

为纪念博主生前每周约出炉一博文，我们也开始每日一博，把每周最佳评论（获点赞最多）作为博文，不限题目好评最多唯贤是举。或大家提议专题，如华二代教育，中美关系等。集思广益，众人拾柴火焰高，把博主精神继续发扬造福大家？

谢谢冻青铺北提出的备份问题，目前网站每天自动备份2次，包括博文（没新的了）评论，存放在不同地方。

谢友人告知，把维基悼词转过来集中在这里。维基适合描述人生大事件。

### 感言

活着是地上的明灯，逝去是天上的北斗。

### 一代才子

通古博今，一代才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世间再无阎润涛，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 洞若观火

沙盘推演，运筹帷幄，冷对世态炎凉；  
醉酒高歌，洞若观火，评点将相侯王。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死者长已矣，生者常戚戚。

### 慈悲心肠

心胸宽广，慈悲心肠，点醒迷途羔羊。  
一生逍遥，冷眼旁观，看尽世间沧桑。

### 人间再无

叱咤风云几十年，文思才智非一般，  
而今倏然辞世去，人间再无润涛阎。

### 道破天机

道破天机太多次，天庭欲收文曲星，  
走前跟友来道别，“活着真好”请珍重。

### 众生变幻

空怀定国安邦韬略，指点江山轮替如蚁争，  
直击天下丑恶假，尽晓持家育后律音，  
评论众生变幻似戏演，唯崇世间美善真

### 文章千古

人生无常如梦幻泡影，文章千古似陡崖老松。  
政见不同而殊志同归，叩天问地为黎民苍生！

### 深切悼念

深切悼念阎先生！一个认真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有独到  
见解的人，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一个值得交往被记忆的人。

### 愿您归来

阎先生，愿您归来，仍是少年，翩翩白衣。

2020-11-28

今天是阎润涛先生去世的头七。阎先生为人低调，即便在家中也是如此。因此，直至他去世后网上悲声一片，哀思如潮，家人方知他的博文拥有成千上万的忠实读者，感动至深，特委托本网站在此对所有读者的厚爱和凭吊表达万分谢意。

阎先生于2020年11月22日清晨去世，追思会于11月25号中午在位于阿拉巴马州Pelham的Southern Heritage Funeral Home 举行。小型追思会仅限于其妻女及近亲，以及阎先生的一批生前好友通过Zoom参加了追思仪式。

已确认阎先生的死因与COVID无关，阎夫人亦并未感染新冠。疫情期间，阎先生与夫人朝夕相伴，即便偶尔外出，也是倍加小心。他骤然辞世，家人及万千网友均无比震惊，悲痛不已。

数十年来，阎先生笔耕不辍，除已发表的大量作品和博文外，尚有第二部书稿及一批未曾公开的遗稿需要整理。我们将通过本网站与广大网友保持联系，随时告知进展状况，此项工作可能需要一些时日，希望大家保持关注。

附：11月25日追思会悼词 (Eulogy)

---

## 送润涛

庚子丙戌小雪，丘峦崩摧，日月无光，天泣地哀，万物俱惊。阎神润涛羽化登仙，驾鹤西归。

遥想当年，一众神州学子牢记“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之古训，应总设计师邓公“先富起来”之圣谕，身着毛装，四囊空空，挥泪告别江东父老，搭乘空中“五月花号”前往美利坚合众国，结庐于弗吉尼亚州黑堡，开启留学生涯。闻鸡起舞，凿壁偷光，个个学业精进，大器将成，只待他日金榜题名，玉人相许。惟黑堡地处荒乡僻野，鲜闻丝竹，天长日久，不免抑郁，时发囚徒之叹，惜无车马之喧。乃有好事者杨X标、贺X平、刘X竹等诸君发起空空论坛，美其名曰“多学科讨论会”，上议天文，下探地理，指点山河，激扬文字，自诩“天下英才，尽在黑堡。”

一日，有新人与会，自荐曰：免贵姓阎，名润涛，农家子，独好布衣粗食，不学无术。一言未终，满座睥睨。润涛心知肚明，不动声色，寥寥数语，指点迷津，其间警言迭出，妙趣横生。众人大惊，此乃何方神圣，伏龙凤雏转世，定非此人莫属。及至岁末聚会，传润涛主讲，黑堡万人空巷，上至桂冠教授，下至升斗小民，争相前往，以一睹阎神润涛之尊容为幸事。

光阴荏苒，润涛学业有成，功名已就，遂发遁世之念，不作出山之想，将妻携女，迁居美利坚南方蛮夷之地阿拉巴马，从此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察浮云，观星象，终日诵经，修身养性。岂料互联网兴起，诸子百家，网上论战，南丐北帝，各显神通。此时润涛十年磨一剑，大器乃成，上及天神，下接地气，念世人迷误，遂再度出山，籍文学城安营扎寨，普惠众生。一岁未终，名闻遐迩，人气鼎沸，圈粉千万，尊为“天下第一博主”。

美利坚乃西洋之国，尚选举。有民主、共和两党，四年一度，逐鹿中原，芸芸众生，趋之若鹜。润涛谙熟天干地支，阴阳五行，每发讖语，无不言中，奈何洋人不通华语，愚钝蒙昧，竟无人受益。及至庚子丙戌，润涛驾返瑶池，方获其典籍译文，如梦初醒，戈尔、罗姆尼、希拉里、特朗普一众总统候选人，无不捶胸顿足，痛不欲生。呜呼，若早得阎神润涛教诲，岂至坐失良机，将大好河山拱手赠人乎？

润涛虽贵为神人，仍尽世俗之义，娶妻生女，一如凡人。妻秀外慧中，心如璞玉，事业有成，著作等身，汗牛充栋，众望所归，为阿拉巴马医学院之名教授。润涛夫妻育有二女，今已成人，有沉鱼落雁之美，闭花羞月之貌，且才思敏捷，聪慧过人，皆于常春藤学府深造成材，乃华尔街风云人物。天下周郎，无不倾心。润涛每每提及，喜形于色。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今日网上相会，恍若隔世，惟阎君音容尚在，笑貌长存，佛心弥漫，大爱无疆。人生苦短，天时长，阎君先行一步，为黑堡兄弟姐妹探得桃花仙境，来年再聚，不亦乐乎？值此升仙之际，遥祝祥云载道，一路平安！润涛，走好，后会有期。

### 黑堡阎粉团

---

In Memory of Runtao Yan

November 22, 2020, hills and mountains collapsed; the sun and the moon lost their light; the heaven burst into tears while the earth was weighed down by sorrow; every creature was shaken by the shocking announcement: Runtao Yan, the legendary genius, had ascended towards heaven on his fairy crane.

Decades ago, following the ancient motto “the beauty and the house of gold are buried deep in the books” and responding to the call of The Chief Architect Deng Xiaoping “to get rich first,” a group of Chinese students, with grand vision in their mind but not a penny in the pockets of their Mao suit, travelled across

ss the Pacific in the “Flying Mayflower” after bidding a teary farewell to their loved ones. Upon arrival, they settled down in a beautiful place called Blacksburg, Virginia, turning a new leaf in their life. In those years, hard work was a virtue - they would arise with the first crow of the rooster and retire after every light went out, making big strides in their academics with each passing day. The American dream of a grand mansion with a beautiful Chinese wife was getting ever closer. Blacksburg, however, was not a place of fun, without anything amounting to music or entertainment. Determined not to allow boredom to get better of them, Mr. Zhenbiao Yang, together with Mr. Baoping He and Mr. Xiaozhu Liu, started a scholarly forum and named it “The Multidisciplinary Symposium of Great Minds,” where they would explore every branch of human learning, from astronomy to astrology, from the art of personal cult to the sociology of matchmaking, from the science of ruling the world to the philosophy of longevity by laundry powder. To the members, Blacksburg, surroun

ded by the majestic Blue Ridge, was “the land of crouching tigers and hidden dragons.”

One day, a stranger came to the forum and introduced himself as Mr. Runtao Yan. He said that as a country boy his favorite foods were noodles and sweet potatoes and, needless to say, he had no interest in books. With all the great scholars turning their nose skyward, Runtao pretended not to notice the disdain. In a few words, he presented “the theory of new relativity in the universe.” It was delivered with great ease, but the discourse was packed with unmatched humor and profound wisdom. Before long, all the members of the elite symposium found themselves prostrated on the floor, begging the newcomer for forgiveness and heavenly insight, for they knew by now the gentleman who called himself a country boy was an Aristotle in disguise. By the end of the year, word came that Master Runtao Yan was to make a public delivery of his wisdom and the entire Blacksburg, from professors who won Nobel Prize to the teenagers working at McDonalds, all flocked to the sac

red pulpit, convinced that even getting a glance of the famous saint would bring immense good luck.

Later, Runtao and his family moved to Alabama, where he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Analects of Confucius and Dead Sea Scrolls. Shortly after,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arrived. New forums sprang up like mushrooms after rain and people who could not tell black from white were posing as wise men from other stars. What was worse, fierce fighting broke out in the cyber space and the ignorant were trying to kill each other with their virtual swords. A kind soul by nature, Runtao decided to save the world at the expense of his serenity. He started a blog at the famed site City of The Illiterate and began to spread gospel-like wisdom. Within days, tens of millions of fans gathered at his portal, asking humbly for guidance to which Runtao obliged with the gentleness and magnanimity of the Buddha.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 an exotic place that adores democracy. Every four years, followers of the two political parties -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 participated in an election that determines who will

l be the next ruler of the country. Conversant in the laws of yin and yang as well as the art of Feng Shui, Runtao was able to correctly predict the winner each time. Americans, however, were such a primitive people that they did not even understand the simple language of Chinese, hence their miserable failure in availing themselves of the great wisdom of Runtao. After Runtao's departure, some of his wise words wer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nd, upon reading them, the ill-fated candidates, including Al Gore, Mitt Romney, Hillary Clinton, and more recently Donald Trump, were beating their chest with the full force of human remorse: "Why didn't I see these sacred scriptures earlier?"

As wise as a god, Runtao nevertheless executed his worldly duties to marry and have children. His wife is a beautiful and intelligent lady. A dutiful wife and loving mother, she has a heart as pure as jade. She is also a renowned professor at the medical school of University of Alabama and her scholastic research could fill several ox wagons as well as a rich man's house. Runtao and his wife raised two daughters who have s

ince grown into maturity. Their beauty is said to be such that at their sight the flowers would fold up and the moon would shy away. Moreover, their intelligence reaches such an insane level that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find its match. The young ladies have graduated from the Ivy League and become highly influencing figures on Wall Street. Smart and handsome young men all over the world are competing fiercely for their hands. Whenever talking about the girls, Runtao would be filled with joy and pride.

Although we have been separated for merely one day, it does seem like three years. Today we are gathering over the internet and it feels like that it was ages ago when we met last time, but Runtao, your comforting voice and sunny smile are still with us, so are your Buddha-like love and tolerance. It is a pity that life on earth is so short and yet time in the heaven is long-lasting. Runtao, you are just one step ahead, looking for an ideal permanent residence for all the friends from Blacksburg. Would it be an occasion of joy and happiness when we meet again? While you are rising t

owards the heaven, we wish you a safe trip with auspicious clouds packed along the way. Runtao, take care and the day of the reunion will not be too far!

Yan Gang of Blacksburg

2020-12-5

11月18日，当阎先生向博友们意味深长地说了那句“活着真好”时，想必是因为两个女儿即将回家过感恩节，他无疑沉浸在期待已久的喜悦中。随着体力的慢慢恢复，他已开始忙碌起来。接下来的几天，他继续清理院子，打扫房间，迎接女儿回家。11月22日，星期天的早上，在准备做女儿最喜欢吃的饺子和韭菜盒子时，他突然倒下了，对家人来说，时间就此凝固，世界从此再不一样。

网上的哀思和追悼让家人知道了阎先生的盛誉和影响，然而对家人来说，他首先是一个慈爱尽职的父亲和一个体贴入微的丈夫，而对朋友来说，他是那么值得信赖，始终如一。

他是一个受过苦难，但心中仍然充满着爱的人。

他是一个聪慧过人，却又极其谦卑的人。

疫情期间，他懂得新冠的严重性，不断提醒亲友和读者要格外小心，珍惜身边的人。可以欣慰的是夫人和女儿这星期的核酸检测都是阴性。

虽然他走的这么急促，却留给我们大批精神财富。读者们的心灵就是先生永存的精神家园，他的灵魂一定也会在这里继续以文会友，将他开拓的智慧、真诚、善良的篇章继续书写下去。



阎先生的书房照，在这里他写下了近千篇高质量的博文。

附：阎润涛先生生平（经家人验证）

1956年：出生于河北省廊坊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1976-1979年：经推荐入北京农业大学（现名中国农业大学）学习。

1979年：以全校第一的优异成绩，考取中国农业科学院首届硕士研究生。

1982-1985年：硕士毕业后，入中国农科院从事小麦研究工作，在此期间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1985-1990年：赴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攻读博士，并于1985在美国与未婚妻结婚。

1991-1994年：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工作（导师Peter C. Maloney）。期间先后在世界顶尖科研杂志《细胞》(Cell) 和《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 USA) 发表学术论文，首次阐述了葡萄糖转运蛋白结构及功能机制。

1995-2016年：1995年一月举家迁至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市，夫妻双双就职于阿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医学院 (School of Medicine, University of Alabama at Birmingham, 缩写UAB)，从事视觉神经与感光细胞再生的尖端研究，二十多年来，兢兢业业，成绩卓然。

2016年：正式退休，倾心投入写作生涯，直至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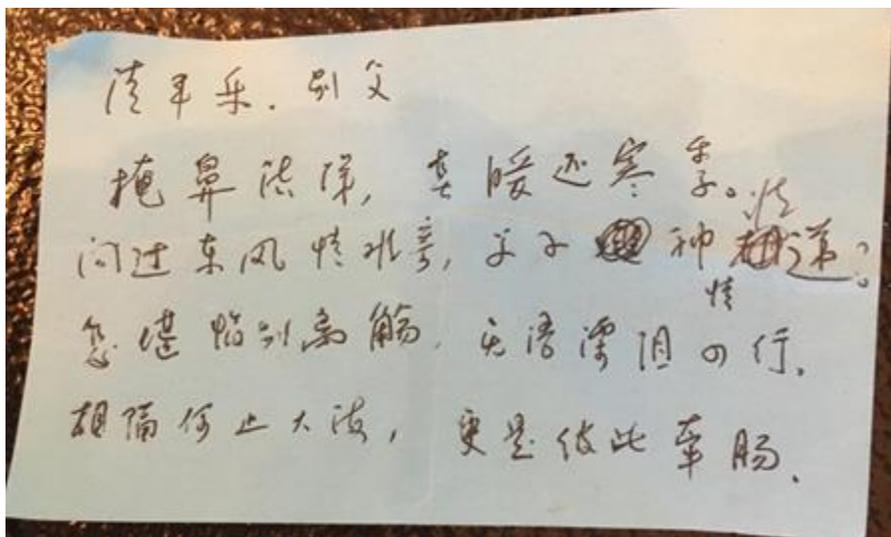
2020-12-12

在我们慈父辞世后的第三个七日，我们想与他的读者和朋友们分享来自女儿们的深痛哀思。



别离后的伤痛，已经无法用语言表达。因此，我们借助父亲的遗稿，以图片与诗歌的方式，表示我们的缅怀与追忆。

当我们清理父亲遗物时，我们发现了父亲为祖父去世而起草的悼诗。父亲优美而动情的诗句，撕心裂肺，催人泪下，悲怆中将我们三代人的亲情，牵联一起。



### 清平乐 别父

掩鼻流涕，真暖还寒季。  
问过东风情难寄，父子神情谁递？  
怎堪临别离觞，无语漂泪四行。  
相隔何止大海，更是彼此牵肠。

在悲痛忧伤之时，我们希望继续庆祝父亲的一生，并实现他生前的夙愿。父亲一直与读者频频互动，用风趣、睿智的语言，

与他们在精神层面上交流，不仅增进相互理解，而且共同传播真诚、友善、及美好的理念。当我们筹划弘扬父亲荣光的具体方案时，首先衷心感恩所有读者和朋友们的深情厚爱和缅怀留言，我们正在筹划“润涛阁项目”基金会的具体计划，会建立在大家的建议基础上，希望得到大家各方面的大力支持！恳切希望能继续有大家一起携手并肩，陆续推出完善系列计划，逐步实现父亲的遗愿。我们正在筹划工作中，下周会推出一些实施的具体计划。

### **From Run Tao' s daughters**

On the 3rd 7th day of our beloved dad' s passing, we wanted to share some special moments with his fellow readers and friends.

It is impossible to write down all that we are feeling , processing, and remembering during this time. So instead, we will rely on pictures, poems and songs to convey what is in our hearts.

When we were going through Dad' s documents, we found this poem he had written after his own father passed a

way. Dad' s beautiful words are hauntingly perfect and bind our three generations together.

*Farewell, father*

*Tears running ceaselessly,  
While the warmth gives way to winter coldness.  
The wind from the east brings seasonal greetings,  
but cannot carry all the sentimental feelings that bond  
two generations.*

*It takes pain to utter a farewell,  
as the tears already ran down even before a single word  
was articulated.*

*Although we are separated by the ocean,  
we are still bound together by never-ending connections.*

As our family continues to grieve and celebrate Dad' s life, we are exploring how we can honor him and make his wishes come true. Dad always wanted to reach reader

s, to spread understanding, compassion, love and celebrate each other - with laughter, wit, and sage advice . As we develop the plans for his lasting legacy, we wanted to thank you all, his readers and friends, in sharing your memories and love for our beloved Dad, and for all the great suggestions in continuing to honor him. We are grateful and are weaving some of the ideas in our plan to carry on our Dad' s legacy, with more detailed to come next week.

*四七 - “润涛阁项目”基金筹款活动*

---

2020-12-19

尊敬的读者：

我们挚爱的丈夫、父亲、导师、朋友阎润涛博士不久前与世长辞。他不仅为家人和朋友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美好回忆，也给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读者留下一份感人至深的友情和精神遗产，包括一些尚未发表的作品。

数十年来，润涛先生在辛劳工作之余奋力写作，与广大读者分享他对人生的体验，其作品亲切质朴，妙趣横生，同时富有哲

理和爱心，赢得了无数网友的喜爱。为了纪念润涛先生，使更多人能够从其作品中受益，我们成立了非营利组织“润涛阁项目”（The RunTao Project），以便整理、出版润涛先生的作品，运营先生在去世前不久亲自参与设立的网站 [runtaoyan.org](http://runtaoyan.org)，为大家提供一个赏析先生作品，缅怀先生情谊、传播先生思想而互动的平台。

我们为此宣布，通过 GoFundMe 组织一次筹款活动为“润涛阁项目”提供资金。资金使用范围将仅限于传播、出版润涛先生的作品和运营 [runtaoyan.org](http://runtaoyan.org) 网站。我们的初步工作规划包括整理先生的遗作，以及保证 [runtaoyan.org](http://runtaoyan.org) 网站运营。中期规划包括整理出版《独目观世》第二集、在技术和内容两方面对 [runtaoyan.org](http://runtaoyan.org) 网站升级，并考虑将部分内容译成英文。欢迎网友们通过网站留言提出意见和建议。

我们为“润涛阁项目”设立了专用银行账户，并将每年一度向捐款人详细汇报资金使用情况。衷心感谢大家在润涛先生生前对他的厚爱以及在先生去世后对家人的深切慰问和鼎力支持。

润涛家人和朋友敬上

**重要说明：**通过此项活动筹集的所有资金将直接进入为“润涛阁项目”设立的账户。向“润涛阁项目”捐赠并不意味着捐赠者有权获得该项目的任何权益。“润涛阁项目”已经正式根据美国《国内税收法》第501(c)(3)款申请免税资格，但是由于申请审核需要较长时间，目前无法确定获得批准的具体日期。如有疑问，可在捐款之前向您的税务顾问洽询。本文中的任何内容均不构成法律或税务建议。

As many of you may know, our beloved father, husband, friend and mentor, Dr. Run-Tao Yan, recently passed away. He leaves behind not just a lifetime of beautiful memories for his family and friends to remember, but an incredible impact on so many wonderful readers across the world. Dr. Yan also left behind unpublished work, as well as a passion for helping others learn.

We are proud to announce The RunTao Project in honor of Dr. Run-Tao Yan, whose prolific life observations over 15 years of writing was beloved by many. Before his passing, with the help of a few of his reader friends, Run-Tao had started his own website, runtaoyan.org, hosting his articles. Now, with The RunTao Project, we c

an ensure this website continues to cultivate a positive community of discussion and learning, keeping his memory and what he strived to create alive.

So, we are setting up this GoFundMe campaign to raise contributions to help with immediate needs to plan and carry on his legacy. With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we will focus on community engagement, making the site a vivid place for discussion and learning, which also helps keep his writings as relevant as possible for any future readers. We hope to upgrade the website, invite guest editors, etc. Run-Tao wrote over 1000 articles on various online platforms, and our goal is to organize them into themes to promote further discussion, translate them to English, and find ways to ensure his legacy lives on with the community he so deeply cherished.

We will share updates as we get more details and make progress on The RunTao Project. We want to thank you all for your outpouring of support in loving memory of our father, husband, and friend Dr. Run-Tao Yan.

T h a n k y o u ,  
Dr. Run-Tao Yan' s family and friends

Please note that all funds raised through this campaign will go directly to The RunTao Project, a newly formed non-profit organization. Donations to this fund do not entitle donors to any ownership interest in the The RunTao Project. The RunTao Project intends to request exemption from federal income taxation pursuant to Internal Revenue Code § 501(c)(3) in the near future . At this time, however, that exemption has not been granted. Please consult with your tax advisor to determine whether your donation is tax deductible. Nothing in this communication is intended to constitute legal or tax advice.

2020-12-26

或许在藤校鸿儒们眼中，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充其量不过是一所三流学校，其所在的小镇黑堡（Blacksburg）更是“黄芦苦竹绕宅生、杜鹃啼血猿哀鸣”的穷乡僻壤，既无生财之道，亦无寻乐之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远离尘嚣与诱惑却造就了十几位洋插队知青及其家人的不解之缘。在离校后的二十多年里，每年圣诞节的“黑堡聚会”成为这批为思乡之情所苦的“老”留学生枯燥无味的生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坐庄的年会主持人在美国南部（通常是在南卡罗莱纳、佐治亚或佛罗里达）海边租上几座大大小小的“独立屋”，众人轮流当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把“各庄地道的高招”发挥得淋漓尽致。不用讲洋文，不用穿西装，不用吃三明治，不用装腔作势，“高级联邦官员”、“顶尖科学家”、“首席工程师”、“名教授/博导”们一个个返璞归真，摇身一变，化作花果山水帘洞的众猢猻，终日吃喝玩乐，打情卖俏，恣肆无忌，两周下来，体内滋生出大量欢乐细胞，足够回到工作单位后消耗整整一年。

更幸运的是，我们这帮醉心于“老婆孩子热炕头、酒肉馒头豆腐汤”的凡夫俗子有幸结识了后来声名显赫、饮誉四海的一代

奇才——润涛阁。用今天的政治标准评判，黑堡的“一尊”非润涛莫属，只是当时在这个大家庭中，“太阳”、“核心”等封号早已名花有主，就连“总设计师”也是情有可归，苦了润涛，只好屈就“总执行师”。从采买到运输，从淘米洗菜到烹炸煎煮，事必躬亲，动合天德。好在润涛和夫人心灵手巧，皆为灶上高手，每披挂上阵，单枪匹马已经令人望而生畏，夫引妇随更是所向披靡，尤其是饺子油饼之类，一根擀面杖在润涛手下宛如长坂坡赵子龙的龙胆亮银枪，虚虚实实、左右逢源，能使出十八般武艺，而阁夫人的双手则恰似一对玉色蝴蝶，上下翻飞，扑朔迷离，转瞬间一排排娇小玲珑、秀色可餐而又让人不忍下口的白面饺子已经整装完毕，列阵待发。能者多劳，遇到本人这种猪队友当厨（本人肉汤下面连猪都不吃，黑堡路人皆知），润涛和夫人只好当仁不让，越俎代庖，免得民怨沸腾，天下大乱。但润涛毕竟是对心理学有一番研究的人，事过之后还不忘记安慰两句，“老兄，像你这样能把饭菜做得让人如此难以下咽也是需要独特才能的”。

润涛走后，多位黑堡老友感叹与这位网络大咖咫尺相亲、耳鬓厮磨多年，却有失之交臂的感觉。本人更因“有眼不识苏秦”而自责不已，恨不能将他一把拉回黑堡，张乐设饮，四拜而谢。然而，细思之，润涛何尝不应承担一份罪责。年复一年，他在黑堡人的心目中无非是一个对妻子百依百顺的老公、对女儿

言听计从的老爸、任凭老友嬉笑怒骂的老好人，偶尔露峥嵘也不过是几句谜语，几个游戏，几副对联，或几首打油诗词，加上一些时而带有荤腥味的插科打诨，还惹得淑女们连声抗议。

由于特殊的原因，本人时常不得已忍痛割爱，缺席“黑堡聚会”。最后一次“回家看看”大概是在2009年，偶然独自与润涛在海滩上漫步，他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老兄，just between you and me（就咱哥俩在这儿说），我现在网上小有名气了，XX大学（以其作家班著称）都有人在研究我的作品。”我停下脚步，眯起眼把他上下打量一番，边说边比划：“老弟，我昨晚做了个梦，得了诺贝尔奖呢，授奖人是海明威。”他笑了，带着特有的阎记狡黠。我也笑了，拍了拍他的肩膀，因为我当时想到一件事，有一个人总是告诉别人周总理曾经拍过他的肩膀。本想告诉他这个故事，可那时他听力已经不好，且海边涛声大作，就省了。

回想起来，润涛当然知道我为什么笑，而我只是自以为知道他笑什么。在黑堡老友中，谁能想到有朝一日阎润涛会成为名闻遐迩的天下第一博主？如果黑堡聚会像梁山泊那样排座次，不消说宋公明、卢俊义的宝座与他无缘，就连我这个自认的鼓上蚤也不甘于屈居其下。诚然，阎夫人乃公认之才女，聪敏过人，著作等身，两个女儿更是让一帮重男轻女的父母悔得肝肠寸

断，一如纳斯达克暴跌80%后错过了进场机会，可润涛本人最多也就是近朱者赤，从夫人和女儿身上掠得半缕余辉，怎生脱得其凡胎肉身？事实上，直到润涛驾鹤西归，网上哀声如潮，悼文铺天盖地，阎夫人、女儿及黑堡帮各位老友方如梦初醒，意识到身边一直隐藏着一个比“阶级敌人”更善于伪装的大名人。

本人及拙荆在世界各地的亲朋好友看到黑堡阎粉团的悼词后，纷纷询问是否认识“润涛阎”，得到答复后却又兴师问罪，大加挞伐，责问为何不曾为之引见，以致千古遗恨。谢罪之余，不由把一腔怨气甩向润涛：“常言道，苟富贵，无相忘，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你小子升堂入室，如日中天，何故如此相瞞？”

名利之心，人皆有之。似本人这般引车卖浆之徒亦未能免俗，虽胸无点墨，仍时发文人骚客之癖，每每谄上两首不文不白的歪诗，偶有得意之作，便四处投送，博得狐朋狗友几句敷衍的夸赞，遂沾沾自喜，竟夜难眠。今以“君子”之心度润涛“小人”之腹，实在百思不得其解。难道一位拥有生花之笔、写下洋洋上千万言的大文豪、一位鬼斧神工、妙语天成的幽默大师、一位“秀才不出门、尽知天下事”的智者、一位品德高尚、诲人不倦、备受崇敬的人生导师、一位超尘拔俗、独

目观世、凌驾于种族、宗教、党派、文化偏见之上的政治达人——大名鼎鼎的润涛阁就是那个不修边幅、老少皆喜、修车补墙、以庖厨洒扫为嗜好、以相妻教女为己任、助人为乐把他人的幸福当作自己的幸福的阁润涛？

股神巴菲特说过，判定一个人的价值的唯一标准是在他去世后有多少人真心怀念他。就此而言，阁润涛和润涛阁这两个看似截然不同的物种显然源于同一个株型，无论是作为升斗小民还是一代宗师，其价值并无二致。这其中的玄妙，如同无数其他人生哲理一样，怕是早被润涛参透了。

By 旧友新粉

2021-1-2

这是阎先生女儿用英文叙述的追思会和葬礼思绪和场景，中文由友人译出。

### **Memorial Service (11/25/2020)**

We honored Dad in a beautiful service, where we felt the presence from not only family and friends, but also all his readers. The room was overflowing with flowers, filling up the secondary room in a moving display of love and support!

### **追思会（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号）**

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我们为父亲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我们不仅感受了家人和朋友们的支持，而且也体会到了所有读者的厚爱。两个房间都布满鲜花，宁静中，盈灌了大家的深厚关爱与沉痛哀悼。



一世贤良润物无声千人益  
 满腹博学涛滔不尽万户传

修身齐家论道评天下  
 厚德载物克勤携众生

——阎先生内弟海潮献的挽联和花篮



老友，同事和读者的献花（一）



老友，同事和读者的献花（二）



阎先生的灵柩

---

### Sea Burial (12/7/2020)

On the 3rd day after we received Dad' s ashes in a beautiful, Himalayan rock salt urn, we went to the ocean and laid him to rest. Dad “jumped waves” with us one last time, and we saw so many rainbows on this beautiful, cloudless, warm December day. The sky and water were so blue, and the waves were like comforting pats on

our shoulder telling us that Dad is here and loves us. We felt deeply blessed that we could fulfil his wishes of returning to the sea and to nature, being part of all of us and the universe once more.



### 海葬仪式（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号）

父亲的骨灰盛入一个由喜马拉雅山盐岩石琢造的精致器皿。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们最后一次与父亲乘船“海游”。夕阳斜照下，波浪翻腾，水光粼粼，彩虹熠熠。海鸟追逐中，小

船乘风破浪，摇摆颠簸，浪花翻转，似乎嬉戏着酷爱“踏浪”的父亲……

最后，父亲的骨灰浸入碧波如玉的大海，与在天之灵永久聚合，实现了他生前的愿望：回归大海和自然。从此，他永驻于我们的记忆，永生于浩渺的宇宙。



Our Uncle also adapted lyrics from a beloved American song, and sang this at Dad' s sea burial.

## *Farewell*

*Country road  
take you home  
to the place  
where you belong  
the Gulf of Mexico  
the oceans of the Earth  
the planet of the universe  
and to eternity*

我们的舅舅改编了一首经典的乡村歌曲，在海葬仪式上唱颂我们远去的父亲。

## **送别**

乡间路  
回归的征途  
到达一个  
属于你的蜃楼  
墨西哥海湾  
润泽四海的涛流

沐浴星辰的曦光

翼翔永恒的宇宙



Love,

润涛的女儿

2021-1-9

这是为纪念今天阎先生去世的七七制作的一个生平回顾视频，播放时间约11分钟。

转眼阎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七个星期了，至此由**黑堡老友**和**runtaoyan.org**共同策划的七七纪念系列活动告一段落。在这些日子里，我们将生活中的阎润涛逐步地介绍给了读者们，同时网上的润涛阎也已经渐渐为家人和老友们再认识。更值得欣慰的是，通过这些活动，网友博友和家人老友有了互动交流的机会，增进了了解和信任，为继续维护阎先生这个精神家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再一次衷心感谢各位朋友对润涛阎基金会 (*The Runtao Project*) 的鼎力支持！大家的踊跃参与让基金会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捐款活动将准时在美东时间今晚12点截止。



YouTube点击链接：[怀念阎润涛先生](#)

感谢阎夫人和女儿们为视频提供的第一手素材。

感谢润涛阎博客网的博友们精选出来的诗词，警句和定律。

视频构思与制作：少离